武俠世界

$2.00

595

●特別介紹●

游俠呂奇傳奇故事之三：**勇闖黑天堂** 龍驤・著

龍驤君爲東南亞有名偵探小說作家，他先後替本刊撰寫偵探鬥智小說十數部之多，早已膾炙人口，向爲讀者稱譽。是篇「勇闖黑天堂」爲龍君最近精心力作，全書故事一氣呵成，內容驚險緊張，迂迴曲折，是期在本刊隆重發表。★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中篇故事

勇闖黑天堂（一期完金牌傳奇故事）

奇異考驗　犯罪事業　明爭暗鬥
撲朔迷離　針鋒相對　臥虎藏龍
神秘嬌娃　枕邊細語　險象環生
數字秘密　惡徒末日　雲開見月 ………… 龍　驤　3

夜遁（精選一期完俠情故事）

江干喋血鬥　英雄兒女魂
烈士拋頭顱　忠良出生天 ………………… 倪　匡　49

中篇新派奇情鬥智連載故事

死亡天使（無名英雄列傳）

壯士赴義　視死如歸
敵酋奸狡　巧設毒阱 ………………… 魏　力　97

玉女恨（中原第一劍故事之六）

君山尋仇　情根難拔 ………………… 宇文瑤璣　151

長篇新派俠義緊張連載故事

香車刦

俠踪魔影　香車遇遭刦 ………………… 曹若冰　79

過關刀

似幻還眞詭異謎 ………………… 秦　紅　88

天殘劍侶

僕僕千里傳警訊 ………………… 高　皐　107

禍水雙侶

沙洲遇劍死還生 ………… 高　庸　118

無毒丈夫

萬方大陣天音鼓 ………… 孫玉鑫　129

紫鏢囊 ◀大結局▶

衞道除魔成救主
左宜右有慶昇平 ………… 東方英　141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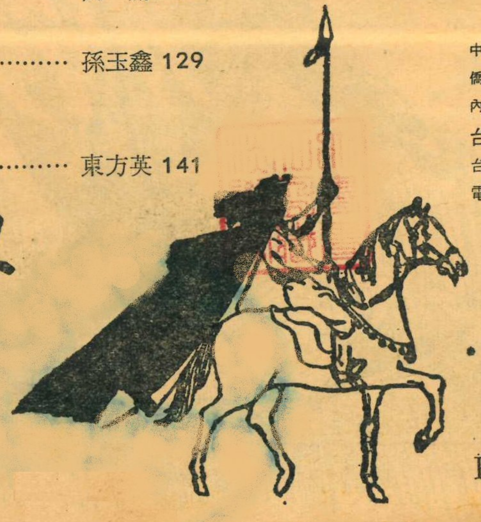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五六一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45.0
一年港幣	$ 88.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1.0
一年港幣	$1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２１４０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４０９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１０９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 595 期

1959年３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可可夫人　可可夫人　可可夫人　可可夫人

可可夫人　艷麗絕世
可可夫人　貪慕虛榮
可可夫人　歷盡滄桑
可可夫人　人盡可夫……

誰是［可可夫人］？

一部即將搬上銀幕的新派小說

［可可夫人］是青年作家韋韋撰寫的長篇小說，由於情節緊湊，言情大胆，寫性透澈，已售出電影攝製版權，即將拍攝電影。單行本完整無缺，經已出版，是一部充滿熱力和活力的作品。

全書三一八頁　售價三元五角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出版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四五六一二一（四線）

勇闖黑天堂

游俠呂奇傳奇故事

龍驤・著
培新・圖

奇異考驗

呂奇經過迢遙的航綫，由夏威夷飛到了巴拿馬城。立刻就轉乘西印度航空公司的班機來到了京士頓。京士頓是牙買加的首府，市郊有一座國際機場，跑道修得筆直，但是機場內部設置却使人不敢領敎。幸好呂奇不是過境，並不需要在這兒停留等待轉換班機，否則，那股燠熱的勁頭可眞够他受的。

走出機場，呂奇坐上了一輛計程車，向那皮膚黑得像煤炭似的司機出示了一張小紙條上的地址——愛人巷七又四分之三號的「椰花酒巴」。司機對他友善地一笑，却露出了敎人見之發寒的森森白牙。

牙買加在近年來已成了觀光勝地，但是這兒的治安情況却敎人担憂；因此有人稱呼這裏爲黑色的天堂。不錯！看看那滿街奔走的十有八九都是黑色人種，就會覺得黑天堂這個名字倒取得不壞。

促成呂奇來一次黑天堂之旅的是美國F・B・I・的卡路警官。呂奇連搖了九十九次腦袋，但是最後他却點點頭。他似乎早已爲自己算過命，生來就是一個要冒險，要奔波不停的人，於是他答應了卡路警官的請求。

然而，卡路却沒有告訴他，此行有何任務，要他一到京士頓之後就到「椰花酒巴」去見一個名叫莎菲的黑女郎；她是美籍的波多黎哥人，也有牙買加的出身籍。自然也是F・B・I・中的一員。

吱地一聲，車子在愛人巷口停住了。呂奇俯下身子向外張望，看到了「椰花酒巴」的招牌。

付了車資，呂奇提着他那簡單的小提箱進入了酒巴，現在是下午四點多鐘，客人寥寥可數，巴孃也不太多。他剛一進門，一個黑女郎就迎了進來，呂奇看到了她頸項間那一串蛇骨項鍊。

「我是莎菲！」她唯恐呂奇沒有注意到她標幟，特別將項鍊從衣領中抽出。「請我喝杯酒嗎？」

「好的，我要一杯冰凍啤酒，太熱了。」

莎菲先引領呂奇坐到一個僻靜的卡座，隨後去端來一杯冒着汽泡的冰凍啤酒，並在他身旁坐下。

「妳的老友卡路先生要我來看妳。」呂奇說得很慢，一面喝着淸凉的啤酒。「這兒好像不錯。」

「眞的嗎？」莎菲點燃了一支烟，先吸了幾口，才又接着說：「可惜你喝下這一杯啤酒之後就要動身。」

「到那兒去？」

「那地方名叫『森芳拉廂』，是牙買加的一個大城，沿海岸公路向南約莫有一百二十公里遠。」

「我知道那個地方，却不知道卡路先生要我作些什麼。」呂奇停頓了一下，才又問道：「妳大概知道吧！」

「有一個貴婦人要徵求一名男性助手。」

「助手？」呂奇有些迷惑。

「一個能帮助她事業的男人。」

「她從事何種事業？」

「卡路先生要你調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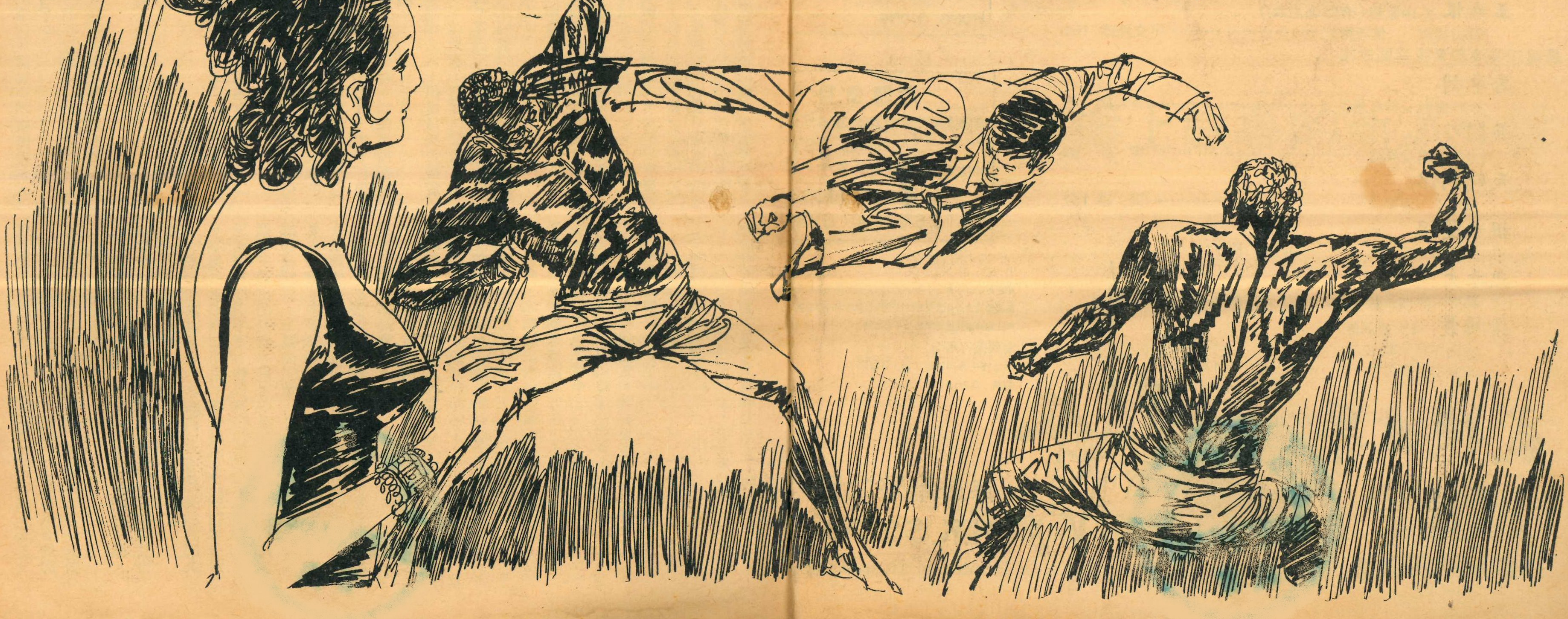
呂奇怔了許久，才聳聳肩頭，喃喃自語地說：

「這眞是一樁奇特的差事。」

「那位貴婦人今天在牙買加日報刋登了徵求男性助手的啓事；但是據我們所得到的消息，儘管前往應徵的人很多，却還沒有一個被錄取。你來得晚，據我看，你一定會被她看中的。」

「噢！妳有這種信心？」

「卡路先生談過你許多。」



「妳和他見過了？」

「他比你早到了半小時，已先一步趕到森市去了。」

「我怎麼和他連絡？」

「你不能和他見面。」

「爲什麼？」

「安全顧慮。」

「那麼……？」

「由我担任居中連絡的任務。」莎菲的語氣很鎭定，措辭更是有條不紊，顯示她是一個有相當教養，並受過良好訓練的特種工作人員。「從明天起，我將轉往森市的『甜心酒巴』服務。」

「莎菲！我好像明白了。那位貴婦人在從事某一種秘密的事業，引起了F·B·I·的注意。所以卡路警官要我去接近她，並藉機暗中調查，是這麼回事嗎？」

「是的。」

「F·B·I·的幹探很多啊！」

「這個任務却必須要一個局外人去做，其間的問題並不單純。比如說，這兒不是美國，並不是F·B·I·行使偵察權的地區，你明白了吧？」

呂奇點點頭說：「嗯！我好像明白了。」

「這張報紙上有那位夫人刋登的廣告，已經用紅筆勾了出來。」莎菲遞給他一張摺叠好的報紙。「如果僥倖被那位夫人看中了你，聘你爲助手，以後的任務，卡路先生會逐步地告訴你。」

呂奇將那張報紙放進了衣袋，喃喃地說：「我好像是顆棋盤上的棋子。」

「却是最有作用的一顆棋子。」

「謝謝妳。如果僥倖被錄取，我第一步該作什麼？」

「力求表現，爭取信任。而且要不惜犧牲。」

「完全由我自主嗎？」

「是的。卡路先生不可能對每一個行動細節都向你詳加指示，那位貴婦人在牙買加是很有潛勢力的。」

「嗯！她老嗎？」

「很年輕。」

「美嗎？」

「美得能使君子變成小人。」

「噢！」呂奇笑着說：「我開始有興趣了。」

× × ×

這間屋子有些奇特，四周掛着黑色的帳幔，引領呂奇進來的是一個高大的黑人，眞是名符其實的黑天堂。因此呂奇的心頭絲毫也不敢放鬆。他小心翼翼地審視這間屋子：音樂激烈得像火，燈光紅得像火，面前的女人更像火一般熱艷。這使得呂奇有熱得喘不過氣來的感覺。

這個女人的頭銜是羅娜夫人，但是呂奇怎麼看她也不像是個「夫人」，孩兒臉，洋娃娃眼睛，簡直像個情竇初開的少女。不過，呂奇是老經驗。單是從對方那身晚禮服高叉間露出的粉腿看來，她的確是一個成熟透頂的女人。

呂奇想猜測對方的國籍，但他失敗了。

看她的膚色應該是白種人，那微聳的顴骨却又顯示她有日本血統。眸子是黑的，頭髮也是黑的，那麼，她的血液裏也應該有中國人的成份。

她坐在一張可以旋轉的高脚櫈上，右脚尖輕微着地，使她的脚跟脫離了紅色的高跟鞋。左脚曲起來踩在高脚櫈的横槓上，微微地搖幌着。這是一個極不雅觀的坐姿；可是任何人也挑不出羅娜夫人這種坐姿有何不妥。反而覺得嫵媚已極。本來，具有幾份浪漫氣息的女人，才是最具吸引力的。

她的左手横抱在胸前，正好托起她那挺拔的胸域。右手的拐肘支撑在左手背上。高高舉着一根很長很長的象牙烟嘴。

那根烟嘴好像是一個樂隊指揮手裏的指揮棒。當她突然將手一翻，烟嘴垂下時，那一陣陣激烈得震人心弦的音樂聲，竟在一瞬間消失了。

在這間設置豪華的客廳裏，只有呂奇和她兩人。不過呂奇心頭却明白，在他看不見的隱秘處必然還藏匿着她的手下，他們都在注視她手上那根象牙烟嘴所發出的信號。呂奇心裏想：以後得仔細注意她那根烟嘴，那雖然只是一件小道具，有時候却能要人的命。音樂聲停止後，羅娜夫人姿勢美妙地滑下了高脚櫈。像檢視一件貨品般圍着呂奇繞了一圈，然後在他面前停下來，一雙柔媚而又精亮的目光在呂奇的臉上掃動。

「想不到會有一個中國人前來應徵，」羅娜夫人的聲音很甜，很媚，很脆。是一口很標準的牛津腔：「你看清楚廣告上的內容了？」

「一字不漏。」呂奇簡短地說。他的英語並不像是出自中國人之口。

「唔！」羅娜夫人點點頭，緩緩轉過身去，似乎有意要展示她那裸露的背部——她的背部也的確美。「爲什麼晚上才來？」

「因爲我在下午四時才趕到京士頓。海岸公路太差，從京士頓到這兒，又費去了三個小時。」

「你從那兒來的？」

「巴拿馬城。」

「幾點鐘的班機？」

「上午十一時三十五分，巴拿馬城和這裏有一個小時的時差，實際上是此地的十二時卅五分。」

「你是幾點鐘看到報上廣告的？」

「上午十一時。」呂奇說這句話時，心頭有些發寒；他不知是否該如此回答。

「嗯！牙買加日報運到巴拿馬城通常都在上午十點鐘，你那份報紙帶來了嗎？」

呂奇倒不担心了，方才在車上，他曾看過那份報紙，卡路警官很細心，那份報紙上蓋着巴拿馬城一家書報社的印信，羅娜夫人看了之後是不會起疑的。他很安詳地從衣袋中取出報紙，遞了過去。

「嗯！」羅娜夫人檢視了那份報紙之後，神色緩和了許多。「你的運氣很好，在你之前已經來了二十一個應徵者，可惜他們都不符合錄用資格。」

「夫人！妳是說……？」

不待呂奇說完，羅娜夫人就接下去說：「從你的目光中可以看出你很機警，體型也不弱。不過，我聽說中國特產『綉花枕』。不知你是否正是那種外表很好看，內中軟綿綿的貨色。」

「夫人！我不明白妳的意思。」呂奇故作茫然之色。

羅娜夫人面上掠過一絲詭譎的笑容，緩慢地舉起了右手，象牙烟嘴夾在兩根指頭之間微微一幌。同時，她也很快地向後退去。

突然，從垂掛着的黑色帷幕後面衝出了兩個身高體壯的彪形大漢，一左一右地向呂奇展開了夾擊。他們都是當地的黑人，膚色油光發亮，牙齒森白而犀利，活像凶神惡煞，使人不寒而慄。

這完全出乎呂奇的意料之外，他飛快地一弓身子，使那兩個壯漢一撲成空。然而呂奇並非一味躲閃，當他閃避之際，身子靈巧地向左一轉，鐵拳飛快揮出。左邊那個黑大漢「哎喲」一聲慘呼，鐵塔般的身子向後倒退了好幾步。

呂奇一擊得手，又待轉身去對付另一個大漢：……羅娜夫人突然大叫道：「住手！」

呂奇聞聲轉過身來，氣呼呼地問道：「夫人！這是什麼意思？」

「對應徵者的一種考驗。」羅娜夫人面上的嬌媚之色一絲也未曾變更。

「考驗？」呂奇不禁聳起肩頭冷笑了兩聲，「嘿嘿！妳只是要聘請一位事業上的助手，並不是要僱用一個打手呀？」

羅娜夫人突然將微笑一收，冷冷地點頭說：「不錯！我的確是要聘請一個事業上的助手。但是，你可知道我是在經營那一種事業？也許我在開辦拳擊學校，那麼我的助手就必須是個會打能捱得打好手才行。這個考驗你是通過了。勇、猛、狠、快、準，尤其是反應奇佳，這正是我所需要的人才。」

呂奇故意悻悻地說：「夫人！妳似乎該事先說明的！……」

羅娜夫人冷笑着說：「接下去可能還有很多千奇百怪的考驗。如果你不願意，現在就可以中止。不過你該不會忘記廣告上面所刋登的優厚條件；這個助手的月薪是美金五千元。」

呂奇以牙還牙，同樣冷笑着說：「若不是爲了那五千元美金，我會遠從巴拿馬城而來嗎？」

「那麼，你就繼續接受我的考驗吧！」羅娜夫人一擺手，等那兩個大漢退出了客廳之外。她才緩緩向呂奇走近，勾了勾手指頭，媚笑着說：「來！吻我一下。」

呂奇心裏不禁一怔。但他立刻找到了答案。原來這位夫人要聘一個助手是藉口，目的是要找一個情夫兼保鏢。因此，他毫不猶豫地走過去，羅娜夫人又媚，又熱；吻這樣一個美艷熱情的女人應該是一種至高無上的享受。

呂奇的主意打得不錯，却料不到完全不是那麼回事；當他剛剛摟住她的腰，將面頰緩緩湊過去時，羅娜夫人突然重重地摑了他一個耳光，並且用力將他推開，忿忿地罵道：「雜種！你不配吻我！」

呂奇摸着熱辣辣的面頰，眞想狠揍對方一頓，但是他却忍住了；這個女人絕不是一個瘋子。打他一定有其原因，於是，他冷靜地問道：「這也是考驗之一嗎？」

「不錯！」羅娜夫人點點頭，面上又浮現了嫵媚的笑容。「這一關你又通過了。我需要的助手不但要勇猛，也要冷靜。我看得出來你的心中燃燒着熊熊怒火，但是你却沒有發作。那是因爲你以理智尅制了自己，當然，你已明瞭我這一個耳光不是信手摑出的了。」

呂奇聳聳肩頭，點燃了一支烟，以一副蠻不在乎的神情說：「連過兩關，使我增加了信心，現在請再繼續考驗吧！」

羅娜夫人向他勾勾手指頭，媚笑着說：「跟我來！」

呂奇跟在她身後走出這間氣氛奇特的屋子，穿過一道走廊，來到另一間燈光較爲柔和的房間；這間屋子看上去好像是一個女人的香閨。有粧枱，有衣橱，還附設着浴室套間。然而，在應該安放床榻的地方却是空的。

羅娜夫人在一張沙發上坐下，揮揮手說：「脫衣服！」

呂奇不禁暗暗吃驚，半晌，他才以戲謔的語氣說：「夫人，是要作性別檢驗嗎？我保證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偉丈夫……」

「別問！脫下衣服來！」羅娜夫人的臉色沉了

下來，她根本無意接受呂奇的幽默。

呂奇轉過身去，從領帶開始，一直到剩下一條內褲爲止。他還沒有勇氣在一個女人面前完全赤裸。即使如此，他也暗暗在罵卡路警官，竟然會請他帮忙來辦這樣一件鬼差事！

「呂奇！」羅娜夫人語氣緩慢地說：「作爲一個偉大的强者，並不是會打能捱就行了的。還必須要有征服女人的本領，你當然明白我是指的那一方面的『征服』，這是最重要的考驗。」

呂奇不禁大感意外，這可以說是一次幸運的艷遊，看來倒該感謝卡路警官了。他不知道自己在某一方面是否有獨到之處，更不瞭解羅娜夫人在某一方面是如何地强烈，因此，他怔住了。

「怎麼？」羅娜夫人用的是挑逗性語氣：「缺乏勇氣嗎？」

「夫人，妳不能否認，妳這種考驗的方法太過奇特，而我又是一個深有好奇心的人，難免會對妳的『事業』產生妄想了。」

「別說廢話！」羅娜夫人有些不耐煩地說：「你到底弄清楚我的意思沒有？」

「我明白。」呂奇有些靦覥地點了點頭。「如果……如果不能令妳滿意呢？」

「你自然要重回巴拿馬城去另謀出路，或者留在此處去爲牙買加人種甘蔗。」羅娜夫人調侃說。

「今天來的那二十一個應徵者，都經過這一種考驗了嗎？」

「有十九個人在第一關就被刷掉了，另外兩個人也沒有通過第二關，你是唯一有幸接受這種考驗的應徵者。」

「我的確很幸運！不過……」呂奇的臉上浮現了猥褻的笑容，慢吞吞地說：「我若是不能令妳滿意，妳豈不是平白地犧牲了嗎？」

羅娜夫人冷笑着說：「你最好不要自作聰明：……」她的話還沒有說完，忽聽「卡嚓」一聲，牆壁上出現一個方洞，一張華麗的床榻從壁間滑了出來。那張床榻上躺着一個年輕的女人，看她的膚色，必定是一個揉和了許多種血統的混血兒。她那豐滿的胴體在透明的寢衣內若隱若現，雙頰酡紅，兩眼像要噴火。見到呂奇時，飛快地從床上坐起，呼吸急促地凝視着他，似乎隨時都會向他撲過去。

羅娜夫人慢慢地站了起來，背過身去望着別處，語氣冷漠地說：「這個女人服下了强烈的興奮劑，每一根腺體已亢奮到極限。沒有過人的精力和體力，是不容易『征服』她的，呂奇！你方才說你是一個不折不扣偉丈夫，現在有機會讓你証實了。」

羅娜夫人的話聲一落，床上的女人已撲向呂奇，雙臂像鐵鉗似地緊緊摟住了他。口中發出聽不清楚的囈語，燙得像火的嘴唇也貼上了他的面頰。

呂奇簡直亂了手脚，他絕對沒有料到羅娜夫人還準備了考驗他的「活道具」。他眞想奪門而逃，可是，卡路警官的話又在他耳邊響起——不計犧牲，盡量忍受，務必要得到羅娜夫人的信任。

想到這裏，他伸手撕碎了那女人身上的寢衣，將她那燙得像烈火般的軀體拋擲到床上去。呂奇一眼就看出羅娜夫人不是淑女，那麼，和她在一起的女人也絕非正經貨色，那就不需要加以憐惜了。

犯罪事業

深夜——

呂奇又回到了和羅娜夫人初見時的那間黑幔低垂，燈光迷濛的屋子。

羅娜夫人手裏的象牙烟嘴上冒出嬝嬝輕烟。她指指對面的座位，向呂奇說：「請坐！」

呂奇剛從情慾的戰場上退下來，顯得有些疲累；因爲那個服過興奮劑的女人幾乎要將他生吞活剝掉，他冷冷地望了她一眼，然後將軀體拋進椅子裏，懶洋洋地問道：「夫人，妳的考驗完了嗎？」

「方才那一幕床戲，是最後的考驗。」

「那麼，請揭曉成績吧！」

「A，這是我對你的評分。」

「錄取了嗎？」呂奇並沒有驚喜的神色。

羅娜夫人點點頭，然後將桌上一個脹鼓鼓的錢夾遞給他。「這裏面是五十張美金百元的大鈔，也是你的第一個月的薪水。先付錢，後工作，這是我的規矩，這樣作，可能會使你感到愉快。」

「謝謝！」呂奇將錢夾接了過來，面上浮現貪婪的神色。

「看看這個，」羅娜夫人又遞給他一個紙袋。面上有詭譎的笑容，神色間更是充滿了傲然得意。

呂奇打開紙袋，發現裏面有好幾張經過放大照片。照片上的畫面就是方才他所「打」的那一場香艷的硬仗，女主角的面部和他的面部清晰地出現在照片上，連呂奇自己都不好意思過目。

他明知這是對方的一種控制手段，却故意沉聲問道：「請問夫人，這是什麼意思？」

「你方才贏了一場艱苦的戰爭，自然要留一些光榮的記錄。」

「夫人！妳的穿着和舉止，都像是一個上流社會的淑女，但是妳的言行……」羅娜夫人揮動着烟嘴，打斷了他的話，「看看清楚！這照片眞是清晰極了，應該是你牙買加之行的珍貴紀念。」

「紀念！」

「嗯！你此生恐怕還沒有遇見那樣熱情的女郎吧？」羅娜夫人始終笑着，她的話聲也像是柔軟的春風。呂奇冷笑着說：「夫人！我相信妳的用意並不是爲我留下紀念。」

羅娜夫人突然將笑容全收，面上掠過一絲陰冷的神色。點了點頭說：「你的反應的確不錯。現在請聽仔細，方才被你强暴的那個女人……」

呂奇吃驚地插口說：「妳說什麼？强暴？」

「一點也不錯！她現在正昏睡在『露天音樂場』裏，最遲天亮時就會被人發現。也許她無法記憶方才所發生的事情，但是她却記得她是被人綁架的，法醫也可以從她身上驗出被强暴的痕迹。」

「妳！……」呂奇心裏在打冷噤，即使他是在爲F・B・I・工作，目的是爲了打擊一批歹徒，却也不應該去傷害一個無辜的女人，因此，他憤怒地吼了起來：「你爲甚麼要這樣做？」

羅娜夫人神情冷冷地說：「使你不敢反抗。」

「如果妳對我懷疑，可以不錄用我……」

「偏偏你正是我要找尋的那種好材料。」羅娜夫人說到這裏，將語氣緩和了許多，嬌媚的笑容重又浮現在她的臉上。「一個落魄異國走投無路的人，一旦能獲得一月有五千元美金月薪的職位，又何必再去計較良心與道德呢？可愛的中國人，將心情放輕鬆些吧！」

呂奇仍然極爲惱怒地說：「夫人！從妳這種卑鄙下流的手法看來，我相信妳所經營的事業，絕對是不正經的。」

「讓我直截了當地告訴你吧！我是在經營犯罪事業。」

「犯罪也能稱事業？」

羅娜夫人彈了彈烟灰，冷笑着說：「想必你很吃驚，不過你現在已無法退出了。」

呂奇突然大笑起來。「哈哈哈……妳的話的確使我吃驚，但我並不想退出。說句實話，當我走投無路時我偷過，搶過，那些行爲都是犯罪。而且我每一次所得絕不會超過五千元美金。我若退出！那就是天下第一號大傻瓜了。」

「外表看來很聰明的，那麼，就該作聰明的事。」羅娜夫人突將語氣一沉，「你立刻離開此地，從今以後不要再到這裏來。」

「噢！」呂奇一楞。「爲什麼？」

「我不要任何人知道你是在爲我做事。」

「那麼，我住在……？」羅娜夫人很快地接口說：「你可以住在任何一家豪華酒店，那五千美金的月薪足够你開銷了。我會主動地跟你連絡。」

「那麼，我該走了。因爲我迫切地需要睡眠。」他準備起身離去。

「慢點！」羅娜夫人低吼了一聲。「讓我派你一件工作。」

呂奇又將身子往椅背上一靠，瞇上了眼睛，無精打采地說：「聽候吩咐。」

「睜開眼來。」

呂奇只得再睜開眼睛，他又看到了一張照片，影中人是個美艷的女人，一看就可以看出她是東方人。羅娜夫人語氣緩慢地說：「她名叫宮田菊子，是出自扶桑三島的美人兒。今年二十五歲，是一個出手濶綽以貴婦自居的名女人。」

「夫人！妳要爲我介紹女友嗎？」

「呂奇！在我向你下達命令時，不許可向我賣弄你的幽默，別忘記在你拿了我的錢之後，就已經成了我的部屬了。」

「是！」呂奇很恭敬地說。

羅娜夫人搖幌着手裏的照片，又接着說：「看起來她像是一個淑女，其實，她可以稱爲十足的蕩婦，見到男人就像蒼蠅見到血，尤其像你這種英俊的男人。」

「別太捧我？」

「她每一個月當中，大概有半個月的時間躭在京士頓，或者森市，其餘的時間多半在東京，星加坡，香港等地停留。昨晚她剛從香港來。她每天晚上都在『雷鳥飯店』晚餐。希望你能在三天以內勾搭上她。」

呂奇聳聳肩頭，嬉皮笑臉地說：「是件香艷的差事！」

「別這麼輕鬆！她身邊隨時不離男伴。」

「難怪妳要我會打能挨了！」

「怎麼樣！三天之內能勾搭上她嗎？」

呂奇點點頭說：「沒有問題。」

「這樣有把握嗎？」

「夫人！如果我不是妳部屬，我也許三天之內將妳勾搭上手。」

「哼！我看你又想挨耳光了。」

呂奇突然將嬉笑之色一收，一本正經地問道：「夫人！妳要我勾搭她的目的何在呢？」

「因爲我發覺你是一個調情聖手，所以要你去偷香。」

「噢！妳眞是一個有趣的人。」

羅娜夫人將手裏的照片幌了一幌，問道：「見面能認識她嗎？」

「即使在夢中相見，也認得出她來。」

「但願你不要被她迷住。」

「夫人！我相信妳的部下絕不會被她迷住，因爲妳比她漂亮得太多了！」

「拍」，羅娜夫人又打了呂奇一記耳光，不過出手却很輕，像是在他面頰上撫摸了一下。

× × ×

「雷鳥飯店」的大餐廳佈置得十分奇特，一棵棵種在盆裏的橙樹，椰子，芭蕉等等羅列其間，使這兒變成了熱帶森林，餐桌就佈置在林間。當中一塊滑亮的空地，那就算是舞池。

在這裏演唱的歌星很雜，有的來自美國賭城拉斯維加斯；也有因「壽喜燒」一曲使得全世界都投以驚異目光的日本歌星。從香港去的中國歌星也有；只怕都是沾點西方血統的混血兒。

呂奇來得很早，八點鐘一開始營業他就到了。昨晚離開羅娜夫人之後，他就住進了這家聞名的大旅社。

八時半一過，這裏已是座無虛席，唯獨面對表演舞台正中央的一個圓桌却空着。呂奇帶了一副用來觀望表演的望遠鏡。現在他看到了那張座位上的訂位卡——宮田小姐訂。

九點左右，宮田菊子來了，她穿着銀色露胸晚禮服。比呂奇昨晚在照片上所見到的模樣更美，更艷。

當她入座時，呂奇方發覺有兩個年輕男人陪伴着她。一個看起來也像是日本人，另一個則皮膚黝黑，頭髮鬈曲，他像泰國人，也像印度人。那兩個男人都顯得孔武有力。因此，呂奇發現了宮田菊子對男人的嗜好，她不需要英俊瀟洒的那一型，她需要狂野，刺激，極可能是個變態人物。

他們三人坐下後，侍者不待吩咐就送上了酒菜，宮田菊子很少吃食物，却不停地舉着酒杯。

這時，正有一個黑人歌星在演唱當地的歌曲，那是搖幌激烈的「加力騷」，宮田菊子放下了酒杯，那個和她有相同膚色的男人立刻挽她離座，進入舞池，開始那種滑稽而又狂熱的舞蹈。

呂奇從望遠鏡中看出那個皮膚黝黑的男人目眶中燃燒着妒嫉的火燄，他差一點捏碎了握在手心的酒杯。

呂奇心中一動，打好了主意，等到一曲將要終了之際，他穿過那些酣舞狂扭的人，走到宮田菊子的座前，在那個皮膚黝黑的男人肩頭上重重地拍了一下，大笑着說：「哈哈！你和印度拳王拉利星長得很相像哩！」

呂奇這一掌用出了全力，拍得對方肩頭發痲。剛好那傢伙又正是滿腔怒火，因而霍地站了起來。以不大流利的英語，氣勢洶洶地說：「我雖不是印度拳王，也照樣能將你揍扁。」

這時正好一曲終了，宮田菊子已經和她的舞伴走回座間。呂奇先瞟了她一眼，然後冷笑着說：「嘿嘿！就憑你這樣一塊黑炭，也够資格和這樣漂亮的小姐坐在一起嗎？站起來給我滾吧！」

「你！……」那傢伙捏緊了拳頭，氣得咬牙。他也許想在宮田菊子面前裝一個紳士，所以拳頭還沒揮出來。

宮田菊子將那雙烏黑晶亮的眸子朝呂奇一瞟，語氣陰沉地問道：「你是幹什麼的？」

呂奇並未回答她的問題，只是微笑着說：「小姐！以妳的美麗姿色，和這種三分不像人，七分倒似鬼的傢伙坐在一起，實在教人看不順眼。」

宮田菊子那雙眸子瞪大了，向那皮膚黝黑的男人一擺手，低吼道：「狠狠地揍他一頓！」

她和呂奇說話用的英語，而她現在却說的是日語。由此可見，她的手下都是懂日語的。

那個黑小子的拳頭早在發癢了。宮田菊子一聲令下，更不敢怠慢，右拳閃電般揮出，向呂奇的下頦搗去。

呂奇爲挑釁而來，自然早有防備。而且他又受過嚴格的打鬥訓練。身形一矮，先躲過那一拳，輕輕一帶，借那黑小子的衝動，毫不費力地將他自頭頂上摔了出去。

「砰砰碰碰」一陣亂响，杯盤碗筷飛了一地，客人一個個大呼小叫，紛紛走避。這座「熱帶森林」立刻亂成了「莽莽草原」。

宮田菊子面色都變了，她向那一個膚色和她相同的男人揮揮手，疾聲說：「高橋！快上呀！」

高橋是日本姓氏，呂奇倒沒有看錯。

高橋奉到命令，立刻向呂奇撲了過去。看他的來勢簡直如同出柙猛虎。不幸在呂奇鐵拳連揮之下，却變成了一頭四脚朝天以博主人歡笑的哈巴狗。

餐廳的英籍領班聞聲趕來詢問，宮田菊子向他揮揮手說：「沒有事！所有的損失都記在我賬上好了！」說完之後，就向餐廳外面走去，她今晚自然沒有興趣在這兒流連了。

呂奇絕對不會放過任何機會，連忙趕快結賬跟出。當宮田菊子跳上一輛計程車時，他跑過去拉住車門，笑問道：「小姐！能容許我護送妳嗎？」

宮田菊子有些悻然地別過頭去。無言就是默許，呂奇不再多問，登車在她身旁坐下，吩咐司機開到「紅條」夜總會。那兒也是「森布拉痲」市的一大好去處。

車子開行後，宮田菊子轉過面來瞅了他一眼：「你經常用這種方法追求女人嗎？」

呂奇突然以日語說：「小姐！妳誤會了。我使妳暫時失去了男件，自然就該由我陪妳去渡過這個美好的夜晚了。」

「你也是日本人？」宮田菊子有些驚異。

「我是香港來的中國人。」

「哦！」

「宮田小姐！沒有使妳受驚吧！」

「你怎麼知道我姓宮田？」

「桌上有妳的訂位卡。再說，像妳這樣漂亮的小姐難免會使我這種男人好奇的。」他一面說，一面將他的右手按上了她的左腿上。

宮田菊子穿的晚禮服和羅娜夫人穿的式樣相似，都是在左邊開叉，所以她的左腿就毫不保留地露了出來。也可以說是她有意誘惑呂奇。如果她不存心展露肢體，手指輕輕一拉衣襟，就可以將那條玉腿蓋住了。

宮田菊子絲毫沒有動，只是冷冷地說：「你的胆子可眞不小！」

「那證明我勇敢，妳正需要這樣一個男件。」

「唔！」宮田菊子露齒嬌媚地一笑。「你是從香港來的？」

「嗯！」呂奇點點頭，開始自我介紹：「我叫呂奇，曾經是一個私家偵探，很不幸，我的執照被警方吊銷了。所以變成了天涯浪子。」

「爲甚麼？」

「因爲我與女事主發生了曖昧的關係。她的丈夫又提出了控告。」

「嘿嘿！原來你是一個慣犯！」

「慣犯才有犯罪經驗。」

「紅條」夜總會到了，車子停下，呂奇挽着她下車，向夜總會內走去。當走到門口將要進去時，宮田菊子却突然轉首問道：「打算陪我跳舞？」

「只是想陪妳渡過這個夜晚。」他含蓄地說。

然而內中却暗含了强烈的挑逗。

「那證明你的目的不僅想陪我跳舞，我住在『雷鳥巷七號』，就在『雷鳥飯店』的後面。凌晨一點半鐘再來找我。現在我不想跳舞，只想一個人靜靜地喝上幾杯冰過的酒。你去吧！」

呂奇不禁一楞，這個「見了男人就像蒼蠅見血」的女人看來並不好鬥。當然，羅娜夫人既然將她當目標，她也必然和犯罪勾當脫不了關係。呂奇出現得太突然，她可能要調查一下呂奇的來龍去脈。

因此，呂奇不再勉强他的偸香計劃，微笑着說：「樂於遵命！」

宮田菊子單獨走進了夜總會，而呂奇却走進了夜總會附設的咖啡室。

一杯咖啡具有提神作用，使呂奇變得更爲機警了。他發覺有個人在窺伺他，那個男人是方才跟在他後面進來的。

呂奇付賬走出了咖啡室，那個男人也跟了出來。行了！呂奇心裏打定主意，回旅館睡覺，凌晨一點鐘再起來赴約。宮田菊子的手下似乎都是笨牛。

× × ×

呂奇準時按動了宮田菊子那幢華麗住宅的門鈴。門打開，出現了一個少女。呂奇看看她那扁平的鼻子和身上的圍裙，就知道她是一個日本女侍。於是他問道：「宮田小姐在嗎？」

她點點頭，同時將門開得更大一點。

呂奇走進去，在女侍的指引之下走過一條走廊，來到一間內廳，裏面的陳設華麗已極。

宮田菊子就坐在對門處的沙發上，以一個嬌媚的笑容歡迎他。然後她又看看腕表，向她對面的座位一擺手說：「請坐！你很守時。」呂奇故意語氣輕佻地說：「也可以說是迫不及待。」

宮田菊子像是方才浴罷，換穿了寢衣，頭髮用一幅紗巾繫着，從她這種打扮看來，呂奇的偸香計劃已經十拿九穩了。

「喝點甚麼？」她笑着問。

呂奇看她右手端着半杯威士忌，因此說：「我也來一杯威士忌吧！」

宮田菊子站起來去倒酒，呂奇這才注意到，她那薄若蟬翼般的寢衣裏面，是一具迷人的胴體。呂奇不是生手，都難免呼吸急促起來，宮田菊子的胴體實在誘人了。她有一副好本錢。

酒倒來，呂奇喝了一口，微笑着問道：「妳一個人住在這裏嗎？」

「嗯！」她含糊地應了一聲。然後眉兒一揚：「我方才就該問你的，你怎麼注意我的？」

「因爲我一向注意美麗動人的女人。」

「你的確是一個有心人。」

「男人在看到一個美艷的女人時，就會變得細心起來了。」

「那麼你的目的呢？」

呂奇發覺宮田菊子問話的神情太過凝重，心頭不禁一楞。而他表面上却不動聲色，哈哈大笑說：「目的！那眞教我難以啓齒呢！」

「坦白點有甚麼關係？」

「宮田小姐一定要問嗎？」

「好奇而已！」

「那麼我就坦白地說吧！」呂奇故意輕佻的說下去：「乍見美色，驚爲天人，準備偸香。」

「偸香？你眞有雅興。」宮田菊子的面色突然一變，「只怕這不是你要接近我的眞正目的。」

這是一個警號，宮田菊子即使對呂奇有所懷疑，她也不該明白地表示出來。爲此，呂奇吃驚地向四週瞟了一眼。突然，壁間帳幔緩緩拉開。靠着牆

壁處竟然埋伏了十幾個孔武有力的男人。其間膚色雜陳，顯然有好幾不同的國籍。

呂奇霍地站了起來，沉聲問道：「這是甚麼意思？」

「問你自己。」宮田菊子冷笑着說。她說完之後，行動矯捷地離座而起。那十幾個大漢卻朝呂奇圍了過來。方才在「雷鳥飯店」挨揍的二人也在其中。

那個姓「高橋」的日本人冷笑着說：「你的胆子着實不小。」

呂奇非常冷靜說：「是宮田小姐要我來的。」

十幾個大漢愈圍愈緊，對方既然沒有動手，呂奇也就冷冷地靜觀其變。事實上，他的鐵拳雖狠，卻無法對付這樣多的人。

這時，宮田菊子在包圍圈外，站上了一張茶几，高聲叫道：「呂奇！說句老實話，你在打甚麼主意？」

「我方才已經說過了……」

宮田菊子冷笑笑接口說：「像你這種很帥的小伙子我不會拒絕，不過，那只怕不是你眞正的目的。我看你還是老老實實地說吧！」

呂奇滿面孔莫可奈何的神情，攤攤手說：「宮田小姐！妳敎我說甚麼呢？」

「要我用刑嗎？」

「沒有必要吧！如果……」

宮田菊子一揮手，冷叱道：「搜他身上。」

明爭暗鬥

呂奇放心了，他身上不但無槍無刀，更沒有引人疑竇的物品。那些傢伙也只在他身上搜出護照和錢篋。

宮田菊子又打了一個手勢，那些大漢紛紛退去，而且還退出了內廳。她這才從茶几上跳下來，笑着問道：「呂奇！你的目的眞是偷香嗎？」

呂奇搖搖頭說：「抱歉！我現在連這個目的都沒有了。因爲妳的行爲太使人掃興。」

「不必那樣緊張，我是一個旅行在外的單身女人，不得不小心一點。」

「單身女人？那些男人是那裏來的？」

「化錢僱的保鑣。」

「妳的錢化的寃枉，有我一個人保護妳，就够安全了。」

「我要付出甚麼代價？」

「妳心裏明白。」

「要我陪你睡覺是不是？」她笑着問，突然面色一沉，冷聲說：「這個代價太貴重了。」

呂奇站了起來。「噢！那麼我該說再見。」

「慢點！」她低呼一聲，待呂奇重新坐下後，她才又接着說：「你曾經是一個私家偵探，槍法一定很準了？」

「那還用說嗎？」

「你是否眞心想保護我呢？」

「男人都是以護花引以爲榮的。」

「老實告訴你，」宮田菊子一本正經地說：「我很需要像你這樣一個傑出的男人充任護花使者。不過……」她故意將話頓住，使得呂奇催促她說：「往下說吧！」

宮田菊子轉了一個圈，又一次展露了她那若隱若現的裸體背影，這才皺起了眉尖，語氣幽然地說：「我承繼了一筆龐大的遺產，所以有兩個錢。就這樣引起了別人的覬覦，暗中有人想謀害我。」

「會有這種事嗎？」

「千眞萬確。」

「那麼，妳可以離開這個鬼地方。」

「這裏有産業呀！」

「不能賣掉嗎？」

「不能賣，那是遺囑上規定的。同時，我也迷戀加勒比海，太喜歡這個地方了，怎麼也捨不得離開。」

「那……？」呂奇吶吶地不知該如何接口。

宮田菊子目光一亮，雙手扶着呂奇的肩頭，以乞求的語氣說：「呂奇！帮帮我，只有你才有這種勇氣和本領。」

「說吧！敎我如何帮妳？」

「去殺掉那個想謀害我的人。」

「甚麼？妳要我殺人？」

宮田菊子投進了他的懷裏，一面撫摸着他的面頰，一面以柔和的聲音說：「別那麼大驚小怪的，所謂『衝冠一怒爲紅顏』，歷史上，爲了一個女人興兵作戰的例子太多了。」

呂奇懷中有一具性感的胴體，但是他却感覺抱了一大塊冰，他這一次的差事看起來不太輕鬆。因爲一開始就接觸到兩個自撒且那裏派來的女人。她們有美麗的外表，却暗藏着如魔鬼般歹毒的心。

宮田菊子見他沉默，又追問一句：「怕嗎？」

「我想問問，你要殺的人是誰？」

宮田菊子神情凝重地說：「別以爲她是一個平凡的女人，實際上她是一個魔鬼。」

「妳說得太嚴重了。」

「一點也不！」宮田菊子加重語氣：「中美洲一帶有名的黑社會人物，黨羽甚多，心狠手辣！」

其實，呂奇早已猜到她所說的是誰了，却明知故問道：「她是誰？」

「有名的羅娜夫人！」

呂奇知道被她們夾在當中了，羅娜夫人要他來接近宮田菊子，自然有其的目；而宮田菊子似乎也發現羅娜夫人在暗中對付她，竟然直截了當地要呂奇去幹掉她。看起來一個比一個歹毒。

「羅娜夫人？」呂奇喃喃地說。他好像要記住這個名字。「她也是中國人嗎？」

「不！她是西班牙人。其實，她具有全世界各地人種的血統，是個雜種。」

呂奇沉吟了一陣，以凝重的語氣說：「我要考慮一下。」

「害怕？」

「妳方才說過了，她黨羽衆多，心狠手辣。想殺她也並非一件容易的事。」

宮田菊子語氣輕鬆地說：「只要你願意，殺她很簡單。」

「用甚麼方法？」

「明晚在『京士頓』有個慈善舞會，羅娜夫人要參加。你可以在舞會中動手。我會爲你準備一支裝有『滅聲器』的手槍。舞會進行時都戴有化裝面具，別担心會將你認出來。」

「我仍然需要考慮。」

「還要考慮甚麼？」

「我不喜歡用別人設計的方法去殺人。」

宮田菊子嬌笑着說：「呂奇！你這種獨立的性格眞敎人想煞，現在，抱我進臥房去吧！」

「噢！」呂奇似笑非笑地說：「當心賠老本，我還沒有答應一定要爲妳去殺死羅娜夫人呢！」

宮田菊子咬住他的耳朶說：「明天早上，你就會答應了，因爲你會發覺爲我作任何事情都是值得的。」

呂奇心裏却在暗罵道：活見妳的鬼吧！我是專爲好人作事的。

× × ×

清晨七時，呂奇才離開宮田菊子。四個小時的纏綿的確使他很滿意。凡是從撒且那兒來的女人在某一方面都有獨到之處，宮田菊子更具備了雄厚的「資本」，因此發揮了高度的媚力。

享受好，必然消耗多。呂奇一直睡到下午一時才醒了過來。

他拿起電話，吩咐侍者送一份橙汁來。

很快地，一個穿着潔白制服的女侍將一杯橙汁遞到他手上。

呂奇一口氣喝乾，當他放下杯子抬起頭來看到那個女侍的臉孔時，他不禁楞住了，原來這個女侍是羅娜夫人裝扮的。

「怎麼樣！」羅娜夫人笑着說：「那個女人的滋味不壞吧！」

「夫人！是妳！」

「小手法，不必大驚小怪！你該報告偷香的經過了。」

「時間從容嗎？」

「簡畧地說吧！」

「妳在今晚是不是要去京士頓參加一個慈善舞會？」

「嗯！不錯。」

「宮田菊子要我在舞會中暗殺妳。」

羅娜夫人一點也不吃驚，平靜地問道：「她要你用什麼武器？」

「槍，槍管上套有『滅聲器』。」

「你就照她的意思辦好了！」

「甚麼？妳……」

羅娜夫人微笑着說：「呂奇！你幾乎是一個全才，只是有時太容易吃驚。宮田菊子絕不會輕易殺死我，就像我不會輕易殺她一樣。」

「別太有把握。」

羅娜狂傲地說：「我對她太瞭解了。她在牙買加有的是死黨，要動手殺人也用不着派你，嚴格地說，她也不放心派你。她過去也殺過不少對頭，但是只用刀而不用槍，她手下有好幾個飛刀健將。」

「那麼她的意思是……？」

「想用你，却對你懷疑。這是對你的一種考驗，槍內的子彈必定是蠟質彈頭你千萬不要上當。」

「萬一是眞的子彈呢？」

「別担心！我會穿上防彈背心，你瞄準我的心臟部位就行了。如果你眞的想要殺死我，那就瞄準我的頭部。」

呂奇搖搖頭說：「我可不願意眞的殺人。」

「你最好不要動那種腦筋。在熙攘的人叢中你如果要槍擊我的頭部，你就必須抬高手腕。我的槍就會比你先行發射。那是鉛質彈頭會打死人的。」

呂奇聳聳肩，語氣輕鄙地說：「妳用不着向我提出警告，從前天晚上開始我就已經被妳收買。」

「但願你說的是眞話。」

「夫人！在旅館內調戲女侍有關係嗎？」

「你會被驅逐出境。」

「幸而妳提醒了我。」

× × ×

下午三時，呂奇來到了「甜心酒吧」，一進門他就看到了莎菲。但他却故作不識，只是靜靜地站在她面前，矚視着她。

「哈囉！」她主動地打招呼。「我是莎菲。」

呂奇指指樓梯口的一塊小木牌說：「『樓上雅室』是什麼意思？」

「比較安靜，不受其他顧客和小姐的干擾。不過，酒資和侍酒是要加倍計算的。」

呂奇擺擺手說：「我們到樓上去喝一杯吧！」

「要喝點什麼？一齊帶上去。」

「先來一瓶威士忌！」

樓上的「雅室」只有四間，既不雅，也不靜。只是彼此的視綫被擋住了。春光不致外洩而已。

進入其中一間，呂奇打了個手勢，意思是問：樓上還有別的客人沒有？

莎菲會意，搖搖頭說：「放心！你是今天的第一個客人。」

呂奇很規矩地坐下，一本正經地說：「我似乎該稱妳一聲偉大的女警官……」

莎菲媚笑着搖搖頭說：「你錯了！我不是女警官。我只是卡路先生的綫人。不過請你放心，我是一個忠實可靠的綫人。我無意中殺了一個流氓，被當地法庭判處囚禁三年，卡路先生透過關係，為我申請緩禁。我衷心感激他。」

「噢！」呂奇恍然大悟，如果教一個女警官為了任務到這種場合來工作，未免太不像話了。他微笑着說：「莎菲小姐！雖然妳不是一位女警官，却很偉大。我同樣讚妳的。」

「謝謝！有什麼話要我轉告卡路先生嗎？」

「羅娜夫人和宮田菊子的確是對立的，不過，她們之間衝突的原因何在，目前還沒有找出來。」

「嗯！就這些嗎？」

「是的。卡路先生有話要轉告我嗎？」

菲莎點點頭說：「有的。卡路先生對你這兩天的發展完全瞭解。他要我告訴你，羅娜夫人是個厲害角色，固然要留心要防範，但是那個日本女人却更需要提防小心。據星洲，香港，東京等地來的資料顯示，她是一個異常殘酷的女人。」

「我會注意。」

「那麼，喝酒吧！」

「不！我想該走了。」

「不行的。」莎菲逐漸向他靠近。「你必需要喝得醉醺醺的，而且還要將樓板弄得格格作响。一個化雙倍代價召吧孃到『雅室』來的男人如果安安靜靜的話，就會啓人疑竇了！」

「那……我們就該逢場作戲了。」

「也許我會認眞，因為你很帥。」莎菲一面說一面就將那殷紅的嘴唇湊了過去。

呂奇沒有拒絕，因為他不願使面前這個墮落風塵中的女人在自尊心方面受到損害。不過，他並不太熱情，原因是他昨晚消耗得太多。

× × ×

傍晚——

呂奇才來到宮田菊子的寓所。

宮田菊子嬌嗔着說：「呂奇！你來晚了。」

「我一直在考慮。」

「甚麼？你還在考慮？」

「嗯！」呂奇懶洋洋地在沙發上坐下。「我考慮了許多種殺人的方法，似乎只有妳提供的方法是最正確的。」

「我很希望你在我面前似一個聽話好孩子。」

「槍給我先檢查一下。」呂奇有點關心羅娜夫人的判斷是否正確。卡路警官托他的事情固然重要，他却不願陷下去。

宮田菊子却搖搖頭說：「不行！現在不能將槍給你。」

「為什麼？」

「我瞭解一個玩槍人的心理。很久沒有摸槍，也從來沒有動過殺人的念頭，一旦有一支槍放在你身上，經過了很久的時間，你一定會滋生很多顧慮和恐懼。到最後甚至於改變你的決定。」

「是這樣的麼？」他唯唯否否地說。

「槍在我的皮包裏，在動手前幾分鐘我會交給你。」

「也好！我們何時赴會？」

「我們？」宮田菊子伸伸舌頭，嬌笑着說：「一個富有的貴婦，怎能和一個殺人的兇手同時赴會呢？」

「妳在說些什麼？」呂奇挑起了兩道眉毛，作勢欲惱。

「別緊張！」宮田菊子撲進他的懷裏，面頰不停地在他的胸膛上摩挲着。「說正經的，呂奇。入場劵已經為你準備好了。你在八時正進場，盡量地吃喝玩樂。當我要將槍給你的時候，我會找機會接近你的。」

「可是，我不認識羅娜夫人呀！」

「我會指給你看的。」宮田菊子站起來在梳粧枱上拿了一份慈善舞會的入場劵給他。「這張入場劵給你，晚上見。」

「在舞會上嗎？」

「這裏。昨晚上享受的是你，今晚我要你全力為我服務。」

「如果我因殺人罪而被逮捕，那就無法為妳服務了。」

「放心！按照我的計劃，就絕對出不了錯。」

× × ×

慈善舞會在京士頓的中心區「樂宮夜總會」舉行。

那裏是一個平民化的消費場所，設備談不上豪華。但是，場地却非常寬敞，偌大的舞池，一次可以容納下三百對舞客同時翩翩起舞。

八時正，呂奇就到了。他是沒有携帶女伴的單身賓客。

一個女性接待員過來殷勤接待，同時告訴他：當舞會開始時，他如想下池跳舞，儘管可以隨意請任何一個在場的女性接待員。

八時半，羅娜夫人到了。她穿着一襲有豹紋的露胸晚禮服，陪伴她的是一個年輕的英俊男士。

呂奇看看節目單，九時正舞會開始，賓客開始交誼。十一時，「慈善之后」候選人登場。十二時正，選出「慈善之后」，接着，由當選的「慈善之后」主持慈善捐欵和義賣。舞會要到凌晨四時才告結束。

在舞會開始前一分鐘，宮田菊子也到了，她由那個姓高橋的日本人陪伴。由此可見，那傢伙是宮田菊子的心腹死黨。

舞會一開始之後，場面就熱鬧起來。各人都到服務台去拿了一個自己所喜愛的面具，開始了狂歡熱舞。

九時半，宮田菊子幌到了呂奇的座前。她戴了一個青面獠牙的魔鬼面具。然而她穿的衣服呂奇是認得出來。

在化粧舞會中不需要那些社交禮儀，呂奇站起來摟緊了她，旋下了舞池。

兩人擁得很緊，宮田菊子在他耳邊低聲說：「看見了嗎？在你的右前方，有一個穿豹紋晚禮服的女人就是羅娜夫人，全場沒有第二件那種衣服。」

「那倒是個好目標。」

「再往右邊的牆壁上看，那裏掛着一面中古時代羅馬武士所用的盾牌，槍用報紙包着放在盾牌後面。這一支舞終之時，你趁亂時去將槍拿到手裏。在下一支舞曲開始時，你就開始行動。」

「我知道了。」呂奇冷靜地說。

「你很鎭定，這使我很放心。」

「在我們合作從事『墊上運動』時，妳就該明白我是多麼鎭定了。我老是按兵不『動』，所以妳很快地『洩』甲『丟』盔，每戰皆北。」

宮田菊子在他背上輕輕擰了一把，悄聲說：「祝你成功！殺了羅娜夫人，晚上再來『殺』我！」

一曲終了，宮田菊子離他而去。

客人紛紛自舞池中歸座，人人摩肩接踵。呂奇擠到那座盾牌旁邊，伸手一摸，果然有一個重重的紙包，憑他的敏感觸覺，以及他玩槍的經驗，紙包內一定是一支小號「曲尺」手槍。

呂奇拿出來放進了西服上衣裏面的口袋，在口袋裏面拿去報紙，用手一摸，果然是一支「曲尺」手槍，槍管上套着「滅聲器」。呂奇很想暗中檢查一下彈槽，但他沒有這樣做。宮田菊子必然派人在暗中監視他的一舉一動。

呂奇開始搜尋羅娜夫人的踪跡，發覺她正走進盥洗室。這時舞曲重又開始，呂奇就守在離女用盥洗室二十碼的地方。等候羅娜夫人一走出來時就開槍。那樣流彈才不至於傷及無辜。他不敢肯定槍膛內的子彈是蠟質彈頭。

三分鐘後，羅娜夫人從盥洗室出來。

呂奇將手伸進了衣袋，準備拔槍……。

「砰」！忽然一記冷槍，呂奇看到羅娜夫人頸部冒血，委頓地向後倒下。他不禁大駭，因爲她的頸項間是不可能穿着防彈衣的。

槍聲一响，全場大亂。宮田菊子撲進了呂奇懷裏。

「哎喲！嚇死我了！……」她大叫一聲。突然又壓低了聲音：「呂奇！想不到還另外有人要置羅娜夫人於死地……」

呂奇故作安慰她的語氣說：「小姐！別怕。」

宮田菊子暗中拿去了他懷中的槍，悄聲說：「保持鎭定，警方立刻就會派人來搜查現場。別忘了晚上到我那兒去。」說罷，鬆開了他，向人叢中走去。呂奇的腦海中非常混亂，開槍殺人的是誰呢？宮田菊子另外派來的槍手嗎？爲什麼要用自己作幌子？爲什麼不在槍管上套上「滅聲器」？……

慈善舞會變成了兇殺舞會，守門的人在聽到槍聲時立刻關上了電動門，直到警方前來爲止。

警務人員抬走死者的屍體，封鎖現場，搜查在場的人，可是一無發現。當呂奇想到那支槍時，不禁打了個冷顫，因爲槍上有他的指紋。

他暗暗地詛咒卡路，自己似乎愈陷愈深了。

× × ×

凌晨一時，呂奇來到了宮田菊子的寓所。

宮田菊子正在內廳裏和那個姓高橋的日本人在談論什麼，一見呂奇前來，就擺擺手說：「高橋！你去吧！」

高橋退了出去。呂奇問道：「菊子！有了幕後消息嗎？」

宮田菊子遞給他一支烟，又爲他倒了一杯酒。這才在他身邊坐下，一隻手搭着他的肩頭說：「呂奇！我絕對沒有懷疑你的意思。可是據我所得到的消息加以判斷，羅娜夫人事先就已知道我們要在慈善舞會殺她。」

呂奇驚道：「那怎麼可能？」

宮田菊子委婉地說：「我絕不懷疑是你洩漏的消息，可是這件事只有你我兩個人知道。來！我問你，今晨七時，你離開我此地之後，去了何處？」

「回旅館睡覺。」

「下午何時離開旅館？」

「三點鐘左右。」

「去了別處嗎？」

「去了一家名叫『甜心』的酒吧！當我思索問題時我喜歡一手拿酒瓶，一手抱女人。」

「難怪你要被取銷私家偵探的執照。」

呂奇道：「菊子！我並沒有向任何人提到過我們的談話。」

「可是，消息洩漏了却是事實。」

呂奇揮揮手說：「管它呢？反正想要謀害妳的人已死，從此妳可以高枕無憂了。」

宮田菊子瞪大了眼睛凝視着他，冷冷地問道：「你是甚麼時候離開『樂宮』的。」

「二十分鐘以前，因爲警方先搜查女客，後搜查男客。噢！對了！那支槍妳放在何處了？」

宮田菊子搖搖頭說：「別担心！……呂奇！我要告訴你一句話。我絕不懷疑你，可是你從今後也不能脫離我。你是在外面混過的人，大概也可以猜出來我不是一個平凡的女人。」

呂奇神態輕鬆地說：「如果昨晚妳對我說這句話，我會大吃一驚，但是現在我却不會。因爲妳昨夜給了我太多的享受。現在我不會介意妳是怎麼樣一個女人，更不會考慮跟在妳身邊有什麼不良的後果。」

宮田菊子點點頭說：「行了！別忘記你的承諾，讓我先告訴你，反叛我的人，除了死之外，就沒有另外的路可走。」

呂奇嬉皮笑臉地說：「如果要我死，我願死在妳的身上。」

宮田菊子沉下臉來說：「別開玩笑，現在讓我告訴你一件令我担憂的事。今晚在慈善舞會被殺的不是羅娜夫人。」

撲朔迷離

呂奇的神智有一瞬間陷入了無意識狀態之中。他親眼看到羅娜夫人走出盥洗室中槍倒地。若說她中槍未死，那還說得過去，若說被殺的不是羅娜夫人，那就未免令人大大不解了。

他楞了一下，才喃喃自語地說：「不是羅娜夫人？」

「嗯！」宮田菊子點了點頭。「羅娜夫人走進了盥洗室，可是，當她走出來時，却換了另外一個人。」

「換了誰？」

「那是我的很好的朋友，美國籍的嘉樂琳。」

「小姐嗎？」

「可以稱爲小姐。」

「中槍倒地的是她？」

「嗯！」宮田菊子憂傷地點着頭。

「那是怎麼回事呢？」

「我老實告訴你，在一方面我和羅娜夫人有激烈的競爭，因爲嘉樂琳與我成了好友，使羅娜夫人受到很大的壓力。所以今晚開槍的是羅娜夫人派去的。一方面殺死嘉樂琳，以消積忿，一方面向我示威。」

呂奇連連搖頭說：「菊子！妳這種判斷是說不通的。」

「爲什麼？」

「嘉樂琳既是妳的好友，她不可能不知道妳和羅娜夫人的衝突情形，怎麼會聽任羅娜夫人的擺佈，換穿了羅娜夫人的衣服呢？」

「你不能如此推斷。嘉樂琳也許喪失了行動的自由，比如說，羅娜夫人早就打聽好了嘉樂琳今晚赴會要穿什麼衣服，事先去選一件相同的。今年豹紋式樣很流行，差不多的女人都有一件，即使臨時買也來得及。羅娜夫人可以預先派人將嘉樂琳挾持住，當她走進盥洗室之後，再將嘉樂琳放出來。我忘記告訴你了，女用盥洗室尙有另一道門通往『咖啡室』。這是我的疏忽。嘉樂琳今晚是要赴會的，我在場沒有發現她，我還以爲她被什麼事情絆住，所以遲到。」

「菊子！妳認爲嘉樂琳一定是羅娜夫人派人殺的嗎？」

宮田菊子肯定地點着頭說：「一定是。」

「我說不是。」

「你說出理由來。」

「羅娜夫人既然已知妳要派我殺死她，她正好借刀殺人，何必又派出一個槍手去冒風險呢？」

「呂奇！你判斷很對，可是你却不明內情。」

「還有什麼內情？」

「我並不是眞的要你殺她。」

「菊子！妳這話教人聽了迷惑，槍彈是無情的啊！」

「我給你的那把槍，只有一粒子彈，而且還是蠟質彈頭。……」

「妳爲什麼要這樣做？」

「想試試你是否願意爲我做任何事。」

「是這樣的嗎？」呂奇唯唯否否地說。

他心裏却在暗暗佩服羅娜夫人，因爲她的判斷是完全正確的。在鬥智方面，毫無疑問是宮田菊子落了下風。

宮田菊子沉默了一陣，又皺着眉尖，說：「這是令我最担憂的事，羅娜夫人不但知道我要你去殺她，而且還知道這是考驗的假戲。還利用這個機會露一手眞槍殺人。一方面殺死嘉樂琳，另一方面給我精神威脅。」

呂奇趁機問道：「菊子！妳究竟爲什麼和羅娜夫人起衝突的……？」

宮田菊子連忙擺手道：「現在別問，以後自然會知道，呂奇！今晚的『墊上運動』停止，你回旅館去吧！」

「我知道妳心情不好。」

「不是這個緣故，你需要保持精力。因爲明天我要派你一個重要任務。上午十時給我來電話。」

「何不讓我睡在客廳裏？」

宮田菊子連連搖頭說：「不！那樣我會打擾你的。」

「菊子！」呂奇柔情地說：「並不是我一定要留在這裏。只因爲我的慾念已起，回到旅館後會耐不住寂寞。那……那……」

宮田菊子輕笑道：「隨你的便吧！只是別找骯髒下流的女人，也別將精力消耗得太多就行了。快回去吧！」

呂奇明知宮田菊子今晚可能要召集她的幹部密商大計，有他在，就會礙事。其實，呂奇的話中也埋了伏線。他回到旅館去後要召喚莎菲。卡洛警官只要查出嘉樂琳的背景，就不難明瞭羅娜夫人和宮田菊子之間的衝突原因，也就可以更進一步地瞭解她們的犯罪行爲了。

× × ×

呂奇回到「雷鳥飯店」時，吩咐女侍打電話到「甜心」酒吧去教莎菲來一趟，說是一個姓呂的中國人找她。

那女侍面有難色，呂奇連忙塞了十元小費在她手裏。

鈔票的誘惑力畢竟很大，那女侍囁嚅着說：「先生！這是違犯規定的。那樣也有失先生身份。」

「我知道。」

女侍退出後，呂奇脫衣進了浴室。他約莫在浴缸裏泡了十分鐘，聽見有人開門走進房來。

「莎菲嗎？」呂奇在浴缸裏問。

「嗯！」臥房裏的人輕應了一聲。

「稍等一下，我就好了。」

再過三分鐘，呂奇披着浴巾走出了浴室。臥房內的大燈已經熄滅，只有床頭燈發出朦朧的光。

他看見莎菲的外衣內衣凌亂地扔在沙發上，不禁皺了皺眉頭，行動更是遲疑了一下。最後，他還是解下浴巾，鑽進了被單。

當他看清對方時，不禁爲之一怔，原來在床上躺着的並不是莎菲！而是他的僱主——羅娜夫人。

「是妳？」他吃驚地說。

羅娜夫人冷冷地說：「據我猜想，莎菲必然是一個零售愛情的下流女人，帶到這裏來未免有失你的身份，所以我代替了她。」

呂奇是非常吃驚的，莎菲沒有來那是小事，如果莎菲的線人身份被羅娜夫人發覺，就大爲不妙了。不過，他表面上却表現得很輕鬆，伸手摟住了她那光滑的腰肢，輕佻地說：「這眞是飛來艷福，使我受寵若驚。」

羅娜夫人低叱道：「不要碰我！」

「夫人！」呂奇仍然輕笑着說：「別將我看成聖人。妳怎麼如此和我同睡在一條被單裏……」

「我不是來和你造愛的。」

「那麼，妳就不該誘惑我。」

「你應該懂得尅制。」

「夫人……」

羅娜夫人伸手掩住了他的嘴，同時展露了一絲笑容。嬌嗔地說：「好啦！先談正事。」

這彷彿是一個承諾，呂奇摟住她腰肢的手也就沒有必要收回來了。

「夫人！我會盡量尅制。」

羅娜夫人似乎存心要他心猿意馬，將軀體又挪近了一些。這才問道：「今晚宮田菊子爲什麼會讓你回來？」

「我猜想她要召集她的幹部密商大計……」

「關於今晚發生的事……？」

呂奇笑着說：「夫人！妳今晚幹得眞妙！不但殺死了嘉樂琳，而且還給予宮田菊子一個嚴重的精神打擊……」

羅娜夫人冷聲說：「別過問我的事。她對你懷疑嗎？別輕估了宮田菊子。」

「她說她絕不懷疑我。」

「別上當！」

「可是她要我從此不得脫離她，否則就是死路一條。因爲那支槍上有我的指紋。」

「你答應了？」

「情勢所逼，我是非答應不可的。」

「糟了！」羅娜夫人捉狹似地輕笑着。「你是非死不可的了。因爲你必定會背叛一方，任何一方都不會饒恕你。」

「我一定不背叛妳。」

「你們中國人最懂得『識時務爲俊傑』這句話，想必你也看清了熟强熟弱自然不會做傻事了。」

呂奇突然語氣一轉，趁機問道：「夫人！你和宮田菊子到底爲什麼事因起衝突的？」

「她告訴你了嗎？」

「沒有。」

「那我也不告訴你，到時候你自然就明白。」

「是不信任我？」

「是怕影响你的心理。」

呂奇自然不便打破沙鍋問到底，摟着她腰肢的手用力一緊，另一隻手却似有所動作。神態輕浮地說道：「夫人！正事已完，現在該開始『邪事』了吧！」

「放開！」羅娜夫人用力撑拒。

呂奇鬆開了手，顯得失望地說：「怎麼！妳反悔了嗎？」

「正事還沒有完。」

「那麼快說吧！」

「你們中國有一句成語——『偷香窃玉』。現在『偷香』已經按照計劃完成，下一步就該『窃玉』了。」

「窃玉？我不明白。」

「要你做小偷，你以前不是客串過的嗎？」

「夫人！妳可能將那句成語解釋錯誤了。偷香窃玉，都是一回事。比如說我趁妳熟睡時摸到妳床上……」羅娜夫人接口說：「我懂。我分開來照字面去解釋也可以。」

「那麼妳教我去偷什麼？」

「宮田菊子的乳罩右側紮帶是夾層的，裏面有一個很小的薄本。上面載着一些數目字和看不懂的密碼……！」

「妳要我去偷那個嗎？」

「別打岔。你帶一具紅外線袖珍攝影機，趁她疲累熟睡時，將那薄本上記載的文字和密碼拍攝下來。」

「她好像很機警哩！」

「當然你要先耗掉她的全身精力，使她陷于沉睡之中。」

「我也許沒有那種技巧！」

「別裝蒜！」

「眞的！」呂奇摟緊了她。「爲了使這一個任何絕對不可失敗，妳應該教導我一些『征服』的手段。」

羅娜夫人這一次沒有再掙扎，反而嗲嬌着說：「你好像在趁機勒索。」

「這是情勢所迫，妳一定會感覺得到。」

「呂奇！」羅娜夫人的手指頭輕輕地在他面頰上劃着。「某一件事情如果只是爲了發洩，那就毫無意義了。」

呂奇涎着臉說：「夫人！從前天晚上開始我就愛上妳了！」

這句話出口之後，呂奇心頭不禁一陣猛跳，因爲明明是假話。不過，他面上却是聲色不動的，這種虛情假愛他表示得太多。

羅娜夫人却很認眞地問道：「眞的嗎？」

「當然是眞的。」

「那麼我有一個要求。」

「說吧！」

「到浴室裏去冷靜三分鐘。」

「爲什麼？」

「你現在只是生理上需要，如果你在冷靜三分鐘之後仍然有需要，那才是心理上的需要。也只有那樣才能証明你是眞愛我。」

呂奇心頭好笑，女人就是喜歡這樣自作聰明。愛與不愛在男人的嘴上，心裏的事是看不見的！

他依照羅娜夫人的話走到浴室去，三分鐘以後走出來。羅娜夫人不但離開了床榻，而且還穿好了衣服。

呂奇怔怔地站在浴室門口，心裏想：羅娜夫人眞够厲害，她以肉體作餌，使他可望而不可卽。如果他眞的對她的肉體起了貪婪之心，那就得賣勁地去爲她工作。由此可見，她的確要比宮田菊子高明得多。

羅娜夫人微笑着問道：「失望嗎？」

呂奇故意懶洋洋地說：「不用我回答妳也看得出。」

「用不着失望，也用不着懷疑我要什麼花樣。你方才摟着我時，一定發覺我的體熱如火，那証明也有某一種需要。但是今晚我還有許多事要做，心中一有顧忌，就不會盡情而歡，可能會影响了你的情趣。」

「我瞭解。」呂奇只得這樣說。

羅娜夫人走到他面前，輕撫着他的面頰說：「那攝影機在你的衣袖上，外表看上去那只是一粒稍大袖扣。睡吧！明晚你要全力對付宮田菊子。」

「那麼，我們……？」

「後天！」羅娜夫人一面說一面還抱着他。「我會安排一個從容的時間和一個寧靜的地方。讓我們盡情而歡。」

她開出一張遠期支票，但她也付出了利息——她湊上嘴唇給他一個熱吻，讓他有一點甜頭。吻罷分開，羅娜夫人悄聲說：「我該走了！」

「噢！」呂奇忽然說：「我想起一件事。」

「甚麼？」

「宮田菊子要我明天上午十點鐘打電話給她，說是要派我去作一件很重要的工作，想必又是要我對付妳，我該怎樣和妳連絡？」

羅娜夫人想了一想才說：「我知道了。我會隨時找機會的。」

「還有一件事，」呂奇低聲說：「那天晚上的女人不知怎麼樣了。我這兩天注意新聞報導，她好像沒有報案哩！」

羅娜夫人詭譎地一笑說：「她不會報案的。」

「妳怎麼知道？」

「老實告訴你吧！她是我的一個女幹部。我怎會讓她去報案呢？你這兩天表現了你的忠誠，所以我也就不瞞你了。」

「啊！原來是一種箝制手段？」

「不會怨恨吧？」

「當然不！」呂奇的心頭的確很輕鬆，他雖然曾經糟蹋過那個女人，但是那個女人並非無辜的。

「好！我走了！」羅娜夫人走到門口又回過身來說：「如果你眞的不甘寂寞，還來得及去找莎菲，那家酒吧要到凌晨四時才打烊哩！」

羅娜夫人走後，呂奇發了一陣楞，才披上了寢衣按動了叫人鈴。

進來的仍是那個女侍，呂奇疾聲問道：「我教妳叫莎菲……」不等他說完，那女侍就搶着回答說：「先生！當莎菲小姐來的時候，我發覺你房內有女客，我怎麼能讓她進來呢？」

「啊！」呂奇不禁鬆一口氣，「她的人呢？」

那女侍討好地說：「本來我要她回去，想不到那位莎菲小姐倒是多情的。她在五樓開了一個房間等你，是你上去？還是我去叫她下來？」

呂奇想了一想說：「我上去吧！」

五樓的長廊上靜寂無聲，呂奇按照女侍告訴他的房間號數，輕輕敲動房門。門打開了一條縫，露出莎菲那張黑裏透俏的面孔。

呂奇擠進去關上門梢說道：「妳來了多久？」

「快二個小時啦！」

「我還爲妳担了半天心事，來！躺到床上去，有一點重要的事要妳轉告卡路先生……」

自然，他們躺到床上去不僅是談話，想必還做了一些別的事情，那件事是大家所熟悉的，在這裏也就不必多加描述了。

針鋒相對

人生如一場戲！

在這一場戲中，又分成了許多段落。

戲！總有落幕之時。

呂奇和莎菲那一段「戲」終於在早晨八時左右結束了。莎菲離開了「雷鳥飯店」，呂奇則回到了自己的房間。

睡眠是萬應靈藥，於是，他再度入夢。而後又準確地在十時前幾分鐘醒來，一個受過嚴格諜報訓練的工作人員，不管他們是如何疲累，都不需要一具適時喚醒他們的鬧鐘，鐘就在他們心裏。

呂奇先到盥洗室洗了臉，然後拿起電話，吩咐接線生接到雷鳥巷七號宮田菊子的寓所去。

電話接通，傳來了一個男人的聲音：「這裏是雷鳥巷七號。」

「我找宮田小姐。」

「是呂奇嗎？」

「嗯！你是誰？」

「我是高橋。請到旅館大廳中的隔音話間去撥電話來，宮田小姐有事情要和你商談。這裏的電話號碼是K——二一〇二。」

呂奇懶得聽高橋那種命令似的口吻，立刻掛斷了電話。以最快的動作穿上了外衣，來到了旅館的大廳。進入了隔音電話間，呂奇謹愼地關上摺疊門，然後才開始撥號。宮田菊子顯然正在電話機旁等候，鈴聲一響，就傳來她的聲音：「是呂奇嗎？」

「是的。」

「在隔音電話間嗎？」

「是的。」

「你今天不是穿着紅色暗條的上衣和銀灰色的長褲？還有，你的頭髮顯得很亂，似乎該去一趟美容院了。」

「菊子！妳怎麼知道的！」呂奇吃驚地反問。其實，他心中一點也不感到驚奇——宮田菊子一定派了手下在監視他。

宮田菊子的聲音柔媚已極：「呂奇！別大驚小怪的，我的一個保鑣前幾秒鐘湊巧在『雷鳥飯店』中遇見你了。而且我也需要知道你今天穿的是何種顏色，何種欵式的衣服。」

「爲什麼？」

「因爲和你會面的人並不認識你。」

「誰要和我會面？」

「一個遠道來的人。」

「菊子！這是怎麼回事？」

「呂奇！你聽我說。」宮田菊子的語氣逐漸緩慢。「十一時正，你到露天音樂堂去，坐在第二排最右邊的位子上。將有另外一個人坐到你的身邊。別去理會他，最多一分鐘，他就會離你而去，不過他却留下了一個提箱。你在那兒多停留一段時間，然後提着箱子到我這兒來，聽明白了嗎？」

「箱子裏面裝的什麼東西？」

「不必問，但是我却要向你提出警告：箱子內的東西是違禁品；而且這一次任務非常危險。」

「危險？我不明白妳的意思。」

「那個從遠道來的人可能已被警方跟踪。呂奇，你明白了嗎？當你拿起那個提箱之後，隨時都有被警方逮捕的危險。」

呂奇不便回答得太快，沉默了一陣，才說：「菊子，我會小心的。」

「呂奇，如果不幸被捕，你怎麼辦？」

「那一方面？」呂奇很技巧地反問。

「比如說，警方盤問你，是誰派你去的，你打算如何回答！」

「放心！我絕不會扯上妳。」

宮田菊子語氣淡淡地說：「我並不怕你攀扯，因爲你毫無證據。不過你不扯上我却是明智之舉，那樣我才可以設法營救你出獄。」

「菊子！別說下去了。不然，我很可能會喪失信心，而不敢去担當這一個任務了。」

「別看得那麼嚴重，」宮田菊子的語氣又輕鬆起來。「因爲你和我的關係特殊，所以才將眞實情況告訴你。其實，那種可能性並不大，我等着你共進午餐，祝你一切順利，再見！」

呂奇心頭暗罵：這個女人只是在利用自己爲她作奸犯科，這一次算她瞎了眼啦！

他回到房內，和衣往床上一躺，眼睛瞪視着天花板，那神情似乎在探測天花板內部的秘密，心中自然想的是那一隻將要經過他手裏的提箱。

那隻提箱內裝的是什麼呢？違禁品？……呂奇反覆地思索，都不能找到一個肯定的答案。

在經過一陣苦思之後，呂奇忽然暗笑起來；既是違禁品，就是犯法的行爲，只要通知卡路警官派人在現場埋伏，到時人贓俱獲……

不行！不行！呂奇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卡路警官將目標放在羅娜夫人和宮田菊子二人的身上，絕不可以爲了這個行動破壞整個計劃。而且此刻，想和卡路警官取得連繫也是非常困難，宮田菊子的黨羽必定在監視他。據莎菲說，卡路對他的行動瞭若指掌，如有行動必要，卡路一定會掌握良機的。

想到這裏，呂奇心頭輕鬆了。

這時，一個手裏捧着摺疊整齊的床單，毛毯，浴巾等物的女侍走了進來。那些東西堆積得很高，遮去了她的半張面孔，只露出了一雙眼睛；那是呂奇所熟悉的一雙明亮的眼睛。

羅娜夫人故技重施，又一次喬扮了「雷鳥飯店」的女侍；這裏一定有她的黨羽潛伏，否則她不會如此順利。

她謹愼地關上房門後，立刻悄聲說：「快告訴我，宮田菊子在電話中向你說了些什麼。這裏有她的手下在監視，我不能停留太久。」

「她要我在十一時正去露天音樂堂去接一隻提箱。」

「嗯！」羅娜夫人漫應了一聲，靜待下文。

「她還告訴我，箱子裏裝的違禁品，也許會被警方注意而使我遭到逮捕的危機，到時我絕不能扯上她。這樣她才可以全力設法營救我出獄。」呂奇並非對羅娜夫人忠實，而是想藉此探察她對此事的反應。

孰料羅娜夫人却異常平靜地說：「那麼，你就按時去吧！」

「夫人！這是一個機會啊！」呂奇趁機煽動。

羅娜夫人冷冷地問道：「什麼機會？」

「既然是違禁品，就一定是犯法的，不管妳想打擊宮田菊子也好，還是想控制她也好，只要一抓住她的把柄，她就不敢不低頭。」

「那隻箱子裏裝的也許是宮田菊子所穿的內衣褲。」

「她明明告訴我，箱子裏裝的是違禁品呀！」

羅娜夫人冷笑了一聲：「哼！你以爲和宮田菊子上過床就算是她的心腹嗎？和她睡過的男人多如加勒比海中的魚。如果那隻提箱眞的裝着違禁品，她就不會要你去拿了。」

「那麼，她的用意又何在呢？」

「考驗你。」

「又是考驗！」

「看來她將要重用你！所以才連番對你作安全考驗。呂奇！千萬別犯錯，每一個行動都要照着她的話去做。」

呂奇喃喃自語地說：「上帝太不公平；祂創造出來的女人比男人似乎要細心得多。」

羅娜夫人語氣嚴峻地說：「呂奇！別賣弄你的幽默。當你將那隻提箱送到宮田菊子手裏之後，你就成爲她的心腹死黨了。但是你千萬別忘記我和她的先後順序，更別忘記我交給你的任務。黑人是最懶的，所以這兒的地獄特別髒，我不希望你死在這兒。」

呂奇以毫不在乎的神情聳聳肩頭說：「我不會忘記。但願妳也不要忘記妳的承諾。我對妳忠誠，一半因素固然是由於那五千美金的優厚月薪；另一半原因却是由於妳太誘人。妳是一個精明的僱主，當知道獎勵手下會提高工作效率。」

羅娜夫人笑了，很甜，很媚。呂奇明知那種笑容是假的，仍難免爲之心動。

然後，她眞的開始了女侍的工作；換床單換浴巾。呂奇看看時間已差不多，就離開了她的房間。

走廊盡頭有一個男人在徘徊，電梯門口也有一個。看他們那種鬼鬼祟祟的樣子，呂奇就知道那一定是宮田菊子的爪牙。

他心頭不禁暗暗好笑：歹徒去對付一個退休的傑出特種工作人員，那如同以卵擊石，是註定要失敗的。

× × ×

牙買加的陽光眞烈，尤其是在上午十一點鐘的時候，只不過幾分鐘，呂奇的襯衫就被汗液黏在背脊上了。

誰也不會這麼無聊，在這個時候跑到露天音樂堂來晒太陽。因此，那一排排密麻麻的座位上只坐了呂奇一個人。四週空盪盪，就是喜歡在草地上打滾的小狗也躲到樹蔭下去打盹兒了。

呂奇看看手錶，已超過了預定時間十分鐘了。

當他再度抬起頭來時，一個高大的黑人突然映入他的眼簾之中；那人是從音樂台上走下來的。毫無疑問，對方一定早到，而且在暗中潛匿了許久，直到認爲是絕對安全才走出來的。

呂奇不禁暗暗慶幸，若是眞的通知卡路警官在這兒佈下陷阱，一定會被對方發覺而逃之夭夭的。

那個高大的黑人手裏提着一個小巧的皮箱，他正是呂奇所要等待的人。但他並沒有望向呂奇，默然地在呂奇的身邊坐下，兩人之間空了一個座位；那兒正好放下了那隻提箱。

呂奇一切按照宮田菊子的指示，並未和對方說話。

來人點燃一支香烟，默然靜坐。在一支香烟吸

完之後揚長而去，留下了那隻提箱。呂奇又等了幾分鐘，才提着皮箱離開了現場。

剛巧一輛空的計程車駛到露天音樂堂的門口，呂奇跳上去，吩咐司機開到雷鳥巷。那位司機似乎受過「禮貌訓練」，很友善地對呂奇一笑；然而他尖利的白牙却令呂奇有些感到不安。

黑人司機駕車的技術很高明，因而車子開得很快。呂奇也想早一點向宮田菊子交差，是以也未阻止他。孰料，從橫巷內突然駛出一輛電單車。呂奇心頭大驚，連忙閉上了眼睛。

吱吱的刹車聲尖銳刺耳，接着又是轟地一聲撞碰。呂奇睜開了眼睛，發現了那位電單車的騎士四平八穩地伏在馬路中央，一絲也不曾動彈。雖然未見鮮血，呂奇却敢料定他已受到了可能殞命重傷。

剛巧車禍發生在警局的門口，立刻有幾個警官跑了過來，救傷的救傷，擒兇的擒兇，忙得不可開交。

那黑人司機雖然嚇得眼光發直，手脚發軟，却會爲自己辯護。他振振有辭地說：「警官！是他不遵守交通規則。他駛出橫巷時，應該看清楚兩旁來車。」

執法的警官揮揮手說：「到警局裏來陳述你的理由吧！」

「那麼，我要請這位先生作證，他看見了當時情況。」黑人司機說到這裏，以乞求的目光望着呂奇。「先生！痲煩你一下，如果沒有你作證，我將要被判三年苦役，那就慘透了。」

呂奇自然不便推諉，也的確是那騎電單車的人太不注意。於是他向執法的警官說：「我可以作證，他沒有犯錯，是……」

執法警官很有禮貌地說：「先生！能請你到警局裏去一趟嗎？」

呂奇突然想到了那隻提箱，若是因爲這件意外事故而使整個計劃遭到破壞，那就不妙了。

「我要赴一個約會，不能躭擱。」他婉轉地說：「如果一定要錄下我的證詞，稍等一會兒，我會到警局來一趟。」

「不會躭擱你太久的。」執法警官說：「如果你不願爲他作證，我自然就不便勉强了。」

呂奇不便再推托，只得硬着頭皮和那黑人司機一起進入了警局。

當他被帶進一間掛着「交通科」木牌的屋子時，不禁使他大吃一驚。原來F·B·I·的卡路警官在等待他。還有另外兩個陌生人在座。

「呂奇！」卡路神采飛揚地說：「這是和你見面的最好方法，宮田菊子和羅娜夫人都不會懷疑的。來！將那提箱給我。」

呂奇有些愕然地交出了箱子，卡路警官又轉手交給了那兩個陌生男人。當他們提着箱子要離去時，呂奇才連忙問道：「你們要幹什麼？」

卡路平靜地說：「看看箱子裏面裝的是什麼物品，只要幾分鐘就行了。」

「當心宮田菊子會發現破綻。據羅娜夫人說，這是那個日本女人對我的一種安全考驗，也許裏面的東西對我毫無價值。」

卡路一面揮手示意那兩個陌生的男人快些離去，一面含笑對呂奇說：「放心！我這兩個朋友是專家，他們即使將箱子拆散，又重新裝攏，宮田菊子也不會發覺的。呂奇，我們正好趁此機會好好商談一番。」

「卡路先生，原來這件車禍是你設計的。」

「這是最好的方法……」

呂奇搶着說：「可是那個騎電單車的人受了傷呀，難道爲了工作就可以隨便犧牲別人的生命？」

卡路笑着說：「可敬的中國人！別爲那個傢伙担心，他是有名的『摔車專家』，想必你在受訓時也曾學過『摔車』的技巧，我保證他連汗毛都沒有傷到一根。」

「噢！」呂奇有些受愚的感覺，楞了一楞，他才問道：「關於這隻手提箱，你事先已獲得情報了嗎？」

「嗯！就在你和宮田菊子用電話連絡時候。」

「我明白了，你在電信局內搭綫竊聽。」

「那是老把戲了！」卡路聳了聳肩，然後面色一正，接着說：「關於羅娜夫人和宮田菊子二人的秘密，我現在已有了一點眉目。」

「你已經查到了嗎？」

「只是判斷。」卡路的聲調很有吸引力，使得呂奇不由自主地凝神細聽。「昨晚在慈善舞會的被殺者，名叫嘉樂琳，她原是羅娜夫人和宮田菊子二人的爭執目標，本來是左右逢源，近日突然倒向宮田菊子，和羅娜夫人正式決裂，所以她被殺了。」

「那麼，她是被羅娜夫人派槍手殺害的了？」

「一定是的。」卡路警官的語氣很肯定。

於是，呂奇將宮田菊子要他在慈善舞會中槍殺羅娜夫人，羅娜夫人對此事的分析，以及嘉樂琳被害時的情況述說了一遍，最後，他問道：「她們因何要爭取嘉樂琳，你查出了嗎？」

「可能與販賣大蔴烟有關。」

「你說可能？」

「在沒有獲得確切犯罪證據之前，我們都喜歡用『可能』這個字眼。不過，也並非全無根據。嘉樂琳的父親因販賣大蔴烟被判處徒刑十二年，現在還在美國的辛星拉提監獄服刑。」

「那麼，羅娜夫人和宮田菊子是兩個毒品販子了？」

卡路流露了一個表示歉意的微笑，語氣緩慢地說：「呂奇！我們早先就已獲得了足够的資料，顯示羅娜夫人和輸入美國的大量痲醉藥物有關；但是在夏威夷時，我却沒有向你說明。因爲你是一個好奇的人，若不使羅娜夫人顯得神秘一點，你也許沒有興趣來一次黑天堂之旅……」

呂奇搶着說：「請不要說這些客氣話了。我眞的對你們F·B·I·有幫助嗎？」

「有的。如不是你去和羅娜夫人接近，我們還沒有發現宮田菊子也是一個極具重要性的人物。」

「嗯！這倒很使我開心。」

「多少年來，千里達一直是大蔴烟的轉運港口，而嘉樂琳又是在那兒出生的，她每個月都要去千里達一次至三次。我們可以假定，她掌握了大蔴烟的來源，羅娜夫人和宮田菊子向她購貨，然後轉運到美國去。所以嘉樂琳成了她們爭執對象。……」

「卡路警官，請恕我打擾，嘉樂琳既然控制了大蔴烟的來源，她何必假手於羅娜夫人和宮田菊子？能够將大蔴烟從千里達運來牙買加，難道還不能直接運到美國？那樣不是可以多賺一些錢嗎？」

「呂奇！照你這樣說，羅娜夫人和宮田菊子也可以不必假手嘉樂琳，而直接到千里達去進貨了。犯罪者通常都有他們自己的地盤，超過他們的勢力範圍以外，就好像是缺脚的蜈蚣，走不動路了。」

呂奇沉吟了一陣，才說：「卡路警官！我突然發現了一個疑問。」

「那一方面的？」卡路凝注着呂奇，顯然對他所產生的疑問表示莫大的關切。

「關於嘉樂琳的死——既然羅娜夫人和宮田菊子都無法直接到千里達去辦貨，那就要仰仗嘉樂琳。她們可以用高價去攏絡她，或者使用別的手段。但不能殺死她。她一死，貨源豈不是中斷了嗎？」

「正因爲如此，情況不如當初那樣單純了。」

「怎麼呢？」

「如果嘉樂琳的確係死於羅娜夫人之手，那表示她已有了新的貨源，那人是誰？毒品來自何處？我們一無所知，對我們來說，情況豈不是更加複雜了嗎？再說，嘉樂琳是被羅娜夫人派手下所殺的判斷，並非百分之百的準確。如果她是死於第三者之手，那人毫無疑問是想取代嘉樂琳地位；他對我們是完全陌生的。呂奇！那可能使你手忙脚亂了。」

「卡路！請你告訴我，你的重點放在何處？」

「瓦解美國本土的販毒組織。」

呂奇很輕鬆地說：「那很簡單！最遲我明天就可以得到那些資料。」

卡路大爲驚奇地說：「從何處來？」

「從宮田菊子處得來……」呂奇很簡畧地將羅娜夫人要他以袖珍攝影機拍攝宮田菊子胸罩夾帶中薄本上全部資料的事述說一遍，最後他說：「所謂數目字與密碼，那自然是和美國本土一些販毒組織和情況。」

卡路點點頭說：「呂奇！你的判斷很對。但是，你如何將那些資料弄一份副本呢？」

「你可以再給我一架袖珍攝影機……」

卡路以一連串的搖頭打斷了他的話：「呂奇！我認爲不妥。萬一你在拍攝那些密碼時被宮田菊子發覺，你如何解釋？」

呂奇楞了一楞，才聳聳肩頭說：「我即使不爲你拍攝副本，在爲羅娜夫人工作時被宮田菊子發現，也同樣難以解釋呀！」

「可能有些不同哩！」

呂奇不勝困惑地說：「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宮田菊子知道她的對手是羅娜夫人，當她發現你的不軌行爲時，一定會猜測你是在爲羅娜夫人工作。如果我是她，一定會對你來一手『利用』。因此你暫時不會有危險。如果她發現你不但在爲羅娜夫人工作，而且還在爲另一方不知身份的某一些人工作時，她一定會敏感地想到警方，結果就完全不同了。呂奇！你不是F·B·I·的一員，我該考慮到你的安全。」

呂奇冷笑着說：「你未免將宮田菊子估價過高了。」

「呂奇！」卡路神情異常凝重地說：「不要輕估任何一個歹徒。如果沒有法律作後盾，警方永遠不是歹徒的對手。當你要殺一個人時，會不由自主地受到人性的約束，而他們都是喪失人性的。」說到這裏，那兩個陌生男人已提着箱子回來了。

呂奇打趣地說：「二位！宮田菊子所穿的內褲是那一種顏色的？」

「白色的。有百分之九十部份鑴有空花。先生！你的艷福不淺哩！」其中一個如此回答。他說得非常輕鬆，但他的臉上却缺乏笑容。

卡路將那提箱接過來，又交到呂奇手裏，隔着桌子伸過手來在呂奇的肩頭上拍了一下笑着說：「快去吧！別讓宮田菊子小姐在餐桌上等得太久。」

臥虎藏龍

呂奇原以爲宮田菊子一定會以驚疑不定的表情去迎接他，殊不知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宮田菊

子竟然以笑臉相迎。那是很媚的誘人嬌笑，發自她的嘴角，眉梢處，絕不是裝出來的。

「呂奇！你緊張死了吧？」她吃吃地笑着說。

呂奇明白自己的臉上一定流露了明顯的驚異表情，爲了掩飾，他乾脆將臉一沉，氣咻咻地說：「該死的黑人司機開快車撞上了人，警官要我去作證。那十幾分鐘時間就好像是坐在斷頭台上，時時刻刻都担心頭上的閘刀會落下來，妳竟然還有心情說笑話。」

宮田菊子依然滿面春風地說：「我知道絕不會有什麼麻煩的。」

「憑什麼？」

「因爲你只是車禍案的證人，警方沒有理由去檢查你的箱子。如果有人告密，情況就不同了。」

呂奇將箱子遞過去，故意以好奇的語氣問道：「菊子！箱子裏裝的到底是什麼東西？」

「你想知道嗎？」宮田菊子一面在問，一面很細心地察看箱子的各處。

呂奇的心弦突然拉緊了，如果宮田菊子要他去接這隻提箱的目的，眞的如同羅娜夫人所推測，只是爲了考驗他，那麼，她一定會在箱子上作一些記號。他眞担心方才那兩位「專家」在開啓箱子時，是否非常留心。

宮田菊子察看了一陣，似乎沒有發現什麼破綻。從乳罩中間的空隙處取出一把鑰匙，小心翼翼地開啓箱子上的卡簧密封鎖。

呂奇在等待着，當宮田菊子從箱子內拿出一條鑴花白色女用內褲時，她一定會得意地大笑的。

箱蓋揭開來了，呂奇並沒有看到什麼鑴花內褲，只看到了兩根男用領帶，一雙男用襪子，一塊巾帕以及一本精裝本的聖經。方才那兩個「專家」不是說……？在這一瞬間，呂奇眞是迷惑到了極點。

宮田菊子自然沒有笑，她很小心地拿出那本聖經，將硬硬的封面揭開，呂奇這才發現聖經的內頁已經挖空了，在空隙處放了一個四四方方的小包，外面的深藍色塑膠紙密封着。

宮田菊子將聖經翻過來，將那塑膠包裹傾倒出來托在手心裏，掂了一掂，然後似笑非笑地問道：「呂奇！知道這裏面是什麼嗎？」

「菊子！別讓我猜，快告訴我吧！」

「大蔴烟精，你聽說過嗎？」

「那是麻醉品了？」

宮田菊子得意地點點頭說：「不錯，這裏有兩磅重，此地的價錢是美金六萬元。按照規矩，接運的人可以得到總值百分之二的酬金，你可以收獲美金一千二百元。我立刻可以付現。」

呂奇楞住了！那兩個混蛋「專家」爲什麼不診此機會逮捕宮田菊子，自己可以在法庭上作證，指出她是主使人。而且可以搜出她藏在胸罩夾層裏面的秘密小册子，逼她說出册子上所記載的密碼以及數目字的眞實意義。卡路警官却放過了這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他媽的！洋人總是喜歡玩弄一些自以爲聰明絕頂的花樣。

「呂奇，你在想什麼？」宮田菊子輕輕地問。

「我很吃驚。」他喃喃自語地說。

「呂奇！你好像不是一個怕事的人。」

「妳說對了！」

「那麼，你又爲什麼吃驚呢？」

呂奇抓住了她的雙手，輕輕地搖幌著，語氣非常輕柔地說：「菊子，妳昨天告訴我，妳是一個孤單的弱女子，而且還有人覬覦妳的財產而想謀害妳，今天妳却搖身一變而成爲販毒集團的首領，怎令我不吃驚呢？」

「我沒有理由向一個陌生的男人說眞話。」

「那麼？現在呢？」

「由於你的表現，使我信賴你了。」

「哦！在此之前，你還懷疑我？」

「當然。」

「有什麼值得妳懷疑的？」

「你可能是一個國際警探。」

呂奇聳了聳肩頭，扮了一個小丑式的笑容：「深感榮幸！」

「你也可能是羅娜夫人新近招攬的助手。」

「妙啊！」呂奇面上浮現嘲弄的笑容，而心頭却是萬分吃驚的。「妳怎麼會有這種想法。」

「羅娜夫人第一天在報上刋登請助手的廣告，第二天你就出現在我的面前；而且這兩天羅娜夫人又曾經數度在『雷鳥飯店』附近顯露踪跡，我當然會有這種想法。」說到這裏，宮田菊子笑了。「不過現在我却放心了，你只是一個專門喜歡與女事主發生曖昧關係的落魄私家偵探罷了。我這個『女事主』是不會介意的，因爲我也很喜歡與男性手下處得親暱一些。」

呂奇沒有說什麼。他原以爲羅娜夫人在鬥智方面要勝過宮田菊子許多。其實，後者也不太弱，不過，他始終猜測不出，宮田菊子今天要他去接運這個提箱的眞正用意何在？

「呂奇！你又在想什麼？」

「我想告訴妳一句話。」

「說吧！」宮田菊子將軀體偎進他的懷裏。

「我從來不爲鈔票拚命，但却甘願爲漂亮的女人賣命，尤其是像妳這種風情萬種的女人。」

「嗯！」宮田菊子漫聲應着。

「妳既然已對我非常信賴，那就多派我一點差事吧！爲妳，我願意作任何冒險的事。」

「眞的嗎？」

「當然。」

「代價呢？」

「妳的人。」

「貪心鬼！」宮田菊子指着呂奇的鼻子笑罵。

「只怕你見到羅娜夫人之後，你又要爲她賣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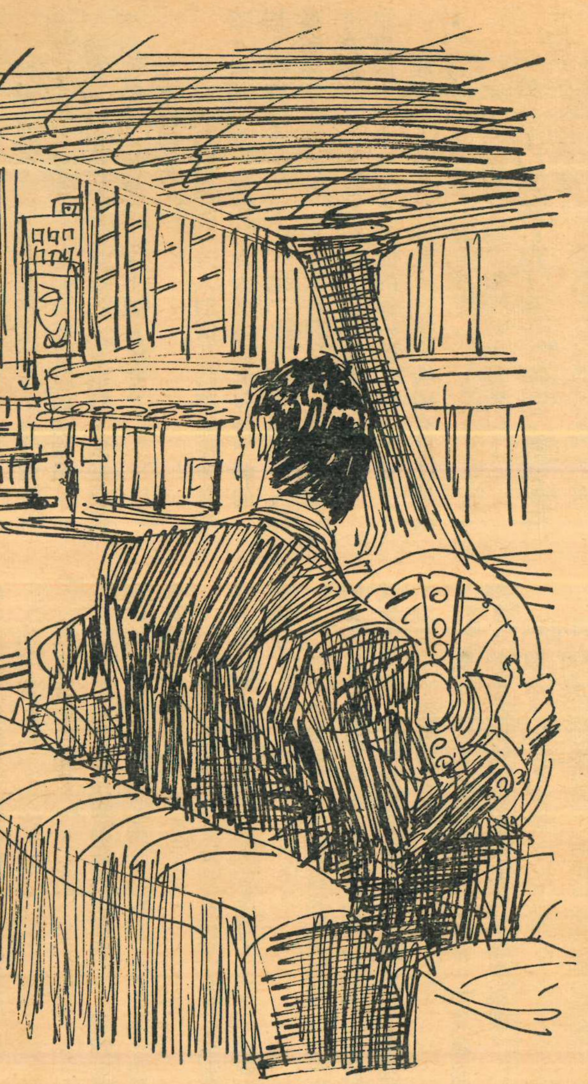
「爲什麼？」

「因爲她比我更誘人。」

「妳可以設法不讓我見到她。」

「我偏偏要將你送到她的面前去。」

「菊子！我不明白妳的意思。」



「呂奇！你不是說，願意爲我作任何事情？」

「是的。」

「那麼，你立刻去見羅娜夫人，帶着這隻箱子，告訴她，這箱子裏面有價值美金六萬元的大蔴烟精，你願以半價出賣。」宮田菊子目光中閃動着詭譎的神色。「如果成交三萬元美金歸你所有。」

呂奇非常吃驚地問道：「這是幹什麼？」

「別問。」

「菊子！妳也許另有用心，但是妳該考慮到後果，如果成交，我就要立刻離開牙買加，因爲妳絕不可能放過一個叛徒……」

菊子搶着說：「放心！我還捨不得放你走。」

「那樣豈不是要引起羅娜夫人的疑心？」

「你可以如此解釋：因爲意外車禍而使你提着這隻箱子進警局。我爲了安全，要你暫時將箱子保管，一星期之後才交給我，因此在七天之內我不會發覺你已暗中將毒品盜賣。」

呂奇緩緩地點着頭說：「這種解釋還勉强說得過去。但是，羅娜夫人如果問起我，怎麼會找上她談這樁交易，我該如何回答？」

「很簡單！我既然能將大蔴烟精交你保管，自然對你非常信任，因此你也了解我和她在販售大蔴烟精的買賣上爭得很兇，前去找她是順理成章的事。記住！一定要先拿錢，後交貨。」

「好吧！」呂奇提起了箱子站了起來，顯得很失意地說：「看來妳是不會和我共進午餐了。」

「是的。要立刻去見她。」

呂奇向門口走去，突然發覺自己犯了一個錯誤，於是旋身過來，苦笑着說：「我今天的神智好像有些混亂，竟然忘記問妳，羅娜夫人住在何處。」

「你差一點犯了個嚴重的錯誤。她住在玫瑰巷七又二分之一號！就在『紅條夜總會』的右邊。」

「好啦！再見。」

「凌晨來這裏，向我報告經過。」

「菊子！我的精神振作起來了。」

「到我這兒來時候，希望你更加振作一些。」

「放心！在那種情況之下，我是不會作絲毫保留的。」呂奇輕浮地笑着離開了宮田菊子的寓所。

× × ×

見到呂奇，羅娜夫人的目光中幾乎要噴出火來。再加上呂奇那種近乎揶揄、嘲弄的笑容，她差一點要摑他一個耳光。不過，她却沒有那樣作，因爲她彷彿在呂奇的目光中發現了一絲端倪。

「呂奇！」她皺着眉頭問：「是怎麼回事？」

「要妳判斷。」呂奇笑着說。

「別賣幽默，我說過不許你再到這兒來的。」

「是宮田菊子告訴我這兒的地址，要我來找妳的。」呂奇一面說，一面用指節骨敲敲那個箱子。「這裏面有價值六萬元美金的大蔴烟精，她教我以半價賣給妳。怎麼樣！願不願意成交？」

「有這種事？」

呂奇突然發覺羅娜夫人的面孔此刻變得非常難看。由此可見，聰明的女人就該經常保持平靜的心情，那樣才會美艷動人。他「欣賞」了羅娜夫人那種驚疑不定的表情之後不敢再開玩笑，就將整個上午所發生的情況逑說一遍。自然不是一字不漏——在警局中和卡路警官見面的那一段則完全隱瞞了。

羅娜夫人很注意地聽，之後，她喃喃自語地說：「宮田菊子在耍什麼花樣？」

「我不是說過了嗎？這要妳去判斷呀！」

「眞怪？」羅娜打開了箱子，拿出了那個塑膠小包，仔細地察着。

「這裏面的確是大蔴烟精嗎？」

羅娜夫人看了呂奇一眼，又將目光停留在那個塑膠包裹裏，語氣緩慢地說：「呂奇！這些秘密遲早都是要告訴你的，現在也不必隱瞞你了，我和宮田菊子幹的是相同的買賣——運送大蔴烟精到美國本土，每月一次或二次，每次二磅，可以獲利一倍以上……」呂奇揷口問道：「大蔴烟精的來源都是嘉樂琳所供應的嗎？」

「不錯。」

「那麼，妳就不該派人殺死嘉樂琳了。」

「誰說是我殺死她的？」

「難道不是妳？」

羅娜夫人搖搖頭說：「的確不是我。」

「這就怪了！」呂奇的心頭眞的感到不解。沉吟一陣才又問道：「莫非是菊子派人殺死了她？」

「不會。」

「妳有何根據？」

「宮田菊子和嘉樂琳最近交往密切，聽說嘉樂琳已答應將全部貨品交她一人經銷，宮田菊子怎會殺死她？」

「我的意思是誤殺。因爲宮田菊子目的是要殺妳，她並不知道進去盥洗室的是妳，出來却換成嘉樂琳了。」

「如果宮田菊子存心要殺我，只要在你那支槍內裝上實彈就行了。你不是她的核心幹部，即使你被警方逮捕，也不牽連到她，又何必派狙擊手埋伏，這似乎太不近情理了。」

「對了！」呂奇突然抑低了聲音。「我忘記問妳了，妳是在舞會之前就已刦持了嘉樂琳嗎？」

「沒有。」

「可是……」

羅娜夫人搶着說：「呂奇！你也該看得出來我是一個非常好强的人，所以我一直沒有告訴你那晚在慈善舞會中的經過。當我進入盥洗室的時候，竟然栽了一個大觔斗，使我感到非常難堪。」

「是怎麼回事呢？」

「有一個老婦人拿槍挾持了我，她要我跟她從另一道門向咖啡室走去。在進入咖啡室的時候，嘉樂琳迎面而來，她穿着和我相同的衣服，持槍老婦人將我手裏的面具拿過去交給嘉樂琳……」

「夫人！妳是否看清了嘉樂琳的表情？她究竟是被挾持的？還是自願的呢？」

羅娜夫人搖搖頭說：「當時光綫很暗，我並沒有看淸嘉樂琳臉上的表情。我只看淸她遁過盥洗室，向大廳走去。接着，就傳來一聲槍响。」

「那個挾持妳的老婦人呢？」

「槍聲响起之後，許多賓客湧進了咖啡室，一眨眼，那個老婦人就不見了。」

呂奇蹙眉沉吟了一陣，喃喃自語地說：「那麼，嘉樂琳是死在第三者之手了？」

「我想是的。」

「那麼，那人是誰呢？」

「我等着那個神秘的人物來找我。」

「他爲什麼要來找妳？」

「他殺嘉樂琳，必然是想取代她的地位，控制千里達和牙買加兩地的大蔴烟市場。目的既已達到，他就該積極打開銷路。除了我和宮田菊子之外，再沒有人可以大量進貨。」

「他也許先去找宮田菊子。」

「當然可能。」羅娜夫人突然射出陰狠的眼光。「所以我要盡快得到宮田菊子在美國銷售大蔴烟精的詳細資料，然後幹掉她。有一個好手在和我競爭，生意就難做得很了。」

呂奇心頭暗暗好笑，表面上却以關懷的語氣說：「夫人！宮田菊子心中何嘗又沒有這種想法？妳似乎該小心一點。」

「我和她的成敗，都決定在你的身上。」

「我知道。」呂奇以很誠懇的語氣說：「也請妳放心。不管作好事還是作壞事，我都具有强烈的職業觀念。旣然先收了妳的酬勞，就不會反過去爲宮田菊子工作。我的表現想必妳也看得出。」

「光說沒有用，要行動給我看。」

「我的行動表現難道不够？」

「最重要的是我交給你那件『窃玉』任務。」

「我有信心可以完成。」呂奇拿起了那個塑膠包裹，高舉在羅娜夫人面前。「這件事怎麼辦？」

「我打算買下這包大蔴精。」

呂奇伸出手說：「那麼錢呢？我不能空手回去向菊子交差啊！」

羅娜夫人笑着：「作買賣的規矩，你懂嗎？」

「什麼規矩？」

「一手交錢，一手交貨。」

「貨在這裏了。」

「看外表的包裝，倒像是從千里達來的大蔴烟精，運送的人通常都是從海上來，當船艇快要接近牙買加時，他們將貨品扔進海裏，以後由潛水伕去撈起來，所以外面加上塑膠布。不過，裏面盛裝的是否眞是大蔴烟精，那就不得而知了。」

「妳可以拆開包裝檢查一番呀！」

「以往我們都不驗貨的，就這樣原包裝銷往美國，因爲彼此都作出了信用。今天的情況可不同，宮田菊子這種作法太反常了，任何理由，也不能使她甘願損失三萬元美金的鉅欵。」

「不是三萬元，而是六萬元，她說過，如果成交，這三萬元歸我所有。」

「是呀！」羅娜夫人兩道眉毛挑得很高。「眞不知宮田菊子在玩弄什麼花樣？」

呂奇有些不耐煩地說：「夫人！先不要去硏究宮田菊子的用意。妳要決定的是——該不該買下這包大蔴烟精。想必妳早已想好了。」

「我決定買下。」

「那麼，妳就驗貨吧！」

羅娜夫人在手袋內取出了一把鋒利的小刀，她先劃破了包裹外層的塑膠布，又撕去了裏面的一層油紙，裏面出現了一個精緻的盒子。

盒蓋是雙面溝槽，拖拉形的。一端還有一個月牙形的凹印，以便指甲卡住，開啓盒蓋。

羅娜夫人小心翼翼地將盒蓋拖開，突然，一道影子像閃電般自盒蓋內竄出，使得羅娜夫人發出了一聲驚叫。

呂奇也看淸楚了，原來金屬盒子裏裝了一條眼鏡蛇，那條醜惡的毒蛇一見亮光就竄了出來，一口咬住了羅娜夫人的手臂。

他正想拿起桌上的鋒利小刀，去對付那條毒蛇，突然「砰」地一响，蛇頭被子彈擊得粉碎，扭曲的蛇身落下了地。槍法眞準，稍差一點，就可能擊傷羅娜夫人的手腕，原來這裏是藏龍臥虎之地，高手還不少。

槍聲响後，一個高大黑人自帷幕後面走了出來，死冷冷地槍口繼續瞄準着呂奇，兩道目光比毒蛇的眼睛還要可怕。

呂奇心頭暗喊糟糕，這事可有點難以解釋了。隨着那黑人槍手之後，又出來了好幾個人，內中還有一個女的，呂奇認得出來，就是那晚羅娜夫人用來考驗他的「活道具」。

「夫人！傷得怎麼樣？」她焦灼地問。

羅娜夫人倒很鎭定，她緊緊地捏住了傷處的上端，暫時不讓毒液在血脈中流竄。以很鎭定的語氣說：「快打電話請李可雷醫生來，敎他帶來毒蛇血淸，告訴他，咬傷我的是眼鏡蛇。」

「是的。」那個女人飛快地跑走了。

「夫人！」呂奇皺緊了眉頭說：「我是不知情的啊！妳千萬不要誤會我才好。」

「我知道，」羅娜夫人流露了笑容，而她的額頭上却在冒汗。「宮田菊子這個女人眞够狠。她明知毒蛇咬不死我，其目的只是給我一個警告。如果她眞是殺死了我，我的手下絕不會放過她。」

「是嗎？……」

「可是，她却要利用這個機會殺死你。」

「殺死我？」呂奇下意識地看了那個黑人槍手拿着的槍。

「這還不明白嗎？當我被毒蛇咬傷之後，一定會遷怒於你。只要我一擺頭，你就送命了。」

「但她不知道我早已成爲妳的手下。」

「爲了不引起她的懷疑，你還是要受一點苦。」羅娜夫人說到這裏，轉頭向那黑人槍手說：「比利！在他的右臂上劃一道血溝……」

她的話聲未落，槍聲已响，呂奇感到右臂像是被香烟火頭灼燙了一下。他知道自己中槍了，低頭看，血漬已流到了手掌心。

「呂奇！」羅娜夫人說：「別緊張！比利是中、南美洲有名的神槍手，子彈只是擦破了你左臂的表皮而已。受一點輕傷算不了什麼，宮田菊子暫時不會對你懷疑而再動殺機了。」

呂奇暗暗咒罵卡洛警官：眞他媽的活見鬼！竟然要自己來担當這樣一件倒楣的苦差事。

羅娜夫人說：「呂奇！你現在可以走。隨你怎樣吹噓，你可以說你在槍林彈雨中逃出了我的住處。她若問起我的傷勢，你說情况很嚴重就行了。」

「夫人！」呂奇故意惡狠狠地說：「我不但爲自己担心，也爲妳担心，讓我找個機會將那惡毒的女人幹掉就沒事了嗎？」

「還不到時候，別忘了我交給你的任務。」

神秘嬌娃

呂奇帶傷而回，使得宮田菊子非常震驚。果如羅娜夫人所言，那麼，她的驚異就是由於呂奇竟然能够生還。這必然是她事先不曾預料到的結果。

「呂奇！怎麼回事？」她尖聲嚷叫着。同時向那日本女侍疾聲吩咐：「快去拿急救藥箱來。」

呂奇深知應付這種心機多詐而又殘酷已極的女人不是一件容易事，聰明一點，就不該再來見她；偏偏他是全世界第一號大傻瓜，環遊世界有多麼愜意，爲什麼要答應卡路警官來担當這種苦差事？

既然答應了，就不該中途退縮。

因此，他必須回到宮田菊子這兒來。

現在，他就像突然被閻王爺點到了名字，明知是死路一條，也不得不挺身而出，充充英雄好漢。因此他用力往沙發上一坐，氣呼呼地說：「菊子！都是妳幹的好事，何必明知故問？」

「怎麼了？」宮田菊子仍然嬌聲嬌氣。

「箱子裏面藏着一條奇毒無比眼鏡蛇，妳也該事先告訴我一下呀！不然我怎會弄得如此狼狽？」

「喲！」宮田菊子依偎着他，輕蹙着眉尖，顯出萬般無奈的樣子。「若是先告訴你，只怕你不敢去了。羅娜夫人被蛇咬到了嗎？」

「咬到了。使得她的手下忙亂成一團，否則，我能安然逃出嗎？」

這時，女侍已拿來了急救藥箱。宮田菊子捲起了呂奇的衣袖，察看他的傷勢，以欣慰的語氣說：「還好！子彈只是擦破了一點表皮，過兩天就會好的。」

「菊子！妳在玩弄什麼花樣？」

「只是想破壞羅娜夫人的信用。」

「破壞她的信用？」

「嗯！包裝和大蔴烟精一模一樣，照說她不會打開包裝檢查。當她將那包假貨以二十萬美金的高價賣到美國去，買主打開發現裏面是一條眼鏡蛇，那不是很有意思嗎？」宮田菊子邊說邊笑，顯得極爲開心。

「妳的原意不是要毒蛇咬傷羅娜夫人？」

「當然不是。」宮田菊子嬌笑着說：「她被毒蛇咬傷，一定遷怒於你，那還得了。你現在已成了我的命根子啦！」

「別那麼肉麻！今後我該怎麼辦？」

「吃飯，睡覺，陪我。」

「別說得那麼輕鬆，妳以爲羅娜夫人那麼好說話？」

「你是怕她找你算賬？」

「當然。」

「呂奇！你也不是什麼好東西，怎麼怕起事來了。」宮田菊子臉色沉下，氣呼呼地說：「我給你一支槍，誰找來就和誰拚。若是再怕，就趕快給我滾。不是英雄好漢，就休想上我的床。」

「只要有槍，閻王爺我也不怕。」呂奇以左拳重重地在沙發上捶擊了一下。一方面是試試槍傷的程度；另一方面，則想顯一顯威風。「那個黑人槍手拔槍的動作，倒還不算太慢，有機會我要和他比一比。」

「痛嗎？」宮田菊子假情假意地隔着一層繃帶撫摸他的傷處。

「有一點兒。」呂奇故意皺皺眉頭。其實，當消炎藥粉洒上去之後，疼痛的感覺倏然消失。他倒有些欽佩那個名叫比利的黑人槍手。隨手一槍，只傷皮外，不傷筋肉，這種槍法眞是太高明了。

宮田菊子也像很心疼似地蹙額蹙眉，輕喟地說：「好好地在旅館內休養兩天，今晚也別來了。」

「那怎麼行？難道高橋要上妳的床嗎？」

「別胡說了。你受了傷呀！」

「放心！作那件事情與這條左臂是毫無關係的。即使要用這條左臂也沒有關係。不信妳可以試試，我照樣可以摟抱妳，使妳週身骨節都酥掉。」

宮田菊子嬌笑着說：「好啦！來就來吧！到時候別叫饒就行了。」

「先用『叫』的一定是妳。」

宮田菊子像是被呂奇搔着了癢處，吃吃地嬌笑起來。

× × ×

回到「雷鳥飯店」，時間已過了下午三點。呂奇在地下室的餐廳草草吃了些食物，然後回房。別的倒無所謂，臂傷使得他不能到游泳池去泡一個痛快，是他最感到難過的事。

鑰匙插進鎖孔，還沒有打開房門，忽然身後傳來一個柔軟的聲音：「呂奇先生！能請你到我房裏坐一會兒嗎？」

那聲音起自他的身後，很流暢的英語，尖尖細細，自然是出自一個女人之口。他轉過頭來一看，不錯！那是一個金髮碧眼的年輕女郎，正倚在對面那間客房的門口。由於軀體和門隙的擠壓，使得她那低領處露出來的深邃乳溝格外誇張，也份外炫人。呂奇眞想吹一聲口哨，不過，心頭的壓力直逼喉管，使他缺乏那種心情。

「小姐！我們見過嗎？」許久之後，呂奇才囁嚅地說出這樣一句話。

「相識與否倒無關緊要，金髮女郎聲調輕晰地說：「問題是，你是否肯賞光。我本來想到你的房中去探訪的，又怕多情的女侍前來打擾。」

最後一句話，有着强烈的暗示——對方分明知道羅娜夫人經常假扮女侍到呂奇房裏去。

呂奇心中不禁一動，很恭敬地向那金髮女郎一鞠躬，然後進入了她的房內。

金髮女郎關上了房門，笑着問道：「要喝點什麼？」

「最重要的，我想請教芳名。」

「你可以叫我珍妮。」

「珍妮！」

「嗯！喝點什麼？」

「名叫珍妮的女人似乎很多。」

「就像威士忌有許多種一樣强尼華克如何？」

「好吧！」

兩杯酒端來，呂奇開始面對地端詳這個自稱名叫珍妮的年輕女郎。她是一個標準的美人胚子，自然也很成熟。從體態看，她已是婦人，少女不會那樣豐滿。呂奇對這一方面有深厚的經驗。

「呂奇先生！你絕不是君子。」她笑着說。

「那麼，妳就不該請我到妳房裏來了。」

「剛好我不喜歡和君子打交道。」

「原來妳也不是淑女。」

「我並沒有自抬身價。」

「珍妮！」呂奇舉了一下手中的酒杯。「那是開玩笑的。我看得出，妳是一個高貴的女神。」

「邪惡的女神。」

「邪惡？我看不出。」

「你立刻就有所發現。」她說着從茶几下面拿出一個封套走到呂奇面前。「這是爲你準備的。」

淺藍色的封套上印着「西印度航空公司」的標幟。不用拆開來看，呂奇也猜得到裏面一定有着一張飛機票。

這倒有些使他感到意外了。愣了一愣，才喃喃地說：「飛機票？」

珍妮語氣冷冷地說：「西印度航空公司的六一二次班機，直飛美國新奧爾良，晚間八時在京士頓國際機場起飛，還有足够的時間去向你的情人辭行；如果你有情人的話。」

呂奇勉强地笑着說：「珍妮！妳要我陪妳去美國旅行嗎？」

「你一個人。」

「那我就不明白妳用意何在了？」

「你知道這兒的地方嗎？」

「好像叫做『森芳拉廳』，對嗎？」

「不錯。『森芳拉廳』是本地土語，意思是『美麗』。」

「這兒也的確很美麗。」

珍妮突然臉色一沉，語氣冷峻地說：「因此，我不容許你這個醜惡的人留在這裏。」

「我醜惡？」呂奇突然縱聲大笑，「哈哈哈哈哈……和我交往過的女人，無不稱我英俊瀟灑。」

「那只是你的外表，你的內心却醜惡已極。」

呂奇不再嬉笑了，他極爲正經地說：「小姐！請舉出事實來。」

「你心頭明白。」

「我發覺氣氛似乎有些不對勁！」呂奇放下酒杯，起身離座。「爲免鬧得不愉快，我們改天再談吧！」

「請帶走飛機票。」

呂奇冷冷地說：「我不需要。」

「希望你經過愼重考慮之後再說這句話。」

不管怎樣，呂奇都不可能被對方嚇住。無奈他受卡路之托，扮演着一個尷尬的角色，任何一個可疑的人物，一件可疑事態都不得放棄。這個金髮女郎出現又是如此神秘，言行又是……？

「我希望你帶走這張飛機票，」她的神色，語氣都緩和了一些。「你最好不要觸怒我，觸怒了邪惡的女神對你毫無好處。」

呂奇又笑了，他再度坐下來，温和地說：「珍妮？告訴我，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不希望你留在這兒。」

「留在這兒對妳有所不便嗎？」

「也許。」

「我什麼地方妨礙妳呢？」

「別問得那麼多，」珍妮揮舞手臂。「走！就是這班飛機。如果你眞的喜歡牙買加，貪戀加勒比海，一個星期之後再回來。保證再不會有人打擾你，包括那個多情的女侍。」

「珍妮！我毫無選擇的餘地嗎？」

「有。那條路你更不會走。」

「我知道，那是死。」

「死是第三條路。」

「我不想走也不想死，說說中間那條路吧！」

「爲我去殺人。」她說得很輕鬆，似乎毫不費力。

呂奇也以輕鬆的語氣問道：「殺誰？」

「羅娜夫人和宮田菊子，她們好像都是你的情婦。」

呂奇心頭暗驚，這個「邪惡女神」的來意可有些不單純。他一口氣將杯中之酒喝乾，吁了一口長氣：「嗨——，我不能不佩服妳的眼光，一眼就看出了我是個內心醜惡的人。中間這條路我倒很有興趣。不過妳得弄清楚，我這裏並非免費屠宰場。」

「要代價嗎？」

「不錯。」

「那要看你對什麼有興趣。」

「鈔票和女人。」

「那麼我可以在兩方面都使你滿意。」珍妮轉

了一個圈，有意顯示她那美好的曲綫。「我先付給你一萬美金，當你殺死她們之後，我再陪你去各處渡假，直到那一萬元美金化完爲止。」

「誘人的代價。」

「接受了嗎？」

「我想問問羅娜夫人和宮田菊子該死理由。」

「她們和你一樣，內心醜惡，所不同的是，你沒有到達該死的程度。」

「珍妮！妳最好能舉出一個明顯的例子。」

「少說廢話！你有選擇權。」

「假如我不接受呢？」

「我會殺死你。」

「如果妳有把握殺死我，也就能輕易殺死羅娜夫人和宮田菊子，又何必化費代價要我動手？」

「我只是給你一個機會。」

呂奇站起來說：「珍妮！我衷心地感謝妳的好意，妳總得給我一點時間考慮一下吧！」

「你必須在五時以前答覆，因爲這兒到京士頓需要三個小時的車程，你若錯過八點鐘那班飛機。我這個『邪惡女神』若不是收買你的生命，就是要收買你的意志。那時你卽使想走也走不成了。」

「好的，我會在五點鐘以前敲响妳的房門。」

「警告你，如果你打算向羅娜夫人和宮田菊子告密，求援，你就是天下最傻的人。」

呂奇聳聳肩頭說：「面臨死亡的威脅，我會聰明一些的。」

呂奇走出珍妮的房間之後，不再回房。疾步出了「雷鳥旅館」，驅車到「甜心酒吧」。

不經吩咐，莎菲就將他帶到「樓上雅室」，呂奇將珍妮突然出現以及她的言行說了一遍，要莎菲立刻和卡路警官取得聯繫，要卡路分析這一情況，並且在五時以前指示自己該如何應付。

之後，呂奇和莎菲商妥了連絡的暗語。爲了使莎菲快些和卡路警官取得連絡，他只喝了一杯酒，就爲莎菲買了「外出卡」。看起來那彷彿是呂奇有些迫不急待，其實出了酒店之後他們是分道揚鑣。

回到旅館，呂奇安詳地閤眼小睡。直到電話鈴聲驚醒了他，看看錶，四點四十分。他猜想一定是莎菲的回音來了。

果然是她，莎菲在電話裏說：「呂奇嗎？抱歉我不能來旅館看你，按規矩，在午夜以前，我要留在酒吧裏，不得隨便外出的。」

這是呂奇事先和她連絡好了的暗語，意思是，──佯裝應允珍妮的請求並設法探出她的動機來。於是，呂奇回答道：「莎菲！那就不必勉强了。我若有空，會來看妳的。」

掛斷電話後，呂奇擦了一把臉，走出房來，敲响了對面的房門。

珍妮來開門，她手裏拿着機票，揚了一揚。「是來拿這個嗎？」

「不！」呂奇從她身邊擠進房去。「我來拿那一萬元美金。」

「噢？想必是經過她們的同意了。」

「我的內心還不至醜惡到那種程度。」

「你離開我之後，曾經出去過。」

「不錯，我去了一趟『甜心酒吧』。」呂奇不敢隱瞞自己的行踪，因爲他怕弄巧成拙。「我在考慮問題的時候，喜歡一隻手拿着酒杯，一隻手抱女人。」

「早知道你有這種怪癖，我就不讓你走了。這兒有酒，我也是女人。絕對不會比一個吧孃差。」

「妳不但是個女人，而且還是一個誘人已極的性感尤物。」呂奇倒了一杯酒，轉過身來倚在酒櫃上，喝了一大口，繼續說：「正因爲如此，我才寧願走第二條路。現在，拿來吧！」

他伸出左手，向她緩緩走去。

「錢嗎？」珍妮淡淡地問。

「兇器。」

「兇器？」珍妮吃驚而又迷惑地重覆這一句。

「按照規矩，兇器是應該由僱主供給的。」

「我也有權要兇手自備兇器。」

「妳很內行！」呂奇一口氣將杯中之酒喝乾，將空杯幌了一幌，「那麼，我該使用什麼方法殺死她們呢？」

「這也需要我指定嗎？」

「我雖然是臨時客串的，却也懂得一點『職業圈子內的規矩，妳是喜歡我勒緊她們的喉嚨讓她們的舌頭伸出來！還是喜歡我用鋒利的小刀剖開她們的小腹，或者用槍？……」

珍妮突然神情恐怖吼着說：「住口！住口！」

「珍妮！」呂奇語調緩和了。「妳在害怕？」

「殺死她們，我不管你用什麼方法。」珍妮的面部有顯著的痙攣，這證明她的內心十分激動。「用你的雙手，用削切水菓的刀，或者就用宮田菊子給你的那支槍。而且要在三天以內。」

呂奇暗暗有些吃驚，宮田菊子給他槍，應該是個秘密，然而珍妮却知道了。她是如何……

「那一萬元酬金我可以先付給你，」珍妮又說：「事成後，我也絕對履行陪你環球旅行諾言。」

「珍妮！拿到妳的酬金之後，我仍然來得及趕上晚間八時那班飛機。」呂奇笑着說：「一萬元美金買飛機票是多多有餘的。」

「正如你說，你的內心還不至於那樣醜惡。」

「也許我拿到酬金之後遲遲不履行承諾。」

「我會殺死你。」珍妮語氣惡毒地說。

「噢！」呂奇那兩道濃黑的眉毛挑了起來，但他的臉上佈滿了調侃的笑容。語氣更是狎暱的：「用妳那兩隻纖細柔嫩的手掐死我？還是用妳那不可抗拒的魅力來熔化我？」

「用這個。」珍妮用力地說。同時，撩起短裙，在腿邊拔出了槍──一支小號勃朗寧。

她絕對不是開玩笑，呂奇看得出。珍妮的眼光嚴肅而又森冷，證明她具有殺人的勇氣。

從那死冷冷的槍洞裏，呂奇突然發現了一個秘密。他心頭暗動，口裏却故意輕鄙地說：「珍妮！妳會用這支槍嗎？」

「你可以試試。」

「只要不是以我作槍靶，我很願意欣賞一下妳的槍法。看過妳的槍法之後，也許能使我心悅誠服地爲妳去拚命。」

珍妮猶豫了一下，才揮揮手說：「去將擴音機扭開，盡量開大。」

呂奇將輸送音樂的鍵鈕一旋到底，室內立刻响起了牙買加的土樂──加力騷。他還來不及回身，就聽到了槍响，手中那隻空酒杯也被擊碎了。珍妮的槍法已經具有「職業」的資格。

「怎麼樣？」珍妮一面將勃朗寧挿回縛在右大腿內側的槍套，一面冷冷問道：「還够準嗎？」

「嗯！不錯。昨天晚上在京士頓好像也表演了一次。我突然想起，那一記冷槍也彷彿是勃朗寧的聲音。」

「你說什麼？」珍妮顯得很吃驚。

「嘉樂琳是妳殺死的。」

「胡說！」她怒斥，然後去撩衣裙。

呂奇連忙說：「珍妮！別亂動槍。我既不是警探，也不是妳的敵人，用不着對我採取戒備。」

「你難道是我的朋友？」珍妮的右手停住了。

「自然不是。」

「那麼……？」

「我和妳有一份合同，至少在目前我不會與妳作對。儘管我內心醜惡但我却深有職業的觀念。」

「可是你還沒有收我的錢。」

呂奇笑了起來，那種笑容頗令珍妮不安。他邊笑邊搖着頭說：「我不打算先收妳的錢。」

「那就表示你沒有誠意。」

「判斷別下得太早，我曾答應爲妳去殺死羅娜夫人和宮田菊子，也曾表示我對鈔票和女人最感興趣！……」

珍妮搶着說：「我答應在這兩方面都使你得到滿足。你該看得出我是一個說得到作得到的人。」

「但是妳只答應先付出兩項中的一項。」

「當然，借用你的一句話，這是『職業』圈裏的規矩。照說我該先付你一萬元美金半張鈔票。」

「我倒寧願妳先付出另外一項。」

「女人！」

「嗯！」呂奇面上的笑容更濃郁了。

「爲什麼？」

「別將羅娜夫人和宮田菊子看得太簡單。她們的手下甚多，而且不乏槍手。我也許能殺死她的，但是能否逃過她們黨羽的追擊却大有問題。如果我眞的不幸被殺，旣不能和妳去環球旅行，也不能享用那一萬元美金。如果我先得到妳，至少我已享受到了兩項酬勞中的一項，被殺也不算寃枉了。」

珍妮以詛咒語氣說：「你是個現實主義者。」

「我承認。其實，妳和一個現實主義者打交道是絕對不會吃虧的。因爲我只貪圖滿足我眼前的慾望，不會設想利害，更不會顧及什麼恩怨。自然就不會作出對妳不利的事情來了。」

珍妮一時默然，良久，才聲音低低地說：「那就來吧！」

在柔和的燈光下，她的胴體潔白如玉，金黃色的頭髮披洒在肩頭上，眞像一座女神。可愛復又可敬的女神，而不是邪惡的女神。

枕邊細語

控制音樂的鍵鈕業已旋小，那播放音樂的管理人，似乎在冥冥之中已知道這兒有一對男女在進行人間某一件神秘的遊戲。

那令人不安的加力騷消失了，現在播放的是柔美的輕音樂。

頂壁的吊燈關閉了，只亮着床頭一盞微弱的紅燈。

珍妮那金黃色的頭髮也變成了金紅色，如同黎明的太陽，她那潔白的胴體也是一片艷紅。

呂奇突然想起了初見羅娜夫人的那一片火紅。同樣地紅得耀眼，但是兩者的感受却截然不同，此刻，他眼前是一具誘人的女體，而他的心底却絲毫沒有慾念。

珍妮突然抬起頭來，凝注着他，以訝然地語氣問道：「你還在等什麼？」

「等妳露出笑容。」

「難道你每和一個女人作愛，都要先等她露出笑容嗎？」

「妳美得如同女神，只可惜缺乏了笑容。」呂奇說。

「邪惡的女神都是冷漠的。」

「我發覺妳一點也不邪惡。」

「也許是因爲妳比我更邪惡的緣故。」

「珍妮！」呂奇輕輕地呼喚她，「妳眞美！美得使人產生不了邪念。也不敢妄生侵犯之心。」

「是我自動奉獻的，不算侵犯。」

呂奇突然拉過一條被單，蓋上了她的軀體，又以被單的一角，遮住了兩者之間，然後輕柔地說：「珍妮！告訴我！妳爲什麼要殺死嘉樂琳？」

珍妮楞住了，瞪大了眼睛望着他。許久，才冷冷地說：「你從小就喜歡你的褓姆睡在你的旁邊說故事嗎？」

「珍妮！」呂奇不禁皺起了眉頭，因爲對方太刁鑽了。「任何一個男人在目前這種情況之下，都會狂野地去佔有妳軀體，不可能去想到其它……」

珍妮搶着說：「而你却不然，這足以證明你是別有用心的。」

「爲什麼不說我是在關心妳？」

「事後照樣可以關心。」

「我只是想留一個好印象。」

「目的呢？」

「希望能幫助妳。」

「你只要去殺死羅娜夫人和宮田菊子就是帮了我。」

「珍妮！」呂奇盡量使他的語氣柔和些。「如果說妳和她們有什麼恩怨，那麼妳也一定是一個爲非作歹的犯罪者，但是妳的氣質却是如此地高雅，絕不是一個下流女人的典型……」

「高雅的女人不會在一個陌生的男人面前脫衣服，更不會陪那個男人上床。」

「珍妮……」

「也許你是一個無能者，」珍妮坐了起來。「那我就不奉陪了。我不是一個心理醫生，無義務帮你找回你的男性氣概。」

「珍妮？」呂奇有些氣餒地說：「妳辜負我的好心了。」

「好心！」珍妮氣呼呼地說：「好心又有什麼用？我父親關在辛星拉提監獄，還有漫長的十年徒刑，你的好心並不能使他提早出獄。」

「妳父親？他是……」

「他是被嘉樂琳害的。」

「哦──」呂奇突然想起卡路警官供給他的資料。大感意外地說：「妳和嘉樂琳原來是姐妹。」

「誰說的！」

呂奇楞了一下，才從容地說：「是羅娜夫人告訴我的：她說嘉樂琳的父親因販毒被聯邦法庭判處十二年徒刑，現在囚禁在辛星拉提監獄……」

「那完全是謊言。嘉樂琳是出生在千里達的雜種，我父親認領收養她，在法律上完成了父女關係。其實，她用美色勾引我父親，使我父親墜入她的圈套，最後終於被她出賣了。」

「妳父入獄是被嘉樂琳出賣的嗎？」

「不錯。」

「妳怎麼知道的？」

「我去探獄，我父親告訴我的。」

「因此，妳父親要妳殺嘉樂琳爲他報仇？」呂奇忍不住問道。

珍妮顯得很痛苦地搖頭說：「不！我的父親至今還迷戀着她，甚至還希望她能去辛星拉提監獄去見他一面。」

「珍妮！妳一直知道妳父親從事販毒的嗎？」

「不知道，而且至今我還不敢相信。」

「妳的意思是說──妳的父親是冤枉入獄？」

「也許他不冤枉，但我以爲他可能是受了嘉樂琳的慫恿。」

「妳決定殺嘉樂琳，妳父親知道嗎？」

「他不知道，否則他會阻止。」

「他在獄中，如何能阻止妳？」

「我猜他會報警。」

呂奇沉默了，許久，他才又繼續問道：「妳爲什麼還要殺死羅娜夫人和宮田菊子呢？」

「據我打探到的消息，兩年以前，嘉樂琳出賣我父親，完全是受了羅娜夫人和宮田菊子兩人的挑唆。」

「妳是從那兒打聽到的？」

「一個神秘的老婦人。」

「哦──」呂奇低呼了一聲，「她曾經帮妳挾持羅娜夫人，以使妳能在慈善舞會中開槍殺死嘉樂琳。珍妮！不過我却有些不明白，如果說嘉樂琳沒有被妳控制，她不可能自動接受羅娜夫人的面具走向大廳。她見過世面，應該猜想得到將有不尋常的故事降落在她身上，如果說她已經被妳控制，妳可以輕而易舉地殺死她洩忿，又何必大費週章地將她帶到慈善舞會來……」

珍妮神情冷峻地叱喝道：「你是警探嗎？」

「沒有那種榮幸。」

「但是你追問的神情却像警探。」

「我是一個好奇的人，遇到不合情理的事都要追問。比如說，那個老婦人妳以前認識嗎？」呂奇問道。

「不認識。」

「是妳找上她？還是她找妳的？」

「她找我的。」

「這可眞奇怪！」呂奇雖是喃喃自語，目光却緊緊地盯住珍妮。「她怎麼知道妳來牙買加是爲了找嘉樂琳？」

「所以我稱她爲神秘的老婦人。」

「妳又因何相信她的話？」

「因爲她的話是眞的。」

「有根據嗎？」

「嘉樂琳曾經殺了她的兒子，她的兒子擁有一艘漁船，嘉樂琳勾引他，利用他運送大蔴烟精。後來那年輕人發現了嘉樂琳的陰謀，開始拒絕，終於被殺害了。老婦人暗中調查，發現了羅娜夫人和宮田菊子和嘉樂琳互有勾結的情況。」

「原來如此！」呂奇停頓了一下，接着說：「不過據我知道，羅娜夫人和宮田菊子在暗中是極爲不和的。」

「不和的原因是她們都想壟斷大蔴的去路。」

「妳很淸楚內情。」呂奇摟着她，讓她躺下來。「珍妮！如今嘉樂琳已死，大蔴煙精的來路斷絕，羅娜夫人和宮田菊子的財路也斷絕了。難道妳一定要殺死她們才能洩忿嗎？」

「一定要殺死她們，除非你反悔。」

「珍妮！我是不會反悔的。」

「也不容許你反悔！我已付出兩項酬勞中的一項。你不佔有我是你放棄權利，那不干我的事。」

呂奇友善地拍拍她的面頰，然後看看錶。「哦！快七點鐘了，讓我邀請妳共進晚餐吧！」

「不必了！我不想和你一起公然露面。」

「謝謝妳爲我設想。」

呂奇下床穿衣，珍妮又冷冷地說：「是要將我們方才的談話去報告羅娜夫人嗎？」

「珍妮！妳知道我不會那樣作。」

「諒你也不敢。」

「的確不敢。但不是因爲畏懼你那支槍。」呂奇在珍妮的頰上輕輕地吻了一下，然後離開了她的房間。

× × ×

呂奇吃了一頓豐富的晚餐，酣睡了幾個小時，心中的那具鬧鐘準確地在午夜「叫」醒了他。

起床之後，以冷水將身體擦拭了一番，然後精神抖擻地來到雷鳥巷七號。從「雷鳥飯店」走過來，只不過三、兩分鐘。

開門的仍是那個日本女侍，見是呂奇，她很恭敬地說：「宮田小姐剛進浴室，你可以在她的臥房內休息一會兒。你要喝點什麼？」

「我自己來。」呂奇一面回答，一面已向臥室走去。

一進臥室，他就聽到了浴室的水聲。宮田菊子還在哼哼唧唧地唱着歌。室內鋪着地毯，正在浴室的宮田菊子自然聽不到他的脚步聲。

呂奇突然目光一亮，宮田菊子的褻衣凌亂地散佈在床上，自然包括那一副黑白相間的鏽花胸罩。

回顧女侍，並沒有跟進來。呂奇輕巧地掩上房門，按下鎖鍵，然後往床上一躺，正好將那副胸罩壓在身下，輕輕抽出來，用手一摸，右邊的帶子果然是夾層的，那裏面似乎藏着一個小小的薄本。

這眞是一個好機會，他不需要浪費一點精力，也不需要冒一點危險，羅娜夫人所交代的任務就完成了。自然，他會盡力設法弄一套副本給卡路警官，以便破獲美國本土上的一些販毒集團。

他再次凝聽浴室內的响動，判斷宮田菊子至少還要五分鐘才能離開浴室。於是，他從胸罩的夾層中取出那個薄本，翻開來一看，裏面果然寫滿了數字和各種看不懂的符號，足足有八頁之多。

他又迅速地取下袖扣。袖扣正面那一粒透明寶石實際上就是鏡頭，反面有一個按鈕；當他連續掀動時，那個薄本上的秘密都進入了袖珍紅外線攝影機之中。

一切完畢，呂奇還喝了一杯酒。宮田菊子才從浴室中出來。

突見呂奇，她畧微有些驚異，連忙向臥床投以一瞥。見無異狀，似乎頗爲放心。這才笑着說：「呂奇！來了怎麼不打一聲招呼？」

呂奇皺着眉頭說：「槍傷痛得厲害，使我減低了興趣。」

「那你又何必來呢？」宮田菊子開始坐到床邊去穿上她的褻衣。很明顯，她是想藉此檢查一下那本薄本是否還在。否則，她該打開衣櫃，去換乾淨的。

「不來又不甘心。看看妳也好啊！」呂奇的假話說得很逼眞，因爲他很開心。宮田菊子絕對想不到他還帶着袖珍攝影機。

「眞傻！」宮田菊子將褻衣穿上，在呂奇身邊坐下，摟着他說：「來！盡情吻我，我總不能讓你這個多情的人兒白跑一趟啊！」

呂奇將她推開冷冷道：「菊子！別誘惑我。」

「怕了？」

「手背上有槍傷，不怕可不行。」

「嗨．想不到你也有服輸的時候。」宮田菊子說到這裏，嬌嗔地噘起嘴。「那你就快些回旅館吧！坐在這兒像個木頭人，碰又不能碰我，教人看了心裏煩。」

「我走了妳好教高橋來安慰妳，可對？」

「胡扯！」宮田菊子繃緊了臉。

「菊子！」呂奇連忙笑着說：「別發火，我是跟妳鬧着玩的。方才我找旅館的醫生檢查一下，騙他說是獵槍走火傷到的。他告訴我，別以爲輕微擦傷沒關係，若不好好休養，一旦傷口發炎，說不定這條左臂還要鋸掉，我若是斷去一臂，醜八怪女人恐怕也不會愛上我了。」

宮田菊子也一本正經地說：「呂奇！你既然知道厲害，就該老老實實地躺在旅館裏。再說，黑人比利並不好惹，你還是提防一點的好。」

「菊子！我會小心的。」呂奇站起來，有些輕浮地在她臉上擰了一把，才走了出去。

迎着涼爽的夜風，呂奇的心頭感到格外輕鬆，據卡路警官說，宮田菊子不但陰毒殘酷，而且還足智多謀。那是因爲她一向沒有遭遇過強勁的對手。這一次，她的觔斗可要栽大啦！

他剛走出雷鳥巷，打算向右轉，返回「雷鳥飯店」時，突然一輛黑色轎車停在他的面前，車門打開，一個急促的聲音說：「呂奇！無人跟踪，你趕快上車來。」

呂奇低頭一看，原來車內坐着羅娜夫人。他根本連思索的餘地都沒有，就立刻跳了上車。

車子開動後他才問道：「夫人！妳無恙嗎？」

「救治得早，毒液早就清除了。」說到這裏，羅娜夫人的語氣一沉，「我關心的是你的任務，怎麼到宮田菊子那兒去了十幾分鐘就出來了？」

「任務完成。」呂奇邊說邊解下袖扣，交給羅娜夫人。「我去時宮田菊子正在洗澡，胸罩扔在床上，給了我一個好機會。」

羅娜夫人將袖扣放進了手袋，皺着眉頭問道：「你急着離開，沒有使她動疑嗎？」

「我有很好的理由。」呂奇舉起左臂。「槍傷未癒，爲避免發炎，我需要好好地休息。」

「這個消息使我掃興。」

「爲什麼？」

「我開出了一張支票，希望今晚能够兌現；再說，你完成了這樣重大的任務，也該嘉勉一番，可是……」

呂奇嬉皮笑臉地接口說：「夫人！那只不過是托辭而已。手臂受傷的部位離開某一根腺體還遠得很哩！」

羅娜夫人偎進了他的懷裏，嬌笑着說：「呂奇！你以爲我眞的會放過你嗎？白天我被眼鏡蛇咬了一口，等會我兒得要『咬』你一口。」

「夫人！千萬咬輕點！」

他們盡情調笑，那司機充耳不聞，專心一致地開車。

來到羅娜夫人的寓所，黑人比利接過了羅娜夫人的手袋。她則擁着呂奇來到了她的臥房。

「來！」羅娜夫人倒了兩杯酒，「乾一杯！」

「爲羅娜夫人投進我的懷抱而乾杯嗎？」

「隨你怎麼說。」她展露了笑容，很甜很媚。

「這個臥室眞精緻。」呂奇游目四顧。

「你是第一個登堂入室的男人。」

「深感榮幸。」

「呂奇！」羅娜夫人盯着他。「剛才和你擁抱時，我發覺你身上帶得有槍。那是怎麼回事？」

「噢！那是宮田菊子給我的。我描述在槍林彈雨中逃生的經過時自然加重了語氣，於是她給我一支槍防身。」

羅娜夫人冷笑着問道：「呂奇！你打算帶着那支槍和我上床嗎？」

呂奇從上衣內袋裏拿出了宮田菊子給他的那支三號左輪，倒過頭來遞給羅娜夫人，聳聳肩頭說：「夫人！妳要我繳槍儘管明說，又何必拐彎抹角繞大圈子哩！」

羅娜夫人將那支三號左輪放進了衣櫥，回過身來笑着說：「呂奇！看宮田菊子對你如此貼服，你與生俱來的那支『槍』必然非常厲害。一支槍就够我受啦！我怎能容許你多帶一支槍上床……」

她的話不曾說完，忽然響起了敲門聲。她放下酒杯，打開門。門口站着黑人槍手比利。

比利雙手揷在褲袋裏，對羅娜夫人低聲說：「夫人！底片冲出來了。」

「效果如何？」

「還不錯！」

「宮田菊子沒有弄詭嗎？」

「我看不會。那正是我們需要的資料。」

羅娜夫人回過身來，望着呂奇，冷冷地說：「呂奇！你還記得我在車上對你說的那句話嗎？」

她那陰寒的目光和冰冷的語氣使呂奇敏感地意識到一股不祥的朕兆。他很鎮定地說：「夫人！在車上妳說過不少話，不知妳指的是那一句？」

「我說，今晚絕對不會放過你！」

「那是代表什麼意義呢？」

「比利會給你答覆的。」

比利突然掏出了槍，低叱着說：「先生！你的末日到了。」

呂奇驚出了一身冷汗。有生以來，他首次手無寸鐵地面對一個職業槍手。他也絕對想不到羅娜夫人會如此狠毒。當他的利用價值完畢後，立刻就殺他滅口。儘管眼前自救的機會不大，他却要努力一試。

「夫人！」呂奇力持鎮地說：「這就是我對妳

忠誠的下場嗎？這是妳所要兌現的一張支票嗎？」

羅娜夫人神情冷漠地說：「你死得並不寃枉。許多年來，你是極少數擁抱過我軀體男人之一。」

「夫人！我希望妳不要犯錯。清晨我和宮田菊子有一個約會。如果我沒有去，她會怎樣想？」

「那無關緊要，最重要的是我已利用你完成了『偷香竊玉』的計劃，得到了宮田菊子的機密。」

「進行得太順利，我懷疑那些資料是假的。」

羅娜夫人冷笑着說：「呂奇！別枉費心機了。如果資料是假的，那證明宮田菊子事先有了防範，留着你也無補於事。不過我却相信那些資料是眞的，比利在這一方面是鑑定專家。」

呂奇是絕不肯坐以待斃的，他身子一矮，打算向羅娜夫人撲過去，以便攫住她作擋箭牌。

「噗」地一响，比利開了槍。

子彈從呂奇的眼前擦過，並沒有傷到他。

這突然給了呂奇一個啓示，對方也許不是眞的要殺死他！即使眞有殺他之意，也絕不會在此地進行。否則，比利這一槍可以射穿他的心臟。因此，他安靜下來，多活一分鐘，就可能多一個自救的機會。

險象環生

從森市前往京士頓的南方海岸一點也不「森芳拉麻」。（這裏作美麗解）因爲修築公路的關係，海岸被挖得七零八落。一路上，呂奇不停地在算計，不知道比利要選那一處海灣作他的刑場。

加勒比海的鯊魚羣也一定在注視這輛汽車的動向。牠們吃慣了帶有狐騷臭的黑人，這回該換換口味了。

車子由一個牙買加土著駕駛，比利則坐在呂奇的身邊。側着身子對着他的俘虜，手不離槍。

呂奇一直在假寐。可是比利連眼皮都甚少眨動。這使得他一點機會也沒有。這是個無月之夜，呂奇又開始詛咒卡路警官了——那傢伙眞是金口玉言，一語成讖，現在可眞是名符其實的「黑天堂之旅」了。

能進黑天堂倒也不錯。偏偏在比利一勾槍機之後，他注定了要進黑地獄；他不知道和那些牙買加鬼魂就在一起，能否習慣。

呂奇在這條海濱公路上已經走過了三次，自然是輕車熟路。過了白宮驛，又過了西班牙鎮，梅盆鎮，再往前走是鱷池市，黑池鎮……他媽的！難道比利會將他送到京士頓的國際機場嗎？

那是絕不會的，眼看刑場就快要到了。

得想個辦法才行。於是他睜開眼睛，向車窗外張望了一眼，喃喃自語地說：「到那兒啦？」

「馬上就要到鱷池市了。」比利竟然答了腔。

「比利！那兒是我的刑場？」

「距離地獄最近的地方。」

「你很幽默！」呂奇以很緩慢的動作點燃了一根香煙，吸了一口，才接着說：「聽說你是中、南美洲最負盛名的職業槍手。」

「怎麼樣？」比利的口吻裏充滿了挑釁意味。

「在香港，我也是個有名的槍手。」

「我明白你的意思。」比利冷冷地說，「我本來想給你一支槍，讓你有一次求生的機會。可惜夫人不同意。我眞不敢想像；當我開槍殺死一個無還擊之力量的人時，那是一種什麼滋味。」

呂奇湊過頭去，顯得很神秘地問道：「比利！你對什麼最具興趣？」

「槍！」比利揚了一下手裏的槍。

「別的呢？」呂奇壓低了聲音，「比如說鈔票，或者……」比利冷冷地接口說：「你打算用鈔票誘惑我嗎？」

「我給你一筆錢，你放我離開牙買加。」呂奇的聲音愈說愈輕。「羅娜夫人不會知道的。」

「對不起！我對鈔票沒有興趣。」

「你的興趣只是殺人？」

「這個世界上只有兩種人。」

「噢！」呂奇有些訝異地望着對方。

「旅客與獵人。」

「兩者有何不同？」

「旅客在回家的途中經過叢林，如發現有野獸阻道，爲保護自己，他會開槍將野獸射殺。」

「獵人呢？」

「他進入叢林的目的就是爲了屠殺。」比利突然加重了語氣，「我就是獵人，屠殺成了我生命中的一部份。」

呂奇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他遇到過各種厲害的人物。一個冷血的槍手並不可怕，就像比利這種有思想，而又是可怕思想的槍手才眞的難以應付。呂奇大感氣餒，自己即使有槍在手，也未必能够勝過對方。

然而，比利也是有弱點的——他似乎喜歡炫耀，這種人多半是自大狂。呂奇抓住最後機會，開始攻擊對方的弱點。他說：「聽說南美洲一帶的槍手都喜歡在殺死一個對手之後，在他的槍柄上綴上一顆銀星。當你殺死我之後，你槍柄上的銀星數目是多少？」

「我槍柄上沒有銀星，」比利冷漠地說：「因爲我早就預料到，槍柄實在太小了。」

「你的意思是說——」呂奇故意拖長了尾音，表示驚訝，「被你殺死的人，已不計其數了嗎？」

「不知你是否能數淸加勒比海中的魚。」

「你的話使我驚訝，但也使我高興。」

「高興？」比利首次露出了驚訝的語氣。

「嗯！」呂奇點點頭，很認眞地說：「你對屠殺有經驗，我一定會死得很快，一槍不死，在痛苦中掙扎的滋味是不好受的。」

「我可以使你在一秒鐘之內喪失知覺。」

「我看得出來，你沒有吹牛。」

「可惜你享受不到那種待遇。」

「噢！」呂奇是既吃驚，又關心。「你不打算用槍結束我的生命嗎？」

「不！」

「爲什麼？你是槍手啊！」

「因爲你手裏沒有槍。如果我用槍殺死一個毫無攻擊能力的人，會使我難受，我不想嘗試那種滋味。」

「那麼，你將我如何處置？」

「在死前你總會知道的。」

「比利！」呂奇吼叫起來：「你不够光明磊落，你不用槍殺死我，是因爲你和羅娜夫人另有安排，並非如你所說，是由於你不願開槍殺死一個毫無攻擊能力的人。你卑鄙！你是雜種……」

呂奇是故意如此，他已肯定比利不會在車上殺害他，所以想使比利激怒，而使他找到反搏機會。

比利果眞被激怒了，他惡毒地吼叫着：「閉上你的嘴，否則我敲落你滿嘴的牙齒。」

「如果你願意放下槍我倒想和你比比拳頭。」

「瘦小的中國人！你以爲你有機會嗎？」

在東方人的體型中，呂奇可說是身軀偉岸的；但是與高大結實的比利相較，却又矮了一個頭。東方人和西方人的體型本來就有顯著的差異，然而比利的話語却有侮辱成份。這使得呂奇當眞發怒火。

「比利！」呂奇氣呼呼地揮舞着拳頭。「希望你有勇氣接受我的挑戰。」

「我會給你一個機會，現在你可要給我安靜一點。」

呂奇果眞閉上了嘴，他已爲自己找到了一個求生的機會。他自信以他的空手道方面的段位，應該可以將比利擊倒；但他並未因此而興高彩烈，還有一個開車的牙買加土著，他必然也是羅娜夫人的死黨，擊倒了比利未必就有出路。

車子在繼續前行，邁向死亡的時刻愈近。呂奇的心情是沉重的，而他的神智却非常淸醒；凡是臨危不亂，在險象環生的境況中還能保持鎭定的人才眞是勇者；唯其如此，自救的機會才比較多。

鱷池市過去了。呂奇和比利都沒有說話，然而後者手裏的冰冷槍管仍然絲毫沒有放鬆地瞄準着呂奇，他那雙精銳的目光也如先前那樣甚少眨動；他顯然已經覺察到，呂奇絕不是一隻在貓爪下可以輕侮的鼠子。

在鱷池市到黑池鎭中間這七哩長的海岸公路似乎特別差勁，路面全是大大小小的坑穴，車速減低了，顚簸也很厲害。呂奇嘗試藉着身體的搖幌去奪下比利手中的槍，但他却失敗了；比利並不如一般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黑人。他極富警覺性，是個非常卓越的槍手。

這段路非常冷僻，時值凌晨，更遇不到一輛車子。引擎的怒吼彷彿送葬樂隊所吹奏的哀歌。富有經驗的呂奇已然嗅到了死亡的氣息；從死神身上散發出來的氣味對他是非常熟悉的。

嗨！死神！呂奇心頭喊着：老朋友！咱們又見面了。看看你這次能將我怎樣吧！

果然，車子離開了公路，轉向海邊，穿過嵯峨的怪石，輾過凹凸不平的海灘，在一座高約三十公尺，寬大無比，一半沒沉在海中，一半在海灘上的懸崖處停了下來。嗯！好一座斷頭台。

開車的土著先下車，打開呂奇那邊的車門，待他弓着身子下車時，比利手中的槍管頂上了他的背脊。

下車後，比利在呂奇的背上輕輕一推。「上去吧！就像你平時登上拳擊台一樣。」

呂奇對那懸崖看了一眼，聳聳肩頭說：「比利！你帶了爬山工具嗎？」

「看淸楚！向路的一面有人工開鑿的階梯，那是供遊客登崖遠眺的，一共九十幾級，不會太費勁的。」

呂奇沒有說什麼，步履穩重地向那懸崖走去。在登上懸崖時，他看到了一塊警告木牌，寫着「此處鯊魚成羣，請勿下海游泳」兩行字。

呂奇明白了，羅娜夫人不但要殺他，而且還要消滅屍首，眞是太狠毒了。現在，那些貪婪的鯊魚必然是張口以待了。

崖頂顯然經過人工修築，像一座廣闊的操場，四週還圍以鐵欄，這可能是全世界最特出的一座刑場了。

一直走到靠海一面的鐵欄邊，比利才將手裏的槍離開了呂奇的背脊，退後了幾步，冷冷地說：「脫下你的上衣吧！」

呂奇回過身來，勉强地笑着問道：「你以往都是要死囚脫去上衣才行刑嗎？」

「別忘記你在車上對我的挑戰，上衣穿在身上

會使你的雙臂受到束縛，我要你輸得口服心服。」

呂奇自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比利是個有自大狂的槍手，他的體型又有壓倒性的優勢，是絕對不會將呂奇放在眼下的。呂奇安詳地脫下西服上衣，掛在鐵欄上，擺好了搏鬥的姿勢。

比利沒有動，却向那個牙買加的土著打了一個手勢。

那土著將呂奇的上衣挪遠了一些，人就靠在鐵欄上，冷冷地看着他們兩人，神情好像是這一場生死搏鬥中的裁判。

比利這才收起了槍，招招手說：「過來吧！當我打得你鼻血破流，入海之後，將更快引來鯊魚。如果你想逃生，現在越過這欄杆跳下海去，還有一點機會。」

「比利！」呂奇一絲也沒有動，語氣異常冷靜地說：「這是羅娜夫人指示你處置我的方法嗎？」

「你現在不該說這些廢話。」

「比利！我是一個好奇的人，我不知道在你逼我跳海之前，因何要我脫下一件上衣？」

「你不會憑空在地球上消失，必然有去向，或死因。上衣裏有你的護照。天明之後，海岸警察會發現你的遺物。從你的護照，可以證實你已落海喪生，不必去追查你的下落了。」

「我是因何落海的呢？」

「憑欄下望，黑水滾動的海水即使對一個航海有經驗的人也具有催眠作用。你的上身逐漸前傾，當重心移到你的上半身時，人就翻過鐵欄杆而落下去了。這是很合情理的推斷。」

「比利！你不覺得這種說法有破綻嗎？」

「什麼破綻？」

「我是如何到這兒來的？一個人駕車來的嗎？那麼，車子該停在懸崖下面；如果有人駕車送我來，那個人是誰？怎會獨自離去？比利！我到森市時，曾經持着報紙上的廣告在旅客服務中心打聽過羅娜夫人的住址。事隔不久，那位服務人員會向警署提供綫索的。」

比利楞了一楞，又嘿嘿連聲地冷笑着說：「謝謝你提醒我，等一會兒我們會留下那輛車子。」

「比利！」呂奇再度虛聲恐嚇：「來到京士頓，我曾經在機場安全室打下了指紋卡。那輛車子的方向盤上沒有我的指紋，而這種季節開車也不必戴手套，警探一定會起疑的。」

比利低吼着說：「你少唬我！入境旅客沒有打指紋卡那一套手續。你是自動跳下海去，還是要我揍昏你之後，再將你扔下去？」

「比利！如果我贏了你呢？」

比利斬釘截鐵地說：「不可能。」

「我是說如果。」

「我的同伴會照顧你。」

呂奇搖搖頭說：「那麼，我不打算和你比拳頭了。」

「爲什麼？」

「當我贏你時，你同伴也必定會向我開槍。」

「胡說！」比利低吼着，向呂奇衝了過去。

呂奇口裏如此說，心裏却充滿了鬥志。他完全明白，想挽救自己的生命，不能全靠拳頭，還需要動一點心機，設法在搏鬥中拿到比利的槍，先發制人先解決倚欄而立的駕車土著，那傢伙身上必定有傢伙。

因此，當比利向他衝過來時，呂奇不但沒有閃避，反而蹲下身子，張開雙臂，攔腰抱住了比利。他早已看準了比利藏槍的部位，兩人身體一接觸，他的左手就摸到了冰冷的槍柄。

然而比利的雙掌却似下墜的鐵板一般切到呂奇的雙肩上，呂奇奪槍的計劃失敗了，而且還被比利揍出好幾公尺遠。若非他在空手道方面有極深厚的造詣，這一下，就準定爬不起來了。

「起來！」比利站在他的面前，氣勢洶洶地說：「這裏不是『雷鳥飯店』，也不是睡覺時候。」

呂奇四平八穩地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其實，他暗中在試探雙臂的力量。方才比利的雙掌一擊雖然勁道甚重，倒不曾傷到他的雙肩。於是，他抽冷子抱住比利的一隻脚猛力一拖。

高大的人重心就不够穩固，比利被一拖就倒。

呂奇的身體猛踢，鞋尖敲中了比利的下顎，整個身體也壓上去。那駕車土著縱然手裏有槍，此刻也未必敢發射，因爲呂奇和比利已糾纏在一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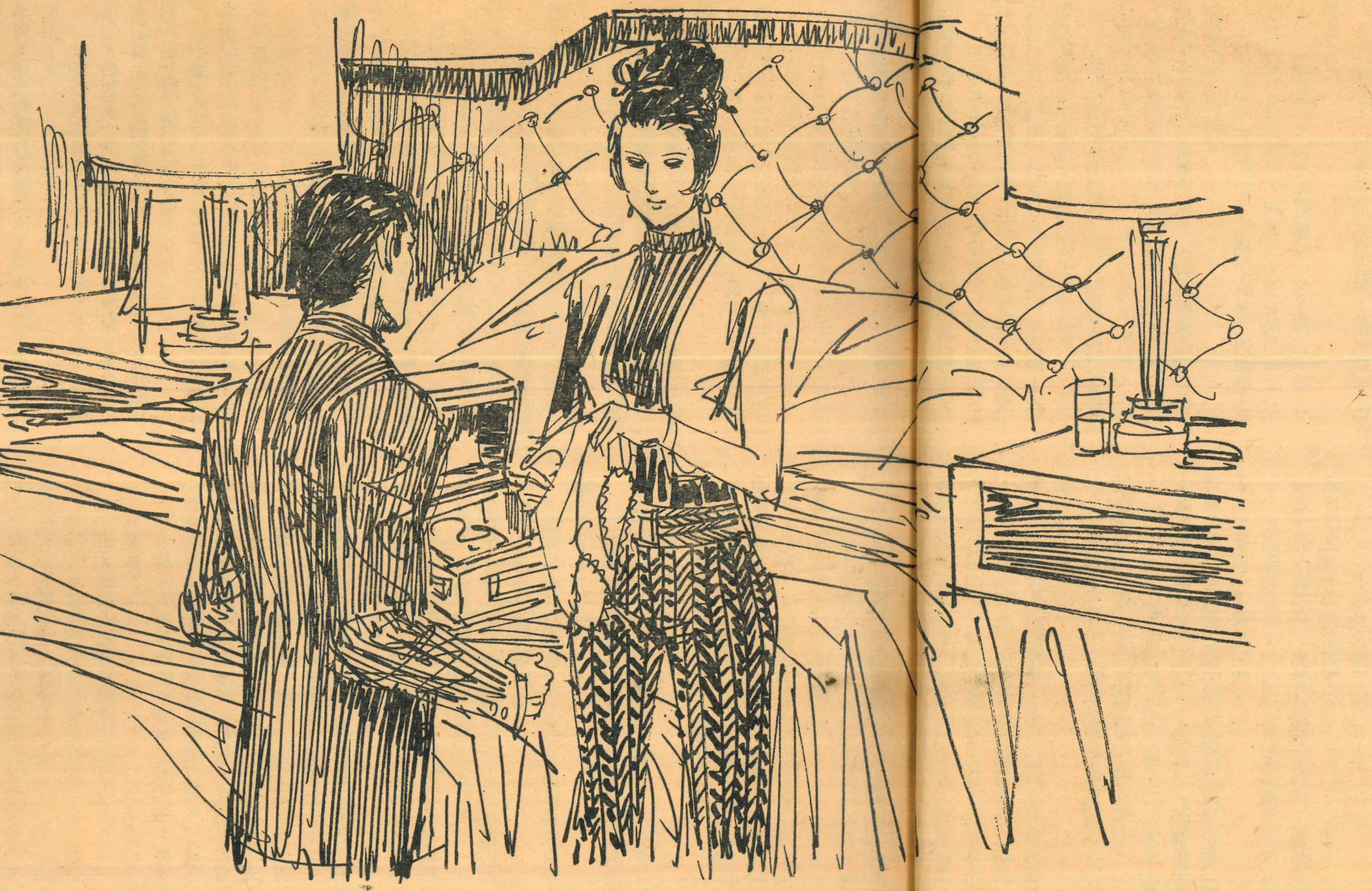
呂奇的想法不錯，但他却過份輕估了這位在中、南美洲極負盛名的職業槍手。比利的下頷雖然被呂奇重重地踢了一脚，却並不嚴重，當呂奇壓到他身上時，曲膝一頂，正中呂奇的小腹，使呂奇疼得雙手摀着肚子滾到一邊去。但是，呂奇的目的達到了，比利的槍已到了他的手中。正壓在他的手掌與小腹之間，不幸得很，槍到了手，却一時沒有力量使用它。

比利立刻覺察到了，揮舞着手臂，狂吼着：「殺他！殺他！」

「砰」地一聲响，在驚濤拍岸的嘩嘩聲中，槍聲並不刺耳，就像頑童踩破了一隻氣球。

呂奇雖然腹痛如絞，却也本能地拚盡能力連連打滾。同時試圖以痙攣的手指去握緊方才拚命奪來的槍。

「砰」！又是一响槍聲。



呂奇突然發覺比利手捂着胸口倒了下去，看看鐵欄處，那駕車土著也懸掛在欄杆上，顯然也沒有命了。

這是怎麼回事呢？

呂奇突然想到了卡路警官。這傢伙畢竟從幕後走出來亮相了，在最重要的關頭救了自己的命。

危機過去了，鬥志也相繼消失，體力也似乎完全消耗了。呂奇索性閉上了眼睛，這時他才覺察左臂的槍傷在隱隱作痛。

步履聲逐漸走近，輕緩却又冷冷的聲音也在呂奇面前响了起來：「受傷了嗎？」

呂奇突然像受驚的兔子般跳了起來，因為這人不是他想像中的卡路，而是宮田菊子的心腹死黨高橋。

「你？」呂奇的吃驚是難以避免的。

高橋表情刻板地說：「在我個人來說，恨不得你被比利用槍彈射得你全身都是彈孔。可是我是宮田菊子的幹部，不得不救你。」

「是宮田小姐要你來救我的？」

「不是。」

「那麼……？」

高橋很快地接下去說：「我一直在監視羅娜夫人和黑人槍手比利的行動。晚間十時以後，森市的加油站都是停止營業，羅娜夫人却派人用黑市高價去買油。顯然今晚這輛車子將要遠行。於是我趁機藏進了車後的行李廂，跟到了此地。」

「這該謝謝誰呢？」呂奇聳了聳肩頭。「似乎該謝謝上帝，可惜我是一個無神論者。」

「謝謝你自己吧！」

「為什麼？」

「因為你對宮田小姐還算忠誠，否則我是絕不會救你的。」高橋說到這裏，語氣突地一沉，「羅娜夫人因何要置你於死地？」

呂奇可難答覆了，而且心頭還感到一絲慚愧。楞了一楞，才攤攤手說：「這還用問嗎？一定是為了那條眼鏡蛇的事情。」

「現在你有何打算？」

「自然先要回到森市去。」

「呂奇，」高橋語氣森冷地說：「我警告你，少在宮田小姐面前弄你的男性魅力，否則我會對你不客氣。」

「方才是一個除去情敵的大好機會，你為什麼放過呢？」

高橋拍拍他的肩頭說：「只要你不去招惹宮田小姐，你算得上是一個好伙伴。」

「高橋！」呂奇故意顯出了為難的神情。「中國人最注重救命之恩，我自然會接受你的警告，但是我回到森市之後却非要去會見宮田小姐不可。」

「幹什麼？」

「對今後行動，我不該去請示宮田小姐嗎？」

高橋揮揮手說：「用不着請示她，你直接去找羅娜夫人就行了。」

「殺死她嗎？」

「當然不。」

「那麼……？」

「你只要告訴羅娜夫人，說你空手幹掉了比利，然後看她的反應行事。據我看，她一定會重用你，因為比利一死，她手下已經沒有像樣幹部了。」

呂奇點點頭說：「好的。我聽從你的吩咐。同時請轉告宮田小姐，我對她永遠都是忠心的。」

「現在讓我們將這兩個傢伙的屍體扔到海裏去吧！這種季節，天明前都會有一場雨，地上的血漬會被雨水沖洗乾淨的。」

數字秘密

天明前的確下了一場大雨。

這場大雨使這座名為「美麗」的海邊小城增添了幾分神秘。雨絲迷濛，街上人與車絕跡，只有呂奇駕着的這輛車子在雨水沖洗得異常潔淨的街道上行駛着。

高橋教呂奇在「紅條夜總會」門口停車，以很不情願的語氣祝呂奇好運之後，冒雨下車而去。

呂奇手握方向盤考慮了好幾分鐘，他將重見羅娜夫人的利弊都設想到了，結果還是決定冒一次險；因為卡洛警官需要那些密碼和數字，在羅娜夫人那兒取得這份資料的機會要比在宮田菊子處取得的機會大得多。

於是，他發動引擊，將車子轉頭，打算駛進「玫瑰巷」。這時，他突然發現「紅條夜總會」的屋簷下有一個披着雨衣的人影，那人的嘴角上叨着一支香烟，火頭在忽明忽暗地閃亮着。

呂奇受過特種訓練，一眼就看出對方那支香烟的火頭發出了「請注意」的信號，於是也將車燈閃亮了三次，表示領會。同時一再地發動引擊，却不鬆開利車掣，顯示車子有了故障；他得防備羅娜夫人的手下暗中窺伺。

那人嘴邊香烟的火頭又開始閃亮，是一組「摩爾斯」暗碼——（速回旅館）。

那人是誰？絕不可能是羅娜夫人派來的，自然也不是宮田菊子的人；那麼，該是卡路警官派來的了？

該死的傢伙！呂奇暗自詛咒。他竟然派人守在

這兒，若不是高橋誤打誤撞地鑽進了這輛車子的行李廂，這個時候自己已骨肉支離地躺進了鯊魚的肚皮裏了。

呂奇一面暗罵卡路警官，一面將車子從巷口倒出來。突然，一團疑雲浮上了他的腦際——這個以香烟頭火發出連絡訊號的人怎麼知道自己是他要找的人呢？這可眞有點古怪了。

不過，呂奇却沒有追想下去，以最快的速度將車子駛到了「雷鳥飯店」。此刻已是凌晨五時，儘管豪雨未停，東方也見曉色了。

急促回房，尙未啓門，對面那間套房的門却打開了。門縫間露出珍妮的面。他向呂奇招招手，低聲說：「請到我房裏來一下。」

呂奇暗皺眉頭，走進了珍妮的房間。

珍妮穿得很整齊，頭髮上有水漬，衣服上也然，似乎剛從外面回來。

呂奇不免心中一動，故意漫不經心地問道：「珍妮！妳出去過了？」

「嗯！」珍妮點了點頭說：「要來杯酒壓壓驚嗎？你今晚的運氣似乎還不錯。」

「珍妮！……」

珍妮搖搖手說：「別吃驚，一切經過我都看到了。方才在『玫瑰巷』巷口以香烟火頭發訊號的人是我派去的。在你決定去會見羅娜夫人之前，我很想和你談談。」

「珍妮！」呂奇不勝困惑地說：「妳說妳見到了今晚所發生的一切情況，太令人難以置信了。」

「爲甚麼不信我的話？」

「事情發生的地點距離這兒有九十哩，妳是長着翅膀飛來飛去的嗎？」

「我去的時候是躲在你們那輛車行李廂裏。」

「高橋不是也躲在裏面的嗎？」

「高橋？」珍妮打從鼻孔裏噴出一股冷氣，「哼！你太容易相信別人的話了。」

「那麼，他是長了翅膀飛去的？」

「他是乘坐快艇沿着海岸綫追踪去的。」

「快艇？」

「一點也不錯。公路一直靠着海岸綫，車子又必須亮燈照路，因此他的追踪毫無困難。司機專心駕車，比利全副注意力都在監視你，自然都沒有注意。但是，我却發現了。」珍妮停了一下，才又接着說：「過鱲池市之後，高橋的快艇超前了一百碼，當你們的車子轉彎駛向海灘時，他先一步將快艇靠在崖石縫裏，潛上了岸。他的行動完全在我的眼裏。」

「眞的？」

「你現在又反過來不相信別人的話了。我就是在你們駕車離開海灘之後，乘坐那艘快艇先一步趕回來的。我判斷高橋一定會唆使你去找羅娜夫人，所以派人在巷口發訊號通知你。」

呂奇喃喃自語地說：「奇怪？高橋爲甚麼要隱瞞眞相？」

「你應該研究一下，他爲甚麼要趕去救你？又如何早就知道你可能會有危險，而預先準備好了快艇？」

「是啊！」呂奇附和了她的意見。

珍妮倒了兩杯酒來，分一杯給呂奇，以柔和的態度望着他，語氣緩慢地說：「呂奇！你不妨將你和羅娜夫人，以及和宮田菊子之間的交往情形詳細地說出來，我可以幫你研究一下。」

呂奇考慮了一分鐘，認爲珍妮是局中人，她自然比卡路，比自已都知道得更多，也許可以使眞實情況早一起抖露出來。

於是，他從羅娜夫人刊登廣告的事情的事情說起，直到方才和高橋分手爲止，詳細地述說出來。不過，他絕口不提卡路和莎菲，他依然是那個生性風流，而被香港警方吊銷了執照的退休的偵探。

珍妮非常注意地聆聽，最後她說：「呂奇！你上當了！」

「上了誰的當？」呂奇也是思考敏捷的人，他立刻悟出了珍妮話中的含意。疾聲說：「我明白了，宮田菊子已預知羅娜夫人要派我竊取她的那些密碼和數目字所以故意給我機會。自然我所拍攝的密碼和數目字都是假的。」

「你的反應很快。」

「根據高橋駕快艇追來救我，以及他隱瞞眞象的情況來判斷，我們的猜想絕不會錯。不過，我却有些不明白，宮田菊子應該瞭解我對羅娜夫人是眞，對她是假，爲甚麼還要救我呢！」

珍妮反問道：「你現在還對羅娜夫人忠誠？」

呂奇用力地搖着頭說：「當然不！現在我恨不得扭斷她的頸子。」

「那就對了，這正是宮田菊子要派高橋救你的原因。她弄一套假密碼，不但使羅娜夫人受騙，還製造了你和羅娜夫人的仇恨。以後，你必然要受她利用，這不是很合算的嗎？」

呂奇沉吟了一陣，又提出疑問：「由於高橋出面救我，我自然會對宮田菊子忠誠，但是，我眞的還有利用價值嗎？」

「怎知沒有？」

「宮田菊子只是想利用我箝制羅娜夫人，或是在必要時殺死她。但是宮田菊子也該料想到，羅娜夫人殺我不成，明知我對她懷恨，卽使我不去追究，她也未必肯對我放心呀！」

「我却不這樣想。」

「妳的見解如何？」

「比利被殺，羅娜夫人的人手單薄，這時她必然要委曲求全地重用你。女人多半有自以爲是的想法，因爲你還不曾佔有她，因此她認爲憑藉美色的誘惑，還可以控制你的意志。」

呂奇不置可否地說：「是這樣嗎？」

珍妮以晶亮的目光盯着他，語氣緩慢地說：「不過你却不是一個以美色可以征服的男人。」

「珍妮！妳太捧我了。」

「呂奇，你休想騙我。昨天你曾擁着我的軀體，你却絲毫不起慾念，這證明你在女人面前很有控制力。」說到這裏，珍妮緊緊地摟住了他，「告訴我，你接近羅娜夫人的目的到底是甚麼？」

呂奇心頭暗驚，因爲珍妮的目光太犀利了。但他表面上却很鎭定地回答說：「我說過了，此生唯有對女人、鈔票有興趣。有時候錢比女人更重要；那麼，我接近羅娜夫人的目的該是爲了金錢。」

「五千美金的月薪滿足你嗎？」

「我自然想多弄一點，不過，那得看機會。」

「跟我合作，」珍妮的媚態再次顯露了。「我一定會在金錢方面使你獲得高度的滿足。如果你有某方面的需要，相信我也一定能够使你獲得高度的滿意。你擁過羅娜夫人的軀體，上過宮田菊子的床，自然可以比較出來。」

呂奇笑着說：「我們不是已經合作了嗎？」

「你在敷衍我，並沒有誠意。」

「要我再向妳表示一次嗎？」

「但必須至誠的答應；我寧願接受你附有苛刻條件的眞誠合作而不願接納無條件的虛僞敷衍。」

呂奇竟然認眞地考慮了一分鐘，才回答說：「好！我答應在不損害我個人利益的原則下和妳作有限的合作。妳不會要我舉手宣誓吧！」

「我相信你。」珍妮鬆開了他。

她再次爲呂奇加添酒，然後拿來紙筆，寫了幾個阿拉伯字，那是176024。寫完之後，她將那張紙推送到呂奇的面前。

呂奇看了一看，茫然地問道：「這一組數字是甚麼意思？」

「17代表瑞士的日內瓦，60代表錢，24代表牙買加的京士頓，這組數字就是一句密語——有一筆錢從日內瓦匯到了京士頓。」

「妳從那兒得來的資料？」

珍妮沒有回答他，又在紙上寫了幾排英文字母。那是——OHBF,OHBF OBCF，HABA——BBCH等三組。寫好後，她又將那張紙推送到呂奇面前問道：「這三組密碼你看得懂嗎？」

「密碼？」

「其實也是數字，按照字母排列順序就可以推算出來。比如說，H在英文字母中排列第八……」

呂奇很快地接口說：「對了！第一組變成數目字之後，應該是0826，然後是0826 0236，8121——2238，對嗎？」

珍妮頗爲欣然地點着頭說：「你說對了。」

「這些數字代表些甚麼呢？」

「秘密。」

「是說它們代表甚麼意義。」

「第一組0826，代表八月二十六日，第二組是在日期之後加上了時間，應該是八月二十六日凌晨二時三十六分。第三組在八個數字的中間有一橫綫，那表示經緯度；應該是經度八一度二十一分，緯度是二十六度三十八分。在我們這個地區，應該是西經和北緯。」

「如果將第二組和第三組的密碼符號連在一起，就可解釋爲——八月二十六日二時三十六分，兩船在西經八一度二十一分，北緯二十二度三十八分的海面上會合，對嗎？」

「不錯。」

「這是屬於羅娜夫人和宮田菊子她們運送大蔴烟精時所用的密碼了？」

「是的。不過這都是明碼，她們在連絡的時候，還要將數字變化，然後經過一定的加減程式繙譯出來。據我猜想，那種轉變明暗的程式一定記載在宮田菊子貼身携帶的那本小册子上。」

「啊！我還以爲那些符號代表收購大蔴烟精的毒販，數字代表銷貨的數量呢！」

珍妮以譏誚的語氣說：「幹這一行不需要納稅，她們何必要記賬？」

珍妮的見解是對的，呂奇又不禁暗暗詛咒卡路了，這個F・B・I・的警官眞差勁，他的判斷簡直離譜了。珍妮又說：「羅娜夫人和宮田菊子就是爲了這本密碼而引起爭執的。」

「如果沒有這本密碼，就無法和買主搭上？」

「是的。」

「羅娜想要得到那本小册子上的密碼，也就是要搶去宮田菊子的生意，宮田菊子爲何不殺她？」

「你不妨猜猜看。」

「我猜不出。」

「那必然是因爲羅娜夫人手裏控制了一大筆貨色。」

「珍妮，妳完全是憑藉推想嗎？」

珍妮沒有回答他，轉變了話題說：「呂奇！我

曾經要求你幫忙爲我殺死羅娜夫人和宮田菊子，現在這項要求取銷了。」

「爲甚麼？」

珍妮神情凝重地說：「我恨透了販賣痲醉藥物的人，所以我想藉此機會，從她們二人的身上將那個隱藏在暗中的買主找出來。」

「勇氣可嘉。但是，妳找出了那個買主，又該怎麼樣呢？」

「我可以向國際刑警總部告密。」

「我很想幫妳的忙，可是……」爲了不使眞正的身份暴露，呂奇不得不故作貪婪狀。「……這樣一來，我的財源就被妳切斷了啊！」

「我方才就說過了，在金錢方面，我會盡量給你滿足。而且這是一件有益於人類的事，你不能袖手不管。」

「好吧！我答應妳。不過我事先聲明，完全是看在金錢的份上。珍妮！希望妳說話算話。」

「放心！你現在可以去見羅娜夫人了。至於宮田菊子貼身携帶的那本小册子上的符號和數字，你還得想辦法去抄錄一份。我的計劃是否能成功，那些密碼是最重要的關鍵，你一定要盡量設法。」

「我會全力以赴的。」

「讓我們訂一個契約吧！」她閉起眼睛，湊上紅唇。人家是一吻定情，他們却是一吻定約。當呂奇吻着珍妮那兩片軟溫的嘴唇時，心中却在盤算如何才能將珍妮所說的數字秘密盡快告訴卡路。

× × ×

一夜勞頓，且經歷生死之刼，呂奇已是非常疲倦，然而他回到房中，躺到床上之後却毫無睡意。原因是——先和卡路取得聯繫，抑或先去見羅娜夫人這兩個問題一直困擾着他。

和卡路聯繫，必須要透過莎菲，而「甜心酒吧」却要到下午一時才開始營業。安睡等待嗎？現在才早晨七時不到，這六個小時不算短，也許有許多大好機會在這段時間裏溜走。

先去會見羅娜夫人嗎？拋開自己可能遭遇的危險不談，這一決定與卡路警官所擬定的行動步驟是否配合就使呂奇有了顧慮。因此，孰先？孰後？很難遽下決定。

躺在床上翻白眼，不如起床。於是呂奇下床走進了浴室，來一次冷水淋浴，頭腦是清醒了，困擾他的問題依然不能解決。按鈴叫女侍送來早餐，那是一份天篷牛排，一杯紅茶和兩片麵包，外帶一份牙買加日報。

一頓早餐花費了半個小時，在這段時間裏，那份牙買加日報的重要版面都已看完。呂奇在百無聊賴的情況下甚至連小廣告欄也沒有放過。突然，他手上的紅茶放下了，眼睛也瞪得很大。

原來，他發現了一則奇特的廣告。

那則廣告沒有明顯的文字，只有一組數字和一組字母組成的符號；正與珍妮一個小時前告訴他的情況相近似。

「60-300000U.S.

H-BXOAB.DAOO-HGHH-H（十）」

呂奇知道6的數目字代表錢，那麼，第一組數字的意義，應該是代表一筆三十萬元欵數，末後的U.S.很明顯地代表了美金幣值單位。

第二組的字母依照英文字母排列順序繙譯，應該變成8-2×012.4100-8788-8（十）。

這與方才珍妮所說的幾組密碼有很大的出入，×是代表什麼，前面一個3和末後一個3又代表什麼？那個（十）號又是什麼意義。

據珍妮說，數字中間有一橫綫的代表緯度，呂奇拿出旅行手册，尋找西經四十一度，北緯八十七度八十八分的所在地，發覺位於北極格陵蘭的綠洲，如果改成南緯，則遠在大西洋的一隅了。再以東經去推算，北緯到了蘇俄以北的巴倫支海，南緯則到印度洋的極南海面。而且前面那半段密碼應該是約會的時間，後面的012可以解釋爲零時十二分，那麼，前面的2×又代表什麼呢？

呂奇不再化費腦筋，連忙拿着報紙來到了珍妮的房間。後者也拿着一份牙買加日報，一見面就說：「呂奇！我正想打電話去你房間……」

呂奇搶着說：「妳也看到了嗎？」

「嗯！我們來研究一下。」

二人拿出紙筆，用心地研究那二組密碼。

第一組密碼代表三十萬美金，珍妮深表同意。他們所要研究的是第二組。

「珍妮！前後兩個H代表什麼？」

「我猜想可能是密碼轉換程式。」

「對了！」呂奇受過特種訓練，關於密碼的知識也懂得不少。一經珍妮提醒，他立刻悟出了個中巧妙。「來，讓我們試試看，H排列第八位，代表數目字8，二八一十六，以尾數6作鍵碼，然後和密碼數字相加……」

他以那一組可能代表經緯度的數目字作試驗，每一個數目都加以6，其結果是0766——4344。呂奇並向珍妮解釋，按照密碼習慣，逢十不進位，只以尾數作碼位。

然後他們翻開旅行手册，先以西經推算，然後改以東經。那四個地方是摩洛哥；西班牙的科藍娜；以及南非好望角以東的大西洋上兩處海面。

珍妮連連地搖頭說：「不對！不對！」

「妳怎知不對？」

「羅娜夫人和宮田菊子都不可能在那些地區活動。」

呂奇沉吟了一陣，喃喃地說：「那麼我們改換一個程式，3與3不能相減，那麼相乘，八八六十四，4是鍵碼……」

於是那一組數字變成了8544—2122。

「對了！對了！」珍妮興奮地說：「西經八十五度四十四分，北緯二十一度二十二分，就是那個地方。」

呂奇翻閱旅行手册，那個地方是加勒比海的猶加頓海峽，倒是從牙買加去美國的必經海域。他沒有去推翻珍妮的肯定說法。於是他又以4爲鍵碼，去繙譯前半段數字密碼，但是那個×號却難住他。

「呂奇！有困難嗎？」

「這個×號代表什麼？」

珍妮皺起眉頭想了一陣，喃喃自語地說：「也許不代表任何數字。」

「那何不用0來表示？」

「0加上鍵碼，就是4的數目了呀！」

呂奇點點頭說：「妳的推想可能對，×號也許表示這是一個不加鍵碼數字的0……不對啊！如果要表示0，只要用F就可以了。F是6，6加4，其結果還不是一個零嗎？」

「那麼，我們暫時將那個×號丟開好了。」

於是，那前半段的密碼變成了6×456。

那個6又是代表什麼意義呢？六個月嗎？六日嗎？或者……？

突然，珍妮大叫道：「呂奇！我想到了。」

「想到什麼？」

「今天是星期幾？」

「星期四。」

「那麼，這則廣告的意思是說——星期六清晨四時五十六分，在西經八十五度四十四分，北緯二十一度二十二分的海面上交貨，貨欵是美金三十萬元。那個×號一定是用來標識前面的數字是星期幾，而非月日。」

呂奇不敢去駁斥對方的判斷，因爲珍妮是局內人，她知道秘密比自己還多，一定是有所憑藉。

「呂奇！現在眞的要你幫忙了。」

「珍妮！我一直答應要幫助妳的。」

「立刻去見羅娜夫人，她得到的密碼程式是假的，此刻一定大感苦惱。你可以將這則廣告的意義告訴她，就說這個秘密是在宮田菊子處得來的。她不但會信任你，更會重用你。」

「然後呢？」

「跟隨她乘船出海，到預定的地點交貨。」

「珍妮！妳還沒有告訴我要我幫妳作什麼？」

「到時候取決你的良知。」

呂奇不禁大感困惑，皺緊了眉頭說：「我不明白妳的意思。」

「到了週六清晨，你就會發覺整個情況，那時你在羅娜夫人身邊，如果願意幫我，將會使我成功。我曾經說過，將竭盡所能地讓你在金錢方面得到滿足。」

呂奇心中不禁暗動，但他却沒有表示出來。只是聳聳肩頭，以近喃喃自語的口吻說：「箇中情況似乎愈來愈神秘了。」

惡徒末日

根據各種情況分析，呂奇生還來見，雖然會使羅娜夫人吃驚，她却不至於再度暗中向呂奇下毒手。因而呂奇來到玫瑰巷七又二分之一號時，是非常安全的；儘管如此，呂奇在按門鈴之前，仍然下意識地摸了一下褲袋內的槍。如果被情勢所迫，少不得要拔槍一拚。

他剛抬手要按門鈴，緊閉的大門倒先打開了。門內站着兩個黑皮膚的大漢，他們以冷漠的語氣說：「請進！夫人在起居室等你。」

這倒使得呂奇大感意外了。他先冷靜地將屋內察看了一陣，才將右手揷進褲袋緩緩地走了進去。

仍是那間屋子，黑色的帷幔，紅色的燈光，只是沒有激烈的音樂；羅娜夫人那支長長的象牙烟嘴上依然冒出嬝嬝的輕烟。她以半個臀部斜坐在高脚凳上，見呂奇進來，一動也不動，面上也沒有異常的表情。只是以平淡語氣說：「呂奇！歡迎你。」

呂奇直趨她的面前，拿起了她手裏的象牙烟嘴，冷冷地說：「這支指揮棒拿在妳手裏頗使我不安，請妳忍受一下烟癮吧！」

「指揮棒！」

「嗯！當它下垂，或揮動時，一個躲在帷幔後面的槍手大概就要開槍射穿我的心臟了。」呂奇一面說，一面小心翼翼地拉開四壁的黑色帷幔，意外得很，並沒有發現任何埋伏。

「呂奇！你一進來我就說過歡迎你了。」

「夫人！妳很鎮定。」

「難道我要嚇得發抖？」

「妳應當嚇得發抖。」

「爲什麼？」

「妳要置我於死地，而我却活着回來。妳該猜想到我將作些什麼事情。按常理說，妳的表現不該如此鎮定。」

「因爲我不是常人。」

「妳最少也該表示一點驚奇。」

「早上我的手下發現我那輛車子停在『雷鳥飯店』門口；比利又沒有按時回來，該我驚奇的時候已經過去了。」羅娜夫人說到這裏，浮現媚人的笑容，粉頰一揚道：「你說是不是？」

「夫人？妳不怕我殺妳洩忿嗎？」

「怕有什麼用？比利是中、南美洲極負盛名的職業槍手，十多年來從未失手過，而且還有伙伴同行。你以一對二，又是赤手空拳，竟然逃脫必死之局。你如眞想殺我，我也無法抵抗。」

「妳好像肯定我是不會殺妳。」

「不錯。」

「憑什麼？」

「如想殺我，不會等到現在。」

「妳很聰明。」

「你也很聰明，因爲你不打算殺我。」

「難道不殺妳還會爲我帶來利益。」

「當然。」

「什麼利益？」

「你最喜愛的兩樣東西——女人與鈔票。」

「很誘人。」

羅娜夫人兩手在身後支撑在高脚椅上，很自然地挺起了胸域，那是一個極爲誘人的姿態。同時也以誘人的聲音說：「你還不曾享受我，如果你爲了洩忿而殺我，對你是一種損失。」

「我承認欣賞妳的丰姿，但不是我留妳活命的主要原因。」

「噢！還有別的緣故嗎？」

呂奇很認眞地點點頭說：「是的。那是一筆很大的財富。我喜歡女人，却更喜歡金錢，如果二者只能取其一，我一定選擇鈔票。」

「眞是現實主義者。」

「怎麼說？三十萬美金你我一人一半。」

羅娜夫人面上掠過一絲驚色，對呂奇凝視良久，才喃喃地說：「你知道了？」

「而且知道得很清楚，呂奇神秘地壓低了聲音：「是從宮田菊子那兒得來的消息。讓我再告訴妳一件事，昨天在宮田菊子處拍攝的密碼是假的。我喜歡錢，但也對付錢的人負責。所以我決定捨棄宮田菊子而投向妳，因爲我曾經接受了妳的五千元美金酬勞。」

羅娜夫人衝過去擁抱着他，嬌笑着說：「呂奇，聽到這句話，眞令我高興。」

呂奇將她推開，冷冷地說：「夫人！請不要表現得太親密。我在談生意的時候是不喜歡夾進私人感情成份的。妳考慮一下。」

「考慮什麼？」

「那三十萬元一人一半。」

「好啊！」羅娜夫人一口答應。「可是，密碼的變換程式你弄清楚了嗎？」

「我已經知道確實的交貨日期和地點了。」

「快告訴我，」羅娜夫人順手拿起茶几上的報紙。「來！將這些密碼繙譯出來，我們要立即採取行動。」

「別忙，」呂奇冷冷地說：「我要先瞭解整個情況。我固然喜歡鈔票，也很愛惜生命。」

「放心！絕無危險。」

「首先，我要知道那是一筆什麼貨。」

羅娜夫人考慮了許久，才壓低了聲音說：「呂奇！我用人一定要用第一流的。你殺死了比利，這證明你是最傑出的槍手，當然我要視你爲心腹。我老實告訴你，那筆貨物實際上就是一個五十餘歲的老人。」

「一個老人？」呂奇大爲訝異。

「呂奇！你該聽說過中美洲一個產糖的島國，自從被一個獨裁者攫獲政權之後，人民喪失了自由，於是有許多人逃出本國，在海外組織了自由聯盟，打算找機會進行革命，推翻那個獨裁政權……」

呂奇不耐煩地接口說：「我知道，那個國家好像離此不遠。」

「那人就是自由聯盟幾個高級領導者之一。」

「哦！我明白了！」呂奇以不悅的語氣說：「妳在和那個滅絕人性的獨裁者打交道。」

「呂奇！你不該如此說的。我們爲錢而工作，沒有必要去關心那一個國家的政治，是不是？」

呂奇勉强地笑着說：「看在錢的份上，我不責備妳。不過，我却不明白，妳幹的是販毒買賣，怎麼會在政治綁票上挿一脚？」

「那沒有什麼稀奇，只要講錢的事情我都幹。」說到這裏，羅娜夫人停了下來。拿起几上的象牙烟嘴，將業已熄滅的半截香烟點燃了火，吸了一口，才又接着說：「這個老人名叫屈斯・派克，流亡在千里達，很有號召力，那一次猪玀灣突擊，完全由他一人計劃。獨裁政權對他所懸的賞格是美金十萬。但一定要生擒，我爲他已經化去不少財力。」

「這次交易却是三十萬元。」

「那是我力爭的價格。」

「宮田菊子是怎麼回事？」

「她想挿上一脚。」

「可是，屈斯・派克在妳手裏呀！」

「你知道在慈善舞會中被殺的嘉樂琳嗎？」

「聽說她是一個毒販的女兒。」

「那是掩護身份，其實她是獨裁政權的連絡人。」羅娜夫人顯得很氣憤地說：「她支持宮田菊子，並將連絡用的密碼本交給她，鼓勵我們合作。她的用意，顯然使兩股力量合成一股之後，便可以爲他們作事。」

「作什麼事？」

「呂奇！你問得眞好笑。除了屈斯・派克之外，自由聯盟的領袖還有三個，獨裁政權想將他們一網打盡啊！他們流亡海外，有二人在美國，一個在墨西哥。居處隱密，形踪飄忽，除了我們這些在黑社會有力量的組織之外，多麼高明的特務也休想找到他們。」

呂奇這才明白了，珍妮毫無疑問是要援救屈斯・派克的。而卡洛警官呢？他只是奉命追踪這個販毒組織，也許作夢都沒有想到會意外地發現了一宗政治綁票案。

呂奇精神振作起來了，他酷愛自由，雖然他與那個國家的人民毫無淵源，他却願意爲自由聯盟的人盡點力。

「呂奇！」羅娜夫人很着急地問道：「對方約我們在什麼時候，什麼地點交貨？」

「夫人！在我沒有說出之前，我要先警告妳。宮田菊子既然已看到了對方的通知，絕不會坐失良機。在妳離開這兒之後，她一定會向妳下手。妳們之間的勝負完全在我一個人的身上。希望妳不要耍花樣。」

「呂奇！我瞭解你對我的重要。」

「對方的信用可靠嗎？」

「絕對可靠，因爲他們以後還要與我合作。」

「夫人！妳能在短時間內弄到一艘船嗎？」

「我早已準備了遊艇。」

「那麼，今晚就得離開這兒。交貨的時間是星期六早上四時五十六分，地點是加勒比海的猶加頓海峽，密碼的地點是西經八十五度四十四分，北緯二十一度二十二分。妳需要記下來嗎？」

「不必了，反正你要在遊艇上。」羅娜夫人突然眉頭一皺，壓低了聲音說：「呂奇，有一件事令我担心。」

「什麼事？」

「那個刧持我的老婦人，以及在慈善舞會中槍殺嘉樂琳的人。他們是何種身份，目前的動向又如何……？」

「那很重要嗎？」

「也許很重要。還有，宮田菊子的動向。」

「我會留意。」

「爲了十五萬美金的財富，你該留意。」

「夫人！這不需要你提醒的。」

「呂奇！離開此地之後，不要再到這兒來，晚間十時前來遊艇碼頭，我那艘遊艇的名字是『劍魚號』。」

「航程中會寂寞嗎？」

「我會爲你解除寂寞的，」羅娜夫人再度擁抱他，同時在他面頰上輕輕地吻着。「我開出的這張支票也該兌現了。」

呂奇沒有說什麼，只是流露出貪婪的神情。

× × ×

呂奇有一股迫於見珍妮的衝動，因此，一回到「雷鳥飯店」就往珍妮的房間跑，却發現女侍在收拾房間。

「哦！」呂奇有些失望地問道：「珍妮小姐出去了嗎？」

「她退房了。」女侍淡淡地回答，仍忙於手邊的工作。「剛走不到半個小時，大概是牙買加之旅結束了吧！」

一股惆悵的情緒立刻塡塞了呂奇的胸臆。

從事多年的特種工作，呂奇在情感方面已呈痲痹狀態，此刻竟因珍妮的突然離去而使他感到惆悵，連他自己都感到吃驚了。

咬一咬牙，振作起精神，匆促離開了旅館，來到了宮田菊子的住處。

宮田菊子披着睡袍坐在客廳裏，她這樣早起床不是尋常的事。但是呂奇並不感到意外；因爲他發現宮田菊子的面前攤開一份牙買加日報。

「呂奇！恭賀你大難不死。」她笑着說。

「高橋不在嗎？」

「如果你要向他道謝，倒不如謝謝我。你佔有我，使他恨你入骨，如不是爲了顧及我的利益，他才不會救你哩！」

「我同樣感謝。」

「見過羅娜夫人了嗎？」

「剛從她那兒回來。」

「嗯！怎麼樣？」

「她向我大施媚眼。若不是高橋的勸告，我差一點殺了她。」說到這裏，呂奇壓低了聲音：「羅娜夫人今夜可能要離開牙買加。」

「噢！」宮田菊子顯得很吃驚地說：「你可知道她要去那裏？」

「妳難道不知道嗎？妳們運銷大蔴烟精有一定的市場啊！」

「呂奇，」宮田菊子皺着眉頭說：「你趕快去告訴羅娜夫人，她若想發財，就必須和我合作，否則，她是一定不會達到目的的。」

「菊子！」呂奇的語氣很冷，「不是我存心潑

妳的冷水，妳似乎太自信了。嘉樂琳死了之後，那一方面又派了一位代表來到森市，已經和羅娜夫人取得了聯繫，妳的計劃失敗了。」

「眞的！」宮田菊子面色大變。

呂奇很認眞地點着頭說：「當然是眞的。我到這兒來，並不是爲了向妳道謝，而是向妳報告這一情況的。妳打算怎麼辦？」

「呂奇，你帮誰？」

呂奇不想說出欺人的話，只得含糊其辭地說：

「那還用問嗎？」

「比利被殺，羅娜夫人的實力大減，我這邊有你和高橋，已足够控制大局，你只要弄淸楚她那艘『劍魚號』遊艇何時離開碼頭就行了。」

「妳打算刦船嗎？」

「不錯。」

「我能够爲妳作什麼？」

「控制羅娜夫人。」

呂奇故意皺起眉頭想了一想，才說：「菊子，妳這種作法我不大贊成。」

「你有什麼主意？」

「我一直跟着她，那三十萬美金說什麼也跑不了。只要約好地點妳在那兒等我就行了。又何必冒這種危險？」

「哼！你說得太輕鬆了。」

「菊子！妳認爲我做不到。」

「你認爲很容易嗎？」

「羅娜夫人已視我爲心腹了呀！否則，她絕不會將這種機密情況告訴我，更不會要我同行了。」

「那是因爲她要利用你而不得不如此，三十萬美金到手之後她的想法又不同了。」

「我會先下手爲强的。」

「她手下還有幾個死黨，你以寡敵衆，未必就打贏。」宮田菊子語氣緩和地說：「呂奇，不要逞强。並不是我不信任你，而是關心你。我不願意讓你去冒這種可以想到的危險。」

呂奇裝着屈服的樣子點頭說：「好吧！我會設法打聽她的遊艇何時離開碼頭。我們如何聯絡？」

「打電話來就行了。」

呂奇回到了旅館，他必須好好地睡一覺了。今晚將是一個龍爭虎鬥之夜，他可不願意作一條無精打采的夾尾巴狗。

一覺醒來，已是下午二時。

呂奇連忙去到「甜心酒吧」，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事，莎菲已經離職了，不在這家酒吧上班。

那該如何和卡路警官取得聯繫呢？

於是他打電話到警署的交通科去，先查問那件車禍案，然後很技巧地問到一位名叫卡路的辦案警官，對方一問三不知，使他不得要領。

據莎菲說，卡路警官對他的活動情況瞭若指掌，那麼，卡路一定派得有人跟踪他，到了這種緊急關頭爲什麼反而銷聲匿跡了呢？該死的傢伙！呂奇禁不住又在心裏頭暗暗地咒罵了。

目前似乎只有一條路——讓宮田菊子和羅娜夫人雙方火併，自己則俟機救出被擄的屈斯・派克。

一經決定，呂奇就立刻撥電話到宮田菊子的寓所去。

電話響了三分鐘都沒有人接聽。怪了！今天竟一連串發生了許多怪事，宮田菊子有事外出，那個日本小女侍總會留在寓所裏看守門呀！

他決定親自去看一個究竟。

來到雷鳥巷，門鈴按了足足三分鐘，又是無人應門。

呂奇試旋門把，門却應手而開。

一進門，他就發現那個日本小女侍倒臥在血泊之中，一彈穿心，胸前的衣服有灼燒的痕迹，這證明開槍的人離她很近。

呂奇連忙衝進客廳，發覺宮田菊子也倒臥在沙發上。中槍部位和那個小女侍完全相同，兇手的槍法必定奇準。

當他轉身要離去時，身後突然响起一個冷冷的聲音：「呂奇！你忘記什麼了嗎？」

呂奇暗道不妙，他聽出那是高橋的聲音；從語氣中他還聽出，高橋可能誤會他是殺人的兇手。

他緩緩轉過身子，發覺高橋雙眼血紅，發出憤怒的火燄。使呂奇稍感安心的是高橋手裏沒有槍。

呂奇盡量以柔和的聲音說：「高橋！你以爲我是殺害宮田小姐的兇手？」

「不是你還有誰。」高橋肯定地說。

「你有證據嗎？」

「烟灰缸裏有一支BRISTOL牌子的烟灰，我知道，你是最喜歡抽那種英國製的香烟。」高橋倒是非常心細的。

「我的確來過，但是當我離去時，宮田小姐還是活着的，我是上午十點多鐘的時候。」

「那就對了，我十一時來到這兒，她們已經被殺了。呂奇！大丈夫作事要勇於承認何必賴賬？」

「高橋！你誤會了。」

高橋笑着說：「哼！昨晚我救了你，今天即使冤枉你也不過是兩下拉平，也不至於教你吃虧。」

「那麼，你打算怎麼樣？」

「殺——人——者——死！」高橋用力地說。

「可是，你手裏沒有槍。」

「我是一個槍手。」高橋的語氣非常非常緩慢

，「一向在對手的面前開槍，昨晚殺比利時却迫不得已地違反了我的規定，事後令我非常難過。我不想再使我的榮譽受損，明白嗎？讓我們來一次公平的決鬥。」

呂奇激動地說：「高橋！你倒是一個有血性的人。」

「少說廢話！站好你的姿勢吧！」

呂奇的右手垂了下去，離開褲袋很近，以沉重的語氣說：「如果方才你躲在暗中向我開槍，你爲宮田小姐復仇的計劃就完成了，現在，你却有了麻煩。」

「爲什麼？」

「因爲你絕對不是我的對手。」

「那麼，你就試試看吧！」

呂奇決心不殺死對方，當高橋亮槍時，只要一彈穿透他的手腕使他再無開槍的能力就行了。殊不知在他閃電般自褲袋內拔出槍來時，情況却有了轉變，因爲高橋竟然是雙槍在手。

如果呂奇有一仁之念，必定會有一顆子彈射穿他的心臟，生死千鈞一髮，呂奇牙齒一咬，槍口一揚，發出了一聲怒吼，幾乎在同時間，高橋的雙槍也响，只是兩粒子彈都射進了地毯之中。

高橋中彈倒地的那一瞬間的神情非常可怖，以極爲微弱的聲音斷斷續續地說：「你是……我……所遇見的……最高明……的槍……」

那個「手」字噎在他的喉間，永遠也說不出來了。

「高橋！」呂奇的聲音有些哽咽：「很抱歉！你若不是使用雙槍，我是不會殺死你的。」

他這番話，高橋已聽不到了。

離開宮田菊子的寓所，呂奇打了一個電話到羅娜夫人那兒，報告了宮田菊子和高橋的死。

「是誰殺了他們？」羅娜夫人吃驚地說。

「對妳忠誠的人。」呂奇含糊地說。

「哦！我還以爲是槍殺嘉樂琳的同一個人哩！呂奇！大敵已去，我們感受的威脅也就少了許多，回旅館好好去睡一覺，晚間十點鐘到遊艇碼頭來。」羅娜夫人說完以後就將電話切斷了。

羅娜夫人的話倒提醒了呂奇，珍妮現在在幹些什麼？宮田菊子眞是她殺的嗎？

雲開見月

「劍魚號」遊艇在晚間十時正分秒不差地離開了碼頭。羅娜夫人親自駕駛，呂奇看得出來，她有精湛的艇藝。由此可見她也是一個非常厲害的女人，他眞沒有自信，能够獨力救出屈斯・派克。

駛出內海，羅娜夫人走出了駕駛台，親暱地挽着呂奇，嬌笑着說：「可愛的中國人！我担心的時刻已成過去，後天淸晨我們就要發財了。現在讓我們到艙房裏去歡渡良宵吧！」

呂奇倚在欄杆上沒有動，他故意皺緊了眉頭說：「夫人！妳所担心的時刻並沒有完全過去。」

「噢！」羅娜夫人面上的笑容凝住了，兩道修長的眉毛也挑了起來。

「殺死嘉樂琳的人必定是和那個獨裁者作對的，」呂奇故意加重了語氣，「對方到現在爲止一直不曾出現。可不是尋常的事啊！」

「你以爲……？」

呂奇搶着說：「我發現妳並沒有重用我。」

「怎見得？」

「妳不讓我了解這艘遊艇上的武力如何，也沒有告訴我在航行中又該如何戒備。萬一有了突發事件我眞不知道該怎樣應付。」

羅娜夫人輕鬆地說：「不會有事的。」

「艇上的武力如何？」

「兩名水手和兩名舵手都有槍，槍法不錯。」

「那個價值三十萬美金的老頭子呢？」

「在一間秘密的艙房裏。」

「不需要特別派人看守嗎？」

羅娜夫人詭譎地笑了：「那是用不着的。任何人也別想刦走他。艙房門用的是特製炸藥鎖，若不是我親自去開啓，那老頭子和開鎖的人都要被炸死的。」

「哦——」

「呂奇！」羅娜夫人緊緊地依偎着他。「你不需要在這一方面去化費精力。我們要在海上渡過好幾十個小時，將你的精力化費在我的身上吧！」

呂奇沒有說什麼，他心裏在想：要制服那四個傢伙並不難，對付她可不容易，如何令她去開啓那把特製的炸藥鎖呢？

這時，突然有一個水手忽忽地來到他們面前。

羅娜夫人連忙問道：「什麼事？」

「夫人！」那傢伙欲言又止，目光望着呂奇。

「快說！」她低吼了一聲。

「巴克帶了一個女人到艇上來，把她隱藏在引擎間裏，被我發現了。那個女人穿着男裝，一臉的黑油……」

羅娜夫人搶着問：「巴克知道你發現了嗎？」

「他倆躲在引擎間的陰暗處擁吻時被我看見的，我當時沒有聲張，巴克絕不知我來報告夫人。」

羅娜夫人轉身望着漆黑的大海，喃喃地說：「呂奇！那是怎麼回事？」

「我沒有理由爲那五千美金出賣我的良心。」

珍妮也很快地閃到羅娜夫人的身後，沉聲說：「夫人！妳的機會已經沒有了，趕快放出屈斯・派克先生。」

羅娜夫人仍很鎮靜地說：「呂奇！你仔細想想，背叛我的人是沒有好下場的。」

「少廢話！」呂奇用槍管狠狠地在羅娜夫人的背脊上頂了一下。「放出屈斯・派克，妳也許還有一綫生機。」

「辦不到！」羅娜夫人一口回絕。

「妳想死嗎？」珍妮用力揑住羅娜夫人後頸。

「哈哈哈……」羅娜夫人突然發出一種悽厲的狂笑，笑聲不但刺耳，也很有力地震動了呂奇的心弦。

在她的笑聲一落之際，艇尾處立卽响起了一個沉濁的聲音：「叛徒！放下槍來！有一挺手提機槍對着你們，一秒鐘內可以將你們打成一座蜂窩。」

呂奇在這一瞬間血液也彷彿凝固了。

「呂奇，」羅娜夫人十分得意地說：「你想不到吧？我從不信賴任何人，所以在艇尾的纜繩櫃裏安放了一個伏兵。棄槍投降吧！我們的海上良宵還沒有開始哩！別讓這件事情破壞了美好的氣氛。」

「妳休想！」呂奇低吼着說：「我死，妳也活不成。了不起我們同歸於盡。」

「算算賬，三命換一命，是否化得來。」

「砰！」槍聲在寂靜的海上特別輕脆，接着又是「撲通」一响，那是一個重物落水的聲音。

珍妮叫道：「呂奇！卡路贏了！」

呂奇幾乎已將卡路忘了，好一個「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羅娜夫人大概作夢也沒有想到。

卡路在這種時候才表現了他的身手，僅僅幾秒鐘之內，他已制服了駕駛台上的歹徒，又下艙去制服了引擎間的最後一個，並關閉了引擎。當他再度來到艇面上時，這艘遊艇已經在隨波逐流了。

「夫人！」卡路彬彬有禮地說：「請告訴我，屈斯・派克先生被囚在何處？」

「厨房後面的貯物艙裏。」

「謝謝！」

呂奇大叫道：「卡路小心！那是炸藥鎖。」

「放心！在F・B・I・我是炸藥專家。」卡路說着，已向艙下走去。

「什麼？」羅娜夫人吃驚地說：「他是美國聯邦調查局的？」

卡路又從梯口探出半個身子，回答說：「以前是。在担當營救屈斯・派克先生的任務以前，我已被開革了。F・B・I・是不能參與一件政治綁票罪案上去的。」

三分鐘後，卡路又來到了艇面，並帶來了一個白髮蒼蒼的老人；毫無疑問，他就是被綁架的屈斯・派克。

珍妮立刻跑過去，和那個老人擁抱在一起了。

呂奇突有所悟，指着珍妮說：「卡路！能爲我介紹一下嗎？」

「珍妮・派克，她爲營救父親而來。」

「好像還有一位老婦人。」

「那是派克夫人，珍妮的母親。」

「嗯！你打算怎樣處置艇上的罪犯？」

「交給千里達的警方，罪名是綁架。」

呂奇撫摸着下頷，喃喃問道：「卡路！你眞的已被F・B・I・開革了嗎？」

卡路點點頭說：「是的。自由聯盟向F・B・I・求援，本機構雖然同情自由聯盟的處境，却不便捲入這一政治綁架。最後只得命我以私人的立場來參與這一個援救行動。」

「那是說——你在夏威夷就已明白內情了。」

「不錯。」

「但你却沒有告訴我。」

「我唯恐你對政治沒有興趣。」

「但我熱愛自由。」

「抱歉！」卡路聳了聳肩。

嘭地一响，呂奇猛力揮拳敲在卡路的下頷處。卡路幌了幾幌，撫摸着下頷，茫然地問道：「呂奇！爲什麼要打我？」

「我不能忍受你藐視我的人格……」呂奇話未說完，第二拳又揮了出去。

這一拳更重，卡路被擊倒在甲板上。

他索與不爬起來了，冷冷地問：「這一拳又是爲了什麼呢？」

「我不容許任何人對我欺騙。」

「好理由。」

「起來！」

「對不起！我不想捱第三拳。」

情況發展至此，可說非常圓滿，然而也有了一個小小的錯失；當呂奇揮拳猛擊卡路時，羅娜夫人拔足狂奔，跳落了海中。

正如呂奇方才對珍妮狂吼的那句話——下海和鯊魚談戀愛去吧！

被送上法庭，飽受鐵窗風味並不好受。於是，羅娜夫人在呂奇的話中獲得了靈感，甘願下海去和鯊魚打交道。

問題是——鯊魚未必會有人類那種閒情逸緻，牠們只對羅娜夫人那身細皮白肉有興趣，那一定是一道美味的大菜。

（全書完）

呂奇在聽說這件事之後，心裏就開始激動了。因爲他想到了珍妮。此刻聽到羅娜夫人問他，連忙反問道：「夫人！妳認爲這事很嚴重嗎？」

「呂奇！劍魚號可不是一艘普通遊艇哩！」

「那麼，我去看看。」

「不！」羅娜夫人一伸手攔住了他。然後向那報信的水手說：「去！將巴克和那女人一齊給我幹掉。」

「是！」那水手轉身就走。

「慢一點！」呂奇低叱了一聲。

羅娜夫人冷冷地問道：「呂奇！你爲什麼要阻止？」

「夫人！」呂奇的語氣很沉着，「那個女人也許是個下等娼妓，或者是一個捨不得和巴克分開的熱情女郎；但也可能是我們的敵人。對方是一個組織，殺她並不能解決問題，何不追問一下，他們究竟有什麼計劃。」

「如果她是我們的敵人，你以爲她會說嗎？」

「沒有人能够在我面前隱藏他的秘密。」

「那就讓我看看你的本領吧！」

呂奇向那水手一揮手。「走！拿着你的槍，但是不准亂用。」

二人躡手躡脚地下了只有八階的鐵梯，來到引擎間，果然看見引擎的後面伸出四隻脚，呂奇雖不信神，也不禁要感謝上帝，因爲那四隻脚以上的小腿部份還留着褲管，等一會兒的局面還不至於過份尷尬。

呂奇拿出了槍，並示意同行的水手包抄過去，這才高聲喊道：「雙手抱頭，慢慢地站起來。這裏有兩支槍對着你們。」

那水手也相繼說道：「巴克！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帶着女人到遊艇上來！」

那四隻脚抽搐了一下，像是受驚的兔子。

二人都站了起來。呂奇看到了那個女人，一身油漬，滿面油垢，但並不損於她的天生麗質。溫暖的目光，倔強的嘴唇，儘管她的頭髮已染成棕色，呂奇仍然認得出她就是珍妮。

在這一瞬間，呂奇是驚喜參半，喜的是有了同伴，驚的是，又多了一個人要他保護。他不知道珍妮此刻有何種想法。

呂奇吩咐那名和他同行的水手：「由你照顧引擎間，我帶他們上去見夫人！」

那水手顯然和巴克相處不佳，神氣活現地揮着手說：「巴克！去見閻王吧！你的末日到了。」

巴克一句話也沒有說，低着頭向鐵梯走去，珍妮也是非常馴服，顯然，她已在呂奇的目光中得到了保證。

走到鐵梯的一半，巴克突然低聲問道：「呂奇，見到那個熱愛自由的老人了嗎？」

他媽的！呂奇差點罵出了口，原來巴克竟然是卡路假扮的，呂奇一點破綻也沒有看出來。

呂奇連忙悄聲回答說：「那老人被鎖在一間秘密艙房裏，門上用的是炸藥鎖。若不是羅娜夫人親自開啓，就會引起爆炸。」

「那沒有問題，最重要的是要設法制服羅娜夫人。」

「我有辦法。」

三人來到艇面時，羅娜夫人却已不見了。一個水手站在駕駛台上高喊着說：「呂奇！夫人吩咐，敎你將他們兩個抛到海裏去。」

呂奇暗喊情況不妙！羅娜夫人好像已經發現了什麼，她此刻一定在暗中監視，稍一應付不當，就可能遭到殺身殞命的危機。

他緩緩向卡路逼進，同時以極其輕微的聲音說：「卡路！我爲了以防萬一，曾在艇尾繫上了一根長達二百五十碼的繩子，繩子塗有反光漆，你一落水就會看見。問題是，你是否有把握抓住它？」

「抓不住也沒有關係，」卡路也悄聲說：「我身上穿得有救生衣，這裏距離陸地不遠，我相信游得上岸。」

「那就跳吧！」說到這裏，呂奇提高了聲音：「巴克！你違反了夫人的禁令，下海洗澡去吧！」

呂奇揚起了槍，作勢欲擊。

卡路已飛快地越過艇欄，跳下海去了。

呂奇一把抓住珍妮的衣服領口，將她提了起來。同時悄聲：「珍妮！設法吸引羅娜夫人出面。」

珍妮反應很快！連忙聲嘶力竭地叫道：「不要！不要！我願意供出秘密。」

「供出妳和巴克造愛的秘密嗎？」

「我們有兩艘船等在你們的航綫上攔截……」

「妳爲什麼不說妳有一個艦隊！」呂奇也大吼大叫着：「臭女人！下海和鯊魚談戀愛去吧！」

「呂奇！等一下。」羅娜夫人終於露面了。她的話聲方落，人已從駕駛台上走了下來。

呂奇故作茫然地問：「夫人！妳信她的話？」

「嗯！將她帶到艙裏去。」

呂奇拖着珍妮往梯口走。一面却在留意適當的機會。當羅娜夫人面向駕駛台，背對艇尾時，呂奇突然以槍管抵上了她的背脊，他確知在艇尾方向是沒有一個人的。

羅娜很冷靜地問道：「呂奇！你想幹什麼？」

「妳心裏明白。」

「要反叛我嗎？」

倪　匡·著
培　新·圖

夜遁

江干喋血鬥

月色如水，映得江上泛起一陣銀波，在月色中看來，焦山顯得格外奇偉深邃，林木蒼翠。

長江到了鎭江這一段，豁然大開，江面寬闊，水流平穩，再加上屹立江中的金山、焦山，更襯得鎭江城形勢險要，非同凡响。

宋德佑元年，右丞相文天祥奉使，入元軍議和，元軍扣留文丞相，執文天祥至鎭江，天下震動。

江水看來仍然那麼平靜，但是平靜的江水中，有着洶湧的暗流，鎭江城中，自表面上看來，也像是沒有什麼事發生，然而暗中却也出現了洶湧的暗流。

熱鬧繁華的鎭江城中，只不過多了一個人，然而這一個人，便能引起軒然大波，文丞相被執，已到鎭江，每一個人的神色都顯得沉鬱，更尤其是江湖上的仁人義士。

這時，在焦山的一幅懸崖之下，江水拍擊着岩石，發出有節奏的聲音，激起一陣陣的浪花，在懸崖一塊凸出丈許的大岩石下，泊着一艘小船，船身在不斷搖幌着，船艙中，只有一張方桌，方桌上點着一盞油燈，燈光暗淡，映在桌旁三個人的臉上，帶着一片陰影。

三個人都默默不作聲，桌上則攤着一張羊皮紙，紙上置着縱橫的街道，三個人都看着那張紙，神色凝重！

那三個人，兩個是中年人，一個高而瘦，另一個矮而肥，還有一個，是顴骨甚高，一臉英氣的年輕人。那矮而肥的中年人，手指在紙上慢慢移動着，終於停在一處地方道：「這條街，三日之前，兩端都有元軍守備，趕開行人，有人見一輛馬車，密不透風，駛進街中的一所巨宅，宅門大開，馬車駛進之後，宅門就立時緊閉，接連三天，元軍的大人物，進出不絕。」

年輕人雙眉軒動，道：「這樣說來，文丞相就是被囚在這所巨宅了？」

那矮胖子的樣貌，十分滑稽，當他緊蹙雙眉的時候，五官都擠在一起，他沉聲道：「可能是，但還要等胡炳來了，才能確定，他是鎭江城中的地頭鬼，一定可以打探出確實的消息來的。」

那高瘦中年人道：「奇怪，他應該來的了！」

三個人一起抬起頭來，那年輕人撐開了船艙的窗子，就在這時，只聽得一陣櫓聲，傳了過來，滿江銀波的江面之上，有一艘船，順流搖了下來，來勢極快，轉眼之間，便來到了近前，那矮胖中年人叫道：「是胡老弟麼？」

船上看來有三四個人，但是却無人回答，來船[illegible]了過來，船尾有人抛起鐵錨，墮入江中。

却已疾[illegible]道：「兀那

船上那三[illegible]人，一見這等情形，都呆了一呆，各自伸手按向腰際，[illegible]那年輕人心急，「嗆啷啷」一聲響，已將圍在腰際的一[illegible]十七節三撥銅鞭，抖了出來。

但也就在此際，只聽得來船上有人[illegible]

船上的人，可是在等胡炳胡二爺麼？」

船上三人，互望了一眼，矮胖子道：「正是，胡二爺在何處，如何不見？」

來船的船艙中，鑽出了一個人來，月色之下，看得出那人清秀的一張臉，左右兩邊額上，皆有老大一搭紅記，看來十分駭人，他一雙眼睛，骨碌碌地轉着，道：「胡二爺負了傷，正在艙中！請過來看視！」

船上三人齊吃了一驚，這時，艙中也傳出了一陣陣呻吟聲來，三人聽得出，那正是他們等他帶消息來的胡炳的聲音，三人立時出了艙，一躍而過，到了來船之上，來船上，原來蹲在船尾的兩人，這時也站了起來，三人也不在意，那臉有紅記的人，這時也縮回了艙中，三人一起走了進去，船艙之中，却是一片黑暗。

在黑暗之中，只聽得胡炳呻吟聲，陣陣傳來，顯見他傷得極重矮胖子急道：「朋友，請掌燈！」

他才說了一句話，眼前陡地一亮，兩個火摺子同時幌着火點着了兩盞燈，當燈火一亮之際，船艙中的情形，人人可見，進來的三個人陡地一震！

只見船艙中，除了那青臉漢子之外，另外還有四個人，那四個人中的三個，都執住了一個血人，一個站在那血人的身後，抓住了血人的頭髮，將血人的頭抓起來，那血人全身都是傷痕，烙痕，簡直已不復是人形，他赤着上身，身上墳起的深紫色鞭痕，少說也有七八十道之多，血珠子在鞭痕上一顆顆迸出來，看得人毛髮直豎。

而更令得三人震驚的，是當那血人的頭被硬抓了起來之後，他們認出，那奄奄一息的血人，不是別人，正是他們在等着的胡炳！

這時，只見胡炳的口唇抖動着，自他口中，發出極其微弱的聲音來，他已然散亂的目光，停在矮胖中年人的身上，他的聲音聽來實是令人心悸，他道：「趙大俠……我吃不住打……只得將你們的所在，供了出來，你們……可別怪我！」

一看到胡炳已成了一個血人，三人早已呆住了，直到胡炳講出了這句話來，三人才陡地一震，那年輕人立時回頭一看，只見艙門口，已有三個人堵住了退路，而在他們面前，連那臉有紅記的在內，有四個人之多！

胡炳只不過說了兩句話，但是那兩句話，却也足够使三人明白發生了什麼事了，那是胡炳在探聽文丞相被幽禁在何處時失了手，落在敵人的手中，他吃不住拷，才將他們三人的所在處，供了出來！

三人一想到這裏，心中又驚又怒，不約而同，發出了一聲厲吼，同時，「鏘鏘」兩聲響，兩柄長劍，也已出鞘，三人一起背靠背站定。

面上有紅記的那人，陰惻惻一聲冷笑，那拉住胡炳頭髮的人手一鬆，胡炳的身子，向下直倒了下來，「砰」地一聲響，倒在艙板上，雙眼翻白，已然死了。

額有紅記的那人一面冷笑着，一面道：「你們三人，還想動手麼？」

那年輕人怒喝道：「你先吃一鞭！」

他手腕一沉，手中的十七節鋼鞭，已然直揚了起來，鞭梢的尖簇，直刺對方的胸口，那人又是一聲冷笑，一翻手，「錚」地一聲響，竟將鋼鞭梢，抓在手中！

那年輕人的十七節鋼鞭，每節兩寸，俱呈三稜，極其鋒銳，那人竟伸手將鋼鞭抓住，若無其事，三人都陡地一震，定睛看去，只見臉有紅記的那人，手上戴着一副極細的白金綫織成的手套，那手套看來極其柔軟，是以他的手指能伸縮自然，但是却又不怕兵刃所傷！

一看到了這一副手套，三人心頭大爲震動之餘，也立時想起了一個人來，那年輕人首先失聲道：「你，你是金掌天魔婁魂！」

面有紅記的那人冷然一笑，道：「閣下大概是近年來頗出風頭的杜如風杜少俠吧！這兩位，一定是人稱大江雙傑的趙大俠，曾二俠了，不知道三位是要動手呢，還是跟婁某人回去？」

金掌天魔在說話之際，一手仍然握着杜如風一七節鋼鞭的鞭梢，而杜如風也曾連連暗中用力，但是婁魂却絲毫不動，絕奪不回鋼鞭來。

大江雙傑和杜如風，知道對方七人之中，竟有一個是金掌天魔婁魂，心中已涼了半截，因爲這金掌天魔，乃是黑道上第一高手，早就風聞他投了韃子，但也無由證實，如今自然是再無疑問了！然而，他們三人還是齊聲喝道：「自然是動手！」

婁魂一等三人出口，立時發出了一聲怪叫，手背向上一振，杜如風一時之間，還不捨得就此撤鞭，是以在婁魂手臂向上一振間，一股大力湧到，他整個人都被震得向上，飛了起來，「蓬」地一聲，撞在艙頂之上。

杜如風在身子一被抖了起來之際，已知不妙，但是根本不待他再掙扎的餘地，身子撞上了艙頂，可是他見機極快，一撞了上去，明知鞭是奪不回來的了，右手一鬆，雙掌齊出，「砰砰」兩掌，擊向艙頂，只聽得「嘩啦」一聲響，艙頂上已被擊穿了一個大洞，他身子一弓，「錚」地自艙頂的破洞之中，穿了出去。

杜如風一穿出了艙頂，便大叫道：「快走！」

他是在叫還在艙中的大江雙傑快設法逃走，因爲對方人多，又有金掌天魔那樣的高手在，萬萬不是敵手，不走就只有像胡炳的後路了！

他「快走」兩字出口之際，人還在半空之中，也就在這時，「嗤嗤」兩聲響，月光之下，兩道晶虹閃耀，一前一後，已有兩柄月牙形的飛刀，向他疾射了過來，原來在那船的船頭和船尾上，還各有着一個人，飛刀就是由那兩個人發出來的。

杜如風身在半空之中，兵刃也已失去，一見飛

刀射到，他只能在半空之中，硬扭了扭身子，可是兩柄飛刀的來勢極快，杜如風身子才一扭動間，兩柄飛刀，已將他一起射中，杜如風身形一側，「砰」地跌在船艙頂上，骨碌碌地滾到了船舷。

當他自船艙上滾跌之際，船艙之中，刀劍乒乓交擊，呼喝之聲，已然不絕於耳，分明是大江雙傑，也已和敵人動起手來，杜如風一躍而起，他肩頭上和腹際，已是血流如注，傷得極重！

而船頭，船尾，剛才疾發飛刀的兩個人，這時已經掠了過來，杜如風喘着氣，大叫了一聲，一聳肩，便已跳進了江中，水花四賤，等到那兩人趕到船舷時，杜如風的身子，已進沉進了江水之中了。

也就在此際，只聽得接連幾下轟然巨響，每一巨響，船艙都塌下一大片來，接連幾下巨響過後，整個船艙，都已塌下，圍住大江雙傑在動手的是六個人，金掌天魔只是背負雙手，好整以暇地在一旁觀看。

船上的地方能有多大，八個武林高手在船上一動手，船身傾蕩不已，大江雙傑水性極佳，誰都知道，是以圍住了他們動手的六個人，招數緊密，只是不讓他們兩人有突圍而走的機會。

婁魂的臉上，始終掛着寒森森的冷笑，他道：「兩位算了吧，大軍正用得着你們，留下來替大軍効勞，高官厚爵，有何不好？」

大江雙傑兩柄長劍，嗤嗤向前疾刺而出，逼開了一人。

他們一逼開了面前一人，身子雙雙躍起，眼看他們已可以搶到船頭，再進一步，也可以躍入江中的了，可是兩柄吳鈎劍，已自他們身後攻到，逼得他們不得不撤招相格，而他們的去路，也被另外兩人阻住。

大江雙傑一面拚鬥，一面大喝道：「什麼大軍，是宋軍還是元軍？」

婁魂「嘿嘿」冷笑着，道：「宋軍已盡，如何還能當大軍之稱，自然是大元——」

他話還沒有講完，大江雙傑已直向他衝了過來，喝道：「畜牲不如的奸賊！」

兩人竟不一言，兩柄長劍，直刺婁魂，他們顧得反攻婁魂，便難以顧及向他們攻來的兵刃，圍攻他們的人又多，他們劍勢雖快，但是劍才攻出，趙大的背上，已被一柄宣花斧擊中，曾二的脅下，也被一柄單刀，直刺了進去，可是兩人的雙劍，仍然向前刺出！

然而，他們已受了致命傷，兩劍刺出，已是無力，刺到了劍尖離婁魂的胸口，還差三五寸之際，兩人的身子已向前直倒了下去，雙劍刺向艙板，「撲撲」兩聲，將艙板刺穿，人也倒伏在艙板之上。

婁魂像是早已知道大江雙傑的兩劍，必然刺他不到一樣，背負雙手站着，連動也未曾動過，直到兩人仆在艙板上，他才冷笑一聲，道：「將他們翻轉來！」

立時有兩個人，將大江雙傑，翻了過來，這兩個名揚長江下游的武林高手，已是出氣多入氣少，眼看活不成了，婁魂又冷然道：「還有一個呢？」

那發飛刀的兩人齊聲道：「中了我們的飛刀，跳水而去，也是死多活少！」

婁魂冷笑着，抬頭向那塊突出在江上的岩石看去，道：「將他們兩人，連胡老二的屍體，一起放在那塊岩石上，這幾天，事情多着啦，也好叫想來生事的人看看，不怕死的只管來！」

船上的七八個人，齊聲答應，有人負了大江雙傑和胡炳的屍體，躍上了那塊岩石，將他們三人的屍體，靠在峭壁上，順手拉了山籐，綁住了他們三人的屍體，紮在樹上，不使跌倒。

遠處，可以望到鎮江城中，點點燈火，但是大江雙傑和胡炳，却再也看不到任何東西了，只有別人可以看到他們，江上過往的船隻，都可以看到那塊岩石之上，有三具屍體，看到的人，大都不出聲，雖然他們心中都知道這三人是爲什麼而死的。

天色濛濛亮，海灘上的圓石，被不時衝上灘來的江水洗得很潔淨，一艘船緩緩駛來，靠在淺灘上。船頭上一個彪形大漢，用力舉起鐵錨來，雙臂一振，鐵錨「呼」地飛了起來，連着鐵錨的鍊子，發出一陣「嗆啷啷」的聲響，鐵錨「撲通」一聲，跌進了水中，濺起了老高的水花來，那大漢又用力拉了拉才轉頭叫道：「船泊岸了，大伙快出來吧！」

那大漢的話中，帶着很濃重的山東口音，他一聲才叫完，就聽得前艙之中，首先傳來了咭咭一陣笑聲，門帘一掀，走出了兩個少女來。

那兩個少女，一個身形頎長，另一個稍矮些，兩人都不過十八九歲年紀，一身的花衣，一面笑着，一面掠着自額上披下來的頭髮，那身形頎長的一個叫道：「大力哥，可是到了鎮江了麼？」

那大漢笑道：「可不是，老爺子呢？問問他們是立時進城去，還是怎麼着？」

中艙突然又傳來了一下怪裏怪氣的笑聲，道：「只怕進不得城！」

隨着那怪裏怪氣的聲音，艙中走出一個瘦子來。那瘦子實在瘦得可憐，偏偏他一身衣服，又大得出奇，是以倒像是一支竹竿，撐住了衣服一樣，他一搖三幌，走了出來，那兩個少女立時嘟起了嘴，道：「鍾大叔又來說掃興話了，鎮江城是大地方，我們不立卽進城去賣藝，找銀子，難道等在江邊餓

死？」

那被稱為鍾大叔的瘦子也不生氣，只是嘻嘻地笑着，道：「大丫頭益發牙尖嘴利了，不信，你去問你爹，是不是進城去！」

那兩個少女畧呆一呆，齊聲叫道：「爹！爹！」

她們兩人的叫聲，十分清脆動聽，那大漢則已拽過了跳板，搭到了岸上，自言自語道：「就算不進城，也得上岸去走走，在船上蹩死了！」

他一面說，一面已自跳板上，走了下去，他身形壯大魁偉，怕不有兩百斤重，壓得跳板「格吱」，「格吱」直响，這時，那兩個少女，也已從後艙中，迎出了一個精神矍鑠、滿頭白髮的老者來。

那老者來到了船艙，向已到了岸上的大漢望了一眼，叫道：「大力，別上岸！」

大漢在岸上答着道：「我只是在岸邊走走！」

他像是生怕被人拉上船一樣，急急向前走了幾步，來到了一堆岩石之旁，突然之間，他發出了一聲怪叫！

那大漢的嗓門，本來就大得驚人，這大聲一叫，眞可以說得是驚心動魄，將船上那幾個人，都嚇了一跳，身形矮小的少女立時頓着足，道：「大力哥，你想死了，喧嘩鬼叫嚇人！」

那大漢則已轉過身來，朝陽恰好照在他的臉上，顯得他的臉色，十分蒼白，他張大了口，指着兩堆岩石中的一個縫，一句話也講不出來，那瘦漢子雙眉一揚，道：「大力不知看到了什麼？」

那白髮老者皺着眉，搖着頭，道：「眞沒有辦法，那麼大的個兒，能舉得起三百斤重的石担來，偏偏胆小如鼠。」他講到這裏，提高了聲音，問道：「大力，你，你看到了什麼？」

那大漢無名無姓，就是因為他天生神力，是以人人都叫他大力，別看他身形魁偉，力大無窮，可是胆子却小得像是一個小姑娘一樣，他的臉色越來越難看，手仍指着那塊岩石之後，直到老者一問，他才道：「一個，一個死人！一個死人！」

他大聲嚷叫着，老者和瘦漢子盡皆一怔，兩人一起奔下船去，到了岸上，大力雙手捂住了臉，不敢再向前看去，那兩個少女，在船上，神色也頗驚惶。

這五個人，連那白髮老者在內，決不是什麼英雄俠士，江湖上的豪傑。不錯，他們也是走江湖的，但是不過是江湖上賣藝的班子。提起「宋家班」來，在大江以北的鎮市，鄉村，倒也很有些名聲，給大人小孩，帶來過不少歡樂也贏得過不少采聲。

那白髮老者姓宋，自然是班主，他叫宋進，那瘦漢子是宋進的好友，喚着鍾登天，那兩個少女是表姐妹，頎長的一個是宋進的女兒，閨名玉兒，身形較矮的那個是宋玉兒的表妹，自小父母雙亡，跟着姨丈闖江湖，她叫作白月明，一班子五個人，倒也其樂融融。

這時，宋進和鍾登天，兩人奔到了那塊大石之前，向大石後看去，果然看到一個人，一半身子在岸上，雙腿還沒在水中，那人的雙手十指，一起留在河灘之上，像是他掙扎到了這裏，想要爬上海灘來，但是却連最後的一分氣力也用完了，是以只好昏死在這裏。

在那人的身上，還有一絲的鮮血，在不斷地滲出來，順着江水的流動，向外飄了開去。宋進和鍾登天，全是老江湖了，一看到這情等形，齊聲道：「這人還沒有死，快扶他起來！」

兩人一面說，一面已爬上了那塊大石。

宋進和鍾登天攀過了大石，跳下河灘，將那人扶了起來，只見那人面如紙金，肩頭和腹際，各有一處傷口，兀自在滲着血，宋進伸手探了探那人的鼻息，還有一口氣，宋進揚頭叫道：「大力，快來帮手！」

他不叫還好，大力只是捂着臉，站在當地不動，他一叫，大力怪叫一聲，連連向後退去，雙手亂搖，道：「不，不行……我……怕死人！」

宋進又好氣又好笑，罵道：「混帳東西，他不曾死，只不過受了重傷！」

大力仍然遲遲疑疑，不敢向前去，宋進和鍾登天兩人無奈，只得一邊一個，駕住了那人，越過了大石，向前走來，這時候，宋玉兒和白月明兩人，也自船上走了下來，她們打量着被宋進和鍾登天抬着的那人，只見他奄奄一息，實在已是死多活少，但是，仍然可以看得出，那人很年輕，很英俊。

宋進和鍾登天，將那人扶到了跳板旁邊，跳板十分狹窄，勢難扶得那人上船去，宋進又回過頭來道：「大力，你還站着幹什麼，還不過來帮手？」

大力遲疑道：「老爺子，這人……當眞沒有死？」宋進只得苦笑，道：「我騙你幹什麼？」

大力仍然在疑惑着，但是他總算遲遲疑疑，在向前走了過來，白月明最淘氣，看到大力那種樣子，心中早已又好氣又好笑，等大力走前了幾步，她低聲道：「大力哥，小心些，要是他已死了，寃魂會纏住你的！」

一句話將大力嚇得魂不附體，雙手抱着頭，又遠遠避了開去，白月明樂得「格格」亂笑，宋進臉色一沉，道：「月丫頭，人命關天，這人經不起就擱，你却還來開這種玩笑！」

捱了宋進的責罵，白月明做了一個鬼臉，吐了吐舌頭，也不敢再笑了。宋進明知大力受了嚇，不

肯再來帮手的了，只得負起了那人，再由鍾登天扶着，慢慢上了船。

一到了船上，他就將那人扶進了艙中，向外叫道：「玉丫頭，月丫頭，你們別閒着，快找我們的刀傷藥來，再去熬一碗濃薑湯！」

兩人答應着，輕輕巧巧上了船，大力哭喪着臉，也漸漸向跳板走了近來，他心中確實害怕，踟躕着不敢上船，只是在岸邊徘徊着。

就在這時，只見岸上四匹駿馬，疾馳而來，馬上的四個人，全是奇形怪狀，那四人直馳到江邊，勒住了馬，盯住了大力望着。

大力給這四人，看得極不自在，他又最怕惹事生非，是以縮起了頭，像是恨不得將頭縮進頸子去，好不讓他們看到自己一樣，大力的那種情形，惹得馬上那四人，一起笑了起來，其中一個向船一指道：「這船是你的麼？你們從那裏來幹什麼的？」

大力結結巴巴，道：「我們……從仙女廟來，宋家班是賣藝的，誰不知道？」

那四人互望了一眼，一起抖起韁繩，又向前疾馳而出，最後面的那人，在馳過大力的身邊時，順着手揮起鞭子，「叭」地一鞭抽在大力的膀子上。

那一鞭的力道，還着實不輕，抽得大力衣袖破裂，膀子上立時墳起了一道血痕，大力也不敢吭聲，只是伸起手，將鞭痕吮在口中。

而那四人，已漸漸馳遠了。

大力自然聽不到那四人在馳遠之後，講了些什麼，那四人一面馳出去，一面在交談，一個道：「昨晚殺了大江雙傑和胡老二，婁前輩眞是好計，將他們三人的屍體，掛在江岸，有船自北來，非看到這三個人不可，也得自己思量思量了！」

另一個道：「自然是，要不然，昨夜城中，怎有那麼平安，當然是他們三人的死訊，已傳出去了！」還有一個道：「聽說，昨晚在焦山腳下，還走了一個叫杜如風的？」

最後一個笑道：「那傢伙中了陳寨主的兩柄飛刀，又跌進了江中，自然是死多活少。我們且照着婁前輩的吩咐，沿江岸飛馳，一看到有可疑的人物，立時下手，免得他們進城去生事！」

其餘三人一起答應着，那四騎早已馳遠了，大力還呆立在江邊，恨恨地捽着手，自言自語地道：「神氣什麼，好在我皮粗肉厚，也不怕捱鞭子！」

在岸上發生了一些什麼事，在艙中的那些人，全不知道，他們將那垂死的人扶進了艙，鍾登天拉開了那人的衣服，那人的傷口，已被江水浸得向兩旁翻轉了過來，看得宋進和鍾登天兩人，不住搖頭。幸而他們走江湖賣藝的班子，賣的就是跌打刀創藥，鍾登天將大把的虎骨粉洒了下去，宋進又揑開了那人的牙關，灌了一小瓶熊胆下去，再將那人兩處傷口紮好，剝了那人身上的衣服，用一張舊被子，將那人的身子，裹了起來。

這時，白月明和宋玉兒，也端着薑湯，走了進來，鍾登天又將濃薑湯灌進那人的口中去。

白月明和宋玉兒兩人，在一旁看着，白月明口快，道：「姨丈，這人是什麼人？」

宋進並不轉過頭，他在那人的衣襟中，找到了一包金錁子，足有三五十兩重，放在一張桌子上，他又找到了一封信，那封信已被水浸得透濕，信上的字跡，也全都化了開來，根本看不清上面寫些什麼。

他吸了一口氣，才緩緩地道：「我看他不是常人，一定是武林中的高人。」

宋玉兒皺着眉道：「可是他年紀還輕得很！」

鍾登天道：「年紀輕怎麼樣，總不見得人人都像我們一樣，一輩子只是賣藝，年輕的俠客有的是，有一個俠客，叫杜如風，獨力格殺了四十韃子軍官，救了揚州市大街一街的生靈，聽人說，他才二十來歲！」

鍾登天正在講着，只聽得裏在被子中的那人，已發出了一下呻吟聲來。

那人一發出了呻吟聲，各人的目光，便全都集中在那人的臉上，只見那人青白色的嘴唇在發着抖，發出斷續的呻吟聲，又過了片刻，才見他睜開了眼來。

可是，雖然睜開了眼，却是目光散亂，是不是看得到眼前的東西，也是大有疑問，他睜開眼之後不久，又闔上了眼，直到這時，才聽得他用極微弱的聲音道：「我在……什麼地方？」

白月明搶着道：「你在我們的船上！」

那人又喘了幾口氣，才又道：「你們是什麼人？」鍾登天道：「我們是賣藝的！」

白月明又搶着道：「宋家班，在大江以北，倒也小小有點名頭！」

白月明在那樣的時候，雖然她對於「宋家班」三字，感到十分自負。而那人的口角，居然泛出一絲微笑來，道：「是！宋家班，我看過，有一位登高蹺的，可以說是天下無敵，還有位……氣力……眞……大……」

他講到這裏，已是上氣不接下氣，宋進忙按住了他的胸口，道：「你別說了！」

宋玉兒撇了撇嘴，道：「爹，他怎麼不說我們走繩子走得好？」

宋進道：「你也得看他是不是說得下去，大力呢，快叫他上船來，在岸上他這樣子太惹眼了！」

宋玉兒一轉身，出了艙，大聲叫了幾下，大力才上了船來，他手臂上，仍是鞭痕宛然，衆人見了，都吃了一驚，忙問道：「怎麼了？」

大力滿臉委屈的道：「剛才有幾個人策馬馳過，有一個無緣無故，抽了我一鞭——這人……究竟是死人還是活人，臉色好難看！」

那人休息了片刻，精神倒恢復得快，他又睜開眼來，臉上泛着慘淡的笑容，道：「你說我是死人還是活人！」

那人突然開了口，大力又嚇了一大跳，忙不迭向後退去，鍾登天趨前問道：「閣下何人，爲何受了傷，在江中飄蕩？」

那人嘆了一聲，又向船艙中的三人，看了半晌，才道：「我姓杜，名如風。」

這「杜如風」三字，才一出口，白月明和宋玉兒兩人，首先叫出了「啊」地一下驚呼聲，鍾登天和宋進兩人，張大了口，闔不攏來。白月明和宋玉兒兩個女孩子，連忙趨前一步，瞪大了眼睛，望定了神色憔悴的杜如風，充滿了好奇的神色。

杜如風是近年來聲名大噪的少年俠客，大江南北，名頭響亮，他專和韃子軍官作對，遇有韃子兵燒掠鄉村，強施殘暴，一叫杜如風遇上，便無倖理，有幾個僥倖逃過了杜如風的追擊保住了性命的韃子軍官，記住了他的樣子，命畫工繪了出來，掛在各處通道、城門之上，懸賞黃金千兩，取杜如風的首級，宋家班乃是逢鄉過鎮賣藝的班子，如何會不知道杜如風的名字，是以當他們知道自己救過來的這個人，竟是杜如風時，一時之間，又是驚駭，又是歡喜，竟不知說什麼才好！

過了好半晌，還是白月明先開口，她指着杜如風的頭，道：「你……就是你，這一顆腦袋，值得千兩黃金？」

杜如風揚了揚眉，勉力一笑，道：「現在可能已經漲價，不止一千兩黃金了！」

宋進雖然老於江湖，可是也直到此時，才緩過氣來，他忙叱道：「小孩子不要胡說！」

白月明捱了罵，嘟起了嘴不出聲，宋進忙又回過頭來，道：「大力，剛才馳馬經過的幾個是什麼人？」

大力道：「誰知道他們是什麼人？」

宋進的面色，更是嚴重，又對鍾登天道：「你快到船頭去守着。」

鍾登天也是神色緊張，他道：「我們可要離開這裏？」

宋進搖頭道：「不好，那惹人起疑！」

他們在急匆匆你一句我一句間，杜如風已掙扎着，想在床板上坐起來，他道：「列位，我是懸賞拘拿的重犯，窩藏者同罪，我已醒了讓我走吧！」

杜如風才彎着身子坐起了一半，傷口處一陣劇痛，已痛得他的額頭之上，豆大的汗珠，滾滾而下，面色灰白，口唇亂顫，下面的話，再也說不下去了。

宋進忙伸手，按住了他的胸前，令他又躺了下去，正色道：「杜俠士，我們未曾發現你，沒有話說，既然遇上了，不等你傷勢痊癒，你絕不能走！」

杜如風苦笑着，道：「這位是宋老丈吧，老丈的盛意我十分領情，但是昨日焦山下一戰，我負傷逃脫，現在韃子必然已知倖存的是我，一定在搜尋我，却不免連累了各位，那就不好了！」

鍾登天面色一沉，道：「杜少俠，這是什麼話，莫非瞧不起我們走江湖賣藝的麼？」

大力在一旁，忽然沒頭沒腦接了一句，道：「誰敢瞧不起咱們？」

杜如風忙道：「這位言重了，而且我實在還有極要緊的事，絕不能在此久待。」

一直未曾開口的宋玉兒，直到這時才緩緩地道：「就算你有要緊的事，也得等傷好了才能辦！」

鍾登天道：「杜少俠，你好幾次出生入死殺韃子，爲了救百姓總不讓我們老百姓也救你一次？」

鍾登天的聲音之中，實是充滿了至誠之意，聽得杜如風心頭，不禁心血上湧，在他蒼白的臉上，竟然也泛出了幾絲血色來。但是他隨即嘆了一口氣，道：「我不能救百姓，單憑我們血氣之勇，有什麼用處，能救國家的，只有一個人！」

大力又楞頭楞腦地問道：「那人是誰？」

杜如風仍然長嘆一聲，並不回答，宋進和鍾登天兩人齊聲道：「杜少俠指的，可是文丞相文大人？」杜如風閉上了眼睛，看他的神情，像是他已感到了極度的疲憊，但是他還是緩緩地點了點頭。

宋進將聲音壓得更低，道：「聽說文大人出使議和，却被韃子所扣，更將他帶去見韃子皇帝，是不是？」

杜如風又緩緩點點頭道：「他現在在鎮江！」

宋進、鍾登天、宋玉兒、白月明四人，都吃了一驚，他們多多少少都知道文丞相起兵勤王，天下人心振奮的事，只有大力，却是渾然不覺，問道：「那個文丞相，却是幹什麼的？」

他話才一出口，白月明便狠狠瞪了他一眼，嚇得大力連忙住了口，不敢再說，宋進這才道：「杜少俠就是爲了這個……才受傷的？」

杜如風仍然閉着眼睛，這一次，他既不點頭，也不言說，需知江湖上的仁人義士，營救文丞相文大人，乃是性命相搏，置生死於度外的大事，行事自然也得機密異常，他雖然知道眼前的幾個人，決不會是韃子的眼線，但他却也不想將他們的計劃，隨便說出來。

英雄兒女魂

宋進和鍾登天兩人，一看到杜如風那樣的情形，自然也已明白了他的心意，是以他們已不再問下去，宋進道：「杜少俠，你傷得十分重，無論如何，得休息幾天，只要和我們在一起，不會有人疑心你的。」

杜如風這時，根本連行動的能力也沒有，他只好又嘆了一聲，道：「可是我想進城去！」

宋進和鍾登天互望了一眼，鍾登天道：「杜少俠，如果你現在有行動的話，傷勢轉劇，只怕……只怕……」

杜如風沉聲道：「那我就煩你們一件事。」

宋進忙道：「杜少俠如有吩咐，無不從命。」

杜如風道：「你們進城賣藝，圍觀者必衆，可能圍觀者之中，有我的朋友在——」

白月明心急道：「我們怎麼認得出他來呢？」

杜如風望着白月明，勉力一笑，道：「麻煩這位姑娘，在踩繩子的時候，將這個……」

他講到這裏，伸手向自己的身上摸去，一摸之下，才發現自己身上的衣服，早已被剝了個淸光，他不禁大是窘迫，一句話也講不出來。

鍾登天忙道：「杜少俠要找什麼，你衣物全在。」杜如風道：「是一塊玉珮。」

白月明忙在杜如風的濕衣中翻尋了起來，在一條腰帶上，找到一塊玉珮，那玉珮一半玉質雪白，另一半却是血也似紅，白月明道：「就是這個？」

杜如風道：「是，姑娘將這個繫在腰上，在高處踩繩，我的朋友見了，就知道那是我的東西，一定會和你們聯絡的。」

白月明忙點頭道：「好，姨丈，我們這就進城去！」宋進點頭道：「杜少俠吩咐了的事，不宜遲了，玉兒，妳留在船上，服侍杜少俠，來，我們收拾傢伙，這就進城去！」

宋進一吩咐，鍾登天、大力、白月明三人，就忙了起來，宋玉兒也忙着收拾東西，不一會，應用的物件，搬了出來，扎成了兩大綑，全由大力挑着，宋進、鍾登天、白月明一起上了岸，臨上岸之際，宋進還着實吩咐了宋玉兒幾句，着她小心看顧杜如風。

當宋進吩咐宋玉兒留在船上，看顧杜如風之際，宋玉兒只覺得那是理所當然之事，一點也沒有想到別的，可是等到衆人全走了之後，船上只剩下她和杜如風兩個人了，她的心中，就不免有些異樣的感覺。杜如風是名聞天下的俠士，她只不過是一個江湖賣藝班之中的人，兩者之間相去實在太遠了！

可是這時候看來，這天下聞名的大俠士，却和普通人完全沒有什麼不同，他非但和普通人沒有不同，而且還那麼虛弱，傷得那麼重需要她的照顧。

一想到了這一點，宋玉兒的心中，不禁起了一陣異樣的感覺，她只是怔怔地望定了杜如風，一動也不動。

杜如風閉着眼，他雖然閉着眼，但是也可以知道，宋玉兒正在望着自己。他感到十分窘迫，船上只剩下了他和宋玉兒兩個人，他想靜下來，可是要想的事情實在太多了，使他靜不下。

過了半晌，他緩緩嘆了口氣，睜開眼來，宋玉兒明亮的眼睛，仍然注視着他，但一看到他睜開了眼，就垂下了眼皮。

杜如風緩緩地道：「你們是什麼時候到的？」

宋玉兒低下了頭，道：「天濛濛亮泊的岸。」

杜如風道：「你們昨天晚上，經過焦山腳下，可曾看到了——」

杜如風的話還未曾講完，宋玉兒已急急地道：「看到了，焦山腳下，一塊凸出的大石上，綁着三個死人，在他們的身旁，還插着老大的火把，眞駭人！過往的船隻，全都快快駛過，不顧停留。」

杜如風痛苦得臉上的肌肉，在不由自主地抽搐着，他的聲音也像是在嗚咽一樣，他道：「那三個人，昨晚是和我在一起的，他們全……死了！」

宋玉兒仍是怔怔地望着杜如風，她忽然道：「杜少俠，像你們這樣一身武功的人，一定是不怕死的了？」

杜如風緩緩地搖着頭，道：「人哪有不怕死的，但是一件該做的事，就算明知要死，也一定得去做，這才叫俠士！」

宋玉兒道：「可是每個會武的人全是那樣？」

杜如風苦澀地笑了起來，道：「當然不，有很多人，一身武功，可是却用來爲非作歹，甚至認賊作父，有投靠了韃子的，唉！」

宋玉兒似乎也可以領會到杜如風那一下長嘆中所包含的沉痛心情，是以她不再言談，艙中也靜了下來。

陽光燦爛，銅鑼在陽光上，閃着黃燦燦的光芒，大力一手提着銅鑼，一手握着鎚，用力地敲着，他站在一支竹竿旁邊，那竹竿上懸着一面錦旗，旗的邊像已經有點破爛了，但旗上所綉的「宋家班」三個字，却還是那麼地鮮明。大力起勁地敲着鑼，「噹噹噹」的鑼聲，很快地將人從四面八方吸引了

過來，一大羣孩童，擠着，擁着，早已圍成了一個圈兒。

那是在大街角處的一個空地，等到人越圍越多時，大力放下了銅鑼，宋進向四周圍作了一個揖，大聲道：「宋家班路過貴地，獻獻醜，討一點盤費，賣幾張膏藥，要好了，多賞幾聲采，要得不好，衆位多多包涵！」他一回頭大聲叫道：「伙計！」

鍾登天當時一聲答應，連翻了三個空心筋斗，翻到了宋進的身邊。

大力已經拿過一綑竹子來，那一綑竹子，每一根都有五尺來長，大力將那綑竹子解開，一根插在一根之上，轉眼之間，便接成了副足有三丈來高的高蹺。

尋常踩高蹺的也見得多了，但是三丈來高的高蹺，卻也罕見，圍觀的人，都竊竊私議起來，有見過宋家班耍技的，更是口沫橫飛，介紹起來。

鍾登天等大力接好了高蹺，他走了過去，手扶住了兩根高蹺，大力在他的背後，用力一推，只見兩根高蹺，陡地直了起來，當高蹺直起來的時候，鍾登天人就變成向前衝出去，只聽得那邊的人一聲嘩呼，人人都當要倒向前了。

可是也就在高蹺向前，微微一傾之際，鍾登天的身子突然向上一挺，已經站直，他一站直，三丈來高的高蹺，又向後倒來，後面的人，又是一陣嘩叫。

可是盡管高蹺前後搖幌，鍾登天擺動着身子，卻始終未曾倒下來。

旁觀的人，這時又明白，那是鍾登天故意在玩弄着花巧，是以立時又一叠聲地喝起采來，鍾登天滿面笑容，雙足踏在高蹺蹬上，竟然又雙手一鬆，向四周圍作了一個揖，高蹺擺動，更是險象環生，直到鍾登天又扶住了高蹺，這才齊齊鬆了一口氣。

鍾登天扶住了高蹺，向前走着，忽進忽退，走了片刻，在采聲不絕中，他又叫道：「拿來！」

大力一聲答應，「呼」地一聲，拋出了一股繩索，鍾登天一伸手接住，便向街角走去，他將手中的繩子，打一個活結，結在一幢樓旁的屋角上。

這時候，不但廣場中圍滿了人，連兩面街道上，幾家大酒樓的窗口中，也擠滿了人，向外看着熱鬧。

鍾登天繫好了一端，又拉着繩子搖搖幌幌，走了過來，他用高蹺跨過了人叢，到了廣場的另一邊，又將繩子的另一端，結在另一幢房子的樓角上。

那根繩子，足有四五丈長，離地足有三丈，在半空之中，懸懸蕩蕩，就在這時，宋進突然向白月明大喝一聲，道：「還不上去！」

白月明裝出一副害怕之狀，道：「老爺子，那麼高，我實在不敢上去！」

宋進也裝着大怒，道：「那麼多人看着，你不上去怎麼行？小心我斬了你！」

他一面說，一面杲然抄起一把明幌幌的鋼刀來，作勢欲砍，白月明叫着，一面以雙手遮着臉，一面滿場子奔着叫道：「我不敢上去，不敢上去！」

老於看江湖人賣藝的，自然知道，宋老兒決不是眞要砍白月明，白月明也不是眞的不敢上那繩索去。可是也有初次看到的，不知就裏，不禁義形於色，有幾個人，甚至走了出來，大聲斥責，呼喝着，責備宋進不該硬逼白月明上繩索去。

這時候，宋進持刀呼喝，白月明奔逃，不明就裏的途人大聲斥責，場子之中，着實亂得可以，但是突然之間，所有的聲音，都一起靜了下來。

只見白月明滿場子奔着，突然向大力奔了過去，一面奔過去時，一面還在叫道：「大力哥哥，宋老爹要救我哩，快幫我一幫！」

她叫着，直撲到了大力的身前，只見大力兩條又粗又結實的膀子陡地一箍，已將白月明纖細的身子抱住，緊跟着大喝了一聲，道：「上去吧！」

他雙臂向上一送，只見白月明整個人，都已被他拋得向上直飛了起來，白月明也在那時發出了一下驚呼聲，就在那一下驚呼聲之後，所有的嘈雜聲響，全都停了下來，只見白月明足被拋高了二丈六七高下，眼看要跌下來了，自那麼高的半空中跌下來，豈是鬧着玩的？是以人人都捏了一把冷汗。

白月明被拋高了兩丈六七之後，已開始停止了上昇之勢，要向下跌來了，但也就在此際，只見白月明一伸手，在高蹺上的鍾登天，伸手將懸在半空中的繩子，陡地壓下了尺許，白月明五指緊處，已將繩子緊緊抓在手中，雙方配合得妙臻毫巔！

這一下，立時贏得了如雷的采聲，原先聲勢洶洶，在斥責宋老兒的人，也呆住了，這才知道，原來那是班子中預定好了的手腳！

白月明一手抓住了繩，臉向下，還向所有的人，做了一個鬼臉，道：「這一下，不走兩趟獻獻醜，也不行哩，各位多多包涵！」

她人雖然在半空之中，但是在一陣采聲過後，人人屏住了氣息，四周圍又是靜得出奇，是以她清脆玲瓏的聲音，每一個人都可以聽得清清楚楚。

白月明話一說完，身子又翻了過來，雙手抓住了繩子，先連翻了十來個大風車，身子隨着繩，倏上倏下翻騰着，眞是好看之極，在采聲如雷中，她身子一曲，雙腳已踏在繩上。

那時，她還是雙手雙足，一起抵在繩上的，但等到她雙足一踏在繩上之後，她的身子，突然向上

挺了一挺，整個人已站了起來，繩子幌動着，白月明的雙手，輕輕搖擺着，她人就在繩子之上。

然後，她慢慢地，試探地跨出了一步，又跨出了一步，等到她接連跨出了三步之後，她的動作，突然快了起來，迅疾無比地走到了繩子的一端，一個急轉身，衣袂飄動，神采飛揚，這一下，更是看得所有的人，如痴如醉，直着喉子，只管叫好。

白月明站得高，走得快，不但看在空地前的人看得清楚，便是空地附近的幾條街道上，行人車馬，也都佇足而觀，擠了個水洩不通，附近的幾間茶樓門口，更是人人爭看，探出頭來觀看。

白月明在轉過身來之後，探手在腰際，輕輕一按，將杜如風給她繫在腰際的那塊玉珮，輕輕揚了一揚，在陽光之下，那塊玉珮，映着日光，更是質地晶瑩，映出一道道的光芒來。

也就在那一剎間，在街右的酒樓，二樓窗前的一副座頭上，有兩個中年人，神色陡地一變，互望了一眼，一個壓低了聲音，道：「咦，這小妞兒的玉珮，是杜兄弟的家傳之寶！」

另一個的神色更是緊張，道：「一點也不錯，杜兄弟在大江雙傑遇難後，音訊全無，這玉珮在小妞兒身上，只怕他已凶多吉少了！」

等到他講到「凶多吉少」四字時，聲音已大是哽咽，另一個忙道：「不見得，看那小妞兒的樣子，像是故意要人看她腰際的玉珮！」

那一個一聽，立時大喜，道：「若是那樣，那麼，在這班賣藝人身上，可得杜兄弟的下落！」

兩人又互望了一眼，一個自懷中摸出一錠碎銀，放在桌上，兩人一起站起來，擠開了站在窗前看熱鬧的許多人，急急走下酒樓來。

到了酒樓門口，站立着抬頭觀看的人更多，那兩人推開了十來人，好不容易出了門口，但是街上也全是人，根本沒有法子走近空地去，兩人正在乾着急間，突然聽得街那頭，傳來了一陣急驟的馬蹄聲，接着，便有人發起喊來。剎那之間，只聽得馬蹄聲，呼喝聲，叫喊聲，大哭又叫，在街上的那些人，全都亂了起來，四下狼奔豕突，再夾雜着「拍拍」的鞭聲，原來在街上的那些人，全被趕得如潮水般，向兩旁退來。

人潮退來的勢子實在太猛，將那兩個中年人，又逼回了酒樓之內。這時，街上可以說是亂到了極點，有跌倒的，有被擠得叫爹叫娘的，小孩子前一刻還在興高采烈，這一刻却是鬼哭神號。

在混亂中，只見十餘騎疾馳而來，就在廣場之前，勒住了馬，那十餘騎中，倒有八九個，全是蒙古兵的軍官，有兩三個是漢人。

那兩三個漢人，裝束古怪，樣子奇特，一望而知，是身懷絕技的武林高手。這時候，白月明在繩上，也不再踩繩子了，只是怔怔地站着，宋進顯然也料不到突然之際，會有那樣的事發生，是以他也只好呆立着。

只聽得其中的一個韃子軍官，呼喝了兩聲，也沒有人聽得懂他在講些什麼，一個漢人則策騎走前了一步，喝道：「誰是班主？」

宋進忙走向前來，拱手行禮，道：「小老兒宋進，是宋家班班主——」

他一句話才說話，只聽得「呼」地一聲響，鬧話的那人，揚起馬鞭，劈頭劈腦，已向宋進鞭了下來，那一鞭的來勢極快，宋進如何避得開去！百忙之中，他只是側了側頭，「叭」地一聲響，那一鞭還是斜斜地劈在他的左頰之上，頰上立時墳起了一道血痕。

大力在一旁，一見宋進無緣無故，捱了一鞭，心中大是不憤，立時大聲道：「爲什麼打人？」

那漢子冷笑一聲，道：「爲什麼打人？你們再在大街之上，聚衆喧嘩，一個個斬了你們，快替我收拾傢伙，滾出城去！」

四周圍人聲漸靜了下來，人人皆是敢怒而不敢言。

宋進一看這等情形，知道自己不依是不行的了，他唯恐大力又吃眼前虧，是以連忙向大力使着眼色，打躬作揖，道：「是！是！照老爺的吩咐就是！」他一面說，一面抬頭向上叫道：「丫頭，還不快下來，別耍了！」

白月明答應一聲，走到了繩子的一端，雙手抱住了鍾登天的一隻高蹺，滑了下來，鍾登天也忙着解繩結，宋進道：「我們立時就出城去，老爺多多包涵！」

那漢子回頭，向韃子軍官咕噥了幾句，韃子軍官一揚馬鞭，十餘騎又向前直衝了出去，散開的人，正在漸漸圍攏來，又是好一陣混亂。

等到蹄聲走過了，鍾登天已解着繩子下了地，收起了高蹺，不但宋家班的幾個人，只是默默地收拾着東西，一聲不出，連再次圍攏來的途人，也是一聲不說。不知道是哪一個漢人先開始，將一塊碎銀，向前拋了出去，一時之間，銀子，銅錢，如雨而下，宋進激動得含着淚，不住道謝，和白月明兩人，將銀子，銅錢，一起撿起，兜了一大兜，大力已挑起了傢伙，一行四人，走了開去。

他們走過了幾條街，跟在他們後面的人，已漸漸少了，宋進才嘆了一聲，道：「看來，鎮江城中，不是我們找飯吃的地方！」

他正在感嘆着，只見兩個中年人，快步來到了

他們的身前，那兩個中年人，先不約而同，向白月明腰際的那塊玉珮，望了一眼，然後又向宋進拱了拱手，道：「老爺子，向你打聽一件事。」

宋進沉聲道：「不敢，請說。」

那兩個中年人中的一個，指着白月明的腰際，道：「這塊玉珮，是我們一位要好兄弟的傳家之寶，不知如何會在這位姑娘身上？」

白月明忙道：「原來你們認識——」

她下面「杜少俠」三字，還未曾出口，宋進便陡地喝道：「住口！」

宋進雖然不是什麼武林高手，但是他一生浪跡江湖，人心險詐詭異，其深莫測的事，却見得太多，他知道，杜如風首級值千金，正不知有多人想找他，眼前這兩個人，看來雖然誠懇，但是在未知底細之前，又豈可胡言亂語？白月明給宋進一喝，不敢再言語，宋進道：「兩位所指，却是什麼人？」

這時，他們恰在一條街口，在街口的一塊木牌上，貼着一張老大的告示。

在那張告示之上，畫着一個人形，看來有七八分和杜如風相似，那兩個中年人一見間，吸了吸嘴，道：「就是告示上的那人！」

那告示，正是元軍畫影圖形，捉拿「叛賊」杜如風的告示，各州各府，各鎮市皆有張貼，宋進呆了一呆，道：「兩位是他的什麼人？」

那兩人道：「是他的生死兄弟！」

宋進強打了一個「哈哈」，道：「兩位這樣說法，若是叫韃子奸細聽到了，却是殺身之禍！」

那兩人正色道：「國已破，家已亡，個人生死，何足掛齒，我們和杜兄弟商議着，有極重要的事待辦，但是他忽然下落不明，請老大指點！」

對方的話已說到了這一地步，宋進實在是再也沒有什麼可以推托的了，何況，杜如風要他們帶着那塊玉珮出來，就是爲了要引起他自己人的注意。這時，白月明心急，已經好幾次想搶着講話，但是却被鍾登天在一旁，使眼色阻了下去。

大力在一旁，却是渾然不知發生了什麼事，別看他天生神力，身形壯大，但是實際上，他却是天眞純樸得如同小孩子一樣。

宋進又猶豫了片刻，才道：「好，兩位且跟我們來，但是兩位的裝束，和我們身份不合，最好隔遠些，以免招人起疑。」

那兩個中年人大喜，道：「好，不知杜少俠現在，情形怎樣，尚祈告知！」

宋進道：「他身受重傷，但性命無虞！」

他說完了這一句話，立時轉身，向外走去，大力、鍾登天、白月明跟在他的身後，等他們四人，走過了那告示牌，那兩個中年人才跟着向前走去。

看官，那兩個中年人一起步，看在會家的眼中，便可以知道他們是武功極高的高人。那兩個中年人，一個叫柏長青，另一個姓焦，單名一個烈字，是武林中出了名的高手，江南四俠中的老大和老二，也正是和杜如風有聯絡，準備在韃子手中，救出文丞相的義士。

他們六個人，四前兩後走着，焦烈和柏長青兩人，心中十分緊張，自杜如風忽然音訊全無，大江雙傑慘死之後，他們一伙十多個人，急得團團亂轉，如今忽然有了消息，如何不緊張？

也就是因爲這一緊張，是以他們兩人，連後面跟着四個探頭探腦的人，也未曾覺察！

那四個探頭探腦的人，是從街角跟過來的，他們和焦、柏兩人，保持着一兩丈距離，看來像是尋常的路人一樣。四人中有一個，身形又矮又胖，神情詭異，一面走一面在說：「不錯，這兩人是江南四傑中的人物，不知他們和賣藝漢子有什麼交道？」另一個道：「現在怎麼知道，跟下去看看，就一定可以知道了！」

還有一個神色蒼白的，顯得十分小心，道：「要不要先去報告婁天魔？前面兩人武功極高，若要動起手來，只怕不是他們的手脚。」

那人幾句話才一出口，另一個就「匹」地一聲，道：「你怎麼了？誰知道跟下去會發現什麼？現在去報告了婁天魔，跟了一場空，就得捱罵。若有了發現，功勞又不會記在我們身上。升官發財的是他，你怎麼那麼蠢？」

那人捱了一頓責罵，不敢再說什麼。四個人仍然跟着宋進等六人。不一會，便已然出了城，直向江邊走去。一出了城之後，少了掩蔽，那四個人跟得也遠了些，不敢如此貼近怕會被前面的人發現。

而前面宋進等六人，急於趕路，仍然未曾發覺已有人跟了他們好半晌。

行了不到半個時辰，大江已然在望。江水浩蕩。離遠望去，更是氣象萬千。在將到江岸時，那四個人，便找了一棵大樹，隱身在樹後。眼看着宋進等六人，登上了那艘停在江邊的船。他們才走了出來，藉着樹木和江邊大石的掩遮，向前接近去。

却說宋進等一行六人，上了船隻，宋玉兒一聽得甲板上有人聲，就從船艙中走了出來。宋進忙道：「玉兒，杜少俠怎麼了？」

宋玉兒將手指放在嘴唇上，壓低了聲音，道：「他才睡着了，看來傷勢是不得了！」

一聽得杜如風睡着了，各人都不由自主，壓低了聲音，宋進沉聲道：「請進艙來。」

柏長青和焦烈兩人，首先彎着身，走了進去。

艙中的光線很黑暗，也益襯得杜如風面白如紙，神情十分憔悴。兩人立時搶前了幾步。宋玉兒忙道：「兩位，他才睡着，還是別吵醒他的好！」

宋玉兒已然將語言壓得很低了，但是杜如風是何等樣的人物，雖在熟睡中，也是極易驚醒，更何況他此際，身受重傷，身在險地，自然更是警覺。宋玉兒的話才一出口，他已睜開眼來。

杜如風一睜開眼睛來。柏長青和焦烈兩人，便齊聲道：「杜兄弟！」

杜如風慢慢轉過頭，道：「是誰來了？」

焦烈和柏長青又踏前了一步，杜如風已看清了兩人是誰。在他蒼白的臉色上，立時現出了一絲笑容來，道：「兩位來了。那眞太好了！」

他一面說，一面掙扎着揚起雙手來，握住了焦烈和柏長青的手臂，神色激動，顯得有說不出來的興奮。白月明在一旁忙道：「他們全是看到我在踩繩子時，懸在你腰際的玉珮，是以找到我們的。」

杜如風微微地喘着氣，道：「多謝姑娘，兩位……來的時候，可有人跟了來？鎮江城中，敵人的高手太多，不可不防！」

杜如風一句話，提醒了焦烈和柏長青兩人，兩人忙道：「宋老丈，請你出去看看！」

宋進立時出了船艙，向岸上張望着，這時，跟了來的四個人，在離岸極近了，但是他們各自隱身在大石之後，宋進却是瞧他們不見。

是以，他看了一看，見江岸上闃無一人，立時又縮了回來，道：「沒有人。大力，你到甲板上去，見有人走近，立時呼喚。」

大力楞頭楞腦，答應了一聲，就走了出去。

柏長青這才道：「杜兄弟，大江南北，已有三十餘名高手，齊集在——」

他講到這裏，焦烈突然向柏長青使了一個眼色，柏長青也陡地醒起，他們聚集的地方，乃是極度的秘密，要是給元軍高手知道了，調兵遣將，自然不難一網打盡，如何可以隨便說出來？是以他立時住口不言。

柏長青話講到一半，便陡地住了口，船艙之中，氣氛多少有點尷尬。宋進忙道：「杜少俠和這兩位慢慢詳談，我出去把風！」

杜如風忙叫道：「宋老丈，你們不用出去。」

他抬起頭來，望着柏長青和焦烈兩人，道：「兩位，宋家班中人，雖然不是我輩江湖上俠義之士，但是他們甘犯奇險，救我在此，我們便和自己人一樣。而且他們肝胆照人，有許多武林中人，只怕還遠遠不及他們呢！」

在船艙中的宋進、鍾登天、宋玉兒、白月明四人，一聽得杜如風這樣稱讚他們，個個都激動得漲紅了臉，說不出來的高興。宋進忙道：「杜少俠，你那樣說，着實太抬舉我們了！」

杜如風微微一笑道：「你我之間，還客氣作甚，柏大俠，來的武林同道，全在何處？」

柏長青仍然壓低了聲音，道：「衆人分成了兩撥，一撥在城西，西落巷尾，振聲鏢局的舊址。另一撥，扮成了醫卜星相，小販雜耍，各色人等，在城南的土地廟中寄居，倒是不露痕跡。」

杜如風喘着氣，道：「由誰來總領其事？」

焦烈苦笑道：「杜兄弟，大伙全等着你啦！」

杜如風道：「怎麼可以等我？大江南北的豪傑之中，聲望、武功在我之上的，又不是沒有。」

柏長青道：「是，聲望資歷在你之上的不是沒有，但若講到智謀奇妙，除杜兄弟你之外，却是不作第二人想，你不去主持其事，大伙兒都想不出一個好主意來！」

杜如風苦笑道：「還說什麼智謀過人，焦山脚下中了伏，差點連命都送了！」

焦烈道：「勝負乃兵家常事，我們已聚會過兩次，一致公推你出來主持。偏偏你又音訊全無，如何不令人着急，天幸我們找到了你！」

杜如風在床上掙扎着，坐了起來，道：「你們看，我傷成那樣，如何還能作這樣的大事？」

柏長青道：「這倒不打緊，來的高手中，是有幾位神醫在，只怕你一見到了他們，將息上兩三天，便可以全然復原了！」

杜如風低着頭，沉吟不語。焦烈催道：「別猶豫了。衆豪傑全在等着你，快去與他們會合吧！」

宋進、鍾登天、宋玉兒白月明等四人在一旁，聽得他們三人，在商議那樣的大事，全都不敢插嘴。宋玉兒秀眉緊鎖，她明知杜如風傷得極重，行走不便，但是她也聽出，這件事似乎非杜如風出面主持不可。是以她也抿着嘴，一言不發。

杜如風又嘆了一聲，道：「文丞相被囚在何處，是否已探明白了？」

柏長青道：「多少已有點眉目了，鎮清坊一所巨宅，原是鎮江將軍的宅第。連日來，守衞嚴密，文丞相多半是在那裏。」

焦烈接着又道：「杜兄弟，事不宜遲了。聽說韃子準備押文丞相北上，等到大軍押着文丞相啓程時，那就更難下手了！」

杜如風一聽到這裏，雙手在床上一按，奮力站了起來，道：「好，我去！」

在宋進他們離船而去的時候，杜如風已穿上了內衣，他一站起來，自然不至於赤身露體那麼狼狽，可是他傷得極重，才一站起便覺得天旋地轉，再

加上船在江邊，浪頭衝了上來，多少有點搖幌不定。是以才一站起，身子一側，便向焦烈的懷中，跌了下來。

焦烈忙一伸手，將他扶住。杜如風神色堅毅，道：「既是如此，我們快去！」

宋玉兒失聲道：「少俠，你傷得那麼重，如何還能够走動？」

白月明也忙道：「不行，城內各處大街，都畫着你的像，你不能進城去！」

這兩個女孩子，全是神色焦切。她們所說的話也都表示她們的心中，對於杜如風的安危，極其關切。杜如風心中實是不能不感動！

他苦笑了一下，道：「我走得動得去，走不動也得去，不能再躭擱下去了。」

柏長青和焦烈兩人，一邊一個，扶住了杜如風。柏長青道：「各位放心，只要一到城內，和各位英雄豪傑會合，杜少俠便可無碍了！」

宋進等四人，都皺着眉不出聲。柏長青和焦烈，已扶着杜如風，出了船艙。

陽光晒在杜如風的臉上，看來杜如風的臉色，更是蒼白，杜如風深深吸了一口氣，道：「宋老丈、鍾大叔、宋姑娘、白姑娘、大力，再見了！」

宋進等四人，跟了出來，除了大力，渾然不覺外，其餘各人，神色都是十分悲戚。宋玉兒更是連眼角也紅了。柏長青和焦烈兩人，身形拔起，落向岸上，扶着杜如風向前奔了出去。

宋進嘆了一聲，道：「行了，杜少俠走了。他畢竟不是和我們一路的人。他是一條龍，怎能和我們這種人長在一起！」

宋進的話，更令得白月明和宋玉兒兩人，心中一陣悽酸，她們眼睜睜地望着柏長青、焦烈和杜如風三人的背影。三人一上了岸便已走出了兩丈許。

但是，也就在此際，只見一塊大石之後，突然一聲大喝。兩條人影，陡地疾撲而出，兩柄明幌幌的鋼刀，映着日光疾砍而下，猶如半空之中突然起了兩道精虹一樣，直將宋進等五人，驚得呆了。

也就在這一刹那，只聽得柏長青和焦烈兩人，齊齊發出了一聲悶哼，身子倏地向後退來。

柏長青和焦烈兩人，雖然是武功造詣極高的高手，這一退，也是退得驚險萬分。只見刀光閃耀，兩柄利刀疾削了下來。「嗤嗤」兩聲響，柏長青胸前的衣服，已被劃開了兩道口子。但是，柏長青的還手也真快，就在那一刹間，他右脚已經疾踢出去。只聽得「砰」地一聲響，將一個踢得口吐鮮血，向後疾跌了出去。

那人中了柏長青的一脚，本來是不致死去的，但是他向外跌出之後，却正好撞在一塊大石上，只聽得「撲」地一聲響，他的腦袋，如何有石頭堅硬，立時撞了一個腦漿迸裂而亡！

另一個一刀不中，手腕陡地一翻，第二刀攻了上來。就在那時，另外兩人，大聲吶喊，叫道：「欽犯在此，誰敢拒捕？」

那兩人一面叫，一面也從大石之後，撲了出來。杜如風忙叫道：「先別理我！」

焦烈和柏長青兩人，也知道若是一面扶着杜如風，一面絕難和人動手，是以各自手背向後一摔，平平將杜如風向後推了出去。

他們在將杜如風向後推去之際，用的力道，極其平和。但是杜如風是連站也站不穩的人，如何當得起這一推。身子向後踉蹌跌出了幾步，便跌倒在地，船上的幾個人見了，連忙一起奔了下來，宋玉兒和白月明兩人，首先奔到，扶起了杜如風來。

這時候，柏長青和焦烈兩人，也早已兵刃出手。焦烈的一柄短戟才一掀衣而出，帶起「嗤嗤」聲響，向前疾刺而出，已經刺進了一個人的胸口。那一刺的勢子，實在太猛，將那人刺中之後，焦烈向前踏出了三步，方始收住了勢子，一柄短戟，幾乎已全陷進了那人的胸前，待他拔出短戟來時，帶起了一大蓬鮮血來。

那一邊，柏長青的一柄長劍，使得出神入化。他以一敵二，又將那兩人殺得手足無措。焦烈挺起短戟，身形閃動，先在附近的幾塊大石之後，轉了一轉，看清楚了別無他人，才又返身撲了過來。

焦烈一到，那兩人更是不敵。刹那之間，全死在一劍一戟之下。杜如風掙扎着叫道：「沒有別人了麼？」

焦烈奔了過來，道：「沒有了，這四人多半是在城中跟了出來的。」

宋玉兒忙道：「杜少俠，太危險了，不如快上船，我們駛往他處去吧！」

杜如風神色凝重，緩緩搖了搖頭。

柏長青向大力一招手，道：「這位朋友，快來幫忙，將死人拋下江去！」

他看到大力高頭大馬，身形魁梧，便叫大力來幫手，却不料大力的胆子最小，看到那人死得如此可怕，早已驚得呆了，柏長青不叫還好，柏長青一叫，他甚至雙手捂住了臉，身子發起抖來。

柏長青呆了一呆，和焦烈兩人，各拖了兩具屍體，用力拋進了江中，道：「宋老丈，江岸上的血漬，你們需用土掩了，不然大是不便。」

他一面說，一面又來到了杜如風的面前，杜如風也立時道：「快走！」

宋玉兒和白月明兩人，神色黯然，鬆開了手來，柏長青和焦烈兩人，仍是一邊一個，扶住了杜如風，向前疾行而去，轉眼之間，已看不見了！

宋進嘆了一聲，道：「我們快收拾一下這裏，再進城去看看，總有可供咱們賣藝的地方！」

白月明突然道：「姨丈，不如我們也跟杜少俠去，一起去救人！」

宋進瞪着眼道：「你看看人家是什麼本領，你有什麼本事，就可以和人家一起去救人了？」

白月明嘟着嘴，道：「我和玉姐姐，會踩繩子，鍾大叔能登高蹺，姨丈你會縮骨鑽圈兒，大力哥力大無窮，這不全是本事麼？」

鍾登天自嘲似地苦笑道：「要是憑咱們這些本領，就能做那樣的大事，那麼，武林中那麼多英雄豪傑，全都可以蒙着被子睡覺，不必賣命了！」

白月明還在不服，但是宋進已然道：「別吵了，以後，不管有人沒有，誰也不准提這件事，韃子的耳目太多，叫他們聽到了，自討苦吃！」

大力第一個回答：「是，我不說，我不說！」

白月明和宋玉兒兩人，瞪了大力一眼，但是她們素來知道大力胆子小，是以也不說什麼。白月明眼珠轉動，陡地想起一件事來，道：「姨丈，你不是說要再進城去找地方賣藝麼？我看有一個地方甚好！」

宋進呆了一呆，道：「你怎知鎮江城中，什麼地方賣藝好？」

宋玉兒立時道：「爹，她的心思你還不知道麼，她是要到城南的土地廟去！」

白月明立時道：「偏你能猜中我的心思，我不是要到土地廟去，是要到西落巷尾去！」

宋玉兒取笑道：「原來你不是想進城去賣藝，是想到西落巷尾，去看杜少俠！」

白月明紅了臉，咬着下唇，衝着宋玉兒，連聲道：「表姐，你說你不想去見他，說呀！」

宋玉兒也低下了頭，紅着臉，却是一言不發。宋進在一旁，看了這等情形，也不禁長嘆了一聲，道：「別吵了，城南土地廟，倒是好地方，我們縱使不賣藝，也可以到那地方去看看！」

白月明雖然頑皮，但是姨丈的話，也是不敢不聽的，當下鍾登天、宋進等四人，合力將泥土翻轉，蓋住了血漬，仔細看了一遍，再也看不出曾經厮殺過的痕跡了，才仍由大力挑着担子，一起向城中進發。

他們繞着城牆，來到了南門，只見城門外，兩隊韃子兵，一字排開，有幾個韃子軍官，看來身形高大，神武勇猛，正目光灼灼，在審視每一個人，雖然未曾上來盤問，但是也使每一個人在走進城門時，覺得極不自在。

他們一行人離城門還遠，就看到接連幾個告示牌，牌上都畫着圖形，杜如風是第一個，接下去還有幾個，連柏長青和焦烈都在內。那全是懸重金捉拿的人犯。

他們看到了告示牌，心頭又不禁怦怦亂跳，大力更是低着頭，向前疾行。

倘幸一行人順利進了城，向行人問明了城南土地廟的所在地，行了小半個時辰，便已到達，只見那座土地廟極為寬敞，廟前的空地更大，許多醫卜星相，耍雜耍的，已經擺下了攤子，人全都圍成一堆一堆。

宋進看了看，已有三班班子在耍雜耍，他一面命鍾登天敲起鑼來，一面先擠進人羣，向那三班在耍雜耍的拱着手，道：「在下宋家班，在江北也小有名氣，到這裏來討口飯吃吃！」

那些正在賣藝的，有的並不理他，有的只是隨口答應幾句。

宋進乃是何等樣人物，況且他已經知道，有大批武林中人，正在此處齊集，是以他看出，那些在賣藝的人，其實並不是真正跑江湖的流浪漢，而全是武功極高，江湖上的英雄豪傑。

反正他既然已打了招呼，便也不再理會人家的事，鑼一敲動，便有人圍了上來，這時候，他心中在想，杜如風等三人，不知道是否已經進了城？是不是已和他那幫朋友見了面，正在商議着大事？

杜如風、柏長青和焦烈三人，在走到城門附近時，便看到了城門口，增了兩隊韃子兵，非但有韃子兵，而且還有幾個服飾奇特，怪模怪樣的人，站在城門口，而且，城門口又高豎着告示牌，牌上全有着他們的畫像，他們也不敢由城門進去，沿着城向前走着，來到了一處城牆脚下，野草叢生，城頭上也沒有人，柏長青和焦烈兩人，停住了身子，自口中發出一陣雀鳴聲來。

只聽得城頭之上，也傳來了一陣雀鳴聲，不一會，有三個人，自城上探頭，向下望去。

那三個人，只望了一望，就縮回了頭去，緊接着，便放下了三股繩索來。

杜如風身受重傷，連走路都是搖幌不定，如何還攀得繩子？由柏長青將繩子繞在他的腰際和脅下，然後，背着他，一起向上攀去。

不一會，已上了城牆，那三個人趨前來，看到了杜如風，都是又驚又喜，道：「杜少俠來了，那眞太好了，唉，衆兄弟正在等你啦！」

杜如風心中又是激動，又是苦笑，千金重担在自己的肩上，本來，這正是英雄立業的大好機會，可是，他却偏偏已受了重傷！

焦烈在一旁道：「此地不宜久留，快到西落巷去！」幾個人扶着杜如風，又自繩上，攀援而下，那三個人走在前面，只揀小巷穿來插去，不一會，已到了一條筆也似直的巷子之前。

那條巷子，兩面都是高牆，別無人家的門戶，到了巷尾，突然寬了起來，是一個很大的空地，空地之後，乃是一所巨宅。那巨宅看來已然十分殘舊，牆上白堊剝落，門上黑漆，也已點點斑駁。但是，看過去，還可以隱約看到，牆上原來是寫着「振聲鏢局」四個大字的。他們一行六人，才一進巷子，便看到巷旁的高牆上，不斷有人跳下來。

這些人，顯然全是在守望把風的，他們一看到了杜如風，便立時跳了下來，有和杜如風熟的，便趨前握手，就算不熟的，也親親切切，叫一聲杜少俠。等到他們來到了鏢局巨宅的門口時，已有十四五人之衆了，鏢局中又有好幾個人，迎了出來。

杜如風明知現在聚在一起的這些人，全都是江湖上成了名的英雄豪傑，有的名頭，武功，俱在他之上，但是個個對他如此倚重，這使他感到一股異樣的興奮，蒼白的臉上，也不禁現出幾絲紅暈來。

烈士拋頭顱

杜如風等一行人，進了鏢局，鏢局的大門，立時緊閉，巷子之中，也變得十分冷清，但隨即，在巷口的一間小屋中，閃出了四條人影來。

那四條人影，動作極快，才一閃出，只向巷子中望了一眼，便立時向外奔了出去。

那四人奔過了一條街，便又有人迎了上來，迎上來一個人，手中牽着好幾匹馬，問道：「怎麼樣了，可有什麼新的發現？」

那四個人立時翻身上馬，道：「快，快去禀報婁天魔，那是天大的功勞一件！」

迎上來的兩人，也翻身上馬，六匹駿馬，就在大街之上，潑刺刺地向前，奔了上去。這些日子來，鎭江城中的百姓，也早已習慣了那些不三不四的人，騎着馬在街上亂闖的了，是以一聽到馬蹄聲，便紛紛避了開去，但是終究還有避不開的，鞭子便呼嘯着抽了下來。

轉眼之間，六匹馬便來到了一所巍峨的巨宅之前，在那所巨宅之前，全是一隊隊的韃子官兵，那六個人馳到了近前，勒住了馬，其中一個，自懷中取出一支令箭來，向一個韃子軍官，幌了一幌，接着，六騎又向前疾馳而出，停在巨宅的門口。

那巨宅大門緊閉，圍牆足有兩丈來高，大門之前，還有兩根極高的旗桿，六匹馬一馳到，驚動了在旗桿斗中棲息的烏鴉，一面叫着，一面振翅飛了出來。

那六人盡皆翻身下馬，他們却不由正門進去，而是牽着馬，一個接一個，走進了巨宅旁的一條巷子，他們才一進巷子，巷尾屋角處，就有兩個人閃了出來，和他們會合，一起來到了一扇小門之前。

他們連敲了三四下，小門打了開來，各人牽着馬，走了進去。他們進了門，自有人過來，將馬牽了過去，屋中又有人迎了出來。

他們之間，相互打着手勢，又一起進了屋子，那屋子深邃高大，廊廡極多，正是原來的鎭江將軍府，他們穿過了一條長走廊，直來到了一個小花廳之前，只見小花廳正中，一張虎皮交椅之上，坐着一個人，面目陰森，神情可怖，不是別人，正是金掌天魔婁魂。

一見了婁魂，那四個人先一步搶了進去，婁魂問道：「城中的情形怎樣？」

那四人中的一個道：「振聲鏢局，果然是他們的巢穴，我們才見柏長青和焦烈，還有幾個人，扶着受傷的杜如風進鏢局去！」

婁魂陰森的臉上，立時現出了一絲冷酷的笑容來，他道：「你們可曾被他們發現！」

四人中的另一個忙道：「不曾，他們在西落巷中，滿佈崗哨，但是却再也想不到，在巷口王老漢茶館中的，全是我們的人！」

婁魂霍地站了起來，當他站起來之際，竟然帶起了一股勁風，由此也可知他勁力之甚，他一站起，就立時怪聲怪氣，道：「好，他們要來生事，我們先下手爲强，攻他個措手不及，白長風！」

他最後「白長風」三字，乃是提高了聲音來叫的，只見一個全身白衣，身子高得出奇的人，應聲走了進來，人人都認得他，是婁魂的得力副手，原是陰冥教主，邪道中數一數二的高手白長風。

婁魂沉聲道：「我帶人去殺他們一個措手不及，你帶着一小半人，小心守護，若是走了姓文的，你和我，都是首級難保！」

白長風陰惻惻地笑着，道：「放心，絕走不了他！」

婁天魔桀桀怪笑，大踏步向前，走了出去。白長風送到了二門，就轉了回來。

婁魂帶的人，全不騎馬，只是在大街小巷中，向前疾奔。

等到他們三十來人，快到西落巷時，才一起散了開來，分成了幾路，先將振聲鏢局，團團圍住，只等殺聲一起，便可一起衝了進去，不讓一個有走脫的機會。

在振聲鏢局的大堂之中，衆豪傑正在興高采烈，杜如風一到，就已服下了幾顆治傷的靈丹，被大黟兒扶着，坐在正中。

杜如風勉力提着神，道：「鎭江城中，敵人的勢力太大，我們在此聚集，雖然秘密，但敵人未必不知，能早日行事，自然最好。」

一個花白鬍子，一臉正氣的老者道：「正是，我們人人皆如此想，但是如何行事，還請杜少俠裁奪！」

杜如風望了那老者一眼，不禁長嘆了一聲，文丞相是被囚在鎭江將軍府中，那幾乎是可以肯定之事，但是正如那位浙西大俠秦杏元所說，如何下手呢？

杜如風皺着眉，道：「這事，力敵不可，智取也難以進行，我看，還得請在南土地廟的朋友一起來，集思廣益，方是辦法！」

柏長青忙道：「我和焦兄弟去走一遭！」

他說着，一拉焦烈，兩人向外便走。

可是，他們才走出了一步，秦杏元便道：「兩位，現在告示牌上，也有了兩位的面形，不可妄動，還是差兩個敵人不知來歷的人去好！」

秦大俠話才住口，便有兩個年輕人齊聲道：「我去！」

杜如風道：「兩位千萬小心！」

那兩個年輕人將腰際的跨刀，藏在衣襟之中，大踏步向外走了出去。他們兩人，才一走在巷子中，就看到巷口有五六個人走了過來，那兩人呆了一呆，就在他們一呆之際，背後風生，似乎有人自高處落到了他們兩人的背後，兩人心知不妙，一個轉身。

然而，就在他們一個轉身之際，兩柄雪亮的利劍，已經「颼颼」劃到。那兩個年輕人一掀衣襟，手才碰到了刀柄，咽喉處一涼，兩柄劍已將他們的咽喉，劃出了一道極深的口子來。

那兩個年輕的身子向後倒去，使劍的兩個人，雙腳飛起，將他們的身子，踢得向外，直跌了出去，撞在牆上，又委頓在地。

這時，那兩個年輕人還未曾立時死去，他們喉際血如泉湧，却還可以看到，兩旁的高牆之上，有十七八個人，疾跳了下來，巷口也有人湧了進來。

那兩個年輕人想叫，可是他們的咽喉，一上來便爲利器所傷，却是一句話也叫不出來，他們只好掙扎着站起身來，眼看那些人，奔到了鏢局之前，有的上了牆頭，有的飛身上屋，有的伏在門前，他們只好眼睜睜地瞧着，而隨着他們喉際傷口，血越冒越多，他們的視線，也越來越模糊，終於，什麼都瞧不見了。

婁魂率領的那三十幾個高手，以婁魂爲首，幾個輕功好的，已全上了鏢局大堂的屋頂，伏了下來，但是大堂中的那些人，却還了無所覺。

婁魂伏在屋頂上，慢慢地揭起一塊瓦來。當他在揭動瓦片的時候，大堂之中，杜如風首先察覺，「咦」地一聲，道：「屋頂有聲響！」

別人還不在意，道：「只怕是我們自己人！」

杜如風皺眉道：「不對吧，剛才我來的時候，屋外防守的人，全都跟了進來，現在全在此間！」

杜如風那句話一出口，衆人才陡地一怔，然而也在此際，只聽得屋頂之上，「轟轟轟轟」五六下響處，出現了五六個破洞，碎瓦如雨中，七八個人，已自破洞之中，飛身而下！

下沉之勢最快的，不是別人，正是金掌天魔婁魂，他人還在半空之中，便霹靂也似，一聲大喝，道：「逆賊死期到了！」

隨着他那一聲厲喝，只見他雙掌一抬，「呼呼」兩掌，已然疾拍而出！

衆豪傑全然未曾料到，會有那樣的意外，正在錯愕之間，敵人已到，一個措手不及，婁魂兩掌再出，「砰砰」兩聲，便有兩個人中了掌，一個被婁魂一掌，拍中了背心，口中鮮血直噴，另一個，一掌正被擊在太陽穴上，只聽得「克」地一聲響，連頸骨都被打斷，頭歪在一邊，立時就嚥了氣。婁魂號稱金掌天魔，掌力之强，實是非同凡響！

而婁魂才一出手間，自屋頂上躍下的其他人，早已兵刃出鞘，動起手來，大堂之中，一陣混亂，措手不及之中，又有幾個人傷重而死，柏長青大喝道：「散開來，將他們圍住！」

一干豪傑，應變極快，一面紛紛跳了開去，一面也早已舉了兵刃在手。可是，婁魂一聲長笑，道：「也不知是誰圍住誰！」

隨着他那一聲怪叫，只聽得喊殺數之聲，自四方八面，傳了進來，首先，大堂正中，又有七八人闖了進來，接着，早已潛進鏢局後面的黑道高手，也已一起湧了進來，各豪傑齊聲發喊，剎那之間，混戰起來。

鏢局的大堂雖大，可是五六十人混戰起來，却也是擠不開，剎那之間，刀光亂幌，劍影疾閃，血肉橫飛，整個大堂之中，猶如阿鼻地獄一般，有十來個人，已跳到了大堂前的空地上，還有一批人，自大堂的兩廊之中，散了開去，但是大堂中仍有二三十人在混戰。

金掌天魔婁魂，一手奪了一柄大砍刀，一手奪了一條鐵鍊尖刺鞭在手，呼嘯盤旋，剎那之間，就傷了五六人，柏長青和秦杏元兩人，見勢不佳，奮

力殺退了眼前的敵人，向着婁魂，雙雙撲了過去！

這時候，他們的形勢，實在又是大大不妙，因爲敵人既然已發現了他們的所在，援軍一定源源不絕，就算鎮江城中，敵人沒有那多高手，只消調一支軍馬來，萬千人圍住了鏢局，也是插翅難飛！

是以，他們唯一的希望，就是在敵人的援軍未到之前，擒賊擒王，若能先擒住了婁魂，那麼，再有敵人自然投鼠忌器，他們也可以有一條生路了。

是以，秦杏元和柏長青兩人，一齊向婁魂撲出之際，招數却異常狠辣。

柏長青才一撲向前去，「嗤」地一劍，長劍便直刺婁魂的面前，而秦杏元身形一矮，手中的長鉤劍，反鉤向婁魂的足踝，婁魂一聲怪叫，臉向後一仰，手中大砍刀向下，陡地沉了一沉。

只聽得「錚」地一聲響，秦杏元發出的吳鉤劍，恰好鉤在大砍刀之上，而婁魂的鐵鍊尖刺鞭，也隨即揮出，柏長青見自己的一劍，被對方堪堪避過，而對方的兵刃，已然攻到，他一咬牙，竟然不避，拚着捱上對方一下，也要制住敵人！

是以，他非但不退，反倒踏前了一步，一挽手，長劍又自上而下，一劍削下！

這一下拚了命的打法，倒也令得金掌天魔婁魂大出意料之外，金掌天魔的鐵鍊尖刺鞭自上而下，掃了下來，正掃在柏長青的肩頭之上，已聽得「嗤」，一聲響，將柏長青的肩頭之上，連衣服，帶皮肉，扯了一大片來，立時鮮血淋漓。

而柏長青咬緊牙關，忍着徹骨奇痛，那一劍的去勢更疾，婁魂也是未能避得過去，一劍正刺在婁魂肩頭上，秦杏元一看，大叫一聲提起吳鉤劍，當胸攻了出去，但婁魂也在那時，疾揚起大砍刀來。

秦杏元只是看出有便宜可揀，只顧進攻，却不料婁魂的大刀，自下而上撩了上來，一刀正砍在秦杏元的胯下，刀身直陷進了秦杏元的小腹之中！

秦杏元受了重創，攻出的那一劍，自然再難以傷敵，婁魂一鬆手，棄了刀，身子向後，疾退而出，秦杏元發出一下撕心裂肺的呼叫聲，身子向後便倒，血如泉湧，已然慘死！

婁魂向後一退，立時有三四個黑道高手，趕了過來，將柏長青截住。

這時，大堂之中，似在混戰，但是倒在地上死傷的人却已比動手的人更多，焦烈全身浴血，還在力敵三個黑道高手，看着大勢已定，衆豪傑實在是再也難以扭轉局勢的了！

婁魂在退出一步之後，倚着一條柱，喘着氣，他肩頭上的傷勢，也着實不輕，他定了定神，揚聲叫道：「莫走了杜如風！」

他一叫，立時有兩個人，奔到了他的身前，道：「奇怪，杜如風不在這裏！」

婁魂扯下衣袖，裹住了肩頭的傷口，叱道：「胡說，我剛才揭開瓦片向下看時，杜如風還在！」

金掌天魔婁魂，剛才伏在屋面上，揭開瓦片向下看時，杜如風的確是還在的，而且，他還聽到，是杜如風首先發覺屋面上有異動的。

可是，自從他一自屋面上，躍到大堂之後，那一場厮殺，何等慘烈，簡直是人人紅了眼，如何還顧得與自己動手的是什麼人？只要是敵人，兵刃便狠狠送了過去，誰還去顧及杜如風在什麼地方？

直到此際，看着大勢已定了，婁魂也受了傷，才有喘一口氣的機會，可是却不見了最主要的杜如風！

金掌天魔婁魂一呆，恰在這時，有一個武林高手，背後中了一刀，鮮血直冒，可是那高手還揮着利刀，號叫着向婁魂撲了過來，舉刀便砍！

婁魂一伸手，便抓住了那人的手腕，用力一拗，「卡」地一聲響，已將那人的手背骨，生生拗斷，他大聲喝道：「杜如風在何處？」

那武林高手斷了手背骨，一聲慘叫，早已昏死了過去，如何還能回答婁魂的問題？婁魂一腳踢開了那人，抬頭向前看去，只是大堂之中，還在動手的，已只有柏長青和焦烈兩個人了！

而柏長青和焦烈兩人，雖然還在苦鬥，却早已受了重傷，在大堂外的空地之中，殺聲已靜了下來，七八個婁魂手下的人，握着血刃，奔了進來，他們之中，也大半帶着傷，一個喘着氣，道：「婁天魔，外面已一個也不剩了！」

婁魂道：「可曾見杜如風？」

自外面進來的人，都呆了一呆，婁魂頓足道：「快將死人翻來看看，杜如風可在內！」

他一面說，一面已大踏步走向前走，「砰砰」兩脚，將地上的兩個死人，踢得翻了一個身，順手又從一個死人的手中，奪過一柄短槍來，一個轉身，一聲大喝，短槍向着柏長青，電射而出！

柏長青其時，以一敵四，已是劍法散亂，難以支持，婁魂的那一支短槍，來勢又疾，柏長青連閃避的念頭也未曾起，「撲」地一聲，短槍便已刺中了他的心口。

短槍一中要害，柏長青幾乎是立時死去的，可是圍着他的四個黑道高手，刀劍齊下，柏長青身上，已添了四處傷痕，才倒了下來。

柏長青一死，大堂之中，只剩下焦烈一個人了！婁魂一聲大喝，道：「住手！」

圍住焦烈動手的三人，一聽得婁魂呼喝，一起退了下來，焦烈拄着刀，不住喘息。

婁魂冷冷地向焦烈道：「杜如風那裏去了？」

焦烈大喝一聲，倏地揮刀，在他身邊的兩個黑道高手，走避不及，大刀精光霍霍，旋風也似，轉了一圈，那兩個黑道高手，立時倒地死去。

而焦烈却並不收住那一刀之勢，在大刀反旋回來之際，直砍向他自己頸子，只聽得一聲怪叫，鮮血四濺，焦烈自知無望，竟壯烈自刎而死！

焦烈一死，整個鏢局之中，登時靜了下來，婁魂道：「前後找一找，將我們自己人拖出去，放火燒了這裏，以絕後患！」

衆黑道高手轟然答應着，整個鏢局，前前後後，尋找了起來，人人都希望自己能找到杜如風，杜如風的首級，值一千兩黃金，那畢竟不是小數。

可是在前後齊皆找遍之後，四五十具屍體之中，並無杜如風，杜如風竟逃走了！

杜如風身負重傷，並未痊癒，如何可能逃得出去呢？看官，要知道杜如風確然逃了出去，這時，他正脚步踉蹌，奔向城南的土地廟去！

杜如風之所以能逃脫，正是因爲他受了重傷！

如果他不是重傷未愈的話，那麼，敵人突如其來，他一定奮力應敵，而在敵衆我寡的情形下，他的下場，只怕也和現在淌在血泊之中，壯烈犧牲的衆武林豪傑，不會有什麼不同！

但是正因爲他重傷未愈，所以當混戰一開始之際，他便退到了一條大柱之旁，那時候，浙西大俠秦杏元，一步搶到了他的身前，道：「杜少俠，你快走！」

杜如風全身激動得發着抖，在那樣和敵人短兵相接，你死我活的情形之下，叫他離去，他怎會答應？可是，也根本不容他不答應，秦杏元拉着他，向外便走，來到左廊時，迎面三個黑道高手奔了進來，俱都死在秦杏元的吳鉤劍之下。

那時，大堂之中，混戰方始，也沒有留意到秦杏元帶着杜如風奔了出去。他們兩人，奔到了廊下，秦杏元急道：「杜少俠，你快去土地廟，和楚老爺子，陶大俠見面，這裏面有我們和敵人拚命！」

杜如風忙道：「我——」

他才說了一個字，秦杏元已厲聲喝道：「你重傷未愈，留在這裏何用，還不快走？」

杜如風只覺得心中一陣發熱，兩行英雄熱淚，已然奪眶而出！

自古就有道：「英雄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而這時，杜如風已知道，敵人發現了他們秘密聚集的地點，糾衆來攻，他們這些人，實是凶多吉少了！那麼多熱血豪傑，全不免死在此處，杜如風一想及此，心如刀絞，怎能不盈然下淚！

可是秦杏元已用力將杜如風一推，推得杜如風跌出了一丈許，轉身奔進了大堂之中。

大堂之中，兵刃交碰之聲，受傷人的慘叫聲，厲喝聲，交織在一起，令得杜如風雙手緊握着拳，他轉過身，正待向大堂之中，衝了進去。

可是他才奔出了一步，便陡地想起，秦大俠的話，確然不錯，自己身受重傷，尚未痊癒，如果衝進大堂中去，固然壯烈無匹，但是自己死在此處，那正是遂了敵人的心願！哪裏比得上，趁自己如今還能走得動，到土地廟去，召集另一批武林豪傑，着他們立時趕到這裏來，或許兩路夾攻，能將敵人打退！

杜如風在才一被秦杏元自大堂中推出來之際，想及敵我雙方，正在進行生死拚鬥，而自己偏偏像是廢人一樣，一點力也不能出，心中實是難過之極，直到此際，他想到了這一點，覺得自己尚有調兵遣將的能力，他立時又轉回身來，向前奔去，轉眼之間，便自鏢局後園的斷牆之中，奔了出去。

杜如風想到自己奔得快一步，便可以早一點到達土地廟，來援的人也可以快些來到，是以他只是不停地向前奔着，他在向前疾奔之際，根本看不清街道上的行人，也看不清街道兩邊的景物，只覺得兩旁的房屋在搖擺，在旋轉，似乎每一幢房屋，都要向着他倒了下來一樣！

杜如風重傷未癒，本來是不能那樣疾奔的，可是此際，他却不顧一切地向前奔着，汗自他的額上，不住地湧出來，令得他的視綫模糊，他全然忘却了傷口的疼痛，而當他在那樣向前疾奔之際，他全身氣血，如同萬馬奔騰一樣，幾乎連他自己也不能克制。

他在一到振聲鏢局之際，衆豪傑見他受了傷，便紛紛將獨門傷藥，給他服食，本來，那些傷藥的效能，還不會發揮得如此之快，但是此際，他一發脚急奔，氣血運行暢湧，藥效也發揮得快，竟是越奔，脚步越是輕快，杜如風揮着汗，直到奔出了老遠，他才停了一停，只見前面，人頭湧湧，已到了土地廟之前了。

在人頭湧湧之中，他只聽得一陣一陣的采聲，不住地傳了出來。

杜如風抬頭看去，只見在土地廟前，兩根旗桿之間，結着一條長繩，那長繩離地，足有兩丈高下，一紅一綠，兩個穿得十分艷麗的少女，正柳腰款擺，在繩上迅速地走來走去，每當她們兩人，對面相遇，突然之間，各自身子一側，錯身而過之際，圍在下面的人羣之中，就爆出一陣轟雷也似的聲笑來。

杜如風一眼便望出，在繩上的那兩個少女，不

是別人，正是白月明和宋玉兒兩人！

杜如風的心中，不禁打了一個突，暗忖怎麼那麼巧，宋家班在此處賣藝？然而，杜如風立時發覺，宋家班也在此賣藝，對他是十分有利的。

因為所有的人，幾乎全被宋家班的絕藝，吸引了去，別的地方，却是十分冷清，杜如風一轉頭間，就看到一個賣卜的老者，正是江北七十二家鏢局的總鏢頭，揚州大俠金天星。

杜如風吸了一口氣，逕自向金大俠走了過去，金天星還未曾認出杜如風來，一見有人走來，還搖着手中的摺扇，道：「這位客官，可要算流年？」

杜如風直來到近前沉聲叫道：「金總鏢頭。」

金天星吃了一驚，陡地一怔，但是他也立即看清，站在自己面前的，不是別人，正是杜如風，他一看清是杜如風時，心中更加吃驚，陡地站了起來，道：「杜少俠，是你，你……你……」

金總鏢頭並不是沒有見過大陣仗的人，可是杜如風這時的樣子，却實在地令人吃驚了，他全身都被汗濕透，像是整個人才從江上浮起來一樣，面色蒼白，神情驚怒，一望而知有極大的事故發生了！

而杜如風不等金天星將話講完，便雙手按在金天星面前的那張桌子上，急急地道：「金總鏢頭，婁魂率人，正在攻打振聲鏢局，敵衆我寡，眼看不支了，你，你快帶人去救！」

金天星一聽，先是一呆，但是他只是呆了極短的時間，便仰頭發出了一聲長嘯！

金天星的武功造詣極高，在他發出長嘯聲之時，正是掌聲、采聲如雷之際，但是他的一下長嘯聲，却直冒了出來，幾乎土地廟前，人人可聞！

剎那之間，只見十來個原來在擺着各種攤檔的人，一起向金天星奔了過來，在人叢中，也擠出十來個人來，人人看到了杜如風，都驚呼一聲杜少俠，而在土地廟中，也有七八個人，疾奔而出。

前後不過一眨眼間，在金天星面前，已聚集了三五十人，金天星道：「快到振聲鏢局去，那裏出事了！」

金天星話才一出口，已有幾個性子急的武林高手，大喝一聲，抖出了兵刃，向前奔去，一時之間，圍住了看宋家班賣藝的人，秩序大亂，亂奔亂竄，在人叢中，也跳出了七八個人來，大喝道：「好啊，反賊在此，莫放他們逃走了！」

那七八個人，正是婁魂手下的黑道高手，一面叫着，一面想要立功，一起衝了上來，可是他們人却少，衆豪傑衝了過去，一陣混戰，還不到一盞茶時，便將那七八人一起結果。杜如風振臂高叫，道：「大家到振聲鏢局去！快去增援遲恐不及了！」

杜如風振臂高叫，那時，白月明和宋玉兒兩人，也早已下了繩，宋家班五個人，擠在一起，一時之間，他們也不知發生了什麼事，直到聽到杜如風的叫聲，他們才知道是為了什麼！

宋玉兒和白月明兩人齊聲叫道：「杜少俠！」

她們兩人一面叫，一面便向前奔了過去，可是才奔出了一步，便被宋進和鍾登天兩人，死命拉住，宋進喝道：「你們兩個丫頭想死啊！」

但是宋玉兒和白月明兩人的神色，却只有興奮，毫無驚恐，她們齊聲道：「看，那是杜少俠！」

這時，杜如風已然帶着衆高手，向前疾奔而出，街上有幾個韃子軍官，恰在此際走過來，遇上了如同猛虎出柙一般的衆武林高手，也立時遭了殃，杜如風奪了一柄大刀在手，呼呼揮動，向前奔了出去。

他的耳際，也依稀聽到宋玉兒和白月明兩人的叫聲，但是，他根本沒有時間，循聲向前看一看，就帶着衆人，直衝而去了。

白月明和宋玉兒兩人，不但叫着，而且還不斷揮着手，可是杜如風連頭都未曾回過來，她們兩人的心中，都有一層說不出來的滋味。

這時，土地廟前廣場上，所有本來圍着看熱鬧的人早已奔逃一空，有七八具屍體，躺在血泊之中，鍾登天忙沉聲道：「大力，收拾傢俬，快走！」

大力一直只是傻楞楞地站着，直到鍾登天一叫，他才手忙腳亂地收拾起東西來，而這時，已經聽到急驟的馬蹄聲，自遠而近，迅速地傳了過來！宋進等人，匆匆收拾了東西，急急走進了一條小巷之中，穿出小巷，便已經消失不見了。

宋家班五人，是最遲離開土地廟前空地的，他們才一從小巷盡頭消失不久，一隊韃子騎兵，各執着長矛大戈，便直衝了過來，馬蹄敲在石板上，發出驚心動魄的聲音來，蹄聲在廣場上不斷地響着，那一隊韃子兵，立時又向前馳了出去。

杜如風帶着三十多名武林高手，一直向前奔着，他只當自己替振聲鏢局，討來了救兵，又哪裏知道，振聲鏢局之中，由於強弱懸殊，在他走後不久，勝負的大局已定，而他們自己，也正是走向一條死路，以致全軍覆沒，近一百名武林精英，全都死在鎮江城中！

他們在大街上向前奔着，街上的行人，紛紛走避，不一會，一隊韃子兵，便追了上來，就在街上，一場斷殺，死了七八個武林高手，那一羣韃子兵也遭了殃，各武林高手奪到了十來匹馬，或兩人共騎，或單人匹馬，直向振聲鏢局馳去。

騎在馬上向前奔去的武林高手，約有一半，還有一半，仍然向前奔着。

但是，等騎在馬上的武林高手馳遠之後，前面幾條巷子之中，又湧出兩隊韃子兵來。

那一半人，正是由金天星帶着隊，金天星一看到前面人多，眼看是衝不過去的了，連忙大喝道：「快退！」

可是，一待各人轉過身來，前面巷中，又是一隊韃子兵衝將出來，那一隊兵，半是弓箭手，半是短矛手，剎那之間，弓箭、短矛齊飛，已有五六個人，中箭、中矛，送了性命。

金天星看看情形不對，又大喝道：「上房！」

他一面叫，一面身形向上，疾拔而起，可是他還未能跳到房頂之上，七八柄利矛，矛尖映着日光，精光閃射，帶着「嗤嗤」的風聲，已向他射了過來，他手中長劍揮動，身在半空之中，居然被他格開了五六柄利矛，但是還有兩柄，刺在他的身上。

金天星一中了矛，身子自半空之中，直跌了下來，兩面的韃子兵，一撲而上，到了這時候，尚餘的那七八名武林高手，兩頭沒有退路，大勢已去，血洒長街，無一能以倖免了！

馬兒急馳，究竟比人奔走快得多，就在金天星等一干人，慘死在韃子兵手下之際，杜如風已率着人，來到了振聲鏢局的後園。

那時，婁魂已大獲全勝，正在搜尋杜如風的下落，後園中也有幾名黑道高手在尋找。

那三四名黑道高手，正希望能在鏢局的後園之中，找到杜如風，不論是死是活，不但是大功一件，而且還可以得到一千兩黃金的賞格。

他們也聽到了有一陣急驟的馬蹄聲，但是他們却以為來的是自己人，並不在意，而等到他們忽然發現有人自後園的斷牆之中跳進來時，十來個武林高手，已經湧進後園來了；當先一個正是杜如風！

那幾個黑道高手，一看到杜如風自天而降，後面還帶着一大批人，齊聲驚呼叫道：「杜如風！」

他們才叫得一聲，杜如風手中，大刀橫揮，早已砍翻了一人，他一步竄向前，自那人的手中，奪過一柄長劍來，劍光霍霍，又刺死了兩人。

另外兩個人見勢不佳，掉頭便走，羣豪之中，立時有人趕了過來，那兩個黑道高手的背後，各中了一刀，鮮血直湧，但他們還是向前奔着，直到奔到了月洞門前，才仆倒在地，死於非命。

就在那兩個人倒地死去之際，只聽得月洞門內，一聲大喝，金掌天魔婁魂，已大踏步走了出來。

在婁魂的身後，跟着二十來人，一字兒排開，杜如風一見，忙向身後，擺一擺手，他身後那些武林高手，也一起站定了身子。

這時，一面以金掌天魔婁魂為首，一面以杜如風為首，嚴陣以待，雙方暫時雖然沒有動手，但是日光映在兵刃上，發出奪目的，寒森森的光芒來，却更令得氣氛緊張無比，每一個人都屏住了氣息。

金掌天魔婁魂最先開口，他一聲冷笑，道：「杜如風，你逃走了兩次，終究不免送死來了！」

杜如風微微喘着氣，厲聲道：「認賊作父的奸賊，少與我廢話！」

杜如風一面說着，一面「嗤」地一劍，已向前直遞了出去，婁魂身形一側，一掌拍向杜如風手中的劍脊，他掌上功夫，十分了得，那一掌，若是被他拍中，杜如風手中的長劍，只怕要脫手飛去！

但是杜如風乃是何等樣人，怎會叫婁魂一出手便佔了便宜去？婁魂一掌拍出，他身子一斜，長劍跟着一挺，已交削婁魂的手腕！

婁魂一聲大喝，轉過身，向旁連奔出了兩步，而在他向旁連奔兩步之際，杜如風已趕了上去，在他的身後，連刺了兩劍，但是因為婁魂的身法，十分快疾，是以杜如風那兩劍，也接連走空。

杜如風和婁魂一動上了手，衆豪傑和黑道高手，也一齊混戰起來。

剎時之間，後園之中，全是刀光劍影，杜如風和婁魂兩人，則越打越遠，打到了一座假山之旁，婁魂一面動手，一面冷笑着，道：「杜少俠，你傷重未愈，只怕難以支持得下去吧！」

杜如風滿頭是汗，咬牙切齒，長劍疾出，婁魂身形一縱，跳到了假山石上。杜如風心知擒賊擒王，若能將婁魂刺死，大局可定了，是以他一步也不肯放鬆，婁魂一上了假山石，他也身形拔起，向假山石上，直縱了下去。

却不料，杜如風的身形，才一拔起，婁魂的身子，在假山石上，陡地一滑疾滑下了三四尺，緊跟着，「砰砰」兩掌，擊向假山的一個石筍之上去。

婁魂的掌上功夫，當真非同小可，他那兩掌過處，竟然將那根兩尺來高，足有兩握粗細石筍，硬生生擊斷，石筍不但斷落，而且，還帶起「呼呼」的勁風，向杜如風直飛了過去。

杜如風身在半空之中，長劍剛在將要抖出，未曾抖出之時，那根石筍已然迎面飛了過來，石筍向前飛到，所帶起的那一股勁風，已經使得杜如風幾乎氣也喘不過來，在那片刻之間，他簡直沒有多作考慮的餘地，只好長劍向前，陡地一挺，向那根石筍，迎了上去

石筍的來勢快，杜如風的出劍也快，電光石火之間，只聽得「刷」地一聲響，劍尖已刺在石筍之上，在石筍上刺過，冒出了一片火星來。

但是石筍向前撞擊過來的力道，也實在太得可以，杜如風一劍方中，「拍」地一聲，虎口一震，

他手中那柄長劍，已然齊中斷折！

同時，杜如風人在半空之中，還未曾找到立足之點，被一股大力撞了一撞，他也身不由主，向後疾翻了出去，也就在那一剎間，杜如風看得清楚，只見金掌天魔婁魂，身形已自假山石上，疾滑了下來，滴溜一轉，已經到了他的身後。

在那一剎間，杜如風心中的焦急，實是難以言喻的，因爲他止在身不由主而向後跌去，而婁魂却已轉到了他的身後，那眞是以逸待勞，只消在他背後，疾攻出兩掌，他如何還避得過去。

杜如風雖然在身子向後跌出之際，已想到了這一點，但是却也無法可施，因爲他根本是被那石筍一撞之力，撞得向後跌下去的！

那時候，不但杜如風知道自己已落了極度下風，連已然轉到了杜如風身後的婁魂，也已經可以看出，自己是穩操勝券的了，是以他一面雙掌向前推出，却蓄力不發，只等杜如風到了離他更近時，他雙掌之力，才一併而出！他的掌力，可以擊斷兩握粗細的石筍，試想，杜如風若是被他雙掌擊中，如何還有生理？

一聽到婁魂那種尖銳刺耳的笑聲，杜如風不禁遍體冷汗直淋，可是，也就在那一剎間，情形在突然之間，又有了變化。

那根被婁魂兩掌之力，擊斷之後，向前疾飛而出的石筍，雖然被杜如風刺了一劍，畧擋了一擋，但是在將杜如風的長劍壓斷之後，餘勢未盡，仍然向前飛了過來，就在婁魂怪笑，杜如風冒冷汗之際，飛到了杜如風的身前，杜如風右足一抵，勉強抵住了假山石，一聲大喝，左臂抱住了那根石筍，用力向後一拋！

也就在那時，金掌天魔婁魂雙掌向前一送，排山倒海也似的掌力，向前疾湧而出！

本來，他的掌力是擊向杜如風，却料不到，突然之間，向着他飛來的，不是杜如風，而是那根石筍！等到婁魂發現這一點時，再想收回掌來，如何來得及？只聽得「砰砰」兩聲響，他那兩掌，恰好擊在那根石筍之上，剎那間石屑四濺，那根石筍，被婁魂的雙掌之力，摧裂開來，斷成了十七八截！

本來，婁魂兩掌，雖然未曾擊中杜如風，但是却也對他絲毫無損，不過是白耗了兩掌之力而已。

但是，杜如風在向後抛出石筍的同時，身子已向後疾翻而來，在地上一個打滾，就在婁魂雙掌擊中石筍之際，他已然一躍而起。

這一下變化，令得杜如風反而到了婁魂身後！

兩大高手，正在性命相搏，如何可以有這一點的差別？有了這一點差別，就可以決定生死了！

杜如風一到了婁魂的身後，正是婁魂擊中了石筍，雙臂回收之際，杜如風手中雖然握的只是一柄斷劍，但是他用盡生平之力，一劍向前刺了出去，只聽得「波」地一聲，那一劍，正刺進了婁魂的後心之中！

斷劍雖然不利，但是杜如風的那一劍，用的力道，實在太大，一劍刺中，直沒至柄！

婁魂發出了一下怪叫聲，身子向前仆去，杜如風向後疾退了兩步，喘息不已，等到婁魂的那一下怪叫聲靜了下來之後，杜如風只覺得四周圍，靜得出奇！

那種出奇的寂靜，不禁令得杜如風的心中，起了一陣戰慄，在鏢局的後園中，有那麼多人在動手，如何會那樣寂靜的？

但是，杜如風却還是盯着中了劍的婁魂，不敢回頭四顧，只見婁魂在中了劍之後，向前仆出了兩步，到了假山石前，雙手緊緊地抱着假山石，然後，慢慢地轉過身子來，當他轉到了面對杜如風的時候，他的口角，已不住有血湧了出來。

而他面上神情之可怖，更是難以形容，他瞪大着眼，像是死得極不甘心，張大了口，又像是想要講些甚麼，但是他終於任何聲音也沒有發出來，雙手一鬆，身子向後一倒，「砰」地一聲，倒在地上，一動也不動了。直看到婁魂死了，杜如風一身如弓弦一樣，綳緊了的神經，才一起鬆弛了下來，他連忙抬起頭來，向四面看去。怎知他不看還好，一看之下，只覺得遍體生涼，已把持不住發起抖來。

他一面發着抖，一面緊緊地咬着牙，後園之中，全是死人，所有的人，全死了！跟着他，來到這裏的武林高手死了，婁魂手下黑道高手也死了！

杜如風只顧和婁魂在動手，並不知道後園中其餘人打得如何慘烈，但是卽使未曾看到他們動手的情形，也可以從這時的情形中，看出戰鬥是如何之慘烈！

有的人，到死，兵刃還在對方的身中，而他的身子，也被別人的兵刃刺中。有的人，死前還緊緊地抱住了敵人，有一個混身是血的漢子，甚至至死，還以口狠狠咬着對方的咽喉！

杜如風的心中，只感到一陣絞痛，只有他一個人倖存，他絕不感到高興，反倒感到了一陣異樣的痛苦！只有他一個人了，本鎭再大，又有甚麼法子，可以在韃子的魔掌中，救出文丞相來？

杜如風呆呆地站着，天下的江湖好漢，自然還有盈千盈萬，但是，能在短期內趕到鎭江來的，却全已趕到，而如今，已全軍覆沒，只餘下了他一個人！

杜如風欲哭無淚，木然站立着，但是他也並沒

有站立了多久，因爲一陣陣急驟的馬蹄聲，已然傳了過來，杜如風心知，那定是對方的援軍到了，他向前奔出了幾步，身形一縱，便掠出了圍牆。

落日的餘暉，映得江面上，泛起了一片金光，遠遠有船隻駛來，彷彿是從一片金紅色的光芒之中，凌空飛來一樣。宋家班的那隻船，仍然停在江邊，隨着江水，緩緩地起伏着。

杜如風拖着疲憊的脚步，來到了江邊。

他能够來到江邊，眞不是容易的事，因爲大街上，全部豎着告示牌，告示牌上，都畫着他的圖形，他必需穿過許多小巷，繞過許多路，才能到達城外，來到江邊。

可是，就算是在小巷中穿來穿去，也不是容易的事，韃子官兵，像是瘋子一樣，在大街小巷中飛馳，整個鎭江城中，人人閉戶，家家關門，大街上行人蕩然，只有韃子兵結隊馳過。

杜如風也不知他爲甚麼要來到江邊，來到宋家班的船隻之旁。可是，當他在向着江邊走來時，他只想到了一點，那便是：除了這裏之外，他實在沒有別的地方可去了，他本來有那麼多同伴，有那麼多武林高手，聽他號令，可是那些人全死了！

現在，他只剩下一個人！

他也知道，在經過了那麼慘烈的戰鬥之後，韃子一定會想到，文大人在鎭江城中，絕不安全，一定會儘快將大軍將文大人解走。

而文大人如果一被解走，那就無法再將他救出來了！

杜如風慢慢地向前走着，直來到了船邊，他並沒有出聲，只是呆立在江邊。他聽到船中，隱隱有語聲傳出，也有一陣陣的撲鼻飯香。

杜如風站了沒有多久，暮色已迅速地掩了上來，杜如風仍然不出聲，船上，有人自艙中走了出來，將一盆水，潑向江上，那是一個少女。

而當那少女潑了水，轉過身來時，杜如風看得很清楚，那是白月明！

杜如風看到了白月明，白月明也看到了杜如風，她先是陡地一呆，接着，便失聲叫了起來，道：「杜少俠！」

只聽得船艙之中，傳來了宋玉兒的聲音，道：「丫頭，好不知醜，你想念着杜少俠，也不必大呼小叫啊！」

白月明在甲板上頓着足，道：「眞是杜少俠來了！」

宋玉兒從艙中，走了出來，她向岸上一看，也是陡地一呆，隨卽叫道：「爹！爹！」

她一叫，鍾登天，宋進兩人，也一起從艙中走了出來，宋進一看到杜如風，又驚又喜，忙道：「別站在岸上，快上船來！」

杜如風可以在宋進的聲音之中，聽出他那種由衷的歡迎，他也知道白月明和宋玉兒，一直在想念着自己，他的心中，感到了無比的溫暖，他一掀衣襟，身形一縱，就從岸上，掠上了甲板。

這時候，大力也出來了，望着杜如風，呵呵傻笑着，宋進握住了杜如風的手，將他拉進了艙中，衆人也全跟了進來。

宋進讓杜如風坐定，長嘆了一聲，一言不發。

鍾登天道：「我們離了土地廟，只聽滿街上的人，沸沸揚揚說，西落巷那邊，殺得天昏地暗，上千的韃子兵全趕了去，一地是死人！」

他的口唇顫動着，但是却沒有發出甚麼聲音來，白月明心急道：「那些英雄好漢，怎麼樣了？」

杜如風一字一頓，道：「全——死——了！」

宋進等五人，面面相覷，心頭也全像是壓下了一塊大石，杜如風苦笑着道：「不過他們也沒有白死，婁魂帶去的那些人，也一個沒剩下！」

宋進呆了半晌，道：「如此說來，是救不出文丞相來的了？」

一聽得宋進那樣說法，杜如風的心中，猶如忽然被利刃刺了一下一樣，他身子震動了一下，道：「只有我一個人了，我一個人，能救得出文丞相來麼？」

白月明和宋玉兒兩人的神色，却十分激動，她們兩人，互望了一眼，異口同聲，道：「杜少俠，誰說只有你一個人，我們一共有三個人！」

杜如風陡地一呆，抬起頭來，苦笑着，並沒有回答。

在那時候，宋進和鍾登天兩人，也互望了一眼，宋進滿是皺紋的面上，現出十分嚴肅的神情來，他道：「杜少俠，你何以不回答，可是瞧不起我們麼？」

杜如風忙道：「宋老爹，我絕無此意，可是……可是……」

鍾登天接口道：「可是甚麼？是不是那麼多英雄好漢都遭了不幸，我們這幾個，更不成了？」

杜如風又苦澀地笑了一下，道：「這是武林豪傑的事，你們何必去送死？」

宋玉兒沉聲道：「武林豪傑是大宋人，我們也是大宋人，爲甚麼我們不能去送死！」

杜如風只覺得熱血沸騰，激動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杜如風不開口，白月明則道：「杜少俠，你別以爲我們是說着玩的，其實，我們早有此心了，只不過有武林豪傑在前，當然用不到我們，現在，已

經無人可以出力，我們不妨去試試！」

鍾登天也道：「是啊，我們今天，進城出城的時候，還都特意在鎮江將軍府前後，打了一個轉兒，韃子的防守雖嚴，但是杜少俠你說，婁魂的高手，也死了很多，阻力却也去了不少！」

宋玉兒道：「正是，而且，他們看到武林豪傑全軍覆沒，也必疏於防範。」

宋進像是已有了决定，他堅决地道：「杜少俠，你若是不肯帶我們去，宋家班自己去！」

杜如風仍沒出聲，只是一個一個，向他們望過去，除了大力，臉上稍有猶豫恐懼的神情之外，其他谷人，神色都極其堅決！

杜如風的心，跳得十分劇烈；他自闖蕩江湖以來，不知經歷過多少大陣大仗，他曾和幾個生死之交，獨闖蒙古軍的大營，也曾攔路截刦小股的韃子軍隊，每一次行事，都是鎮定，迅速，功成而退。

而在每一次行事之前，他也從來未有一次，像如今那樣，既激動又緊張！

但是這一次，却是與以往每一次都不同，以往每一次，和他在一起的，都是身懷絕技，武功極高的高手，但是現在，宋家班的五個人，都沒有一個是會武功的！雖然，宋家班的五個人，也各有各的本事，但是那決不是武功，而且，他要去做的那件事，關係是如此之重大，關係着宋族的興亡！

白月明望着一直不出聲的杜如風道：「杜少俠，你聽到我姨丈說什麼了？你不去我們自己去！」

杜如風只覺得心頭發熱，他沉聲道：「列位的勇氣，我着實欽佩，但是這事，還要從長計議！」

宋玉兒沉着臉，道：「杜少俠，你不必自欺欺人了，誰都知道，這事情不能從長計議，文大人在鎮江城中，能有幾天逗留？」

宋玉兒的一句話，令得杜如風的身子陡地震了一震，宋玉兒說得很對，文大人在鎮江城中，還能有多少日子逗留？韃子兵可能明天，就將他解走！

鍾登天一掌拍在桌上，道：「不必猶豫了，快趁天還未黑透，尙未閉城，我們這就得進城去，就在今夜，伺機行事，成就成，不成就不成！」

杜如風緩緩地道：「鍾大叔，你可知道，若是不成的話，就全會丟了性命！」

宋玉兒接口道：「杜少俠，你受傷的時候，在艙中養傷，我記得你曾對我說過，一件該做的事，就算明知要死，也一定得去做這才叫俠士，我不信學過武功的人才能行俠，我們賣藝的人就不行！」

杜如風怔怔地望着宋玉兒，他實是有點難以相信，何以那麼年輕，那麼俏麗的一位姑娘，櫻口之中竟會講出那麼堅決的話來。

杜如風緩緩地站了起來，他已經有了決定，他道：「好，我們走！」

宋進立時揚聲道：「大力，快收拾傢伙！」

大力道：「宋老爹，我們去幹什麼？」

宋進道：「去救人，救文承相文大人！」

大力搔了搔頭，像是不知該怎麼說才好，宋進又道：「你記得，叫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不出聲，多做事，這就行了！」

大力點了點頭，各人都忙碌了起來，不一會，已將東西，收拾成了兩捆，一捆大的，由大力挑着，而鍾登天已將杜如風帶進艙去，換了宋老爹的衣服，等到杜如風走出來時，宋進指着那一捆小的傢伙，道：「杜少俠，委屈你一下，你挑着這些東西，就算遇到盤查的人，也容易混過去一些！」

杜如風忙道：「宋老爹倒想得周到。」

他們一行六人，大力和杜如風挑着東西，走過了跳板，來到了岸上。

那時，天色已經很黑了，一輪明月，掛在天際，映着江水，顯得十分淸冷。明月將他們六個人的影子，映在地上，顯得又細又長，看來，他們只是一班賣藝的班子，誰能知道他們是準備拋頭顱，洒熱血，去幹一件驚天動地，永垂青史的大事？

他們來到了城門口，城門上的火把，明晃晃地照耀着，趕着在城門未閉之前進城的客商很多，他們六個人，站在一堆，慢慢地等着。

在城門旁的告示牌上，就畫着杜如風、焦烈、柏長青等人的面形，有五六個之多，但是除了杜如風之外，其他的面形之上却被用硃砂劃着一個大交义，而且寫上了一個「戒」字，那表示這些人，全已死了！

杜如風看到他那些好友，江湖義士的臉上，被硃筆打着交义，他實在想放聲大哭一番！

然而，現在豈是能表示心中悲痛的時候？杜如風强忍着，隨着衆人，來到了城門口，每一個經過城門的人，都要被大聲吆喝着，抬起頭來，讓兩個手中高舉火把的人，在臉上幌悠着照看一番。

就在杜如風他們之前，就有一個貌相頗爲威武的中年人，被那兩個手執火把的人，大聲喝出了名字，立時有一隊韃子兵擁了過來，將他捉了開去。

所以，輪到杜如風抬起了頭來時，雖然他知道鍾登天曾在自己的臉上，做過不少功夫，但是一顆心，仍然如在半空之中懸着一樣。

幸而，白月明和宋玉兒兩人，就在他的身邊，那兩個高舉火把的傢伙，兩雙賊眼，只在白月明和宋玉兒的俏臉之上，滴溜溜地打着轉，並未怎麼注意杜如風，就喝道：「快過去！」

杜如風放下心來，低着頭，和大力，鍾登天兩

人，一起進了城門，宋老爹，白月明和宋玉兒三人，也跟着走了進去，一進了城，算是已過了一關，白月明和宋玉兒兩人互望着，面上皆有喜色。

但是杜如風的心情，却是越來越沉重了，因爲他知道，儘管混進了城，根本於事無補！可是他却也知道，事已到此，若是要宋家班的人後退，那是萬無可能之事，只得向前，再闖一闖了。

忠良出生天

他們在大街上走了不多遠，便轉進了小巷，大街上，倒還算熱鬧，鎮江究竟是大江下游的重鎭，日間，雖曾經紛亂，但到了晚上，就回復了正常。

他們在人叢中走着，一望而知是賣藝的班子，有不少日間曾見過他們絕藝的人，還對着他們，指指點點，倒也沒有人疑心他們。

他們一直向原來的鎮江將軍府走着，那將軍府前，乃是老大的一個石廣場，只見蒙古騎兵，來回馳騎着，蹄聲如雷，他們根本無法接近。

在石廣場之前，還有兩列士兵守衞着，他們只是遠遠地望了一眼，杜如風便道：「我們不能走近去，一被他們發現，定然招疑！」

宋進道：「繞到旁邊去看看。」

他們打橫走了開去，又走過了一個巷口，才走進那道巷子，却不料他們才一走進巷子，就見巷子中，跑出了一隊騎兵來。他們六個人，立時貼牆而立，那一隊騎兵跑了過來，帶頭的那個軍官，手中的鞭子，已沒頭沒腦，揮了下來。

杜如風等六人，個個都抱住了頭，大力踏前了一步，遮住了白月明和宋玉兒等兩人，是以兩個女孩子，總算未曾捱到鞭子。

騎兵直跑到了巷口，又有兩騎馳來，那兩騎上騎的，却是漢人，他們勒定了馬，大聲叱道：「你們是幹什麼的？快說。」

宋進忙道：「我們是賣藝班子，要回客店歇息！」那兩人罵道：「瞎了眼的東西，這裏是什麼所在，容得你們瞎闖，還不快滾出去！」

宋進忙又道：「是……是……小可不知，這就退身去了！」他一面說，一面忙向後退去，各人跟着他，退出了巷子，急急向前走着，又走過了兩道巷口，才停了下來，鍾登天的臉上捱着了一鞭，血漬顯然，他苦笑了一下，道：「近也近不了！」

杜如風道：「照這樣情形看來，我們只好從將軍府後面，去想想辦法，我前兩次來察看地形，好像府後，是另外一幢巨宅！」

宋玉兒道：「是那所巨宅的後花園，和將軍府的後園，相距不過兩丈許。」

杜如風略停了一停，才道：「各位，若是知難而退，現在還來得及。」

白月明道：「誰要退？」

杜如風不再說什麼，挑起了担子便走，走過了幾個巷口，來到了另一所巍峨巨宅的高墻之旁，那是一個小巷子，巷子中靜得出奇，那巨宅之中，也是烏燈黑火，了無人聲，顯是空置的一所大宅。

他們六人，來到了那巨宅之後，貼着墻，杜如風身形向上躍起，一伸手，便已攀住了墻頭，再一翻身，人已到了墻頭之上。

他到了墻頭上，身形一矮，伏在墻頭上，向內看去，只見那是好大一座後園，亭台樓閣，但是却已經相當破敗，久乏修葺了。

杜如風看了一會，肯定那花園中不會有人，他才向下打了一個手勢，鍾登天抛起一團繩索來，杜如風將繩子結在墻頭，不一會，宋家班的五人，也都上了墻，躍到了那後園之中。

杜如風在黑暗之中揮着手，一行人疾穿過了後園，到了另一邊的圍墻之旁停下。他們才一停下，便聽得一陣馬蹄聲，馳了過去。

他們以耳貼在墻上，向外聽着，他們都知道墻外是一條巷子，巷子那邊，就是將軍府後院的高墻了，在那陣馬蹄聲過去之後，他們還聽到了一陣腳步聲，還有人在交談，一個人的嗓子，十分粗嗄，道：「哼，金掌天魔一死，陰冥教主白長風，可抖起來了！」

還有一個道：「自然是，現在他是我們的首領，可是我看他行事有些顛倒，鎮江城中，可以說再沒有惹事生非之人，文天祥明日就要啓程，他那麼緊張作甚？」

那啞嗓子的道：「嘿嘿，反正又不要他來巡視，樂得叫我們辛苦一下。」

另一個笑道：「將軍府外，足有數百兵士，來回巡邏，要咱們也沒有用，喂，你可知道麼？從北地，新來了三個粉頭，床上功夫，嘻嘻……」

那人說到這裏，便是一陣淫笑，氣得白月明和宋玉兒兩人，睜大了眼，漲紅了臉。那啞嗓門的人又接着道：「原來有那樣的好處，可得找幾個人，一起去樂一樂，走，反正白長風也不會知道！」

他們說到這裏，一陣腳步聲，便傳了開去，可是腳步聲才一傳開，馬蹄聲却又傳了過來。

杜如風道：「你們先等着，我攀上去看看！」

各人都點頭答應着，杜如風在假山石上一點足，人已飛身而上，到了墻頭，雙手攀住，慢慢地冒出了半個頭來，向外看去，恰好看到兩隊騎兵，交替馳過，兩座高墻之間，約有兩丈許距離。

那兩座高墻，都有兩丈來高，兩隊騎兵才過，又有一隊馳到，看來交替不絕，其間無隙可趁！

杜如風看到了這等情形，只有乾瞪着眼發呆，他呆了片刻，才跳了下來，宋進等人忙問道：「怎麼樣？」

杜如風哼了一聲，道：「根本沒有機會過去，騎兵來往不絕！」

鍾登天一聲不出，爬上了假山石，也攀上了墻頂，看了一會，爬了下來，道：「杜少俠，來往的騎兵，只注意巷子中是否有人，沒有人抬頭望上面的！」

杜如風道：「那又怎樣？」

鍾登天道：「我們從上面過去，豈不妥當？」

杜如風苦笑道：「兩座高墻，相隔兩丈許，我也難以跳得過去。」

鍾登天沉聲道：「我們不是跳過去，是踩繩子過去！」

杜如風一聽，心中陡地一動，這個辦法，雖然危險，但却也不是不可行！

杜如風心頭一動之下，便點了點頭，鍾登天已低聲道：「大力，準備我的高蹺！」

大力答應了一聲，將鍾登天的那副高蹺，拉了出來，一節一節，駁了上去。這時，墻外蹄聲，呼喚聲不絕，但是墻內，却是一片陰暗，人人都屏住了氣息，心中緊張得無以復加。

這許多人中，只有大力，渾渾噩噩，也不知道危險，等到高蹺駁好了之後，他還大聲道：「行了！」他才說了兩個字，白月明和宋玉兒兩人，已齊聲低聲叱道：「大力，你想死麼？」

大力翻着眼，似乎還不知道自己是爲什麼捱了罵，杜如風附在他耳際低聲道：「低聲些，若讓墻外的韃子聽到了，我們全都性命難保！」

大力聽到了「性命難保」四字，才縮了縮頭，吐了吐舌頭，不敢出聲。

鍾登天的手心中直冒着汗，他將雙手用力在身上的衣服上擦着，然後，用力拉住了高蹺。

杜如風在這時候，却突然叫道：「鍾大叔！」

鍾登天轉過頭來望着他，杜如風並不出聲，他只是低着頭。雖然他低着頭，但是他也可以覺察到，宋家班的每一個人，都在注視着他。

杜如風這時的心中，眞是亂到了極點，雖然在船上的時候，他已被宋家班五個人一片爲國的熱忱所感動，不然，他也不會跟他們來到這裏了。

但是此際，他的心中，也不禁升起了一個疑問來！那麼多江湖豪傑，都做不成功的事，自己和宋家班的五個人，可以做得成功麼？

這個疑問，盤旋在杜如風的心中，他感到自己應該當機立斷，叫宋家班的人回去，別再去送死！

可是這句話，他又無論如何說不出來，一則，他知道說出來，也是沒有用的，二則，他現在已沒有辦法可想了，要將文丞相救出來，這是唯一的力量了！

杜如風低着頭，許久未曾出聲，鍾登天緩緩地道：「杜大俠有什麼吩咐？」

杜如風抬起頭來，苦笑了一下，道：「沒……沒有什麼，鍾大叔，你去試試！」

宋進已將一大盤繩子，掛在高蹺之上，鍾登天向後退了兩步，回頭望了大力一眼，大力一伸手，托住了鍾登天的身子，用力向上一送，鍾登天的身子，已隨着高蹺的豎起，而到了半空之中！

在賣藝的時候，鍾登天一被大力托上了半天，還得身子前俯後仰，故作驚險之狀，來博得觀衆的采聲，然而現在並非賣藝，而是他們在利用他們的技能，要將一個舉國欽仰的偉人救出來，是以鍾登天一挺直了身子，便立時穩穩地站定。

這時，鍾登天離圍墻，約有三尺，他高蹺直豎之後，人還在圍墻之上，向下望去，韃子兵一隊隊在巷子中馳過，看得淸淸楚楚。

自然，在巷子中馳過的韃子兵，只要抬頭向上看一看的話，也可以看到居高臨下的鍾登天，但是他們却都沒有注意。鍾登天吸了一口氣，揮動高蹺，向前走了幾步，來到了屋角之前，他先將繩子的一端，繫在屋角上，然後，又轉過身來。

他向對面的屋子打量了一下，對面的屋子，自然也有飛簷，他估計那距離，約在四丈開外。

鍾登天又吸了一口氣，他將繩子拋過去，繩子一端的活扣，如果能鈎得住那對面的屋角，自然是大功告成了，但如果一下失了手的話，那就根本沒有第二次的機會了！

當他一想到這一點的時候，他的手就不禁發着抖，繩子在他的手中，再也揮不出去。

在下面的人，都緊張地仰着頭，在望着鍾登天，等他揮出繩子去，可是見他老不出手，心中不禁焦急起來，白月明低聲道：「鍾大叔怎麼了？」

杜如風立時道：「我上去看看他！」

杜如風身形一縱，已拔高了丈許，一伸手，抓住了屋簷，接着，身子向上一翻，又翻高了丈許，落在那屋角之上，到了鍾登天的身邊。

他一到了鍾登天身邊，低聲道：「怎麼樣？」

鍾登天的聲音，在微微發着顫，道：「對面的屋角太遠，我……我怕拋不準！」

杜如風向對面望了一眼，道：「我來！」

他自鍾登天的手中，接過繩子來，先拉了拉繩

子一端的活扣，身子一挺，手背一揚，那股繩子，向上直射了出去，射入了黑暗之中，根本看不到繩子已飛到了何處，等到繩子落下來時，才看到那活扣，正好齊齊正正，套在對面的屋角之上，杜如風連忙身子向後一仰，一面將活扣拉緊，一面不使繩子蕩下來。

這時，只聽得一陣的喝聲，巷子中有四個韃子軍官，馳了過來，停下馬，在向來往巡邏的騎兵詢問着，過了片刻，才又馳了開去。

一等到那陣馬蹄聲馳了開去，白月明便立時道：「大力，先托我上去！」

大力雙手抱住了白月明的腰肢，白月明的身子微微向後仰，大力雙臂用力向上一托，白月明的身子，向上直冒了起來，手一伸，已抓住了繩子，接着身子一翻，雙足已抵在繩上，然後再一挺身，已經搖搖幌幌，直立在繩子之上，雙手張開，平衡着身子。

杜如風仍在屋角之上，道：「白姑娘，千萬小心，過了屋角之後，伏在屋頂上，切不可有聲響發出來！」

白月明的臉上，雖然還帶着稚氣，但是却十分莊嚴，她點了點頭，迅速地向前走去，當她走到了一半的時候，下面巷子中，恰好有兩隊人馬馳過，白月明低頭看了一眼，又急速地走了過去。

只見她到了對面的屋角上，伏下了身子，一動也不動，杜如風畧鬆了一口氣間，宋玉兒也已被大力托了上來，宋玉兒踩繩子的步法，比白月明更輕巧，身形搖擺，看來美妙無比，轉眼之間，也到了對屋，和白月明並肩伏下。

接着，宋進也被大力托了上來，宋進是宋家班的班主，白月明和宋玉兒兩人的技藝，全是他訓練出來的，他自然也輕易地過了那巷子。

等到宋進過去了之後，鍾登天向下望了一眼，低聲道：「杜少俠，大力怎麼辦？」

杜如風道：「他不會踩繩子？」

鍾登天苦笑道：「他一上去，繩子也承不住他的份量，況且他胆小，從來不敢上高處！」

杜如風道：「那就只好留他在這裏了，我對他說去！」

杜如風身形一縱，自屋面上飄然落了下來，大力咧着嘴，道：「杜少俠，難怪他們服你，原來你會飛！」

杜如風道：「我怎麼會飛？那是輕功，大力，我們全過去了，你得留在這裏。」

大力睜大了眼，點頭，有點傷心地道：「我最笨了，沒有事情可做。」

杜如風忙道：「大力，你千萬不能那麼想，我們過去之後，就算救了文大人，想要退出來，也不是容易的事，那要靠你了！」

大力喜道：「我能做什麼？」

杜如風道：「若是有人，隔墻跌了下來，你是不是能將他接住？」

大力道：「只要他不是三五百斤重的大胖子，我自然可以接得他住！」

杜如風道：「那就行了，你在這裏，千萬別出聲，一聽到對面宅子中有喧嘩呼喝之聲傳出來，你就要留意了，或許會有人飛過墻來，那你就將他接住，負着他，立時奪路而逃，什麼也別管，死命奔到江邊去。」

大力用心聽着，點着頭。

杜如風又道：「你到了江邊，不要等我們，立時就扯帆駛船，千萬記得！」

大力又點着頭，道：「我記得了！」

杜如風拍了拍大力的肩頭，又飛身上了屋角，鍾登天棄了高蹺，身子一縱，上了繩子，他向前走了幾步，突然身子一側，便自繩上直翻了下來。

杜如風一看到這等情形，一顆心幾乎從口腔之中，直跳了出來，幸而鍾登天的身子極其靈活，才一跌下，立時手足一起纏住了繩子，畧停了一停，手足並用，向前移了過去。

那時，在各人的耳際，馬蹄聲聽來，似乎更加驚人，鍾登天其實很快就已到了對面的屋頂，但是在各人的感覺之中，却像是不知過了多久！

好不容易，鍾登天也到了對面屋角伏下，杜如風才鬆了一口氣，他額上已禁不住汗珠涔涔而下！

杜如風看到鍾登天已安然過去，他一提氣也縱到繩子之上，他是武功絕頂的人，要在繩子上走過去，自然不是什麼難事，轉眼之間，便已到了對面，白月明低聲道：「杜少俠，現在我們怎麼辦？」

杜如風放眼看去，只見那巨府的後園，黑沉沉地，看來不像是有人。杜如風低聲道：「鏢局那一戰，我們的人，固然傷亡殆盡，他們的人也死了十之八九，要不然，不會調騎兵在四周圍防守，你們看，後園一個人也沒有，我們潛進屋子去看看！」

他一面說，一面已輕輕揭起了一塊瓦來。

那瓦約有一尺見方大小，瓦一揭開，屋中便有亮光，透了出來，五人伏在屋頂，一起向下望去。

只見屋面之下，是一個陳設得十分華麗的廳堂，有四個漢子，正圍着一張桌子而坐，桌上杯盤狼藉，那四個漢子，看來全是黑道中人。

杜如風看了一會，又小心翼翼，揭開了第二塊瓦，可是那塊瓦才一揭起，杜如風便不禁呆了一呆，那屋子頂上的椽子，縱橫交錯，每一個方格，不

到一尺見方，不論揭起多少瓦來，皆是如此，人想要從那樣的小方格中鑽進去，可說是千難萬難！

杜如風在望着那些小方格發怔間，宋進已伸手在杜如風的肩頭上，拍了一下，杜如風抬起頭來，只見宋進向他做了一個手勢，在問他是否要進屋子去，杜如風點了點頭，宋進一笑，頭一伸，已經進了那小方格，接着，身子一側，一邊肩頭，也擠了進去。

杜如風陡地想起，他曾見過宋進的技藝，正是身子在一個徑不過尺許的竹筒之中鑽過去，這縮骨絕技，原是他的首本好戲！

宋進的身子，轉眼之間，便已擠進了那小方格，只見他的身子，貼在樑上，抬頭向杜如風作了一個手勢，也就在這時，只聽得有人呼喝，那四個人一起站了起來，掀起簾子，走了出去。

杜如風忙向那屋子落了栓的門，指了一指，宋進的身子，順着柱，滑了下去，迅速地奔向門口，杜如風忙道：「我們快下去！」

他們四個人，順着屋簷，滑了下來，轉到了門口，宋進已將門打開，四人閃身而入，杜如風伸手指着，令各人一起隱藏起來。

他自己卻坐到了桌旁，雙手抱着頭坐着不動。

不一會，剛才那四人之中的兩個，走了出來，他們一出來，就看到了杜如風，怔了怔，一個笑道：「你來遲了，好酒好菜，全已吃完了！」

另一個道：「你是怎麼進來的，不怕白大哥見怪麼？」

他們一面說，一面毫不在意，向杜如風走了過來，他們才一來到杜如風的身後，杜如風倏地一個轉身，雙手齊出，五指如鈎，便已抓住了他們的咽喉！

眼珠凸出，掙扎不得，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

也就在這時，另外兩個人，也掀簾走了進來，杜如風雙手向前一推，將那兩人直推了出去，「砰砰」兩聲，正撞在進來的兩個人身上，他的身子，也向前疾撲而出，伸手揑住了那兩人的咽喉。

先進來的那兩人，掙扎着正要從地上爬起來，但是宋進和鍾登天，一邊一個，撲了出來，小刀子刺下去，正刺在兩人的心口之中，那兩人連聲都未出，便自死去。

杜如風將那兩人拖進了房中，宋進和鍾登天便站在簾外守着，杜如風左手一翻，「拍」地一掌，擊在一人的頭頂，那人七孔流血，立時死去，杜如風這才對另一人道：「認得我麼？」

那人額上，汗下如雨，不住點頭。

杜如風「哼」地一聲，道：「我問一句，你說一句，若是答得老實，我饒你一命！」

那人翻着眼，不住地點頭，杜如風鬆開了手，道：「文丞相在哪裏？」

那人啞着聲道：「在……裏進的院子中。」

杜如風又道：「誰守着他？」

那人道：「白長風親自守在門外，誰也不能走近。」

杜如風呆一呆道：「剛才可是他叫你們麼？」

那人道：「是，是他，他要我們到青鳳里去找兩個粉頭來給他！」

杜如風雙眉陡地一揚，道：「宅外騎兵重重圍住，你們如何能夠進出？」

那人道：「我們……我們每人皆有進出的令符！」杜如風一伸手道：「拿來！」

那人將手伸向腰際，但是他手揚起時，手中却已多了一柄雪亮的利刃，霍地向杜如風當胸刺到！

杜如風身形一側，那人的一刀，用的力道太大，一刺空之後，身子向前一俯，刀已刺進了桌子，杜如風反手一掌，拍在那人的腦後，那人在中了杜如風的一掌之後，頭還居然向上，抬了一抬，但立時頸向下垂，桌面之上，流出幾縷鮮血來，那人已被杜如風一掌擊死了。

杜如風伸手在那人的腰際，摘下一塊三角形的令符來，白月明和宋玉兒兩人，也自屏風後走了出來，宋進、鍾登天兩人，已自另外三人身上，摘下了同樣的令符。

杜如風沉聲道：「白姑娘，宋姑娘，這人剛才說的，你們也已聽到了？」

白月明和宋玉兒兩人，抿着嘴，點了點頭。

杜如風道：「那可能委屈你們，暫時扮一扮青鳳里的姑娘，白長風武功雖高，我也不怕他，但我絕不能和他正面動手，一動手，韃子兵鬨聲而至，我們敵不過人多，就萬無生理了！」

白月明遲疑道：「他武功高，我們兩人，不知是不是能够下手殺得了他！」

杜如風道：「不要你們下手，你們只消將他引得背對來路，我自然會下手！」

宋玉兒點頭道：「行，你放心好了！」

杜如風又向鍾登天望去，鍾登天道：「我明白了，我會帶她們前去！」

杜如風道：「還不能立時就去，先將那四人的屍體，藏了起來再說！」

鍾登天、宋進兩人，將那四個死了的黑道高手，抱到了屏風之後，只聽得簾外時不時有脚步傳聲過，倒沒有探頭來瞧上一瞧，五人等了小半個時辰，杜如風向鍾登天使了一個眼色，鍾登天便對白月明和宋玉兒兩人低聲道：「跟我來，裝得像些！」

白月明和宋玉兒兩人點着頭，鍾登天走在前面，白月明，宋玉兒跟在後面，宋進和杜如風，又跟在最後，杜如風順手撕下了一幅衣襟，包住了頭，五人掀簾子走了出去，只見外面是一條四通八達的走廊，在走廊的盡頭，是一道月洞門，那月洞門口，有兩個人守着。

杜如風低聲道：「向前去！」

鍾登天帶着路，一行五人，向前走着，有幾個人走過來，打量着白月明和宋玉兒兩人，淫淫地笑着，有一個以手指來摸宋玉兒的粉頰，道：「咦，好俊的小娘們，是哪一家來的？」

宋玉兒強忍着怒火，還要裝出一副淺笑來，用手巾打開了那人的手，道：「快讓開，是白大爺召我們來的！」

那人咕噥着一聲，道：「臭婊子，只要有銀子，誰不是一樣騎你壓你！」

宋玉兒心中氣得幾乎要哭了出來，白月明也怔住了作聲不得，雖然說要她們扮成青鳳里的姑娘，但是她們怎想到會有那樣的場面出現？

在前面的鍾登天忙陪笑道：「大爺說得是，等白爺賞過了臉，再來陪大爺！」

那人掀着鼻子，哼地一聲，打量着鍾登天、宋進和杜如風三人，忽然他向杜如風一指，道：「這人好面善！」

各人都嚇了一大跳，宋進笑着，道：「大爺是去慣青鳳里的，自然見過我這伙計。」

那人又「哼」地一聲，才道：「來了兩個姑娘，倒跟了三個王八！」

那人說着，又大搖大擺，走了開去，宋玉兒和白月明兩人，眼中淚花亂轉，幾乎哭了出來，杜如風忙道：「別哭出來，我們快成功了！」

白月明和宋玉兒兩人，都緊緊咬着下唇，點了點頭，停了一會，他們又向前走去，來到了月洞門前，鍾登天又向那兩個守門的道：「兩位，白爺要的，青鳳里的姑娘，伺候白爺來了！」

那兩個人眼珠打着轉，賊溜溜地瞧着白月明和宋玉兒兩人，瞧得兩人直低下頭去，那兩人一起伸出手來，各來擰宋玉兒和白月明的臉頰。

白月明和宋玉兒兩人，躲也不是，不躲也不是，正在尷尬間，忽然聽得裏面傳來白長風的聲音，喝着：「青鳳里的姑娘來了麼？快進來！」

那兩個黑道高手，一聽得白長風的聲音，忙不迭縮回手來，鍾登天陪着笑，一行人又走了進去，進了那月洞門，乃是一個小小的院子，過了院子，是一個陳設得極其華麗的廳堂。

只見一個倒吊眉，長臉，陰陽怪氣，一身華服的人，正和一個韃子軍官對坐着，在飲酒作樂，鍾登天等人才一進去，杜如風就看到，那韃子軍官的官階極高，另一個人，正是黑道高手，陰冥教主白長風！

杜如風也立時打量四周圍的情形，只見那廳堂，只有一扇門，通向另一間內室，杜如風心知白長風既然在此，那麼文大人一定是在內室之中了！

就在杜如風偷偷打量四周圍的情形之際，白長風和那韃子軍官兩人，已各自一伸手，將白月明和宋玉兒兩人，拉了過去。

白月明和宋玉兒兩人，不由自主，發出一聲嬌呼來，可是她們嬌呼聲未畢，就已被白長風和那韃子軍官兩人，摟住了纖腰。

白長風摟住了宋玉兒，揚頭向鍾登天等三人喝道：「你們退出去，自有賞賜！」

鍾登天答應了一聲，宋玉兒在白長風的懷中，竭力掙扎着，白長風轉過頭去，就在宋玉兒的臉上，亂嗅亂親，那一旁，韃子軍官摟住了白月明，也在肆意輕薄，兩人都發出一陣笑聲來。

也就在那時候，杜如風向鍾登天、宋進兩人，一使眼色，兩人退到了門前，將門掩上，杜如風一掀衣襟，長劍顯露，他手臂一振，「錚」地一聲，長劍已然出鞘。

白長風究竟是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一聽得長劍出鞘之聲，他已經知道不妙，陡地推開了宋玉兒，宋玉兒跌向桌子，順手拿起了酒壺，向白長風劈面拋了過去，白長風一伸手，將酒壺接住，「哈哈」一笑！

可是，就在他一笑之間，杜如風一劍，已疾刺而出，白長風的笑聲，突然止住，身子發起顫來，杜如風的一劍，已自他的後心透過，直刺穿了他的身子，劍尖自前心，透了出來。

這一下變化，本在電光石火間的事，那韃子軍官將臉埋在白月明的粉頰之上，用力嗅着，竟還不

小啟

「鏢旗」作者臥龍生君因事，續稿未到，暫停一期，下期繼續刊出，謹向讀者致萬分歉意。

·編者·

知發生了什麼事，杜如風一劍刺死了白長風，立時抽出劍來。

杜如風在抽出劍來時，白長風的胸前、背後，盡皆鮮血直冒，鮮血射到了那鞭子軍官的臉上，鞭子軍官才抬起頭來，可是當他抬起頭來時，眼前精光閃耀，杜如風的一劍，已然刺到了他的面門。

那鞭子軍官雖然久經戰陣，見過了不少大陣仗，可是這時，他連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也不知道，杜如風的一劍，已然疾刺進了他雙眼之中，他雙手一鬆，白月明自他懷中，掙了出來。

杜如風一縮，把劍硬生生地拔了出來，那鞭子軍官並未立時死去，發出了一聲大喝，抄起一張椅子，便向杜如風砸了下來，杜如風一側身避開，鍾登天和宋進兩人，一邊一個，兩柄小刀子，已經刺進了那鞭子軍官的脅下，杜如風走到了門前，只聽得門外有人問道：「什麼事？」

杜如風將門一拉，道：「進來看看！」

門外兩個人，跨了進來，但他們只跨了一步，杜如風劍已刺出，「刷刷」兩劍，那兩人仆倒在地，立時了帳，杜如風又將門關上，奔到了內室的門前，手起劍落，將門斬開，踹開門，走了進去。

只見內室十分小，一個人，背對門而坐，正在燈上展卷讀書，神態安詳，杜如風忙叫道：「文大人！」

那人鎮定地道：「可是奉命殺我麼？我早已準備好了，下手吧！」

杜如風見到了文丞相，激動得身子都在發抖，他忙道：「大人，小民杜如風，是特地來帶大人出險的！」

文天祥緩緩轉過身來，望着杜如風，微笑着道：「原來是杜義士，久仰大名。」

杜如風忙道：「大人快走，遲恐不及了！」

文天祥撩衣起立，杜如風挽住了他的手，兩人從內室中，退了出來，也就在此際，只聽得外面，鼓噪了起來，有人叫道：「大家小心，有人混了進來，已有四位兄弟，遭了毒手！」

杜如風一驚，忙道：「宋大叔，你們一出去，就帶着文大人上樓，爬上屋面，沿繩子爬回去，我來擋敵人！」

白月明和宋玉兒兩人齊聲叫道：「杜少俠！」

杜如風一咬牙，道：「跟在我後面！」

他一面叫，一面向前，疾衝了出去，「砰砰」兩聲，將兩扇門，撞了開來，恰在這時，四五個人，迎面奔了過來，那兩扇門，挾着「呼呼」的勁風，向前飛了出去，撞在那四五人身上，將那四五個人，撞成了一團，倒了三個，杜如風長劍霍霍，已趕向前去。

就在杜如風向前衝去之際，鍾登天、宋進，擁着文大人，和白月明、宋玉兒，轉上了樓梯，樓上有兩個人疾奔了下來，鍾登天叫道：「下面有了變故，兩位快去！」那兩人飛身撲下，鍾登天等一行人，已上了樓，他們一上了樓，立時從窗中，攀了出去，在屋面疾行，到了繩索旁邊，攀着繩，向對屋迅速移去。

在甬道中，杜如風長劍霍霍，已經刺死了三人，但是自樓上撲下來的兩人，却已到了他的背後，兩柄鐵鈎，一起鈎向他的身後，杜如風一個轉身，長劍揮出，那兩個人立時倒地，可是他的腿上，却也吃了另一人的一刀。

而且，金兵也已聞訊趕來，吶喊之聲，响徹全宅，連已經到了對面屋中的幾個人，也全可以聽得到，他們畧呆了一呆，大力負起了文天祥，迅速地從園子的另一邊牆中攀了出去。

杜如風還在血戰，他已經傷了好幾處，可是長劍揮動，還是沒有人能近他身，向他衝過去的人，都立時傷在他的長劍之下！

圍着他的人退了下去，弓箭手自四面八方，湧了過來，箭如雨下，杜如風像受了傷的猛虎一樣，一面揮劍格擋着，一面衝向前去，將數十人一起逼到了大堂之中，他也身中了十餘箭之多。

他兀立着，喘着氣，身子挺得很直，手中仍然握着劍，鮮血順着劍尖，一滴滴向下跌來，圍住他數的十人，明知他受了重傷，但是却沒有人敢近他的身。

杜如風雙目圓睜，他已經傷重死了，但是他仍然挺立着，直到他自己突然倒了下來，那幾十個金兵，才敢漸漸地向他走了過來！

× × ×

大江之上，月色如水，一艘船，正扯足了帆，在向前駛着，又快又穩，文天祥背負起手，站在船頭，昂首望着明月。

白月明和宋玉兒兩人，在船艙之前，暗暗飲泣，白月明哽咽着道：「玉兒姐姐，杜少俠對你說過什麼？」

宋玉兒道：「他說，明知要死，只要該做的事，還是要去做，這才是俠士！」

白月明的淚水，下得更急。船則去得更快了！

文天祥鎮江夜遁，舉國震動，文天祥脫險之後，輾轉來到浙江溫州，重整軍旅，與韃子決鬥，宋家班江湖獻技，聞訊自然快慰，但是他們五個人，沒有一個能忘得了杜如風的英勇，每一想起，心頭熱血上湧，不免泫然下淚！

（全文完）

奇人奇技

苦練鐵綫車輪拳

神光

久居廣州，留心武術界之人，對於程華，幾於無人不識，蓋以其氣雄力沛，橋手堅硬如鐵，所以有大力程華之稱，其設武館於黃沙將軍廟，兼醫鐵打，能飲盛譽，弟子且衆，彼所擅之洪拳，短橋短馬，演一套拳術，祇須丁方數尺地方，便能完成，以拳術來說，則頗側重於橋手，用掌多於用拳，如切掌，千字手，皆為彼家拳技之基本功夫。而程華本人之技，有兩種手法，為其所最擅，一種為拳法，名為反字鐵綫車輪拳法，一種為㯃箍手，其反手鐵綫車輪拳，全仗橋手堅硬，此套拳術扭馬轉身，前後左右相呼應，靈活而有勁，此套拳術共有一百三十六式，拳法頗長，然其重複之動作亦甚多。

此套拳式，在表面上觀察，似着重於守，實際上則攻守咸宜，在練習之時對於橋手至為注重，若橋手不緊，則對方的拳攻來時則不能不抵禦，尙能苦練橋手，使其堅如鋼鐵，則敵方之拳攻進，祇是一揮一壓，對方之手一與相碰，即如鋼鐵一樣，不特為彼所消，而彼復能連消帶打，反敵反擊，因此之故，其拳術亦能攻能守。

程華本身之精於此技，對於門徒，倘其橋手不堅者，則程華不肯相授，其門下弟子雖衆，但能其以技相傳者，祇得陳漢、高四、陳培等數人而已，程華恆語人，謂其橋手在初練之時，以木樁，木樁則有生樁與死樁之分，所謂生樁，即是活樁，在裝置之時，或懸掛壁間，以拳擊樁之時，含有彈性者。

而死樁則植於地，掘地數尺，以樁尾埋於地底，使其堅固，而其上橛則露於地面數尺，配以樁手，在埋樁之時，以臂與樁手相格，樁手高低不同，左右各異，粗如人臂，故埋樁臂向樁手擋格之時，無異以木樁為假想敵人，樁為夾木所製，堅硬而有韌力，不易打斷，初練橋手，以臂與樁相格，臂每因而變為紅腫，須用藥物搽擦，一方面消腫，一方面使其皮肉堅硬結實。

故練橋手者每以打樁為基本功夫。程華之館多設木樁，目的故使各門徒練橋手者。而基本人之橋臂既堅如鋼鐵，若與木樁相碰，樁手每為打斷，故程華如練臂，必在晨光曦微之時，到將軍廟門外，此時廟門猶未啓，彼遂以廟前的石柱作練橋工具，此對石柱，圓徑有一尺，為青石所製成者，程華就石柱為假敵，以橋臂與之相碰，以作練習，初時頗覺其苦，但久之則影響至廟內樑瓦，亦有沙泥跌落，廟祝知由於受其震動力影響之故，出而求免，且指出廟中樑柱跌下沙泥，恐生危險。

程華至是，乃自知力大，此後遂不敢復以廟前石柱作練橋手用，不過此對石柱，為其擱格已久，石皮脫落不少，且光滑異常；一般人看見，皆知是程華練橋臂之成績矣。而程華此際對於練橋手，亦改變方針，特製一種鐵環，此種鐵環之形式，與手鐲相同，亦有類於門環，純用熟鐵製成，每一鐵環之重量，約一斤左右，彼平時常套鐵環於手臂中，初時每隻手臂穿七八枚，如是則每臂增加七八斤重量矣，而其練拳之際，雙手增加十六斤重量，初時當覺其苦，但是經過日久，則揮動之時，靈活異常，彼遂逐漸增加，最多每臂增十枚，兩臂已是增至二十斤矣，以此方法練拳，在練拳之時，重量既然增加，而拳之揮動，臂上鐵環互擊，與手臂發生磨擦。則其兩橋之皮肉愈堅，若將鐵環脫去，則其拳之發出固重，若與敵人之臂相觸，彼橋手之固不覺痛，但對方則不容易抵禦矣。

魔中俠續篇

曹若冰・文
董培新・圖

香車劫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稱奇稱最，傲誇當世第一的「魅影拘魂玉書生」南宮逸奇，搗毀了長春宮，拯救出蘭陽郡主後，馳往白馬寺，以玄功內勁，把雙腿血脈淤塞的「地府秀士」宇文旭醫癒過來，那白馬寺主持天愚大師原是少林弟子，但却投効至尊宮，與至尊宮令使「閃電快劍」連定安勾結，妄想竊聽南宮逸奇與宇文旭談話，被南宮逸奇擒下，而天愚大師也爲宇文旭所制，此際適又有另二名令使佘信宗，孫光華到來傳遞至尊宮主命令，也一併爲南宮逸奇和宇文旭留下，迫令他們說出此行所負任務——

俠踪魔影　香車遭劫數

這時，南宮逸奇眨眨星目道：「哦！這麼說，你兩位只是傳令來的了。」

孫光華道：「事實確是如此。」

南宮逸奇星目倏然轉望着天愚老和尙，威稜懾人地冷聲說道：「天愚，現在你還有什麼可說的沒有？」

天愚老和尙道：「師叔祖明鑒，請勿聽信他信口胡言挑撥，弟子根本不認識他們。」

南宮逸奇冷笑道：「你還想狡猾！」

語聲一頓，倏地朝室外揚聲說道：「怡能，進來。」

怡能立刻應聲跨步入室，躬身說道：「弟子聽候令諭。」

南宮逸奇問道：「本寺有監院麼？」

怡能點頭答道：「有，只是日前已奉掌教令諭回返少林去了。」

南宮逸奇道：「本寺弟子共有多少？」

怡能道：「一共三十六名。」

南宮逸奇道：「監院奉召回返少林，其職務由誰代理？」

怡能道：「經堂主持怡眞師兄。」

南宮逸奇微一沉思，道：「現在你立刻去挑選弟子十人，準備車馬，由你負責護送你天愚師叔回返少林面謁掌敎，同時要怡眞立刻前來見我。」

怡能神態恭敬地道：「弟子遵命。」

南宮逸奇接着又道：「另外再派一人前往洛陽城內去通知丐帮弟子，請洛陽分舵主來一趟，就說我在這裏等他。」

怡能躬身應命退出靜室，快步往前面而去。

接着，南宮逸奇星目一瞥孫光華和余信宗兩人說道：「二位，爲防意外，也爲安全計，我可得暫時委屈委屈二位了。」

話落，倏然抬手出指飛點，封閉孫、余二人的穴道。

孫光華余信宗臉色全都勃然一變！孫光華沉聲道：「南宮逸奇，你這算什麼？」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道：「我不是已向二位打過招呼，說明了麼，這是爲了安全計，也是爲了防意外……」

語鋒一頓又起，接道：「二位只管放心，我絕對不會傷害二位，半個月之後，我一定前往『天雄堡』，替二位解開穴道，恢復二位的自由。」

孫余二人默然了，二人心裏都很明白，南宮逸奇既然這麼說了，再說也是枉言。

於是，靜室內立刻又陷入了一片令人窒息難耐的沉寂之中。

片刻之後，主持經堂，暫代監院職位的怡眞和尙來了，停步站立在靜室門口雙掌合什朝南宮逸奇躬身行禮，朗聲說道：「弟子怡眞拜見長老。」

南宮逸奇抬手微擺了擺，說道：「怡眞不必多禮。」

語音微頓，星目一凝，神光如電地視着怡眞有頃之後，這才和聲問道：「怡眞，怡能已把事情對你說過了麼？」

怡眞神情恭敬地答道：「怡能師弟已大概的對弟子說過了。」

南宮逸奇點了點頭，道：「如此，我也就不再加以說了，在你天愚師叔返回少林，新任方丈主持未到期間，本寺的寺務就暫由你兼代，宇文大俠目前仍暫住此間，倘遇難決之事，你可請宇文大俠帮忙協助，關於宇文大俠已恢復行動之事尙須守秘，千萬不得隨便向人透露，即連本寺弟子亦不例外，你明白了麼？」

怡眞神色肅穆地躬身答道：「弟子明白了。」

南宮逸奇又點了點頭，道：「好了，現在你仍回前面去吧，丐帮洛陽分舵主來了，你可立即帶他來此見我。」

怡眞恭敬地道：「弟子遵諭。」

說罷，雙掌合什躬身退了出去。

× × ×

二更時分，怡能將天愚老和尙扶上了馬車，率領着十名寺僧動身走後不久，丐帮洛陽分舵主翁鴻發來了，由怡眞陪着見過南宮逸奇之後，南宮逸奇便將「閃電快劍」連定安，孫光華和余信宗三人托付翁鴻發護送去「天雄堡」交由雲福安置。

翌日晨，南宮逸奇和宇文旭道別，又叮囑了怡眞和尙一番之後，這才離開「白馬寺」，經湖北，越大巴山脈，但是，他幷未直接逕奔「官渡口」鎭，却奔了「秭歸」，由「秭歸」僱舟西行。

「秭歸」位於湖北邊界，距離「官渡口」鎭只不過七八十里的水路，南宮逸奇於午後未初時刻由「秭歸」登船起碇，至當晚戌末辰光即已抵達了「官渡口」。

戌末，正值初更盡，二更交之際，江岸上靜悄悄地，停泊在江邊的漁舟商船，已大都熄了燈火入了睡鄉。

南宮逸奇僱的這條船，船主人夏老頭，年約五十多歲，是一位道地忠厚老實人。兩名年青精壯的小夥子，一個年約二十五六，名叫大剛，一個二十一二歲，名叫二虎，都是船主夏老頭的兒子。

船攏了岸，南宮逸奇幷未離船上岸投宿，却拿出銀子來請夏老頭的小兒子二虎上岸去買菜沽酒。

一刻時辰之後，酒菜買回來了，完全依照南宮逸奇囑咐；兩斤老酒，一大包鹵菜，一隻燒雞，半隻燻鴨，在小艙內擺滿了一桌。

南宮逸奇只有一個人，怎能吃得了那麼多的酒菜，顯然，他是存心請客，請夏老頭父子三個。

水上生涯的人，在一天工作辛勞之餘，到了晚上，大都習慣地喜歡喝上兩杯，用以消除白天的疲乏，增加活力。

夏老頭雖是道地的老實人，但是對此也幷不例外，在南宮逸奇的誠意邀請中，夏老頭終於和兩個兒子恭敬地落了座。

這一頓，直吃喝了半個多時辰，夏老頭酒意醺然的命兩個兒子收拾了杯筷之後，這才向南宮逸奇謝了又謝的進入後艙休息入睡。

三更一刻，南宮逸奇正在前艙中靜坐調息養神之際，突然聽夜風中飄傳來一個嬌甜的聲音說道：「爺爺，您不是說今晚上會有好戲看的嗎，現在已經三更多了，怎麼還不見一點動靜呢？」

只聽一個蒼老低沉的聲音接着說道：「丫頭，妳說話聲音放小一點，別那麼大聲，要讓那些惡徒聽見了可就是麻煩！」

嬌甜的聲音雖然是壓低了些，但是，却有點不服氣的道：「這有什麼要緊，頂多和他們動手打一架……」

蒼老連忙喝道：「丫頭，不准胡說！」

南宮逸奇聽得心念不禁微微一動，暗忖道：「這祖孫兩個是什麼人？……」

他微一凝神，立即聽出這祖孫談話的聲音出自左方丈外，隔着一條船的小漁舟中，於是，他長身而起，身如魅影般，電閃地掠上了那條小漁船的艙頂。

他輕功雖然高絕蓋世，但是，却未能瞞過小漁船艙裏的人的聽覺。他身形甫才落上艙頂，立即聽聞那蒼老的聲音沉聲說道：「是那位武林高人駕蒞，請下來一談。」

南宮逸奇心中不由暗暗一驚！但口中却朗聲一笑道：「深夜打擾，請恕在下冒昧。」

話聲中，人已經輕如片葉般地飄落船頭，朝艙內抱拳一拱。

艙內，那嬌甜的聲音，突然發出一聲驚「咦」，道：「咦！原來是你！」

這時，南宮逸奇已經看淸楚了艙內的祖孫二人，一位是年逾花甲，精神矍鑠，身材矮小的老漁翁，一位是個生得明眸皓齒，背後梳着一條烏油油的大辮子，漁家女打扮，年約十五六歲的小姑娘。

適才那聲驚「咦」和「原來是你」之語，便是出自於小姑娘之口。

原來這祖孫兩人，就是前次目睹南宮逸奇在江岸上獨戰「四號令使」和一衆「金銀花劍士」的珊兒和她的祖父。

南宮逸奇聞言不由微微一怔，臉露詫異之色地道：「姑娘認得在下？」

珊兒點首含笑地眨動着明亮的大眼睛，說道：「上次你在岸上獨戰那些惡賊的情形，我和爺爺在船上都看見了，爲了你那一招劍敗羣賊的劍式，我爺爺還想了三天三夜都未睡得着覺呢！」

「哦……」

南宮逸奇方自輕聲一「哦」，老漁翁已接着笑罵道：「丫頭，妳簡直越大越沒有規矩了，怎麼提起爺爺的醜來了。」

語聲一頓，起身朝南宮逸奇抱拳拱手說道：「少俠若不嫌棄艙內地方狹窄，便請入艙坐下一談如何？」

南宮逸奇瀟洒地一拱手，道：「多謝老人家盛情，在下遵命。」語罷，舉步入艙，老漁翁肅客讓座。

坐定，老漁翁首先致歉地說道：「船上酒菜已罄，茶也未燒，少俠非俗人，請恕老朽也就不徒作那俗套虛禮了。」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道：「老人家勿請客套，在下深夜冒失打擾，老人家不予責怪，在下已甚感盛情矣！」

老漁翁哈哈一笑，接着目光倏地一凝，道：「少俠深夜駕蒞小舟，不知有何見敎？」

南宮逸奇道：「在下今晚恰巧住在隔壁的一條小船上，適才偶然聽得老人家和姑娘的談話，心中一時動了好奇之念。」

「哦……」老漁翁微一沉吟，道：「少俠這『好奇之念』，想來必然有因了，對麼？」

南宮逸奇點首道：「老人家高明，在下之好奇之念，確是有因。」

老漁翁目光深注地道：「何因，少俠可以見告麼？」

「可以，不過……」南宮逸奇沉思地道：「倘請老人家先賜告名號。」

老漁翁道：「老朽袁君兆，請敎少俠的高姓大名是？」

南宮逸奇一聽這老漁翁，就是當代武林的劍術名家「伽藍神劍」，不由立刻肅然起身拱手爲禮，道：「原來是袁老前輩，南宮逸奇實在失禮失敬之至！」

「伽藍神劍」袁君兆雙目倏地一睜，神情大爲驚震地道：「你就是那武林公揚爲『魔』的『魅影拘魂玉書生』？」

「是的。」南宮逸奇微一點頭道：「老前輩也認爲在下是『魔』？」

袁君兆正容說道：「老朽不願說謊，在此刻以前，老朽也確認少俠是『魔』，但是，如今的觀念已經改變了。」

南宮逸奇星目一凝，道：「可是因爲在下的相貌不類『魔』像？」

「不是。」袁君兆搖頭道：「以貌取人那會失之子羽，老朽觀念之改變，乃是由於少俠那超然脫俗的氣質所使然。」

語鋒一頓又起，注目問道：「少俠和少林掌敎是熟人麼？」

南宮逸奇點頭道：「少林當代掌敎的師祖，乃是家師的故交。」

「哦……」袁君兆雙目眨動地道：「請問少俠的師承是？……」

南宮逸奇道：「老前輩原諒，家師已經隱跡多年，在下實有未便奉告。」

袁君兆眉鋒微皺了皺，話題隨即轉入正題的說道：「如此，便請少俠賜告那『好奇之念』之因，如何？」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道：「在下此次前來這官渡口江邊，原是赴約，爲防對方弄鬼，所以不但早來了一天，且僱舟由水路來此，住宿船中，以監視

對方的行動動靜。」

袁君兆微一沉吟，問道：「對方是何許人？」

南宮逸奇星目微一眨動，反問道：「老前輩隱跡此地有多久時日了？」

袁君兆道：「半年有餘。」

南宮逸奇道：「老前輩知道巫山玉女峯下山腹中有座隱祕的『至尊宮』麼？」

袁君兆道：「畧有耳聞。」

南宮逸奇道：「與在下訂約之人就是『至尊宮』屬下『青龍、白虎、飛鳳』三殿的『飛鳳殿主』，也就是最近出現過江湖的『飛鳳香車』主人。」

袁君兆道：「上次在此地江岸上羣戰少俠的那批惡徒，可都是『至尊宮』的屬下？」

「不錯。」南宮逸奇點點頭道：「他們正是『至尊宮』的屬下高手。」

珊兒袁宛珊突然接口說道：「你早來一天，算是來對了。」

南宮逸奇星目倏地一凝，道：「姑娘……」

袁宛珊又接口道：「我叫袁宛珊，我爺爺叫我珊兒。」

南宮逸奇才智蓋世，他一聽袁宛珊這話，焉會不明白袁宛珊的意思，遂即含笑改口道：「宛珊姑娘，對方可是已在這江邊上佈下了什麼埋伏麼？」

袁宛珊螓首微微一點，道：「對方正是在這江邊上佈下了十分歹毒厲害的埋伏。」

南宮逸奇問道：「是什麼歹毒厲害的埋伏？」

袁宛珊螓首一歪，眨動明眸道：「你猜呢？」

南宮逸奇沉思地搖搖頭道：「我猜不着。還是妳告訴我好了。」

袁宛珊嬌笑地道：「我不信。你譽稱當代奇才第一。我不信你眞猜不着。」

南宮逸奇道：「宛珊姑娘，所謂當代奇才第一，那只是江湖上的謠傳，誇張之詞，事實上我根本不配，也很笨。」

袁宛珊道：「你這是自謙吧！」

南宮逸奇道：「我說的是實話。」

袁宛珊眨眨明眸道：「江湖上傳說你不但心狠手辣，而且高傲狂妄無比，可是，如今看來，你似乎不如傳說中的那麼……」

語鋒微微一頓，望着南宮逸奇甜笑了笑。接着說道：「昨夜三更時分，江邊上突然來了十幾個黑衣人，有的手持掘土工具鏟、鑿之類。有的則提着一包東西，他們來到之後，立即動手挖地，將那一包包的東西全都埋入了地下，直到快要天亮的時候才完工離開。」

南宮逸奇聽得心神不禁暗暗一震！星目倏地轉望着袁君兆問道：「以老前輩猜料，那埋入地下的可能是什麼東西？」

袁君兆含笑反問道：「少俠猜料呢？」

南宮逸奇微一沉思道：「可能是炸藥，老前輩以爲如何？」

袁宛珊突然嬌笑地接口道：「你猜得一點不錯，那一包包的東西，正是炸藥。」

語鋒一頓，明眸凝注地問道：「明晚你還要踐約麼？」

南宮逸奇點頭道：「當然照常踐約。」

袁宛珊秀眉微蹙了蹙道：「你不怕那炸藥？」

南宮逸奇神情從容地道：「宛珊姑娘，鐵鑄的金剛也難禁炸藥的一炸之威。何況我只是血肉之軀，怎會不怕！」

袁宛珊道：「那你爲何還要照常踐約？」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道：「人無信而不立，既訂之約豈能不踐，再說我南宮逸奇雖不敢自詡是頂天立地的蓋世奇男，但却是個昂藏鬚眉，也不願妄自菲薄，落入譏誚無胆，毀約無信讓人輕視的！」

袁宛珊明眸異采飛閃地道：「你這話雖然極有道理，但是，那實在太冒險了！」

南宮逸奇道：「那朵然是太冒險了些。可是，我有不得不冒險的理由！」

袁宛珊明眸凝注地問道：「是什麼不得不冒險的理由？」

南宮逸奇道：「這理由關係着兩條人命。」

「伽藍神劍」袁君兆突然接口問道：「少俠可是有兩位朋友落在對方的手中麼？」

南宮逸奇微一點頭道：「事情正是如此，否則便就不會訂有明晚之約了。」

袁宛珊問道：「那兩位朋友是什麼人？」

南宮逸奇道：「一位是天雄堡尉遲堡主的長女，一位則是原來的『飛鳳香車』主人闞人姑娘。」

袁宛珊明眸眨動地道：「她們都是你的女朋友麼？」

「是的。」南宮逸奇點頭道：「那闞人姑娘且曾有恩於我。」

「哦……」

袁宛珊方自輕哦了一聲，袁君兆已然接口道：「這麼說，明晚之約，少俠是定非赴不可的了！」

南宮逸奇道：「是的，明晚之約在下確是一定非踐不可！」

語聲一頓即起，又道：「老前輩是當代武林高士，當知我輩之重視信約尤勝於性命。別說此約關係着尉遲、闞人兩位姑娘的性命，就是毫無關連，在下也決不會得因對方的陰謀埋伏而有所畏懼，落個『背信失約之名』！」

袁君兆目射異采的道：「少俠豪氣干雲，實在令人欽佩。果然不愧是蓋世奇豪，不愧那『稱奇稱最武林』的美譽！」

南宮逸奇謙遜地道：「老前輩如此謬讚，在下實在不敢當，也汗顏得很。」

袁君兆笑笑道：「少俠太自謙了。」

語聲微頓，雙目倏地一凝，道：「對於那地下所埋炸藥，少俠可是已有成竹在胸，有了高明妥善的對付之策了麼？」

「沒有。」南宮逸奇搖搖頭，心念忽然一動，道：「請老前輩指教。」

袁君兆微一沉思，道：「以老朽拙見，此刻立即上岸把那些炸藥毀去！」

南宮逸奇道：「如何毀法？」

袁君兆道：「毀法有兩種，一是挖出來投於江中，一是用水傾入地下淹濕。」

南宮逸奇笑說道：「老前輩所言雖是高策，但是以目前的情勢却不宜使用。」

袁君兆道：「爲什麼？」

南宮逸奇道：「對方既然在此地埋下炸藥，便決不會不派人在附近守護監視……」

袁君兆接口道：「少俠可是担心那守護監視的惡徒現身攔阻？」

南宮逸奇搖頭道：「那倒不是，在下之所謂『不宜使用』的原因，乃是不欲讓對方知道在下已知此地有炸藥的陰謀，同時免得打草驚蛇，也免得對方再生其他意外枝節，再另設毒計陰謀！」

袁君兆算是約畧明白南宮逸奇的心意了，眨眨眼睛道：「這麼說，少俠是根本不欲毀去地下的那些炸藥了。」

南宮逸奇點點頭道：「是的，陰謀埋伏，於其毀去它迫使對方再另設其他什麼毒謀，反而不如裝着不知不毀去的好。」

「可是……」袁君兆微蹙了蹙眉道：「少俠這話雖甚有理，但是『炸藥』這種東西，其威力之强猛，乃非人力武功所能抵禦之物，若不先予毀去，則明晚之約，就實在太危險！」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道：「這雖然的確很危險，然而，事在人爲。在下認爲，只要多加小心謹愼提防着點，也就無碍了。」

語鋒微微一頓，接着說道：「承蒙老前輩和姑娘賜告實情，在下衷心至爲銘感，今夜打擾已經甚久，在下該告辭了。」

話落，長身站起來拱手一揖，轉身舉步出艙。

袁宛珊櫻口微動，正要開口說話，但却被其祖父袁君兆擺手示意阻住，而接口說道：「少俠好走，請恕老朽不送了。」

× × ×

一朵烏雲，遮掩了月亮的清暉。大地頓時陷入於一片窒人的陰暗氣氛中……

夜，二更正。

馬蹄聲「得得」，車輪聲「轆轆」，那「飛鳳香車」在一衆男女屬下簇擁護衞中，浩浩蕩蕩的到達了江岸，距離江邊百丈開外的空地上停歇下來。

車簾掀起，田秀秀由兩名綠衣侍婢扶持着，嬌弱無力地下了香車，一衆男女屬下垂手分立兩邊。

好靜，那麼多的人竟靜得連一點聲息都沒有。

田秀秀螓首微仰，望了望烏雲遮月的天空，然後轉向肅立在身旁不遠的司徒玄坤問道：「司徒執法，現在什麼時刻了？」

司徒玄坤躬身答道：「二更交初。」

田秀秀眨了眨她那雙水汪汪，勾人魂魄的妙目，道：「你四面查查看，他來了沒有？」

司徒玄坤道：「屬下已經窮盡目力之能查看過了，週圍百丈外並無人影。」

田秀秀輕聲一「哦」，道：「如此看來，他還沒有來了。」

司徒玄坤點頭道：「此是必然，要是已經來了，豈會不現身露面。」

田秀秀道：「你想他會不會失約不來？」

司徒玄坤微一沉思，道：「以屬下猜想，他一身傲骨，豪氣如虹，稱奇稱最武林，傲誇當世第一，決不會自失信譽，失約不來，何況……」

驀地，一聲朗然長笑倏起，打斷了司徒玄坤的話音，說道：「田殿主閣下，司徒執法說的不錯，在下豈是那自失信譽，失約之人！」

語聲中，一條人影，突自百丈開外掠起，有若電射劃空般地，瀉落田秀秀對面三丈之處，岸然岳立着。

田秀秀臉色微微一變道：「閣下早就來了？」

南宮逸奇淡然一點頭道：「不錯，在下早就來了。」

田秀秀妙目一眨道：「閣下來了好久了嗎？」

南宮逸奇道：「不算太久，只比芳駕早到了幾個時辰。」

語音一頓即起，接道：「請芳駕履行約言。」

田秀秀道：「妾身也請閣下履約踐諾。」

南宮逸奇道：「芳駕放心，只要芳駕先放了尉遲、闞人兩位姑娘，在下當爲芳駕解開穴道。」

田秀秀道：「但是妾身却希望閣下能先抬抬手，解開妾身的穴道。」

南宮逸奇劍眉微微一軒，道：「芳駕可是不相信在下，怕在下背信？」

「那倒不是。」田秀秀螓首輕搖，嬌媚地一笑，道：「閣下當世奇男，一言九鼎的昂藏鬚眉，豈是那『背信』之人……」

南宮逸奇接口道：「如此，芳駕爲何還要爭這『先後』之分？」

田秀秀妙目眨動地道：「閣下當世奇才，該知這爭『先後』之分乃是人之常情。不然，閣下又爲何不依了妾身，而定要妾身先放人呢？」

這話有理，南宮逸奇淡笑笑，話鋒倏地一轉，注目問道：「尉遲、閼人兩位姑娘現在在何處？」

田秀秀微微一笑，道：「閣下放心，她們兩位都很好，只要閣下先解了妾身的穴道，妾身定當放了她們。」

南宮逸奇道：「但是在下却想先見見她們！」

田秀秀道：「閣下見了她們兩位之後，便就解開妾身的穴道麼？」

南宮逸奇微微一點頭，道：「在下之意，正是如此。」

田秀秀眨眨妙目，隨即轉向身旁的一名綠衣侍婢道：「小玉，妳去掀開車簾讓他看看。」

小玉應聲移步走近「飛鳳香車」之傍，伸手掀起了車簾。

南宮逸奇凝目朝車廂內望去，閼人解語和尉遲如蘭果然都倚坐在車內，只是臉色神情木然，不言不動，分明都被制了穴道。

田秀秀問道：「閣下看清楚了沒有？」

南宮逸奇點頭道：「請芳駕先命人解開她們的啞穴如何？」

田秀秀道：「閣下要和她們談話？」

南宮逸奇道：「在下正是要和她們談句話。」

田秀秀道：「閣下可是要問她們，有沒受到傷害？」

「不錯。」南宮逸奇道：「她們穴道被制，臉色神情木然，不言不動，在下怎知她們有沒有受到傷害？」

田秀秀默然沉思了刹那，轉向司徒玄坤說道：「司徒執法，你去拍開她們的穴道。」

司徒玄坤躬身應命，跨步走近香車，探手車內舉手拍開了兩位姑娘的啞穴。

南宮逸奇立即揚聲問道：「兩位姑娘，妳們都很好麼？」

尉遲如蘭和閼人解語都是當代聰智蓋世的才女，閼問，已明白南宮逸奇的心意。尉遲如蘭立刻螓首微點地答道：「多謝南宮大俠，妾身和閼人姊姊都很好。」

田秀秀格格一聲輕笑，道：「南宮閣下，現在你該相信妾身並未說謊了吧！」

南宮逸奇點頭輕嗯了一聲。

田秀秀接着又道：「如此，你可以解開妾身的穴道了。」

南宮逸奇語調倏地一冷，道：「田殿主閣下，在芳駕穴道未解之前，在下有兩句話要奉勸芳駕。並希望芳駕能够聽從遵守。」

田秀秀妙目眨轉地道：「閣下請說，妾身當洗耳恭聽。」

南宮逸奇神情威稜地道：「在下奉勸芳駕於穴道解開之後，最好立刻帶着一衆屬下退去，別妄想施弄什麼狡詐陰謀，否則……」

倏地冷聲一笑，頓聲住口，未再接說下去。

但是，田秀秀却接口問道：「否則怎樣？」

南宮逸奇星目寒煞一閃，道：「今晚芳駕將會血濺此地！」

田秀秀心神暗暗一震！道：「閣下認爲妾身會施弄什麼狡詐陰謀？」

南宮逸奇冷冷地道：「這問題，芳駕自己心裏應該十分明白有數！」

田秀秀搖搖螓首道：「可是事實上妾身心裏確是一分也不明白，一分數也沒有。」

南宮逸奇劍眉微微一揚，冷聲一笑，道：「芳駕既然不明白那就算了！」

田秀秀眨眨眼睛道：「閣下請明白的說出來如何？」

南宮逸奇淡然搖頭道：「不必了，在下已經盡了勸說之義，聽與不聽概在芳駕自己。芳駕如果不想濺血此地，便請聽從在下之勸，否則，芳駕儘管依照自己的預定計劃意思而行好了。」

語落，突然邁腿跨前一大步，抬手出揚，隔空連點了五指。

田秀秀嬌軀微微一震！驀感喉頭一甜，一聲嗆咳，張口吐出了一大塊瘀血，頓覺渾身輕鬆，暗中畧一提氣，眞氣已能運行凝聚。

南宮逸奇接着說道：「如今芳駕穴道已解，該可以傳令釋放兩位姑娘了。」

田秀秀螓首微微一點，道：「這是當然，妾身這就……」

突然，一陣陰沉的冷笑起自百丈以外的一處暗影中，語冷如冰的說道：「秀秀退後，此事由老夫親自處理。」

聲落人現，一位面蒙金紗，身穿金衣，脚上穿着金靴的金衣人，氣度沉穩，身若行雲流水般地走了過來。

南宮逸奇立刻心念電閃地暗忖道：「此人是誰？」是老魔本人，抑或是另外一個替身？……

他心念暗忖間，金衣人已走到田秀秀站立之處，而田秀秀則已飄身退立香車之側。

金衣人身形立定，南宮逸奇立即沉聲問道：「閣下何人？」

金衣人道：「至尊宮主。」

南宮逸奇道：「請問閣下尊姓大名？」

金衣人道：「少時自會有人告訴你。」

南宮逸奇道：「什麼人？」

金衣人冷冷地道：「閻王。」

南宮逸奇雙眉倏地一挑，道：「閣下果然高智，竟是閼音知意，一猜中的，實在令人佩服！」

南宮逸奇星目寒芒一閃即逝，道：「如此，我請問閣下，憑恃的是武學功力，或是另有其他的倚仗？……」

金衣人道：「這問題，少時你將親身經歷，現在何必多此一問。」

南宮逸奇星目一眨，道：「閣下既認爲今晚我已經死定了，爲何還不敢報說你的姓名，你又怕的什麼？」

金衣人道：「老夫並非不敢，也不是怕什麼，而是告訴你也沒有用，你也決未聽說過。」

南宮逸奇淡然一「哦」，道：「這麼說，你該是個江湖無聞，名不見傳之輩了。」

金衣人嘿嘿一笑，道：「南宮逸奇，你別妄用心機使激了，老夫生平從不吃這一套。」

語音一頓，聲調倏地一沉，道：「生死兩條路，你是想生還是想死？」

南宮逸奇淡漠地道：「我請問，想生如何?想死又怎樣？」

金衣人道：「想生，立刻束手就擒，歸順本宮，爲本宮効力，想死，老夫便成全你的心願。」

南宮逸奇星目眨動地微一沉思道：「閣下，我們先談個條件，如何？」

金衣人道：「你想談什麼條件？」

南宮逸奇道：「我請閣下先放了尉遲、閼人兩位姑娘。」

金衣人倏地一搖頭道：「辦不到！」

南宮逸奇冷冷一哼，道：「爲什麼?閣下可是做不了主？」

金衣人道：「她兩個都是本宮屬下，既已犯了宮規，就該身受宮規的懲處！」

南宮逸奇星目寒芒電閃，威稜地發話道：「閣下，凡事應該適可而止，希望你閣下懂得我這話的意思。」

金衣人道：「老夫不懂。」

南宮逸奇道：「閣下，你最好別逼我！」

金衣人道：「逼你又怎樣？」

南宮逸奇雙眉高挑，語音冷凝地道：「這江邊上將是你閣下斷魂橫屍之處！」

金衣人突然揚聲哈哈大笑道：「南宮逸奇，今晚你已面臨生死抉擇的關頭，還逞的什麼狠，發的什麼威！」

語鋒一頓即起，沉聲喝問道：「生死兩條路，你選擇那一條，考慮好了沒有？」

南宮逸奇淡淡地道：「你閣下認爲我該選擇那一條呢？」

金衣人道：「俗語說得好，『好死不如惡活』，何況，你若誠心歸順本宮，爲本宮効力，共創千秋大業，將是一人之下的身份地位，所以，老夫認爲你應該選擇生路！」

南宮逸奇道：「如果我定要選擇死路呢？」

金衣人道：「老夫已經說過了，定當成全你的心願！」

南宮逸奇淡然一笑，道：「如何成全法?是由閣下與我一對一的放手一拚，還是聯手羣毆？」

金衣人嘿嘿一笑道：「以老夫的身份地位，豈是那以多勝少，聯手羣毆之人，自然是由老夫單獨的與你放手一搏！」

南宮逸奇眨眨星目道：「如此，我告訴閣下我的選擇是『道不同不相爲謀』！」

金衣人目射寒電地道：「這麼說，你選擇的是條死路了！」

南宮逸奇冷冷地道：「閣下如無必勝的把握信心，最好立刻放了尉遲、閼人兩位姑娘，我當網開一面，留閣下一條……」

金衣人突然冷聲截口道：「南宮逸奇，你別狂言做夢了！」

語音一頓，轉朝肅立在兩旁的一衆屬下抬手一揮，道：「你們全都退出五十丈以外去。」

南宮逸奇智高絕世，奇才蓋代，既然已知此處地底的佈置埋伏，金衣人此話一出，他自是立刻明白了金衣人的用心所在。

但是，他却裝着詫異地問道：「閣下何必令他們退出那麼遠去？」

金衣人嘿嘿一笑道：「這意思你不明白？」

南宮逸奇搖頭道：「我不明白。」

金衣人道：「老夫之意免得他們站得太近妨碍你我的搏戰，不能全力施展手脚。」

南宮逸奇輕聲一「哦」，道：「閣下的用意眞是如此麼？」

金衣人道：「你難道懷疑老夫另有用意？」

「不錯。」南宮逸奇淡然一點頭道：「我正是懷疑閣下可能另有用心。」

金衣人冷哼一聲，道：「你懷疑老夫可能有什麼用心？」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道：「這個我就不知道了，不過，你閣下自己心裏應該十分淸楚。」

金衣人冷冷地道：「奈何事實上老夫並無任何用心，所以也一點不淸楚！」

他嘴裏雖然是這麼說着，其實，心神却在暗暗震動！

此時，田秀秀已登上「飛鳳香車」和一衆屬下退出了五十丈以外。

南宮逸奇雖然明知金衣人的用心陰謀，但是他並未揭穿地冷笑了笑，道：「閣下沒有用心最好，否則……」

聲調倏地一沉，威稜逼人地道：「你可以準備動手了！」

話落，目光如電地射視着金衣人，暗中已提聚「慧靜禪功」待敵，並且準備隨時應變！

金衣人雖然自知所學功力兩皆差遜於南宮逸奇，不是南宮逸奇之敵，但是，由於已有埋伏佈置，只要他發出一聲短嘯，隱伏在百丈之外的高手，立卽會現身點燃炸藥引綫……

是以，南宮逸奇話音一落，他也就不再說什麼的嘿嘿一聲冷笑，揮掌猛朝南宮逸奇電疾攻出！

南宮逸奇對於此戰，心中早存速戰速決之念。因此他見金衣人揮掌電疾攻到，身形不但不閃不避，反而跨步挺掌迎上！

金衣人意想不到南宮逸奇一出手就來個硬打硬接，心中不由驀地一驚，待要撤掌閃避不與硬接，奈何已經不及。

他這一掌出手，本只運聚了八成功力，如今南宮逸奇挺掌迎上，他只得暗提一口眞氣，陡加二成功力。

「砰！」的一聲激响中，金衣人突感心神猛震，胸中氣血翻騰，身形一幌，脚下踉蹌地後退了一大步！

南宮逸奇一聲冷笑道：「閣下，今晚我本想讓你濺血此處，但是，因爲你只是個替身，所謂『寃有頭，債有主』，所以，我掌下留了情，只用出七成功力！」

語音一頓，威稜地接說道：「現在你如就此放了兩位姑娘作罷還來得及，否則……」

金衣人暗深吸了口氣，平息下胸中翻湧的氣血，嘿嘿一笑，道：「想要老夫放人不難，但是，你必須在劍術上勝得老夫才行！」

南宮逸奇雙眉一軒道：「好，閣下亮劍吧。」

金衣人兩手一攤，又是嘿嘿一笑道：「老夫身上未帶，須向屬下借用，請稍等。」

話落，轉過身軀，舉步直朝五十丈以外的「飛鳳香車」走去。

南宮逸奇雖未出聲攔阻，但是，他心中已經明白，金衣人此舉，必然另有用意，可能是借機暗中弄鬼。

因此，他星目神光灼灼如電地注視着金衣人與及「飛鳳香車」的行動，凝功蓄勢，全神戒備應變，只要金衣人和「飛鳳香車」的屬下等人一有異動，他就會電疾出手，飛撲「香車」救人！

南宮逸奇注目間，金衣人已走出二十丈開外。突然，金衣人倏地長身而起，口中同時發出了一聲輕嘯！

南宮逸奇見狀，立卽朗聲哈哈大笑道：「閣下，在我面前你想施弄狡猾陰謀麼！」

話聲中，身如電射劃空，奇快絕倫直撲「飛鳳香車」……

適時，喝叱連聲中，五條人影暴起，五道寒虹飛閃地迎截向下撲「飛鳳香車」的南宮逸奇。

南宮逸奇早於身形射起之時，探手撤出了「七彩奇劍」，一見五道劍虹電閃截來，口中一聲冷笑，右手疾揮，「七彩」寒虹閃處，厲吼慘號突起，血雨飛洒中，那暴起迎截他的五道人影，無一倖免，全都落地栽倒，魂斷劍下！

就在南宮逸奇揮劍斬殺這羣迎截他的五名「飛鳳香車」屬下的刹那之間，那司徒玄坤，已躍上「飛鳳香車」，揮鞭駕着「香車」，向前竄出了十五六丈。

南宮逸奇一見，豈肯任由「飛鳳香車」逸去，脚尖微一點地，身形再次掠空飛射地直朝「飛鳳香車」追撲了過去！

他人未到但掌力已發，一掌拍向了「飛鳳香車」！當然，車廂內有闞人解語和尉遲如蘭兩位姑娘在，他這一掌，他自是不敢直拍車廂，而是拍向車輪。只聽「喀喳」一聲暴响，車輪已被他掌力拍中碎散，車廂一歪，「砰！」的一聲倒了地！

轟！轟！轟……

爆炸之聲倏起，火藥味衝鼻，烟屑迷漫……

後記

「飛鳳香車」已經遭刦被毀，「香車刦」故事至此暫告結束。然而，香車雖已遭毀，但是車廂中的聞人解語和尉遲如蘭兩位姑娘，還有那田秀秀又如何了呢？……

至尊宮主究竟是誰？從石雁手上搶奪去「青霜劍」之人是否何沛宇？南宮逸奇關外之行又將如何？敬請繼續閱讀續篇「關外玉鳳」，幷請讀者諸君不吝賜予批評指敎。

過關刀

似幻還眞詭異謎

秦紅·文

•上文提要•

上回書至楚雲彪、余素貞等四人，易容爲農家兄妹，僱船遊玩鄱陽湖，擬在湖上打探神秘敵人的巢穴，詎爲老船佚商發所騙，登上一座無人小島，迨發覺上當，那商發匕駛船離去。楚雲彪等在荒無人烟的荒島上徘徊察視，尋求生路，突地發現有一行脚印，四人遂分頭追尋，未幾，遙聞玩鈴子呼聲，楚雲彪等三人趕到，驀見玩鈴子爲一胖漢跨坐地下，那胖漢自稱「憨俠」葛大寶，說是爲人騙來此島，楚雲彪報出姓名並說明同屬被騙，但葛大寶未予置信，爭辯間葛大寶忽然仆倒，玩鈴子一躍而起發拳便打——

余素貞道：「你再打，我也給你一針！」

玩鈴子知道她的「七巧斷魂針」異常厲害，聞言吃了一驚，慌忙跳開一旁。

楚雲彪已知葛大寶中了七巧斷魂針，轉望她急問過：「妳使用有毒的還是無毒的？」

余素貞笑道：「無毒的。」

楚雲彪埋怨道：「妳不該發針打他，他在武林中頗有俠譽，不是歹輩。」

余素貞道：「我發針打他，是要他相信咱們不是他的敵人。」

她移步走到葛大寶身前，臉含甜笑道：「葛大俠，你已中了我的七巧斷魂針，假如我要殺死你，你能反抗麼？」

憨俠葛大寶被她的七巧斷魂針打中麻穴，渾身痠痲無力，動彈不得，他又驚又怒的瞪望着她，厲聲道：「妳是誰？」

余素貞道：「我叫余素貞。」

葛大寶大叫道：「罷了，想不到我葛大寶今天竟要死在女人的手裏！」

余素貞笑道：「你死不了的，我發針打你，只要你明白一事，明白我有能力殺你……」

葛大寶吼道：「妳只管動手便了，我葛大寶若是皺一下眉頭，便不算英雄好漢！」

余素貞搖首笑道：「但是我無意殺你。」

葛大寶一呆，繼又驚怒交迸的叫道：「醜丫頭！小淫婦！有道是士可殺而不可辱，妳若是想侮辱我——」

余素貞臉色一寒道：「你再口出髒字，我就眞的要侮辱你了！」

葛大寶果然不怕死而怕受侮辱，聞言立時住口，不敢再罵下去了。

余素貞冷冷道：「我再說一遍，你給我仔細聽着，我發針打你而不殺你，是要你明白我們四人不是你的敵人！」

葛大寶發楞道：「那麼，你們是……」

余素貞道：「我們跟你一樣，也是被人騙上此島的。」

葛大寶問道：「眞的麼？」

余素貞道：「我現在一出手就可殺死你，何必騙你？」

葛大寶一想不錯，說道：「好，我相信妳的話就是了，妳快解開我的穴道吧。」

余素貞道：「我解開你的穴道之後，你若敢再妄動，我就不再饒你了。」

葛大寶道：「是啦，是啦！」

余素貞微微一笑，俯身拔起釘在他麻穴上的七巧斷魂針，退開數步道：「好了，你可起來了。」

葛大寶慢慢坐起，用手揉着痲穴，滿面驚奇道：「妳這是哪一門的點穴法？怎麼把針拔出來，穴道就立刻解開了？」

余素貞但笑不答。

楚雲彪道：「葛兄，令師『亘無霸尉遲福』是不是失踪了？」

葛大寶神色一愣道：「咦，你怎知道？」

楚雲彪聳肩苦笑道：「聽到葛兄被騙到此，在下就知又多了一個難兄難弟了！」

葛大寶站起身子，問道：「你說甚麼？」

楚雲彪一指田舍郎三人道：「我們四人也丟了師父，與葛兄有同樣的命運！」

當下，便將師父失踪，師兄叛逆，及受騙經過一一說了一遍。

葛大寶跳脚大叫道：「好啊，原來我師父的失踪是你師兄無敵神刀尙大農幹的好事，如今我只找你要人就是了！」

玩鈴子罵道：「難怪人家稱呼你爲憨俠，你果然憨得可以，他師兄幹的事與他何干，你要找他要人？」

葛大寶嚷道：「他們是一家人，他師兄幹壞事，他也該負責！」

玩鈴子道：「胡說八道，師弟幹了壞事，做師兄和做師父的才應該負責。」

葛大寶歪頭想了片刻，似覺有理，點點頭道：「好，我不向你要人，但是你說淸楚一點，你師兄加入的那個幫叫什麼幫？」

楚雲彪苦笑道：「在下也不知他加入的是什麼幫，僅知他是某一個幫的『堂主』而已。」

葛大寶追問道：「那麼，他擄去令師及許多武林高人，目的何在？」

楚雲彪搖頭道：「不知道，他擄去家師等人，據他說是奉命行事，所以在下猜測該幫擄去許多武林高人，必是要進行某種陰謀，因怕遭遇阻撓，故先下手爲强，把武林中的成名高手統統擄去，一言以蔽之，就是排除異己。」

葛大寶眼珠一轉，道：「他們那個幫會，是不是最近崛起武林的金盾幫？」

楚雲彪道：「我們也是這樣猜想，只不知是不是。」

葛大寶轉對玩鈴子道：「小鬼，令師是誰？」

玩鈴子怒道：「誰是小鬼？」

葛大寶憨笑一下道：「好，你年紀比我小，我叫你一聲小兄弟吧，我說小兄弟，你師父大名如何稱呼？」

玩鈴子一揮拂塵，傲然道：「家師乃道家第一高手，白鶴眞人是也！」

葛大寶笑道：「原來是白鶴眞人的門下，那麼你是小牛鼻子了！」

玩鈴子臉色一沉道：「貧道法號玩鈴子！」

葛大寶哈哈一笑，接着轉對余素貞問道：「妳呢？我的姑奶奶，令師何許人？」

余素貞玉臉一紅，笑叱道：「什麼姑奶奶？再要胡說八道，我拿針縫你的嘴巴！」

葛大寶吐了吐舌，嘻嘻笑道：「是是，我的，——姑娘，妳的七巧斷魂針眞個厲害，我葛大寶不敢惹妳……」

余素貞惱笑道：「我的師父叫賣花婆，她不常行道武林，你不會知道的！」

葛大寶道：「她賣的什麼花？」

余素貞一怔道：「你問這幹麼？」

葛大寶瞇着一對眼睛，笑道：「我葛大寶以前也是種花的，我最喜愛花了，舉凡牡丹，梅花，菊花，蘭花，蓮花，桂花，以及茉莉，瑞香，丁香等等，我都喜歡！」

玩鈴子笑道：「怪不得你長得那麼白白胖胖，敢情是在花下長大的。」

葛大寶聽如未聞，繼續說道：「我對揷花亦畧知一二，揷花不可太繁，亦不可太瘦，多不過二三種，高低疏密，如畫苑布置方妙，置瓶忌兩對，忌一律，忌成行列，忌——」

余素貞截口笑道：「好了，我可沒心情跟你談花，你還是說些正經的吧！」

葛大寶咧着嘴嘻嘻笑道：「那麼，姑娘喜歡聽什麼？」

余素貞道：「說說令師失踪的經過。」

葛大寶好像忽然想起了什麼重要的事情，面色一變道：「對了，諸位快跟我來！」

說着，掉頭便跑。

楚雲彪等四人不知他想到了什麼，只得隨後跟去。

葛大寶雖是個大胖子，行動却一點也不遲鈍，他健步如飛的奔馳一程，來到另一處亂石堆前，伸手一按石頭，身軀横飄而起，飛入亂石堆中。

楚雲彪四人跟入一看，頓時爲之楞住。

原來，亂石堆中，坐着一個青年和尙！

他的年紀，亦在二十五六之間，身穿黑色僧衣，長得眉目淸秀，此刻瞑目盤膝坐於地上，寶相莊嚴，頗有出塵之相。

只是面色畧現憔悴，身子似甚虛弱。

葛大寶伸手探探他的鼻息，輕吁一聲道：「還好，還好……」

楚雲彪驚訝道：「他是誰？」

葛大寶道：「苦行僧的徒弟，法號悟明。」

苦行僧，是武林中的一位高僧，俗家複姓尉遲，單名壽，與「巨無霸尉遲福」是同胞兄弟，兩兄弟都是有名的胖子，後來「苦行僧」遁入空門，一位老和尙敎他減胖之法——不停的走路——他依言而行，果然由胖變瘦，於是他就不停的走，因而贏得「苦行僧」之名。

楚雲彪一聽青年和尙是「苦行僧」的徒弟，不由肅然起敬，當下又問道：「他是跟隨葛兄一道來的？」

葛大寶道：「是的，他師父也不見了，我們兩人便連袂四處尋找，那天有個老人告訴我們，他說曾在鄱陽湖大孤山見到家師及苦行僧，於是我們趕來鄱陽湖，誰知却被一個老船伕騙了，他載我們到此島，謊稱這就是大孤山，我們上來找尋時，他就偷偷開船跑了，把我們困在這裏……」

楚雲彪道：「兩位到此已有幾天了？」

葛大寶道：「四天。」

楚雲彪一指悟明和尙，問道：「他爲何不言不動？」

葛大寶道：「他餓壞了，這島上沒有東西可吃，我餓了就下水捕魚烤食，可是他不願開葷，他寧可餓死也不吃魚，咳……」

楚雲彪皺眉道：「這可怎麼辦？」

葛大寶哭喪着臉道：「我勸他吃，哄他吃，求他吃，他硬是不理！」

楚雲彪轉對田舍郎道：「趙兄，你的包袱中好像還有一些乾粮吧？」

田舍郎答道：「是，還有一些。」

他說着，立刻取下掛在鐵鈀上的包袱，解開取出兩個大燒餅，遞給楚雲彪。

葛大寶看到燒餅，不禁直呑口水，問道：「那是素的麼？」

楚雲彪點頭道：「是素的。」

葛大寶閉上眼睛道：「那麼，那該留給他吃，該留給他吃！」

楚雲彪把燒餅拿到悟明和尙面前，說道：「這位悟明師父，請你吃下這兩個燒餅吧。」

悟明和尙仍然瞑目靜坐未動。

楚雲彪見他不理睬，大感不解，回望葛大寶問道：「他怎麼了？」

葛大寶道：「他雖然坐着，其實人已昏厥過去，你把燒餅拿到他鼻下讓他聞聞看。」

楚雲彪依言把燒餅拿近悟明和尙的鼻下，果然不錯，就像窒息的人重新吸到空氣似的，只見他面色一動，登時甦醒過來。

他睁開眼睛，一看面前遞來兩個燒餅，張口便咬住其中一個，囫圇呑棗般的吃起來了。

一口氣吃下那兩個燒餅，他才長長透了口氣，合十說道：「我佛慈悲，善哉，善哉！」

玩鈴子笑道：「是我們給你的燒餅，你唸佛幹麼！」

悟明和尙神色甚窘，復起身行禮，問道：「諸位施主從何而來？」

葛大寶爲他介紹一番，又把楚雲彪四人的遭遇說了一遍，最後笑道：「現在好了，我們有這麼多人在一起，你不會再起絕食的念頭了吧？」

悟明和尙抬目望着楚雲彪四人，赧然道：「請問施主們帶來多少燒餅？」

田舍郎道：「我包袱裏還有六個，够你維持三天之需。」

悟明和尙道：「施主把燒餅留給貧僧，你們自己吃什麼？」

田舍郎道：「吃魚。」

悟明和尙道：「阿彌陀佛，這樣等於貧僧害你們去殺生，貧僧罪孽深重矣！」

余素貞笑道：「和尙，你可知佛在何處？」

悟明和尙微微一怔，答道：「佛在西天啊！」

余素貞道：「錯了，六根不淨何須別求南海，一塵不染此處卽是西天！」

悟明和尙大喜道：「原來女施主對佛理也有高深的研究，貧僧失敬了。」

語畢，朝她合十深施一禮。

余素貞笑道：「我說這句話的意思，要你明白佛本無相，意在佛在，也就是說佛在你的心裏，不是在西天，也不是在你口裏。」

悟明和尙連聲說道：「是，是，貧僧敬謝女施主指敎。」

余素貞道：「濟顚食不離狗肉和酒，照樣成正果，可見一個人修心爲要，不必修口。」

悟明和尙連連點頭道：「是的，是的。」

余素貞道：「所以你不必害怕吃魚，須知魚供人食用的，你不吃牠，牠也會被同類吃掉，所謂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是也！」

悟明和尙面色一變，忙的搖頭道：「那不行，貧僧是受了戒的出家人，豈可再開葷，此事萬萬不可！」

余素貞惱笑道：「哼，我看你可有些兒食古不化呢！」

悟明和尙尷尬地道：「是的，是的……」

楚雲彪三人見他憨氣不亞葛大寶，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

悟明和尙更窘，低頭不語。

葛大寶見他受窘，大生同情，頓足大喝道：「別笑！你們誰敢笑他，我就跟你們拚了！」

楚雲彪連忙忍住笑聲，道：「好，咱們該來談正經事，我說葛兄，你們來此已有四天，可想到什麼脫離此島之策？」

葛大寶搖頭道：「沒有，我們頭一天坐着乾着急，第二天就開始爲找食物而忙碌，哪有心情想別

的事情！」

語聲一頓，又道：「而且，想也沒用，此島四面環湖，沒有船隻根本逃不了。」

楚雲彪道：「船是人工造的，咱們何不動手造船？」

葛大寶一怔道：「造船？」

楚雲彪道：「不錯，這島上有不少樹木，咱們可以伐木編造木筏，乘木筏逃離此島。」

葛大寶眼睛一亮，叫道：「對呀！這是好主意，我怎麼沒有想到，眞是聰明一世，懵懂一時！」

說完，俯身由石堆縫中抽出一柄大砍刀，揚聲道：「走哇！大家伐樹去！」

於是，六人離開亂石堆，奔到島西一座山頭上，揀那最粗大的樹砍伐起來。

不消頓炊工夫，六人已砍好六株長達丈五的樹身，楚雲彪接着去附近斬來一大捆山籐，便與田舍郞動手編綁，把六株樹身排開編綁起來。

又不久，一隻木筏便告完成了！

玩鈴子，葛大寶和悟明和尙三人，也於同時削成了六支槳板。

於是，大家把木筏抬到湖邊，放入水上，然後一個個登上木筏坐下，木筏浮力很够沒有沉下去。

葛大寶問道：「咱們往何方向划？」

楚雲彪道：「往東方！昨天我們從吳城鎭下船，一路東駛，如今繼續往東方前進，相信很快就可見到陸地。」

葛大寶道：「有道理，大家開始划啊！」

六支槳板一齊操動，木筏登時破浪前進，漸漸遠離島嶼……

余素貞道：「咱們可能會遇上敵人，將有一場厮殺呢！」

玩鈴子道：「那是再好不過，遇上敵人，咱們殺他一個落花流水，順便搶了他們的船隻，直航陸地！」

余素貞笑道：「只怕沒有你說的這麼容易，人家敢用一座島嶼來囚禁咱們，必有萬全的準備。」

楚雲彪道：「這話不錯，咱們須小心爲妙，這湖上不比陸地，進雖可攻，退却難守。」

田舍郞道：「在下是旱鴨子，萬一跌入湖中，還請諸位抓我一把，拜託！拜託！」

玩鈴子道：「別怕，我玩鈴子在，保證你萬無一失，不過……」

田舍郞道：「不過什麼？」

玩鈴子道：「你老是欺負我，我眞有些不樂意救你！」

田舍郞笑道：「我何曾欺負你？你不欺負我，我就該唸阿彌陀佛了。」

悟明和尙聽人唸佛就高興，接口笑道：「趙施主只要經常唸佛，便可履險如夷，永保平安。」

玩鈴子笑道：「你經常唸佛，何以這次却被騙上孤島，差點餓死了？」

悟明和尙肅容道：「貧僧現在不是已經轉危爲安了麼？須知諸位施主今日之來，便是我佛如來大慈大悲的遣使——」

玩鈴子截口道：「慢來，慢來，貧道乃是三淸弟子，豈是你們如來佛所能遣使的？」

悟明和尙微微一笑道：「我佛法力無邊！」

玩鈴子眉毛一揚道：「仙道釋儒難及！」

楚雲彪哈哈笑道：「金丹舍利同仁義，三敎本是一家人，兩位不要鬥口了！」

余素貞忽然一指前方叫道：「看，有一艘船向咱們駛過來了！」

衆人舉目望去，果見約半里外的湖面上，正有一艘大船破浪疾駛而來！

楚雲彪精神一振道：「那必是敵人的船隻不錯，大家準備厮殺吧！」

余素貞道：「小心他們會直衝過來，把咱們的木筏撞翻。」

楚雲彪道：「不怕，大家看要撞上之際，一齊跳上船去！」

葛大寶鬥志旺盛地道：「對！大家跳上船去殺他一個片甲不留！」

楚雲彪轉對余素貞說道：「余姑娘，準備好妳的七巧斷魂針！」

余素貞含笑道：「早就準備好了。」

悟明和尙見大家殺氣騰騰，忙道：「上天有好生之德，人有慈悲之心，諸位施主出手請留厚道，能够不殺人，便不要殺人。」

余素貞笑着道：「和尙慈悲爲懷，令人可敬，但是，敵人若然很多，不殺他幾個，那就是自取滅亡了。」

玩鈴子道：「這話有道理，不過最好留下幾個活口，好盤問他們的身份來歷。」

說話之間，木筏和大船的距離，已然漸漸縮近了。

距離約二十丈時，突見大船上射出一排長箭，如雁橫空，向木筏飛了過來！

楚雲彪大叫道：「不好，箭來了！」

連忙棄槳拔刀，揮擋來箭。

余素貞等五人亦各舉槳板，揮舞而出，一片叮叮噹噹劈拍聲響之下，頓時射到的十幾支長箭打入湖中。

但是，剛剛擋開一陣，第二排怒矢又已射到，

而且爲數不下三十支，密如驟雨，飛射而下！

六人刀槳疾揮猛掃，又將第二陣來箭打掉，然而擋開一陣又來一陣，綿綿不絕，勢如飛蝗。

那艘大船，則停在十丈外不再前進，顯然對方也顧慮到楚雲彪六人會上船拚命，故不肯靠近木筏，只是用弓箭遠攻。

楚雲彪見到對方的船停着不動，而自己六人又忙着打掉來箭，無暇把木筏划近敵船，心中大爲着急，叫道：「趙兄！咱們兩人負責打掉來箭，其餘四位繼續划駛前進，非攻上去不可！」

說着，左手抓起槳板，挺身站起，刀槳並用，掃打不絕而至的利箭。

田舍郞如法泡製，拿起鐵鈀，站到木筏前端，右手鐵鈀左手槳板，迎着來箭猛打猛掃。

兩人全力施爲，果然將射到的箭，一一打掉，護住後面的余素貞，玩鈴子，葛大寶，悟明和尙四人。

他們四人不敢怠慢，立時操動槳板，冒着箭雨向敵船迫去。

大船上的弓箭手當眞不少，約有四十個之多，他們看見木筏向前迫來，更加緊發射，陣陣怒矢，如雨點般飛射了過來。

隨着木筏的接近大船，射到木筏的利箭的勁道也就更強，田舍郞不慣使左手，漸感吃不消，急得大叫起來道：「葛大寶，你也上來擋箭，我快要不行啦！」

葛大寶應聲站起，掄動槳板，幫着他打掉來箭；田舍郞這才鬆了一口氣，當即拋下左手的槳板，雙手合握鐵鈀，使開招數，舞出一片青影，將來箭一一擋飛……

木筏，在余素貞，玩鈴子和悟明和尙三人賣力的勁駛下，漸漸迫近了敵船，十五丈、十四丈、十三丈……

忽聽船上有個宏渾的聲音大笑道：「楚雲彪，你們還不回頭，當眞想死在亂箭之下麼？」

楚雲彪一面揮舞刀槳，一面沉喝道：「來者報上名來！」

船上那人哈哈狂笑道：「老夫便是送你們上島的商發呀！」

楚雲彪大怒道：「好極了，我馬上就要摘下你的老狗頭來！」

商發長笑道：「小子口出狂言，你們六人今生今世別想報仇了！」

楚雲彪沉笑道：「你等着瞧！」

木筏繼續向大船迫近，九丈、八丈、七丈……

這時，六人心中都很興奮，因爲只要再迫近二三丈，大家便可一湧而上，痛擊敵軍一番。

那知眼看木筏已迫近到五丈之處時，忽然意外事件發生了！

原本編綁得十分堅固的木筏，藤莖突然一一斷開，木筏頓告解散！

他們六人，也頓時跌入湖中。

玩鈴子大驚道：「不好，水裏有敵！」

話完，抽出一柄七首，一頭潛入水裏去了。

大船上的商發，一見木筏已經散開，楚雲彪等六人紛紛落水，連忙喝令弓箭手停止發射，然後又走近船邊，哈哈大笑道：「楚雲彪，今番你們是自討苦吃了！」

楚雲彪驚怒交迸，抱着一支木樁向前游上數尺，突然由水中跳起，落到木樁前端，打算飛撲上船，跟對方拚個死活。

不料，他雙足剛剛落到木樁前端，正要頓足縱起之際，水中忽然伸出一隻怪手，一把抓住他的左足，將他拉倒下去了。

與此同時，余素貞、田舍郞、葛大寶、悟明和尙也遭到了相同的命運。

他們在木筏解散跌入湖中之後，立時各抱住一支木樁，然後不約而同的跳上木樁站着，準備飛上敵船，但身形尙未縱起，脚下的木樁忽然向下沉，登時「撲通！」一聲，再度落入水中。

敢情潛水過來襲擊的敵人不在少數，他們才落入水中，就被水裏的敵人拉着沉下去了。

余素貞、田舍郞和悟明和尙三人不諳水性，一入水中，登時手忙脚亂，咕嚕咕嚕的直喝水……

楚雲彪、葛大寶和玩鈴子則奮戰不懈，就中以玩鈴子的水性最佳，他與一個敵人在水底糾纏了一陣，一刀刺中敵人的腹部，雙脚一蹬，冒出水面，大叫道：「我宰掉了一個！」

說畢，又翻身潛入水中，找上另一個敵人，與敵人在水中大戰起來。

楚雲彪也有斬獲，他落水之際，手中仍緊握着單刀，而拖他下水的敵人，手上拿的是一把短刀，兩人在水中搏擊一陣，到底楚雲彪的長兵器佔了便宜，覓隙一刀刺出，正中敵人的腰部，也把敵人刺死了。

一團一團的鮮血，由水中浮起，散開……

商發一見手下不敵，連忙揮手喝道：「再下去六個，把他們活擒上來！」

船上立有六人投入水中，加入圍攻楚雲彪、玩鈴子和葛大寶三人。

玩鈴子水底功夫頗爲不弱，忽上忽下，捷如蛟龍鬧海，跟四個敵人展開一場追逐戰。

葛大寶也不含糊，以一敵三，力戰不休。

但是，猛虎不敵猴羣，三人在水中激戰一陣之後，已漸感眞氣不繼，玩鈴子因在水底的時間最久，就在他想冒出水面透一口氣之際，一個頑敵忽然拉住他的右脚！

玩鈴子一驚非小，疾忙身形一勾，倒竄潛下，手中七首奮力刺出。

那知敵人已料到他有此一着，故於抓住他右脚之後，緊接着雙脚一蹬，向上潛起，把他的身子拉得倒轉起來，於是他刺出的一刀便告落空。

而另一個敵人，乘機潛近，一把扣住他握刀的右手，將他一條右臂反扭到背後！

這一來，他頓時失去了抵抗能力，這時他已感透不過氣，未幾便昏過去了。

葛大寶在水中看見玩鈴子被擒，便想潛過去搶救，却被一個敵人攔腰抱住，這個敵人是剛下水的六人之一，他藉着暫時不需換氣的優勢，抱着葛大寶拚命往下潛。

兩人在水底翻騰搏擊一陣之後，葛大寶因未能及時換氣，最後亦告不支，張口「咕嚕咕嚕」的喝起水來，也昏迷過去了。

又不久，楚雲彪也因騰不出工夫冒水面呼吸空氣，而在水中窒息……

× × ×

余素貞首先甦醒過來。

她睜開雙目，呆望着深藍的夜空，腦中一片空白，過了一會後，神智才完全恢復，這時她才霍然翻身坐起，一看自己是躺在一處野草蔓生的地上，想起自己是在水裏昏死過去的，不禁大爲錯愕。

「我爲何在此？」

她夢囈般的自問着，站起身子，舉目四顧。

雖然天黑地暗，但她一眼就認出是置身於原來的無名小島上！

「怎麼會回到島上來呢？」

她不禁又自言自語，把視綫拉回近處，這才發現近處的草地上還躺着五個人。

他們正是楚雲彪、田舍郞、玩鈴子、葛大寶、悟明和尙！

她驚喜的「啊！」了一聲，立刻跳到楚雲彪的身邊蹲下，伸手搖撼着他，喊道：「楚雲彪！楚雲彪！」

楚雲彪輕嗯一聲，徐徐睜開兩眼，木無表情地道：「幹甚麼？」

余素貞道：「你快起來看看，咱們怎麼又到這島上來了？」

楚雲彪這才想起日間發生的一切，登時驚跳起來，轉頭東張西望，神色大愕道：「是啊！咱們原在湖上遭擒，何以又回到此島來了！」

余素貞道：「這該不是夢境吧？」

楚雲彪激動地道：「不是，這是眞的，咱們又回到島上來了！」

他接着也發現了躺在地上的田舍郞等人，連忙蹲下去喊醒他們，於是田舍郞、葛大寶、悟明和尙也相繼醒轉過來了。

田舍郞揉着眼睛，迷迷糊糊地道：「天尙未亮，何事大驚小怪？」

玩鈴子連打呵欠，道：「可不是，貧道好夢正酣——」

他說到此處，突然雙目大睜，繼之跳起大叫道：「不對！咱們爲何在此？」

這一嚷，田舍郞、葛大寶和悟明和尙三人才完全清醒，他們也弄不淸何以又回到島上來，個個目瞪口呆，相顧駭然。

楚雲彪皺緊眉頭道：「我看……是敵人帶咱們回來的！」

玩鈴子迷惑地訝然道：「他們爲何不殺死咱們六人？」

楚雲彪搖搖頭，道：「這一點，我也想不通，前此敝師哥曾三番五次企圖殺害我，可是這一次，他們本可處死我，結果却反而不下手，如此反覆無常，實在叫人猜不透……」

余素貞道：「我想，那是敵方主腦人物改變了主意之故！」

楚雲彪目光一注道：「嗯，可能是如此，他們將咱們六人騙上此島，分明是有一種計劃的安排，而他們做此安排，必然另有用意！」

玩鈴子問道：「甚麼用意？」

楚雲彪道：「現在我也不知道他們的用意何在，不過……今早商發曾說『過幾天可能會見到敝師哥』，所以我想，過幾天他若眞來了，咱們便可明白他們做此安排的用意。」

玩鈴子道：「你說他們騙咱們到此是一種有計劃的安排，那麼令師盛在藥瓶裏的求救字柬又該如何解釋？」

楚雲彪面色一變，默默不語。

玩鈴子又道：「你曾說過那字柬上的字跡的確是令師的筆跡不錯！」

楚雲彪面上的肌肉跳動着，苦笑道：「你是不是懷疑家師也是敵人中的一個？」

玩鈴子忙道：「不敢，貧道只是想不通其中的道理罷了。」

楚雲彪搖頭嘆道：「我也一樣想不涌……」

余素貞道：「也許令師寫那求救字柬，不是出於本意，而是被迫的。」

楚雲彪又搖頭道：「不，家師的爲人，在下十分了解，他老人家决不肯幹出這種不顧門下死活的事情！」

余素貞道：「如果是在神智淸醒的時候，他當然不肯……」

楚雲彪想起「酒虫饒衞公」的情形，不禁心頭一震，惶然道：「妳是說，家師也像『酒虫饒衞公』那樣……神智錯亂了？」

余素貞幽幽一嘆道：「我知道你不肯相信此事，但這可能已成事實。」

楚雲彪渾身陣陣發着寒慄，握緊雙拳，顫聲道：「不！不！不……」

余素貞怕他發狂，忙岔開話題，仰望夜空道：「現在不知甚麼時候了？」

田舍郞一指天邊的一彎眉月道：「眉月尙在那邊，大概剛入夜不久——咦，那是甚麼東西？」

衆人循着他手的方向望去，但見島的東面，一座山坡之後，映着一大片紅光！

葛大寶訝然道：「奇怪，那不是晚霞吧？」

悟明和尙道：「不，那是火光！」

葛大寶嚇了一跳道：「啊，莫非敵人放火燒山，打算把我們活活燒死？」

玩鈴子叫道：「快去瞧瞧！」

一騰身形，疾奔而去。

楚雲彪五人亦隨後拔步，一齊向島的東面奔來，越過了島上一座山頭，已見到發出火光之處，原來起火的是幾十株大樹，但並非剛剛起火燃燒，而是早已燒過一陣，那幾十株大樹已被燒成黑炭了！

六人奔到近處，看了看各處的情形，楚雲彪已知所以，不由得咬牙切齒，忿然道：「哼，這是敵人放的火不錯，他們放火燒樹，是不要咱們再編造木筏逃生！」

玩鈴子罵道：「他媽的，他們想得眞週到！」

葛大寶道：「北面島邊也有幾棵大樹，再去那邊看看！」

六人又到北面島邊一看，只見地上有幾堆灰燼，那裏還有大樹的影子！

玩鈴子道：「好啊！這下是寡婦死了兒子，一切沒指望了。」

田舍郞探手入懷掏摸一陣，微微一皺眉道：「諸位摸摸身上看有沒有丟了東西？」

衆人檢點身物之後，楚雲彪道：「我的包袱和單刀丟去了，想是在水裏與敵人動手時丟失的。」

玩鈴子說道：「貧道丟了幾兩銀子，和一柄七首。」

田舍郞問道：「哪一位身上還有火摺子？」

衆人一齊搖頭。

田舍郞道：「那麼，咱們若想吃烤魚的話，就不能讓這些火熄滅。」

楚雲彪點頭道：「不錯，咱們快引些火種來，讓它日夜不停的燒着！」

當下，六人一齊動手，折了細樹當作火筷，各夾一截火炭，找到一處靠近湖邊的岩石下，將火炭放作一堆，再檢一些枯樹枝添上，使它燃燒起來。

楚雲彪問道：「諸位肚子餓不餓？」

余素貞笑道：「還撐得住就是了。」

楚雲彪轉對田舍郞問道：「趙兄的包袱也丟了吧？」

田舍郞雙手一攤道：「連鐵鈀都丟了！」

楚雲彪目光投向湖上，說道：「夜裏下水，不知能否捕到魚？」

葛大寶搖頭道：「我無此能耐！」

玩鈴子道：「大家忍耐一下，等明早貧道再下水去捕一些來充飢便了。」

葛大寶嘆道：「我甚麼都不怕，就怕挨餓。」

玩鈴子笑道：「你吃得這樣胖，就是餓上幾天，也少不了幾斤肉！」

葛大寶眼睛一瞪道：「你別幸災樂禍，我餓得受不了的時候，會吃掉你呢！」

玩鈴子聳聳肩道：「貧道瘦骨如柴，有甚麼好吃的？倒是你老兄渾身都是肥肉——」

余素貞聽得噁心，開口叱道：「玩鈴子，你又胡說八道了！」

玩鈴子嘻嘻笑道：「是他說的呀！」

葛大寶忽然怪叫道：「嘿！我好像聞到一股味道……」

田舍郞點點頭道：「不錯，我也聞到了，是一股紅燒肉的香味！」

玩鈴子道：「你們別做夢了，這島上若有紅燒肉——」

語至此，陡地住口，一臉驚異之色。

葛大寶笑道：「你也在做夢了吧？」

玩鈴子連連嗅動鼻子，詫聲道：「怪事！怪事！莫非是從湖上船隻吹過來的？」

楚雲彪也聞到一股紅燒肉的味道，心中甚感驚奇，說道：「不可能是從船上吹過來的，現在風是從南面吹來的，此處距南面湖上有半里之遙，不論何種味道，也不會吹送如此之遠。」

玩鈴子眨了眨眼道：「難不成這島上眞有紅燒肉？」

楚雲彪微微一笑道：「如果有的話，必是敵人送上來的。」

玩鈴子一怔道：「送來給咱們吃？」

楚雲彪點頭道：「不錯！」

玩鈴子失笑道：「有這樣好的事？」

楚雲彪道：「我方才說過了，他們把咱們六人活困在此島，必然另有用意，而既然另有用意，他們便不會看着咱們活活餓死，所以他們很可能會送食物來。」

玩鈴子一想不錯，立時跳將起來道：「我去找找看！」

身形一長，如飛而去。

葛大寶笑道：「這小牛鼻子敢情也餓了，一聽到有吃的，竟比我葛大寶更着急！」

言猶未了，忽聽玩鈴子在遠處的一座山坡上大叫道：「你們快來，敵人果然送食物來了！」

衆人一聽之下，紛紛起身奔去，只有悟明和尚坐着不動，因爲他對「紅燒肉」沒有胃口。

楚雲彪一馬當先奔到山坡上，一見地上放着大小兩桶食物，大桶是白飯，小桶是紅燒肉，此外還有一些素菜，不由既驚且喜道：「哼，眞想不到他們還肯送食物來！」

玩鈴子眼睛緊緊盯着那小桶紅燒肉，似是恨不得一口吞下去，說道：「還有些熱，必是剛剛送上來的！」

葛大寶食指大動，一把抓起一團飯就要塞入口裏，楚雲彪急道：「且慢，敵人可能尚未離島，咱們先分頭去找找看，若能追上敵人，奪了他的船隻，豈不更佳？」

余素貞道：「對，大家快分頭追敵！」

說着，嬌軀疾縱而起，向南方掠去。

田舍郞伸手一拉葛大寶，道：「走，咱們兩人搜索島西一帶！」

兩人身形亦起如怒矢，疾飛而去。

楚雲彪隨與玩鈴子奔向島的東邊，兩人疾若流星趕月，一口氣奔到島邊，立卽分開搜索敵人的船隻。

東面島邊，均是峭壁懸崖，楚雲彪沿峭壁一路向南搜索，却無任何發現，最後走到南面島邊，只見余素貞呆呆的立在一顆大岩石上，乃趨近問道：「余姑娘，妳有無發現？」

余素貞點頭道：「有的，我到此處時，正好看見敵人乘一艘舢舨離去。」

楚雲彪愕然道：「怎不截住他？」

余素貞苦笑一下道：「那時敵人的舢舨已離島約十來丈遠，我又不會泅水，如何截住他？」

楚雲彪頓足道：「眞可惜！」

余素貞訕訕地道：「你不會怪我吧？」

楚雲彪搖頭道：「不，妳不會泅水，並非是一種過失，我怪妳幹麼。」

余素貞道：「我現在才知道泅水的好處，明天開始，我要學一學，你教我如何？」

楚雲彪道：「好的——那個敵人，是甚麼樣子的？」

余素貞道：「跟日間見到的弓箭手差不多的年紀，大概是個小嘍囉。」

楚雲彪道：「他有沒有看見妳？」

余素貞道：「有的，他一見到我，就拚命划動舢舨逃去了。」

楚雲彪縱目遠眺，只見數里外的湖上隱約有燈火的光芒，不禁深深一嘆道：「敵人已將這座小島團團圍住，咱們若想逃離此島，只有仰賴奇蹟出現了。」

余素貞道：「咱們還有一綫生機……」

楚雲彪回望她問道：「妳是說小淘氣寶三？」

余素貞點點頭道：「是的，他若能見到野枯佛，可能會與野枯佛趕來鄱陽湖。」

楚雲彪苦笑道：「這是很渺茫的一綫生機，他們卽使能夠趕到鄱陽湖來，也不可能知道咱們被困於此島，而且敵人爲數甚多，野枯佛雖有一身蓋世絕藝，一到這遼闊如海的湖上，只怕也要落個龍游淺水遭蝦戲，虎落平陽被犬欺！」

余素貞說道：「但，至少這是一綫生機，不是麼？」

楚雲彪點了點頭，轉身道：「咱們回去吧！」

余素貞站着不動，道：「等一下。」

楚雲彪收回已跨出的右腳，問道：「幹麼？」

余素貞目凝前方，緩緩道：「我想告訴你一件事……」

楚雲彪注目道：「何事？」

余素貞移目望着他，俏麗的臉上，浮起一絲悽惘之色，道：「我……我……」

欲言又止，似有難言之隱。

楚雲彪自與她相識以來，從未見她有如此「吞吞吐吐」的現象，不禁訝然問道：「妳身上不舒服麼？」

余素貞低頭道：「不是。」

楚雲彪道：「不然，是甚麼事情？」

余素貞低首沉思半晌，接着搖搖頭，微一苦笑道：「還是不說的好，咱們回去吧！」

語畢，轉身向島上行去。

楚雲彪舉步跟上，追問道：「到底是甚麼事情？怎麼忽然又不說了？」

余素貞默默而行，過了一會後，才道：「現在說出無益，以後再告訴你便了。」

楚雲彪想不出她有甚麼難以表白的「苦衷」，

當下說道：「我連累妳受苦，想來眞覺慚愧！」

余素貞忽然爽朗的脆笑道：「你別胡思亂想，我隨你到此，一點也不後悔！」

楚雲彪嘆道：「但妳是個姑娘，被困在這小島上，實有諸多不便。」

余素貞道：「我不在乎的。」

楚雲彪道：「我們初見面的時候，我覺得妳很幼稚，但後來妳的表現簡直不像個剛出道的姑娘，這表示妳聰明過人，我心中十分高興，不過……」

余素貞笑問道：「不過什麼？」

楚雲彪道：「我覺得妳不應跟隨我們在一起，因爲根據敝師兄之言，似乎令師的失踪與他無干，所以——」

余素貞笑道：「所以現在你要趕我走？」

楚雲彪道：「現在如何能趕妳走？我的意思是說：這次若能徼倖逃離此島，妳最好返回鳳陽看看，不要再跟我們一起冒險犯難。」

余素貞道：「好，我這個人最識趣，人家不喜歡跟我在一起，我絕不會厚顏無恥呆着不走的。」

楚雲彪愕然道：「我是在替你的安危着想，你怎麼說這種話？」

余素貞眼眶一紅道：「你若眞爲我着想，就不該趕我走，我是舉目無親之人，若是回鳳陽見不到家師，你要我去投靠誰？」

楚雲彪想想亦覺不錯，不由沉默下來。

余素貞道：「不過，你放心，我決定不再叫你爲難就是了。」

楚雲彪聽不懂她「決定」怎樣，住足問道：「妳決定怎樣？」

余素貞道：「我已想到一個去處，這次若能脫困，我決定去那地方！」

楚雲彪追問：「什麼地方？」

余素貞道：「我們鳳陽城外有一座尼姑庵，我決定去落髮出家。」

楚雲彪聽了胆戰心驚，忙道：「不！我不趕妳走就是了，妳千萬不要想到那頭上去！」

余素貞見他一臉情急之色，臉上閃過一絲竊笑，旋又露出悲切容顏道：「我覺得，那是我最好的歸宿。」

楚雲彪一把握住她雙腕，激動地道：「胡說！妳不能去當尼姑！妳若去當尼姑，我……我……」

余素貞抬目凝望着他，凄然一笑，道：「你怎樣？」

楚雲彪斷然道：「我就放火燒那間尼姑庵！」

余素貞冷笑道：「好啊，你既不要我跟着，又不要我去當尼姑，這不等於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麼？」

楚雲彪道：「我已說過不再趕妳走了，妳可以永遠跟着我！」

余素貞道：「你是我的什麼人，要我永遠跟着你？」

楚雲彪脹紅了臉，木訥地道：「我……我喜歡妳，我願意娶妳……」

余素貞雖然一直在期待他說出這樣的話，但此刻聽了心中雖甚高興，亦感羞不可抑，當下掙脫他的掌握，春葱般的玉指輕輕在他面頰上刮了一下，笑叱道：「不害臊，誰要嫁給你！」

語畢，縱身「逃」去了。

楚雲彪如飲醉酒，臉上紅紅的，渾身飄飄然，呆立了一會之後，才釋然一笑，拔步飛跑奔回北面島邊。

回到島邊的山坡上，只見田舍郞、葛大寶、玩鈴子、余素貞均已回到原處，連悟明和尚也來了，五人圍坐於兩桶食物前，正準備開動。

不，玩鈴子和葛大寶早已迫不及待的先吃起來了。

玩鈴子看見楚雲彪回來，有些不好意思，把拿起的一塊紅燒肉丟回桶內，笑笑道：「楚兄，你也沒找到敵人的船隻吧？」

楚雲彪上前坐下，答道：「沒有，你們呢？」

玩鈴子道：「我們也沒找到，但余姑娘却說見到了敵人的船隻，我看是吹牛的。」

楚雲彪心知余素貞沒有把她和自己在南面島邊相遇之事說出，當下只好故作驚奇的向她問道：「妳當眞見到敵人的船隻？」

余素貞點頭道：「不錯，我趕到南面島邊時，正見一個敵人乘舢舨離去。」

楚雲彪驚「噢」一聲道：「妳怎不截住他？」

余素貞一字不改地道：「那時敵人的舢舨已離島約十來丈，我又不會泅水，如何截住他？」

「眞可惜！」

「你不會怪我吧？」

「不，妳不會泅水，並非是一種過失，我怪妳幹麼？」

「我現在才知道泅水的好處，明天開始，我要學一學，你教我如何？」

「好的。」

兩人「一唱一和」的對答至此，臉上均不禁微微一紅，楚雲彪連忙轉對玩鈴子和葛大寶問道：「你們已經吃了？」

玩鈴子窘笑一下道：「不多，只吃了一點點，你老兄還沒到，我們不好意思先開動。」

——未完待續——

無名英雄列傳／魏力・文　培新・圖

死亡天使

前文提要：

上文書至許耿等三人進入集中營，但許耿却被宮木的情婦認出，趁機敲詐黃金一千両，呂碧麗提議在呂大龍的保險箱中偸取，而集中營方面，宮木將所有愛國志士，集中在操場上，威逼「死亡天使」自首——

壯士赴義　視死如歸

那一夜，兩千多個愛國志士，被逼在集中營的操場上，渡過了秋風瑟縮的一夜，到將近天亮時，許多人都實在支持不住了。

而他們身畔的同伴，便扶定了他們，不使他們倒下去，所有的人，依然站着。

那一夜，在呂劍光寬大的臥室中，呂劍光，呂碧麗和許耿三人，暢談着國家的前途。三個熱情洋溢的年輕人，一方面憂戚着國家的前途，一方面又對中國的抗戰，充滿了信心。

他們越談越投機，不知東方之已白，直到窗外已經泛起朦朧的晨曦，他們才各自打了一個呵欠，不知不覺地靠在沙發睡着了。

對於呂劍光，呂碧麗和許耿三人來說，那是十分有意義的一夜，尤其對於呂劍光和呂碧麗，他們在許耿的口中，增長了不少知識，許耿勉慰他們，要他們利用自己的身份，好好地爲國家民族做點事，以贖他們父親做大漢奸的罪衍。

而這一夜，對於集中營內，那上千的愛國志士而言，更是畢生難忘的一夜。

天漸漸亮了，所有的人，仍然挺立着，有很多人根本已經昏過去了，但是他身邊的同伴，都幫他支持着，不使他們在敵人的面前倒下去。

當第一絲陽光在東方現出來時，照在上千的愛國志士，飽受苦難的臉上，但是他們臉上的神情，却依然是那樣地堅決，相形之下，反倒是端着手提機槍和守在重機槍後的日軍，當朝陽照在他們臉上的時候，他們個個現出十分疲憊的神情來。

別以爲這一夜，宮木少佐睡得很舒服，他可以說是根本未曾闔過眼，只是不斷地在房間中踱來踱去。

往日，他一看到彭璐的媚眼粉腿，便會像野獸似地向彭璐撲過去，然後，在獸慾得償之後，就呼呼大睡。

然而今晚却不同了，他斷然地使用了高壓手段，要逼「死亡天使」出來自首。如果在天明之前，他的高壓政策成功了，那麼，他自然是成功了！

可是，他却就是爲這一點担心。

他當了集中營的司令，已有不少日子，那已足够使他了解中國人堅毅不拔的韌力，知道中國人堅强不屈的性格，他更知道，他可能失敗。

如果他失敗了，那麼，他自然會失去集中營司令這個職位，他會被調到前線去，遠離上海這個花花世界，他更有可能被降職，自然，美艷的彭璐，會成爲別人的情婦，再不屬於他！

他向酣然在床上沉睡的彭璐看了一眼，心中更不安了。

彭璐看來像是在沉睡，但那只是僞裝的，她一樣沒有睡，她知道宮木爲什麼整夜在踱來踱去，她想着許耿、呂劍光和呂碧麗三個人，如果，這時宮木湊近她的話，可以看到她的眼中，含着晶瑩的淚光。

不管每個人的心情如何不同，時間總是那樣過去，天也總是在那時候亮了。

宮木少佐看到第一絲陽光，射在窗上，他匆匆地穿好軍服，穿上靴子，掛上軍刀，挺起了胸，以掩着他內心的恐懼，大踏步向外走去。

宮木少佐的內心的確十分恐懼，因爲他等了一夜，並沒有接到「死亡天使」自首的報告，現在，他必需去實行他昨晚所發出的恐嚇——處死十個人了！

像宮木那樣的獸性軍人，當然不會爲了要處死十個人而恐懼的，他所恐懼的是，他已知道，可能的結果是不論他處死多少人，他仍然難免失敗！

宮木少佐出了門，大喝了一聲，立時有士兵牽着馬，奔了過來。

宮木少佐上了馬，這一天，除了宮木少佐出門的時間，比往常早了許多之外，看來似乎沒有什麼異樣，但是實際上，却是最不尋常的一天！

宮木少佐在馬上，盡量將身子挺得直，他策着馬，向前疾馳着，轉眼之間，便已來到了操場，馬兒在操場的邊緣上疾馳而過，恰好在司令台前，勒住了馬。

當他勒住了馬之後，他陡地呆了一呆。

他的對頭，特務大本營的勝少佐和乙那上尉兩人，到得比他還早，兩人看到了他，只是投以一種十分陰冷的眼色，望着他。

宮木少佐翻身下了馬，勝少佐和乙那上尉一起向他行禮。

宮木少佐真想衝上去，給他們兩人，一個一下耳光！他們是來觀看他的失敗來了，宮木少佐自然明白這一點。勝少佐會將他的失敗，報告上去，然

後，就來接替他集中營司令的位置！

但是，宮木少佐還是勉强還了禮，在兩個軍官的陪同下，他大踏步走上了司令台。

宮木少佐站在司令台上，太陽已經完全升上了地平線，在金色的朝陽之下，他望下去，操場上黑壓壓地全是人，那麼多人，沒有一個屈服。

作爲一個侵畧軍的軍官，宮木實在無法了解那些人的心意，侵畧軍的邏輯是，在刺刀和機槍之下，人人都得屈服，然而，現在，他遭遇到的却是反抗。

宮木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突然之間，吼叫了起來，除了他的吼叫聲，和大禮堂的高牆所响起的回聲之外，操場上一片死寂。

宮木少佐在吼叫了一陣之後，他不由自主地喘着氣，仍然是一點反應也沒有，他又叫了一句，翻譯官立時大聲宣佈：「死刑開始執行！」

在操場的日軍，立時衝進了人叢之中，不一會，便在人叢中拖出了十個人來，用槍口指着，逼他們離開了大隊，到了操場的一角。

那十個被日軍驅趕出來的人，有的年輕，有的年老，他們的臉色都十分蒼白，但是神情却也都異常堅決，其中一個最年輕的在流淚，可是自他那種憤怒的神情看來，他之所以流淚，絕不是爲了害怕，而是因爲憤怒。

翻譯官又陰陽怪氣地道：「你們聽着，司令再給你們一分鐘時間，在執行了這十個人的死刑之後，每隔半小時，就槍決十個人，直到『死亡天使』自首，你們之中，如果誰能檢擧『死亡天使』的，皇軍有極大的犒賞！」

操場上仍然是一片死寂。

那被趕出去的十個人，已被驅到了禮堂的牆前，他們的面靠着牆，雙手按在牆上。

在他們身後的日軍，已經提起了槍，足有二十個日軍，握着槍，向十個背對着他們，手無寸鐵的人瞄準，等候着宮木少佐的命令。

人人都屏氣靜息，等候那一分鐘過去。

在陽光下，宮木少佐的面色鐵青，他必需孤注一擲，繼續使用高壓手段，他取出了腰際的手槍，槍口向着天，他的手指，已漸漸將槍機扣緊。

但是，也就在這時候，勝少佐却走上了司令台，直來到宮木少佐的身前，以極低的聲音道：「少佐，據我所知，大本營要『死亡天使』活着，並不是要他死去，在他的身上，我們可以獲得極寶貴的資料！」

宮木少佐遏着怒意，道：「我知道，不必你來提醒我，我現在就是要逼他出來，等我槍斃了那一批人之後，他就會出來了！」

宮木少佐的聲音也十分低，甚至連站在一旁的那兩個軍官，也聽不到他們兩人在交談什麼。

勝少佐陰森森地一笑，道：「少佐，你怎麼知道，那位『死亡天使』先生，一定不會湊巧就在你要槍斃的那十個人之中？」

宮木少佐陡地一呆，一時之間，說不出話來。

勝少佐的神情更陰森了，他繼續道：「我們只知道『死亡天使』在集中營內，我們不知道他的容貌，特徵，你現在，就在他們之中，挑了十個人來處死，少佐，太冒險了，如果『死亡天使』就在那十人之中，那麼，你如何向大本營交待？」

宮木少佐不由自主，發起抖來。

宮木少佐自然是由於憤怒才發抖的，他早已知道勝少佐是他的對頭，可是他却也沒有料到勝少佐會用那樣的方法來和他作對！

的確，他不能下令槍斃那十個人，雖然機會只是兩千份之十，但是是有可能的，「死亡天使」有可能，就在那十人之中！

如果他殺了「死亡天使」，那麼他就是違反了軍令，他的結果，將不是被調到前線去，而是被解回東京去，受嚴厲的軍法審判！

宮木少佐的手心在冒着汗，額上也在冒着汗，他失敗了，失敗得如此之早！

他那種窘急的神情，和勝少佐的那種陰森的神情，形成一個强烈的對照。

勝少佐那種勝利者的笑容，令得他無法忍受，怒火直冒，就在勝少佐要轉身走下司令台的時候，他陡地壓低了聲音，咆哮着說道：「一切都由我負責！」

勝少佐一怔，才說道：「你知道你要負什麼責任？」

宮木少佐咬牙切齒地道：「如果我失敗了，我切腹以謝天皇！」

勝少佐望着宮木少佐，好一會，他沒有再說什麼，轉過身，走下了司令台。

用槍瞄準了那十個愛國志士的日軍，不知道兩位少佐在司令台上，爭論些什麼，他們只是等着命令。

在勝少佐下了司令台之後，宮木少佐陡地揚起了槍來，那些日軍也抬起了槍，眼看宮木面色鐵青，悍然不顧一切，要殺害那十名愛國志士了！

但是就在此際，只聽得寂靜無聲的操場上，突然傳來了一個嘹亮的聲音。

那嘹亮的聲音，衝破了沉寂，石破天驚也似地响了起來，每一個人都可以聽得清清楚楚，只聽得那聲音道：「我就是死亡天使！」

剎那之間，幾乎所有的人，全都循聲望去。

他們却看到一個瘦削的年輕人，正推開他身邊的同伴，在人叢中，大踏步向前走着，那年輕人很快地就來到了司令台之前，他傲然地站着，昂着頭，挺着脚。

勝少佐，乙那上尉和幾個日軍，立時向他圍了過來，他仍然了無所懼，昂然道：「我就是死亡天使，死亡天使是我工作的代號！」

操場上响起了「嗡」地一聲，但立時又靜了下來。

那年輕人，集中營內的愛國志士，有很多是認識他的，知道他是一個大學生，叫吳傳玉，因爲發表抗日演說而被捕。

認識吳傳玉的人也都知道，他只是一個愛國青年，決不是身負重任的大人物！

但是，吳傳玉却自己挺身而出，承認他就是「死亡天使」，自然他此擧是拚着犧牲自己，救那十個快要被宮木下令殺害的愛國志士，同時，也掩護了眞正的「死亡天使」！

那是如何令人血脈沸騰的事，不知是由誰開始，突然有人叫了起來：「中華民國萬歲！」

剎那之間，叫喊聲像雷聲一樣地炸了開來，每一個人都叫着，彷彿忘了他們已被折磨了一夜，吳傳玉轉過身來，面對着叫喊的志士，他笑了，他笑得那麼純正，興奮，因爲他知道，自己以後，不論將受到多少折磨，都是值得的，他已盡了他作爲中國人的責任！

在操場旁守衞的日軍，在震天動地的口號聲下，一時之間，驚惶失措，接着，他們紛紛向天放着槍，「砰砰」的槍聲和口號聲交結在一起，至到吳傳玉被勝少佐和乙那上尉帶走了，口號聲才停止了下來。

宮木少佐傲然地走下司令台，集中在操場上的愛國志士，也在日軍的驅趕之下，慢慢地走進了營房。

宮木少佐回到了他的辦公室，剛坐下，勝少佐和乙羽上尉，就推着吳傳玉走了進來。

宮木神情得意，囂張，望着勝少佐和乙那上尉，冷笑道：「我的辦法怎樣？」

勝少佐的語調，仍然那麼陰森，他道：「你的辦法很好，可惜他不是『死亡天使』。」

宮木冷冷地道：「他又不承認了？拷打他，他什麼都會說出來。」

勝少佐道：「恰好相反，他承認，但是他不是，這是他的檔案，你看，從他出生到現在，都有記錄，他可能是死亡天使麼？」

勝少佐向乙那上尉使了一個眼色，乙那上尉將一份文件，放在宮木的面前，宮木翻閱那份文件，越是翻，臉色越是難看。

勝少佐又道：「昨天，東南緝私隊司令部，有人來提訊這個人，你如果要進一步的資料，不妨可以問問他們，宮木少佐，你失敗了！」

宮木面色鐵青，他突然向乙那道：「你帶這個人出去！」

乙那向勝少佐望了一眼，宮木厲吼道：「帶他出去！」

乙那雖然不願意，但是宮木的官階比他高，他却不能不服從命令。

他帶着吳傳玉，走了出去。

勝少佐冷冷地道：「你還有什麼辦法？」

宮木沉聲道：「有，我們已發現了他是假的，他挺身而出的目的，是要掩護眞正的死亡天使，我會派人去監視他，留意每一個和他接觸的人！」

勝少佐吸了一口氣，宮木的辦法，是一個好辦法！他立時道：「我有兩個十分精明能幹的人，可以派他們担當這個任務！」

宮木笑了起來，勝少佐已願意和他合作了，他立時表示了同意，他們兩人熱烈地握着手。

×　×　×

一天又過去了，夜再度來臨。

在呂大龍的豪華住宅中，天色才一黑下來，屋中的所有燈，全都着亮，寬敞的大廳上，衣香鬢影，全是表面上一看來，高貴華麗的男女。

呂家的舞會已經開始了！

由一隊白俄組成的樂隊，正在演奏着輕盈優雅的音樂，呂大龍擁着一個嬌小玲瓏的美人兒，以極其難看的姿勢在跳着舞。

呂劍光在樓梯口，和一個打扮得妖形怪狀，和她的年紀絕不相稱的少女在傾談着，而呂碧麗則像是公主一樣地坐在沙發上，好幾個年輕人圍在她的身邊。

呂劍光和呂碧麗兩人的心中都很緊張，因爲他們決定就在今晚，向呂大龍臥室中的保險箱下手。今晚來的客人多，而且非富則貴，就算呂大龍發現了失竊，也不好意思聲張出來的。

可是，呂大龍在舞會開始之前，却又加派了四個人，守在他的臥屋門口！

許耿已經仔細地觀察過呂大龍的臥室，雖然有着兩個窗口，但是那兩個窗口，都有着緊密的鐵欄，至多只能容一頭老鼠通過，從門口進去，可以說是唯一的通道，但是門口却有八個衞兵守着！

呂劍光不時抬頭向樓梯上望着，他知道，許耿在他的房間之中，他也知道，許耿一定也像他一樣

地着急，因爲今天不下手，就沒有機會了！

好不容易，有一個年輕人請那位少女跳舞去了，呂劍光一轉身就上了樓，當他到了樓上，經過那條寬闊的走廊之際，他看到八個衞兵，筆挺地站在他父親的臥室門口，呂劍光裝着望也不向門口望一眼，繼續向前走，到了他自己的臥室中。

許耿正在臥室中來回地踱着步，一看到呂劍光進來，就道：「那八個衞兵，一直在門口，你想出將他們引開的辦法了麼？」

呂劍光苦笑着，道：「我至多只能引開他們中的五六個，無法將他們一起引開。」

許耿吸了一口氣，道：「我們不能再等了，我看，只有從窗口攀進去，靠後園的那個窗子，這時不應該引起人的注意。」

呂劍光低聲說道：「那窗上的鐵欄，是通電流的！」

許耿道：「你知道它們的電源在什麼地方，截斷它，我才可以下手！」

許耿在說到「下手」時，自他的衣袋中取出了一柄小小的鋸子來。

他們曾化了一天的時間來準備晚上進行的那件事，這柄小鋸子，自然是許耿日間所作的準備工作之一。

呂劍光道：「我知道電源在何處，但是我却無法知道那一條線，才是接通窗欄的。」

許耿沉聲道：「那麼，你帶着我去，我有辦法，必要的時候，我們只有截斷二樓所有的電流！」

呂劍光點着頭，他和許耿一起離開了房間，走下樓梯，那八個衞兵仍然一動不動地站着。

呂劍光和許耿下了樓之後，迅速地轉過了梯角，到了梯角後的一間小房間之前，呂劍光一伸手就推開了門，許耿閃身走了進去。

呂劍光站在門口，兩個打扮得像彩雀一樣的少女，一面向呂劍光走了過來，一個嬌聲道：「站在這裏幹什麼？跟我們去跳舞！」

呂劍光忙道：「對不起，對不起，我有點頭痛……」

另一個少女道：「一跳舞，頭就不痛了！」

那兩個少女，不由分說，一人拉着呂劍光的一隻手，竟將呂劍光硬拉了開去！

門外發生的事，已進了那小房間的許耿，當然看不見，但是他却聽得到聲音，知道了什麼事。他拿起一柄掃把，將門頂住，以防突然有人推門撞了進來。

然後，他着亮了燈，他看到了牆上那隻巨大的電箱，他旋開了電箱的蓋，錯綜複雜的電線，就呈現在他的面前，許耿用心辨認着。

不要多久，他已多少有點眉目了，他認出了那些是樓下的電流，那些是樓上的。

小房間中很悶熱，許耿的心情又緊張，是以他的額上在冒着汗。

他細心地理着一條又一條的電線，直到肯定了有一組特別複雜的電線，是屬於呂大龍臥室的，他才一根一根，將那些電線，全部拉斷。

當他拉斷每一根電線之際，電線的末梢，却發出「拍拍」的聲响，爆出小而明亮的電花來。

他拉斷了那一組所有的電線，然後才打開門，立時閃身而出，他並不走向大廳，而是經過了一條走廊，從邊門走了出去。

出了門之後是花園，他沒入黑暗之中，貼着牆，來到了屋子的後面。

他抬頭向上看去，辨認着窗口，等到他認出了呂大龍的窗口之後，他便向上攀了上去，不一會，他的手已經攀到窗沿了。

他取出了一條濕毛巾，按在玻璃上，他伸手進去，將窗子打開了一扇來。

然後，他用那柄小鋸子，小心地碰了碰窗內的鐵欄，當他肯定了鐵欄上已沒有了電流之後，他伸手握住了鐵欄，坐在窗沿上。

他可以聽到自大廳中傳來的優雅的音樂聲，他也知道，呂劍光和呂碧麗兩人，會儘量設法替他掩護，不讓人走近後園來。

他開始打量鐵欄，呂大龍可能太喜歡錢了，是以窗上的鐵欄，是金錢圖案的，每一個圓圈的直徑，不過五寸，而在圓圈之中，還有一個方框。

許耿數了一下，他至少需要鋸斷二十五支手指粗細的鋼枝，才能出現一個可以容他鑽進去的洞，他需要工作多少時間？

許耿舐了舐唇，這是極其艱巨的工作，但是他却根本沒有選擇的餘地，他必需立即開始鋸，不停地鋸，直到他可以鑽進去爲止。

許耿開始鋸起鋼枝來，他鋸斷了第一根，看了看手表，他用了七分鐘。那也就是說，他全部的工作，需要二小時之久。

許耿立時又鋸第二根鐵枝，鋸條在鋸到了一半時，突然斷了，他以最少的時間，換上了鋸條，繼續鋸着。

在大廳中，呂劍光在陪那兩個少女跳完了舞之後，又回到電掣房前，在門上輕叩了兩下。

當他得不到回音之後，他知道，許耿已經在開始了！

他又回到了大廳中，呂碧麗也站了起來，他們兩人，交換了一個眼色，各自點了點頭。

這時，又有好幾個日軍軍官來到，呂大龍正在歡迎他們，在大廳一角的一組沙發上，介紹那些軍官和客人認識，他們在大聲談笑着。

一切看來都很正常，但是呂劍光和呂碧麗的心中，却十分着急。

因爲他們不知道許耿的工作，究竟是不是有進展，而他們也無法出去看一看。

舞會一直在熱烈的氣氛中舉行着，僕人托着一盤又一盤的酒走出來。

男人們紛紛伸手，在盤中取走美酒，灌進自己的肚中。

笑聲漸漸大了，禮節也似乎被忘記了，兩個日軍軍官，首先摟住了兩個女人，當衆親吻，那兩個女人吃吃嬌笑着，半拒半迎，賓客在大聲起鬨。

那時，許耿已鋸斷了第二十根鋼枝。

他一直坐在只有六七寸寬的窗沿上，將近兩個多小時，他根本無法變換他坐的姿勢，他的雙腿，幾乎已經麻木了，他的手腕，痠痛得像是要斷下來一樣，幾個按着鋸柄的手指，早已起了水泡，而且水泡也已經磨破了，每拉動一下鋸子，他的手指就像是浸進了沸水中一樣，感到一陣手痛。

但是許耿還是緊咬着牙關，用力鋸着，鋸子和鋼條磨擦，發出刺耳的聲响，幸而大廳中傳來的聲浪更高，可以使許耿不必顧忌。

只要再鋸斷五枝，他就可以鑽進去了，從大廳中傳來的聲浪來看，只要他可以鑽進去，大致是沒有什麼問題的了，這使許耿可以忘記痛苦，工作得更快。

但是他却不知道，就在這時候，危機已降臨在他的身上了！

在大廳中，已喝得滿臉通紅的呂大龍，突然高舉着雙手，大聲呼叫着道：「各位，請靜一靜，請靜一靜！」

他一叫，所有的人都靜了下來，白俄樂隊也停止了演奏，那種突如其來的寂靜，使其它的人，起了一種新的刺激。

但是呂劍光和呂碧麗兩人，却立時嚇了一跳，他們不知道呂大龍要作什麼。

呂大龍舉着酒杯，道：「各位女士請注意，多謝你們今晚的光臨，你們每一個人，今晚都可以得到一粒鑽石，我立即去取下來，作爲贈品！」

所有的女賓，都尖聲叫了起來，有幾個女人湧了上來，在呂大龍的臉上吻着。呂大龍的身子搖搖幌幌，向樓梯口走了過去。

呂劍光和呂碧麗兩人，不禁呆住了！

呂大龍要去取鑽石！

鑽石自然是在他臥室的保險箱中！

只要他一打開臥室的門，他就會發現臥室中沒有電流，就會知道發生了意外……

他們簡直不敢想下去，而這時，呂大龍已經踏上了第一級樓梯！

呂劍光一揚手，正待不顧一切地出聲制止他的父親，但也就在這時，只聽有人一聲大喝，用日語大叫了一聲，道：「等一等！」

呂大龍轉過頭，雖然他已醉了七成，但是澤木少將他却是認得的，他停了下來，澤木少將已經叫嚷道：「那太不公平了，男賓呢？」

呂大龍大笑了起來，道：「男賓全是赫赫有名的人物，我要是不自量力，那是看不起各位了，不過，各位難道看不到，今天在這裏的，都是出色的美人麼？」

所有的男賓狂笑着，女賓則嬌叱着。

敵酋奸狡　巧設毒阱

在喧鬧聲中，呂大龍又轉身向樓梯口走去，呂劍光和呂碧麗互望了一眼，兩人立時向上，奔了過去，呂劍光奔到了呂大龍的身邊，低聲道：「爸爸，你醉了！」

呂大龍却一伸手，將呂劍光推了開去，喝道：「胡說，我清醒得很！」

他「登登登」地上了樓，呂劍光緊隨在他的身後，一直來到了房門口，那八個衞兵一看到總司令上來了，立時立正，敬禮。

呂大龍揮了揮手，自袴袋中取出了一串鎖匙來，他已經有了七八分醉意了，那串鎖匙在他的手中，碰得「叮叮噹噹」直响，可是他就是無法揀出房門的鎖匙來。

呂劍光在他的身後，急得直冒汗，忙道：「爸爸，我來替你開保險箱！」

呂大龍的酒意，冒了上來，一轉頭，瞪着眼就罵道：「滾，小王八蛋，平時看你老頭子不在眼裏，看到我要開保險箱，就跟着來了！」

呂大龍大聲喝罵着自己的兒子，那八個衞兵在一旁，想笑又不敢笑。

呂劍光知道父親雖然有了七八分酒意，但是那保險箱是他的命根，看來是絕不會容許自己進房去的，可是他可知道，許耿這時，縱使不在房間中，也一定快進房間了，無論如何，他得讓許耿知道，他有危險了。

是以，呂大龍才一罵完，呂劍光用力一脚，踢在門上，發出了「蓬」地一聲响，大聲道：「不進去就不進去，有什麼稀奇！」

他一講完，轉身就下樓去了。

好在他們父子兩人，平時發生更嚴重的爭執，也不止一次了，是以呂大龍雖然氣得瞪着眼，漲紅了臉，但是却也並不感到什麼意外。

當呂大龍在門口大聲叱罵呂劍光的時候，還坐在窗檻上的許耿，已經聽到了，他的心陡地向下一沉，但是他仍然用力鋸着。

那是最後一根了！

他必需在呂大龍進房之前，先他一步進房間去，如果不是那樣，那麼，呂大龍一進房來，發覺電流被截斷，他的全部計劃就完了。

雖然上級派他來的任務，是到集中營裏去救人，並不是叫他來開呂總司令的保險箱，他必需打開呂總司令的保險箱，完全是節外生枝的事。

但是如果這件事應付得不好，他以後的活動，就無法展開，彭璐就會出賣他！

許耿用力地鋸着，在大門外呂大龍和呂劍光兩人的對話，他聽得十分清楚，等到聽到門上響起了「蓬」地一聲響之後，他也知道，那是呂劍光在給他最後警告，表示他已無法拖延下去了！

但是，許耿還未能鋸斷那根鋼枝！

他用力鋸着，但就在這時，「拍」地一聲，鋸條又折斷了！

刹那之間，變得一片死寂，他根本沒有時間去換鋸條了，因爲他已聽到了鎖匙插進了匙孔中的聲音，許耿不理會鋸子，雙手握住了鋼枝，用力一扳。

已被鋸斷了一半的鋼枝，在他用力一扳之下，斷了下來，窗子的欄杆上，已出現了一個一尺見方的洞，許耿立時鑽進頭去，然後，他側着肩，使他的肩頭，穿過了那個洞，接着，他雙手一撐，整個身子便已進了窗子，他落下了地，打了一個滾，滾出了窗簾，來到了門邊，貼牆而立。他在急速地喘着氣，可是他立時又屏住了氣息，因爲房門被推開了！

房門推開的時候，他恰好在門後，他看到了一個身形高大的人，走了進來，帶進來一蓬酒氣。那人是呂大龍！許耿的心怦怦跳着。

呂大龍在一走進房間之後，先將房門關上，然後，伸手向門旁的電燈開關摸去。

然而，呂大龍沒有機會使他的手碰到電燈開關，他的手才伸出去，許耿的雙手倏地伸出，用力握住了他的手腕，緊接着，一個轉身，用力一摔，已將呂大龍像一袋棉花也似，摔了出去。

而許耿根本連讓呂大龍出聲的機會都不够，立時又撲了上去，在呂大龍被他摔得七葷八素之際，重重地一掌劈下，劈在他的後腦上。

呂大龍發出了一下悶哼聲，昏了過去。

許耿站了起來，抹着汗，他自呂大龍的手中，將鑰匙取了過來，然後，用小電筒照射着，他很快就肯定保險箱是在一幅油畫之後，他移開了油畫，轉動着保險箱的號碼盤，小心傾聽着。

呂大龍闖了進來，反給許耿帶來了不少方便，因爲他得了保險箱的鑰匙，使他能够在更短的時間內，打開保險箱來。

呂大龍竟發了那麼多國難財！

保險箱中的金子，鈔票，一叠一叠地堆積着，當許耿拉開了一隻抽屜時，更發現了滿抽屜的鑽石珠寶！

許耿吸了一口氣，自褲帶上抽出了一隻帆布袋來，將呂大龍的鈔票和金子，塞進了帆布袋中，等到他估計他到手的金子和鈔票，足够呂碧麗去還償五倍有餘時，他才紮好了袋口。

他先將帆布袋自窗口塞出去，聽到了帆布袋落地的聲音，然後才自洞中鑽了出去，迅速地攀到了地上，再繞着牆，回到了樓梯旁，呂劍光正在那裏等候着，一看到了許耿，便自許耿的手中，接過了那帆布袋來，提着袋，上了樓，到了他自己的臥室中。

許耿用手掠了掠頭髮，走到大廳中，他看到呂碧麗向他走了過來，連忙迎了上去，握住了呂碧麗的手，擠進了跳舞的人叢之中。

呂碧麗澄澈的眼睛，望着許耿，許耿點了點頭，低聲道：「行了！」

呂碧麗低聲道：「他呢？」

她一面問，一面向上望了一眼。

許耿沉聲道：「他被我打昏了過去，大概快醒了！」

呂劍光自樓上走了下來，也擠進了大廳中醉生夢死的人叢之中，人叢的鬨鬧聲，幾乎一直沒有停止過，誰也不知二樓曾發生了什麼事。

直到突然之間，樓上響起了一聲大喝，接着，便是四五下連珠也似的槍聲，所有的人才立時靜了下來，刹那之間，緊張到了極點，有佩槍的日軍軍官，立時都握槍在手，向上望去。

只見呂大龍面色盛怒，手中握着槍，出現在樓梯之上，澤木少將身邊的一個日軍軍官立時大聲喝道：「呂大龍，你作什麼？」

呂大龍陡地一怔，在他醒過來時，看到保險箱洞開，他的酒也早已醒了，他踢開了門，狂吼着，放着槍，本來是要下來好好追究一番的！

可是那日軍軍官一喝，却像是有一大盆冰水，向他兜頭淋了下來一樣，令得他清醒了不少！他向

下望去，看到幾乎所有的日軍軍官，包括澤木少將在內，都對他怒目而視，而且他們手中的槍也都對準了他！

一看到這等情形，呂大龍不禁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戰！他是個何等老奸巨猾的人，心知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下，他非但不適宜宣佈保險箱被竊，而且還得快些解釋他自己的行爲才是！

要不然，有澤木少將那樣重要的人物在，他却在亂放槍，這會構成什麼罪名？

他在一秒鐘前，還是滿面怒容的，然而他臉上的神情，也轉變得眞快，一秒鐘之後，他立時搖幌着，笑了起來，收起了手槍，以手按着頭，說道：「啊，我喝醉了，眞的喝醉了！」

他跟跟蹌蹌，奔下樓梯來，看他的樣子，像是隨時可以從樓梯上滾跌下來一樣。

那時，雖然大廳中的氣氛已不像槍聲一響時那樣緊張了，但是仍然沒有人說話，大廳中靜得可以，只聽到呂大龍向下走來的脚步聲。

呂大龍奔下了樓，身子仍然站不穩，突然向前一側，倒向一個艷裝婦人的身上，那婦人尖叫了起來，呂大龍却以那婦人的軀體作倚柱，總算站直了身子，他裝着小丑似的表情，苦笑道：「對不起，我醉了，眞的醉了！」

直到這時，所有的人，才轟然笑了起來！

在轟笑中，日軍軍官都收起了槍，澤木少將的臉上，也泛出了一絲笑容，有的人笑得直不起腰來，有的人奔過去扶呂大龍，有的人高叫道：「總司令，你醉了，倒是艷福不淺啊！」

剛才呂大龍撞着的那艷婦則尖聲罵道：「淺嘴薄舌，你想死啦！」

大廳中又恢復了熱鬧，呂劍光擠了過來，擠到呂碧麗和許耿的身邊，他們三個人的手，緊緊握在一起！

× × ×

集中營的夜，是一片死寂，只有衞兵的「谷谷」靴聲，統治着黑夜。

當靴聲漸漸遠去的時候，營房之中，才畧有一點生氣，在昏黃的燈光下，一個個人都抬起頭來，他們都應該睡了，可是誰也睡不着。

當他們抬起頭來之後，他們的視綫，都集中在躺在木板上，一個滿身是傷痕的人身上。這個人，就是今早挺身而出的吳傳玉。

這個長條形的木搭的營房中，大約有兩百五十個人，幾乎每一個人的心中，都以自己能够和吳傳玉同營房而感到光榮。

在吳傳玉身邊的兩個人，用一塊乾淨的布，在吳傳玉身上的傷口抹拭着，一個低聲問道：「敵人怎樣對付你？」

吳傳玉咬着牙，含糊地道：「別說了！」

疼痛使他的額上，滲出了豆大的汗珠來，他遭到了日軍的一陣毒打，靴底的釘子，在他的身上，踏出了不知多少傷痕。

可是吳傳玉却很值得自豪，因爲他在敵人面前，未曾發出一下呻吟聲來，他只是緊咬着牙關挺受着。

直到這時，在親人的面前，他才忍不住因爲火燒一樣的疼痛而全身發抖！

在營房的每一個角落中，都傳出來了讚嘆聲，有一個人低聲道：「死亡天使，你一定是一個重要的人物，我看我們得幫你逃出去。」

那講話的是一個陌生的人，今天才進營房來的，可是却沒有引起特別的注意，地下抗日運動，開展得如此蓬勃，引起了日軍瘋狂的捕殺，幾乎每一天，都有新的人，被關進集中營來。

那人的話，只是引起了幾個人的反駁：「傻子，你當他眞是那個『死亡天使』？他是爲了避免早上，宮木要槍斃那十個難友！」

那人嘆了一聲，道：「眞勇敢，可惜我今天才來，沒有機會和大家一起，經歷那壯烈的一夜。」

有人「哼」地一聲，道：「你既然進來了，還怕沒有你受的麼？」

那人大聲道：「中華兒女，頭可斷，血可流，志不可屈！敵人要找死亡天使，我看我們應該在難友中，將他找出來，用大家的力量，帶他逃走！」

那人的話，引起一陣討論，等到衞兵的靴聲又接近時，才一起靜了下來。

靴聲又遠去了，那人來到吳傳玉的身邊，吳傳玉嘆了一聲，道：「重慶方面，已派人來救這位重要人物了，可是，進來的人，也不知道這位大人物的樣子。」

那人道：「我們全是同一命運的人，在我們之間，應該沒有秘密，每一個營房都應該聯絡一下，那位大人物，也應該相信我們。」

吳傳玉興奮地撐起身來，道：「這倒是好主意，我們可以實行的！」

衞兵又走了過來，槍托用力撞在木板牆上，咒罵着，營房中又靜了下來，可是每個人都在想，新來的人物，倒很有頭腦。

新來的那人自稱叫王得榮，是浦東一小股反日游擊隊的首領，集中營的難友，也沒有懷疑他的身份。

然而事實上，王得榮根本不是中國人，他是在中國長大的日本人，是勝少佐的得力助手，是一個

極其狡猾的日本間諜人員。

王得榮冒充是「抗日游擊隊首領」混進來，吳傳玉被毒打了一頓之後，又驅回營房，王得榮已趁機煽動，這一切，全是勝少佐和宮木少佐的計劃。

他們一定要找出「死亡天使」來，硬的不行，調查不行，於是，冒名王得榮的日本第一流特務，秋山與野就登場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了。

等到衞兵又走開去之後，營房中又响起了低沉的討論聲，有一個人道：「每一個營房，我們都應該推舉一個負責人。」

又有人道：「沈教授，沈教授德高望重，又是大家信任的人，由他來負責最合適了！」

那人的話才出口，立時响起了一片附和的聲音，一個年紀已有將近六十歲的老者站了起來，那老者很瘦，在昏黃的燈光下，可以看得出他的臉上，全是皺紋，但是他的雙目却十分有神。

他走到營房的中間，沉聲道：「只要是對國家有利的事，我義不容辭！」

沈教授頓了一頓，又道：「但是，日軍對我十分注意，我的行動，受到嚴密的監視，我需要一個助手。」

王得榮立時道：「沈教授，我願意帮助你。」

沈教授望着王得榮，道：「好的，但是你是新來的，營地的環境你熟悉麼？」

王得榮道：「我可以熟悉的。」

沈教授道：「我們已經知道，有一位重要的人物，他的代名是『死亡天使』，不幸也在集中營內，敵人還未能找到他，但只要他在集中營內，總是十分危險的事，我們全體難友，願意助他逃離集中營。現在我要問，這位先生，是不是在我們的營房內？」

在沈教授的話之後，是一片沉寂，完全沒有人出聲。

沈教授嘆了一聲，道：「自然，一個十分重要的人物，他的身份，是不能隨便暴露的。然而，請相信我們願意帮助你的赤忱，如果你在這裏，請出聲。」

在那幾句話之後，仍然沒有人出聲。

沈教授等了很久，每一個人都可以聽到衞兵的靴聲，遠了又近，近了又遠。

足足等了十分鐘，仍然一片死寂。

王得榮道：「教授，我們只好假定這位大人物，是在別的營房中，我們今夜就該採取行動了！」

沈教授道：「走，我和你一起到別的營房去，如果我被衞兵截住，你就一個人去。」

王得榮恭敬地聽着，他和沈教授到了營房門口，趁衞兵背對着他們之際，迅速地進了另一幢營房，他們推醒了最近門口的一個人，然後，一個接一個，營房中所有的人都醒了。

集中營內的人，是全認識德高望重的沈教授的，當沈教授沉聲將他來的目的講出來之後，營房中的人都屏氣靜息地等着，沈教授又講了一遍，仍然沒有反應。

沈教授又嘆了一聲，道：「那麼請難友推出兩位負責人來，好跟我們，再到別的營房去。」

經過了一陣商議之後，兩個代表推舉出來了，一個是年輕人，還有一個是看來很樸實普通的中年人。

他們四人掩到了門口，藉着兩旁灌木的掩護，迅速地向前奔着，到了另一個營房中。

一個營房又一個營房，叫醒在沉睡中的人，沈教授的聲音越來越嘶啞，語調也越來越沉痛，他一遍又一遍地重覆着那幾句話。

可是，他得到的，只是沉寂，沉寂，沉寂。

等到沈教授回到自己營房的時候，幾乎已經快天亮了，沈教授倒在木板上，一動也不動，王得榮向幾個還沒有睡着的人搖了搖頭，表示沒有結果。

吳傳玉向王得榮招了招手，王得榮向他走了過去，吳傳玉道：「你辛苦了！」

王得榮問道：「這是什麼話，你爲了救這位大人物，捱了一頓毒打，我們又算是什麼？只可惜，我們一心爲國，人家還是不相信我們。」

吳傳玉苦笑道：「他的身份既然如此重要，自然不能胡亂暴露身份，別氣餒，我們一定可以成功的！」

王得榮嘆了一聲，這一下嘆息，倒是他由衷地發出來的，因爲他辛苦了一夜，一無所獲！

× × ×

上午，陽光燦爛，一輛汽車又駛進了集中營，車子中仍然是呂劍光，呂碧麗和許耿，他們進了辦公室，仍然指名要見吳傳玉。

集中營的日軍軍官，向他們投以十分奇特的眼光，不一會，那軍官陪着一個軍醫，走進了辦公室，軍醫道：「誰要見吳傳玉，我是軍醫。」

許耿、呂劍光和呂碧麗三人，都吃了一驚，呂劍光忙道：「吳傳玉怎麼了？」

那日軍軍官道：「沒什麼，他違反了集中營的規章，受到了懲罰，所以現在不適宜行動，我看，你們還是過幾天才來吧。」

許耿立時道：「不行，我們有十分重要的事，要錄取他的口供，請帶我們到營房中去見他！」

日軍軍官道：「那麼，請等一等，我要去請示宮木少佐的批准。」

那軍醫已走了出去，日軍軍官也離開了，呂劍光狠狠地道：「吳傳玉一定遭了毒刑，但是爲了什麼？」

許耿憤然道：「何必爲了什麼，日本獸軍何必爲了理由才殘害我們的同胞！」

呂碧麗忙道：「小心你們的情緒，別忘了我們現在的身份！」

呂劍光和許耿兩人，勉力遏制着心頭的怒火，那時，那軍官已走進了宮木少佐的辦公室，報告了這件事。宮木正和勝少佐在一起，宮木皺起了眉，道：「這三個人，前天不是來過了麼？」

那軍官道：「是！」

勝少佐忙問道：「前天來的時候，他們會面時，可有我們的人在場？」

宮木搖了搖頭，道：「沒有。」

勝少佐責備地道：「那太疏忽了！」

宮木大是不悅，道：「勝少佐，你或許不知道，來的三人中，有一男一女，正是和皇軍大合作的東南緝私總隊司令的兒女，呂司令和澤木少將，是合作無間的。」

勝少佐揚了揚他那兩條又濃又短的眉，道：「那就更值得奇怪了，爲什麼要呂司令的兒女，來調查這個人，而且，這個人正是昨日自認爲死亡天使的人！」

那軍官插言道：「或者他真是死亡天使！」

勝少佐立時叱道：「胡說！你們應該記得，石頭上出現神秘的磷質字跡，正是前晚的事，是在那三個人到過集中營之後！」

宮木直跳了起來，道：「他們是負責來營救死亡天使的，快拘捕他們！」

勝少佐呵呵大笑了起來，道：「你又錯了，少佐，讓他們去！」

宮木少佐瞪大了眼，道：「讓他們去？」

勝少佐陰森地笑了起來，道：「當然，別忘記，我們找不到死亡天使，那麼，最好的辦法，就是讓他們去找，等到他們找到了——」

勝少佐講到這裏，停了下來，宮木少佐也立時呵呵大笑了起來。

勝少佐又道：「營房的主管，不是批准了秋山照顧受傷的吳傳玉麼，帶他們三個人去，然後你走開，他們講些什麼，秋山自然會報告我的！」

那日軍軍官立時答應着，敬禮，轉身，走了出去。

許耿、呂劍光和呂碧麗三人，在辦公室中，雖然等得有點心急了，但是他們却做夢也想不到，精明的勝少佐，已經看穿了他們的身份！

等到那日軍軍官，回到辦公室，表示他們可以在營房中提訊吳傳玉時，他們三人雖然都板着臉，但是心中却禁不住歡喜。

他們跟着那日軍軍官向前走着，一直來到了營房中，營房中很冷清，吳傳玉躺在木板上，在他的額上，覆着一條濕毛巾。在吳傳玉的身邊，坐着王得榮。

日軍軍官將他們三人，直帶到了吳傳玉之前，王得榮一臉不屑的神色，望着他們三人。

許耿沉聲道：「吳傳玉，有話問你！」

吳傳玉睜開眼來，王得榮已經冷笑着，道：「他昨天遭了一頓毒打，還要想將他怎樣？」

那日軍軍官已走了出去，許耿用怪異的眼光，望着王得榮，但是王得榮却是一臉的憤然之色。

吳傳玉睜開眼來，看到了他們三人，雖然他正着發高熱，但是也不禁精神爲之一振，支撐着要坐起來，王得榮忙將他按下，道：「你別起身，隨他們要問你什麼，我不相信中國人比日本人更狠！」

吳傳玉掙扎着道：「你弄錯了，他們都是自己人！」

（以下轉入第一壹七頁）

名著預告

一月完中篇 俠情故事：「血影」 倪匡·著

本篇故事結構內容，超乎時下各名家著作水準，它是一個反映出所謂：「俠義名門」「望族」的醜態。情節言簡意深，警惕世人：「平生不作歪心事，半夜拍門也不驚」。是一篇倫理，社會的導人入正道的小說題材……

天殘劍侶

新派武俠長篇小說

高皐・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冷瑤光與索嬿在天殘派禁地聖德堂，貪緣獲得天殘絕學及一雙寶劍，數日後，冷瑤光帶同索嬿，混在天殘派門下組成的追緝隊中，逃出天殘谷，沿着官道進關，途中遇有五名天殘門下向店家打聽冷瑤光下落，因語焉不詳，店伙無由回答，冷瑤光由此獲知天殘派已下決心要追緝他，遂一路小心行藏，那日至榆關鎮，在一處酒樓上又發現天殘門下以荔英爲首的五人追緝隊，那荔英正向店伙打聽冷瑤光下落，突有一猴形老者與荔英搭腔，說知道冷瑤光約荔英晚上三更在梭河灣晤見面談——

僕僕千里傳警訊

這時，他們買賣獲得協議，冷瑤光也匆匆吃完了飲食，他傳音對索嬿說道：「走，咱們回房裏去吧。」

進到房中，拴上了房門，冷瑤光才眉頭一皺道：「嬿兒，妳先歇着，我要出去一會兒。」

索嬿道：「是放心不下那個猴兒麼？」

冷瑤光低聲道：「是的，我不能讓他到榆林灣去。」

索嬿道：「他認識你麼？」

冷瑤光道：「我想他不認識，否則他縱然不便當面指出，也不會將對天殘門下的約定，讓我聽到了。」

索嬿道：「你不讓他到榆林灣去，他會聽你的麼？」

冷瑤光道：「我想先禮後兵，好說無效，只得各憑武功了。」

索嬿道：「我也去。」

冷瑤光道：「妳不要去了，即使好說不成，我也對付得了的。」

索嬿道：「不，大哥！不是我不聽你的，你別忘了他們是兩個人啊！我的武功雖然及不上你，總可以替你絆着一個嘛。」

冷瑤光道：「好吧，咱們走。」

他們走出房外，直趨食堂，冷瑤光目光左右一

掠，發現天殘門下及那瘦小猴形之人已全然不見，他暗暗一驚，急向店伙詢問道：「夥記，適才坐在那邊的兩位客人那兒去了？」

店伙道：「客官是說身材瘦小的客人麼？」

冷瑤光道：「是的。」

店伙道：「走了，他們沒有住在小店。」

冷瑤光道：「走了多久？是到那邊去了？」

店伙道：「剛剛走，大概是向東吧。」

冷瑤光道謝一聲，與索嬙奔向店門，向東街放步急追，追過半條街，終於發現一高一矮兩條人影，在前面邊談邊走。

冷瑤光心中一喜，立即趕上幾步道：「朋友慢走，——」

那兩人聞聲止步，但未回過頭來，那較高之人冷冷道：「你是叫咱們兄弟麼？」

冷瑤光道：「不錯。」

「什麼事？說吧。」

「在下對兩位有一點不情之請……」

「哦，說說看。」

「是非只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事不關己，兩位何必多管他人的閒事！」

「你是來教訓咱們兄弟的了？」

「不敢，在下只是奉勸兩位而已。」

「要是咱們不答允呢？」

「在下不希望各走極端。」

「那是說咱們不答允，你就要動強了？」

「如果迫不得已，在下只得盡力而爲……」

「好，咱們兄弟正要領教。」

這兩人也眞個夠狂，語音一落，向街頭放步急馳，自始至終就沒有回過頭來瞧看一下。

距街頭約莫半里，有一座不毛小丘，那兩人在小丘猛一旋身，身材較高的一個冷叱一聲道：「劃下道兒吧，朋友。」

他們這一旋身，冷瑤光不由大爲錯愕，因爲他已瞧出這兩人雖是一高一矮，但決不是他所要找之人。

這個紕漏鬧的可大了，無故向人挑釁，固然會惹來一場是非，更要緊的是走失那猴形之人，豈不就誤了大事！

怪只怪這兩人的身材服色，與客店所見那二人幾乎完全一樣，所不同的只是面容而已。

就他們的面貌看來，也不是兩個良善之輩，高的掀鼻暴眼，滿臉橫肉，一副兇霸霸的神色。

矮的細眼小鼻，臉上擠不出半絲笑意，混身上下，都籠罩着一股陰陽怪氣。

不管別人怎樣，錯誤總是冷瑤光造成的，因此，他雙拳一抱，道：「對不起，小弟認錯人了，請兩位多多担待。」

那矮的陰森森的哼了一聲，道：「就是這麼簡單？」

冷瑤光道：「這實在是一件陰差陽錯之事，因爲兩位的背影與小弟所找之人太像了。」

高的伸手一探，由背上摘下一條蟒鞭，口中一聲暴叱：「那有這麼多的廢話，接招。」話落招出，鞭影嘶風，逕向冷瑤光迎頭猛擊。

冷瑤光足尖一點，倒退五尺，仍心平氣和的拱手一揖道：「事出無心，萬望兩位鑒諒。」

那人蟒鞭一掄，抖出一聲巨响，仰天一陣狂笑道：「小子，你在找碴之前，怎麼不打聽打聽？惹到九疑山的爺們，有得你的樂子了。」

冷瑤光心頭一震道：「原來是九疑山的朋友，小弟實在太過魯莽了，請回復貴山主，一待小弟事了，自當登門謝罪。」

身形矮之人接道：「好大的口氣！你知道爺們是誰？」

這兩人說起話來不僅出言無狀，那份驕狂之色，也令人難以忍受，冷瑤光不欲輕樹強敵，也急欲尋找那猴形之人，因而強抑怒火道：「小弟已經向兩位一再道過歉意了，貴山主名重武林，九疑門下，也應該有點容人之量。」

高個子怒吼一聲，就待揮鞭撲擊，矮的伸手一攔道：「慢一點，老二，這小子適才只是說山主名重武林，似乎沒有將咱們兄弟放在心上？」

高的道：「確實可惡，待我一鞭送他回老家算了！」

矮的道：「他也許還不知道咱們兄弟是誰，這叫做不知者不罪。」

高的道：「那你就告訴他吧。」

矮的道：「好的。」

語音一頓，扭頭對冷瑤光道：「你當眞不認識咱們兄弟麼？小子。」

冷瑤光道：「兩位可能是大有名氣之人，可惜小弟初入江湖，見識極爲有限。」

矮的道：「原來如此，老二，還是你告訴他們吧。」

高的道：「那小子能夠遠來關外，也算是見過世面的了，我就不相信他連九疑雙無常郞氏兄弟大名都不知道！」

矮的哼了一聲道：「說的是，喂，小子，還要裝傻嗎？」

冷瑤光愕然道：「兩位原來就是九疑雙無常，小弟當眞失敬了。」

九疑雙無常，老大是矮的那個，名叫郞鴿，老

二身材較高，名叫郞原，他們不僅長像不同，性格也是大異其趣，唯一相同之處，就是生性殘忍，將殺人當作家常便飯一般。

冷瑤光的恭維，自然無法使他們滿意，郞原不待他將話說完，已經蟒鞭一揮道：「你該明白了吧，姓冷的，碰上郞氏兄弟，算你走上了好運。」

九疑雙無常兇名久著，惹上了這兩名兇人，這場誤會，勢將難以善了，在無可奈何之中，冷瑤光只好將獲自天殘谷的玄雲神劍拿到手中，但郞原那句「姓冷的」，却使他疑雲大起，他將長劍一抱，道：「咱們好像素未謀面？兩位怎能夠知道在下的姓氏？」

郞原哈哈一陣大笑道：「這就只能怪你小子的命太長了，天殘谷還整你不死……」

郞鴿沉聲叱喝道：「老二少廢話，趁早打發他上路吧。」

郞原道聲好，單臂一振，一連揮出三鞭，三招雖有前後，冷瑤光却感覺到頭肩胸腹之處，同時受到威脅，足見此人對鞭法的造詣，已具有深度的火候。

由適才郞原的語氣之中，冷瑤光已聽出他誤闖天殘谷，決不會只是兩道輪跡的引導那麼單純，也許打從離開洛陽起，就一步步，走入別人佈置的陷穽之中，天殘谷不過是陷穽的一環而已。

現在這位莽大漢於無意中露出了端倪，冷瑤光自然放他不過，但此人鞭法精奇，是一個極爲強悍的對手，要制服他只怕極爲不易。

他展開家傳「靈山」劍法，莊嚴古樸，氣勢雄偉，出手三招，便將郞原的蟒鞭完全封回。

九疑雙無常一生走南闖北，會過不少成名高手，一般人在與郞氏兄弟過招之時，固然要對九疑山主憚忌幾分，除了生死關頭，決不敢對他們施下殺手，另一方面也是這一雙無常的功力確也不凡，因而他們走遍大江南北，可以說無往不利。

現在他們遇到冷瑤光，是海天雙傑的嫡親傳人，一套靈山劍法，堪稱宇內絕响，因而他這條蟒鞭的威力，也就難以發揮了。

一個成名江湖的高手，這個跟斗實是栽不起的，像郞原這等窮兇極惡的驃悍之徒，更忍不下這口窩囊氣，他狂吼一聲，鞭身貫注到十成功力，勁風所及，如同巨斧開山，向冷瑤光展開一陣瘋狂的攻擊。

靈山劍法莊嚴雄偉，正氣磅礴，如是兩個同等功力之人相搏，無人能勝過靈山劍法一招半式，可是它的缺點，是有正無奇，如果雙方的功力相差太多，就無法藉奇詭變化以制勝對方了。

現在冷瑤光正遭遇到如此情形，他雖然身具獨步武林的劍法，却無力接下郞原蟒鞭湧過來的如山暗勁，幾個照面之下，他便已氣喘心跳，欲振無力了。

一旁觀戰的索嬙看得大爲焦急，她摘下一截四尺長短的樹枝，奔上前來嬌叱一聲道：「大個子！你好不害羞！再這麼着，我可要不講理了。」

她說得不僅詞不達意，乍聽起來，簡直令人有點莫明所以，不知道她究竟在說些什麼，不過她那四射的艷光，却有一股熔人的力量，而且語音嬌柔，比黃鸝還要勝過幾分，像郞原那麼驃悍的兇人，也長鞭一收，吱的跳了開來。

索嬙對郞原的收招後退，感到十分滿意，她伸手一掠鬢際的長髮，揚着玫瑰花瓣似的臉蛋，嬌媚的輕笑一聲道：「原來你還是一個講理的人，對不起，我適才錯怪你了。」

郞原受寵若驚似的啊啊連聲道：「不要緊的，只要姑娘不介意，咳，咳……」

索嬙道：「那就謝謝你啦，大哥咱們走吧。」

這個胸無城府的姑娘，以爲就是這麼簡單，她扯着冷瑤光的衣袖，就待離開那山丘。

冷瑤光道：「這兩位朋友不會讓咱們離開的，而且我也還有事要向他們請教。」

索嬙雙目大張，她對冷瑤光的回答，似乎大感意外，她回頭向郞氏兄弟一瞥，這雙九疑無常，果然仍採包圍之勢，她幽幽一嘆道：「我眞的弄不懂，你們究竟爲了什麼。」

冷瑤光無暇對她詳細解說，但當前的環境，却藏着一個險惡的陰謀，與無比的危機，他不能不讓索嬙提高警覺而有所防範，因而淡淡一笑道：「我以後再告訴妳，現在咱們的處境十分凶險，快掣出妳的紫蓋神劍準備自衞。」

索嬙粉頰一變道：「眞的麼？大哥。」

冷瑤光道：「自然是眞的了，大哥幾時騙過妳了？」

索嬙道：「你不要替我担心，我用這根樹枝，比寶劍還要順手一點。」

冷瑤光知道天殘派的「雲笈七籤杖法」，是武林無雙絕學，也就沒有堅持要她用劍，然後面色一整，對九疑雙無常道：「光棍眼裏不揉沙子，事已至此，兩位何不說明來意？」

郞鴿陰沉沉的一哼道：「這就奇了，找碴的是你，咱們有什麼來意去意的？」

冷瑤光劍眉一揚道：「如此說來，咱們必須各走極端了，只是在下有一點難以理解之處，九疑山主雖然一向坦護部屬，仍不失爲一個維護正義，領袖羣倫的一代人傑，今日之事，兩位是受命於貴山

主麼？」

郎原哼了一聲接道：「廢話，咱們自然……」

郎鴿搖頭輕聲叱喝着道：「住口，你胡說些什麼？」

冷瑤光哈哈一笑道：「兩位也算是江湖之中的一號人物了，怎麼連說話也畏首畏尾起來？要怕事就回家抱孩子去吧，刀尖舔血之事，對兩位似乎不太適宜！」

郎原暴吼一聲道：「小子居然敢於侮辱郎氏兄弟，你大概是活的不耐煩了！」

郎鴿擺擺手制住郎原的衝動，然後雙手一攏，擺出一個令人怎麼看都不會順眼的姿態，雙眼向上一翻，以冷得發抖的聲浪道：「咱們兄弟最會憐香惜玉，原本要放那小妞兒一馬的，你小子這一追根究底，對不起，咱們只好收起憐香惜玉之心了，老二，你去收拾那個妞兒，這小子由我來對付。」

別看郎原人高馬大，兇猛得像一匹野獸，他對這位瘦小的兄長，可不敢有半點違拗，郎鴿語音纔落，他便蟒鞭一抖，道：「來，小妞兒，大爺陪妳玩玩。」

冷瑤光心知郎原的一條蟒鞭，確有獨到的造詣，他以家傳靈山劍法，尚迫得落在下風，索嫦毫無打鬥經驗，怎能是那位兇人的對手。

他足尖一點，便待迎向郎原，但一股凌厲無比的勁風，忽地迎胸撞到，力道之強，有如天河倒瀉一般。

他心頭一懍，不得不將前進改爲倒竄，所幸他反應夠快，否則，只要他伸掌一接，準得會當堂掛彩。

自然，出手攔阻的定是郎鴿了，此人身高不滿五尺，瘦小得像一個孩童，估不到他那一身功力，竟有如此駭人的成就。

冷瑤光哼了一聲，對今日之戰，他有了一個新的發現，由於雙方功力相差了一大截，莊嚴正大的靈山劍法，將難以發揮它的威力，要贏得這場搏鬥，勢非借重天殘派的二暉玄紫劍法不可，於是，他暗中一提眞力，按照天殘心法運轉起來。

一招，他按照石壁上刻的招式，在眞力上儲蓄了一招的力道，手臂微微一顫，並未眞個使出。

二招，三招，四招，一聲暴叱，勢如風雷迸發，他的全部眞力由第五招勁射而出。

只見晶芒暴漲，勢如長虹經天，玄雲神劍的劍氣，挾山崩地塌之勢而出。

郎鴿縱橫四海，以追風掌力及截穴斷脈手法稱譽江湖，由適才冷瑤光與郎原搏鬥的情形而論，他自信十招之內，準能將冷瑤光收拾下來。

然而，他只使出了一招，就遭到冷瑤光揮劍反擊，而且這一劍之威，無與倫比，縱然是鐵打的金剛，也會被那無堅不摧的劍氣震得支離破碎的，因此，他在一愕之後，立卽彈身圖逃。

可惜他太過自信了，壓根兒就沒有落敗的想法，縱然他反應夠快，功力不凡，依舊慢了半分，而這半分的遲緩，竟爲他帶來生不如死，抱恨終生的遺憾，實在是他始料所未及的。

他不過剛剛躍起身形，玄雲神劍的晶芒，已由他的足踝橫掃而過。

一陣錐心蝕骨的巨痛，使他眞力盡洩，像狼嚎般的哀鳴劃過長空，這位橫行江湖的惡客，終於吧答一聲摔了下來。

冷瑤光一劍傷敵，也爲索嫦解了窘困，因爲在郎鴿出手攔阻的同時，郎原也揮鞭撲了過去，莽鞭挾着凌厲威勢，立將索嫦捲入鞭影之中。

索嫦也嬌叱一聲，展開了天殘絕學「雲笈七籤杖法」，她那嬌小的身軀，被一截樹枝裹得風雨不透，郎原使盡混身解數，依然對她無可奈何。

不過有一點令人難解的，是索嫦像是在獨自表演，她防守得固然十分嚴密，但進攻却沒有絲毫效力。

天殘武學，不僅別走蹊徑，詭異得令人難以想像，而每出一招，無不是攻人關節要害盡極，毒辣之能事，雲笈七籤杖法，更是出手必然傷人，是天殘派中最爲狠毒的一種武功。

但索嫦似乎心存厚道，手下留情，她攻擊的招式大都劃空而過，距離郎原起碼還有兩尺。

郎原終究是識貨的，他知道只要碰到那截樹枝，不死也要傷殘，因此蟒鞭抖得天响，總不敢過於接近，他是想以深厚的功力作持久纏鬥，只要索嫦眞力難繼，終將難以逃過他的毒手。

郎鴿那聲慘呼，使他們愕然停下手來，當郎原看清那滾地哀嗥之人就是他的兄長之時，一聲虎吼便已撲了過去。

他運指如風，替郎鴿止住了急湧而出的血水，單臂一撈，迅速將傷者挾在脇下，雙目向冷瑤光一瞪，道：「姓冷的，九疑山跟你沒有完，咱們騎驢看書本，走着瞧。」

語音甫落，蟒鞭疾振，一股像山岳般的壓力，將冷瑤光迫得倒退五尺，在一聲慘厲的長嘯之中，他像閃電般的落荒而去。

冷瑤光無法在一時之間提足二暉玄紫劍法的前四招功力，眼睜睜瞧着郎原安然逃逸，他却難有攔阻之力。

半响，他浩然一嘆道：「廢掉一個九疑無常，洛陽冷家之人，將陷於寢食難安之境了。」

索嫦緩緩向他走過來，道：「大哥！你沒有甚麼吧？」

冷瑤光道：「我很好，只是……唉，沒有留下他們，將會帶來無窮後患……」

索嫦螓首一垂道：「都是我不好……」

冷瑤光道：「不要難過，嫦兒，妳並沒有什麼不對。」

「不，是因爲我功力太差，才讓他們逃出手去的。」

「妳那雲笈七籤杖法，不是極具火候麼？能夠抵擋那名兇人，妳的功力已經夠好的了。」

「可是，我使盡杖法中的絕學，連人家的衣角也沾不到，看來本派這點武功，在中原當眞是微不足道的了。」

「妳錯了，嫦兒，郎氏兄弟的修爲，比咱們都要高得很多，我能斬斷郎鴿的雙脚，用的是天殘門中的劍法。」

「那是因爲你的功力高過我的緣故，你不用本派劍法，也會得到同樣的結果的。」

「不可能的，妳沒有看到我與郎原搏鬥麼？」

「爲什麼不可能？那矮子的武功本來就比大個子爲差。」

冷瑤光道：「妳與那矮子交過手麼？爲什麼會如此武斷？」

「我沒有跟那矮子交過手，只是憑他那瘦小的身材猜想罷了。」

「妳如果以貌取人，那就大錯特錯了，那矮子的一套追風神掌，與截穴斷脈手法，在江湖中極具盛譽，我與大個子可以力戰百招，跟矮子只怕五十招也難以招架下來。」

索嫦道：「你騙人，那矮子的雙脚不是被你斬斷的麼？」

「這就是天殘武學的神秘了，我如果不使用二暉玄紫劍法，後果將難以想像。」

「如此說來，那是我太笨了。」

「不，依我猜想，其中必然另有原因，也許妳對外界環境不太習慣吧。」

「你說的可能對，只是今後……」

「不必担憂，嫦兒，咱們會找出原因的，走吧，此地已不可再留，咱們還得連夜趕路。」

對冷瑤光、索嫦是千依百順的，他們回到客棧，算清店錢，並準備了一點乾粮食水，雙騎得得，便一起投入黯暗的夜色之中。

由榆關至綏德全是山道，馳行約莫兩個時辰，歸德堡已經遙遙在望了。

此時月色晦黯，視界十分模糊，黑暗的程度，比天殘石府好不了多少。

前面是一度隘口，密林翳空，濃蔭瀉地，連坐下的馬匹也對這漆黑的山道舉步踟躕起來。

索嫦一提馬韁，馳着幾步道：「大哥！此地十分險惡，讓我走在前頭吧。」

天殘子弟，應付黑暗具有超越常人的能力，索嫦要領頭，冷瑤光自然同意。

他們緩緩馳過隘口，三股勁風帶着刺耳的銳嘯，忽由隘口向他們襲到，來勢之疾，有如星馳電掣一般。

此時索嫦的身邊，除了一柄紫神劍，別無防身之物，她反臂拔劍，振腕拒敵，幾乎是一氣呵成，叮叮噹噹三聲脆响，三隻暗器已然一齊震飛。

冷瑤光心頭一動，說道：「嫦兒，我找到原因了。」

索嫦一怔道：「你找到了什麼原因？」

冷瑤光道：「自然是妳的武功了，妳不認爲黑暗對妳較爲習慣？」

索嫦道：「準是這麼回事，大哥！咱們再到前面山口試試。」

冷瑤光道：「到山口試甚麼？」

索嫦道：「試我的武功嘛，那山口之上，埋伏着很多敵人呢。」

冷瑤光道：「不，敵暗我明，咱們不能冒這個險，我想離天亮也不遠了，咱們還是在樹林中歇一會兒吧。」

索嫦溫良柔順，並不是一個好殺之人，她雖然想試試她的武功究竟是不是要在黑暗之中使出才能有效，仍聽從冷瑤光的意見，兜轉坐騎，進入左近的森林之內。

他們將馬匹繫好，冷瑤光面色一整道：「嫦兒，這批敵人陰險已極，待會動手之時，絕不能存下慈悲心腸。」

索嫦一怔道：「你說待會動手？」

冷瑤光微微中笑道：「妳以爲山口上的敵人會放過咱們麼？」

索嫦道：「他們當眞要來，那就只好拿他們試試我的武功了。」

冷瑤光道：「妳儘管痛施煞手，我到對面路邊去等待，專門收拾妳手下的漏網之魚。」

索嫦道：「好的。」

他們剛剛準備妥當，山口方面已傳出一陣急驟的脚步之聲，由複雜的足音推斷，最少只怕也有二三十人。

他們對黑暗似乎也有所顧忌，足音及林而止，未再向林間深入。

半响，一個洪亮的嗓門道：「祝兄請帶十人由

左面入林，翁前輩帶十人由右側入林，只要找到姓冷的，死活不論。」

一個蒼老的口音道：「此時星月無光，林中自然更爲黑暗，咱們冒然入林，可能會遭到那小子的暗算。」

另一人道：「不錯，郞氏兄弟都會毀在他的手裏，咱們實在應該謹愼一些。」

洪亮的嗓音哈哈一陣狂笑，道：「他不過是一個籠中之獸，網中之魚罷了，只要他發出一點聲响，咱們就一起向他招呼，兄弟就不相信奈何他不得了。」

他們的談話，索嬙句句都聽得很眞切，面對如此衆多，而又心腸狠毒的敵人，她倒有點兒恐慌起來。

她想呼叫冷瑤光，沒有她的大哥在身旁，她像是六神無主，少掉了依靠一般。

不過她知道絕不能呼叫，否則不僅暴露了自己的位置，連冷瑤光也賣給敵人了，她甘願受到危險，也不能讓冷瑤光遭到強敵的圍攻，因而她定了一下心神，提足眞力，嚴陣以待。

林邊傳來沙沙之聲，敵人果然已分三路入林，按她所處的位置，正當姓祝的左邊一路。

足聲漸漸接近了，屛着呼吸，藏匿在一株大樹之後，待最後一名走過，她才飄身而出，粉臂輕抬，一劍點在對方腦後的「對口穴」上。

對口穴是人身三十六大穴之一，索嬙憑呼吸判斷對方對口穴的部位，出手奇準無比。

一劍點中，那人氣血立斷，雖然他張大了口，却半聲也喊叫不出，然後她一把抓着死者的衣領，輕輕放於身旁草地之上。

她照方抓藥，一個一個的收拾，一連殺掉六人，前行者還矇然不知。

索嬙有生以來，連螞蟻也沒有殺過一隻，現在一口氣殺掉六個雄糾糾的大漢，她那隻嫩葱似的纖纖玉手，不由自主的顫抖了起來。

但我不殺人，人必殺我，這些全是她冷大哥的仇家，她不得不狠下心腸，繼續的殺戮下去。

但她出手之際，依然止不住手腕的顫抖，這一劍雖是刺中了，只是部位上却有了偏差，因而那人臨死之前，發出了一聲痛極的哀嚎。

這般敵人，無一不是身經百戰的高手，那聲哀嚎剛剛出口，剩下四人已如响斯應的四散開來。

幾乎在同一時間，三隻金錢鏢，兩柄飛刀，由左右勁擊而來，認位之準如同目覩。

噗噗幾聲脆响，五件暗器全都擊中了目標，但那只是一棵樹，他們所要攻擊的敵人却像幽靈般的忽然消失。

夜風悽厲，草木嗚咽，置身在伸手不見五指的叢林之中，難免會有風聲鶴唳之感。

他們五官並用，在黑暗中靜靜的呆立着，只要有人發出半點音响，可能立卽遭受無情的攻擊。

這是一種令人難以忍受的靜寂，死亡的恐怖在襲擊着他們的神經。

地獄的滋味必然十分難受的，但這片莽莽叢林，比地獄似乎沒有甚麼兩樣。

他們的血液在加速流轉，呼吸也逐漸粗重起來，這般縱橫武林的高手，已然到達難以忍耐的程度了。

一聲幽幽地，輕輕地，似憐憫，而又無可奈何的嘆息，傳入一名高手的耳鼓，他像遭到焦雷轟頂一般，汗毛根根倒豎起來。

此人一身修爲倒也不凡，在如此情景之下，他仍能辨別方位，一刀劈出，爲了壯壯胆量，還同時發出一聲怒吼。

可是他那聲怒吼並沒有當眞發出，只是喉管中「格」的一响，他便已倒了下去。

那格的一响十分怪異，任是何等豪勇之人，也會爲之魂胆皆驚，而難以自持的。

於是，剩下的三人一起狂呼着撲了過來，他們揮動着掌中的兵刃，跌跌撞撞的盲目衝殺。

他們無法找到索嬙，却引來另外兩隊搜林的同伴，黑暗中敵我難分，加上三名跡近瘋狂之人盲目亂殺，一場殘酷的混戰，在密林中熱烈的演着。

索嬙幽幽嘆息一聲，悄悄退出那地獄般的叢林，她緩緩吁出一口長氣，才向林外傳音呼喚道：「大哥……」

冷瑤光聞聲奔來道：「怎樣了？嬙兒。」

索嬙輕輕依偎到冷瑤光的身前道：「我殺了他們八個人了……」

冷瑤光道：「那他們還在跟誰厮殺？」

索嬙道：「他們自己。」

冷瑤光啊了一聲，幾乎忍不住縱聲大笑起來。

索嬙嘆了一口氣道：「我們走吧，大哥！我有點不太舒服。」

冷瑤光心知這位心地純良的姑娘，難以忍受眼前這殘酷的場面，他雖然急於抓到一名活口，以解開陷阱之秘。還是放棄了他的意圖，挽着索嬙的粉臂，悄悄向隘口奔去。爲了掩蔽行跡，連馬匹也棄置不管了。

經歸德堡，他們沒有停歇，趕到魚河堡已是辰初時分。

吃過早點，他們在客棧要了一個房間閉門調息，當精神恢復之後，立卽購買兩匹坐騎匆匆就道，當眞是食不甘味，坐不暖席，僕僕風塵，一直向洛陽奔去。

他們穿過大半個陜西省境，長安在望，並未碰到天殘門下及九疑山的部屬，冷瑤光的心情，也感到輕鬆了一點。

在一個風雪滿天，暮色蒼茫的傍晚，他們到達長安以北的高陵。

千里跋涉，人馬皆疲，索嬙那艷麗的嬌靨之上，也顯得淸瘦幾分。

冷瑤光向她瞧了一眼，無限憐惜的道：「嬙兒，這一路之上苦了妳了，今晚我們在此地好好的歇歇。」

索嬙嬌柔的一笑道：「不要担心，大哥！這點苦算不了甚麼。」

冷瑤光在橫街之上，找到一家「渭川老棧」，匆匆飯罷，他倆便閉門安歇。

這一雙少年都是身具上乘功力之人，午夜夢廻，已然疲乏已盡去。

冷瑤光在將醒未醒之際，一股酥痲之感，忽由鼻端傳來，他本能的伸手一撈，原來是索嬙的一綹秀髮。

「哎喲，你怎麼啦？爲甚麼要抓我一把？」

原來冷瑤光那伸手一撈，不僅將索嬙由夢中驚醒，那一撈之力，還相當沉重，索嬙的眼淚也痛得流了出來。

冷瑤光歉然道：「對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索嬙道：「我也想你不會是故意的，八成是在夢中跟別人打架。」

冷瑤光哈哈一笑，道：「不錯，正是跟別人打架。」

索嬙道：「跟誰？」

冷瑤光道：「妳。」

索嬙道：「跟我？那你就扯我的頭髮了？」

冷瑤光道：「扯頭髮，是跟女人打架的最好辦法！」

索嬙道：「你欺負我，我要告……」

冷瑤光捧起她的粉頰輕輕一吻道：「我怎麼捨得欺負你，是妳的頭髮鑽到我的鼻子裏去了，我才揮手一撈……咳，對不起，我是無意的。」

索嬙道：「我不會怪你的，不過，我們天殘谷裏的男子，總喜歡欺負女人，外面的男人也是這樣麼？」

冷瑤光道：「外面的男人並不欺負女人，但需要受到倫理道德的約束。」

索嬙道：「甚麼叫倫理道德？」

冷瑤光道：「這個……咳，說起來太多了，以後我慢慢告訴妳。」

索嬙道：「你先說一點不行麼？就拿我們來說吧。」

冷瑤光道：「我們怎樣？」

索嬙道：「做妻子的對丈夫應該怎樣？你說說看。」

冷瑤光道：「丈夫愛護妻子，妻子尊敬丈夫，如此而已。」

索嬙道：「就這樣麼？譬如……譬如……」

冷瑤光道：「譬如甚麼啦？嬙兒。」

索嬙櫻唇一撇道：「你就沒有將我當做你的妻子，我知道。」

冷瑤光心頭暗暗一懍，他發現這位天殘谷中的姑娘，心智十分之高，雖然她不明世故，思想却極爲細密，對這樣一位姑娘，今後千萬不能大意。

他咳了一聲道：「嬙兒，男女之間，除了夫妻，是不容許同榻而眠的，我們現在這樣，已經算得是夫妻了。」

自然夫妻之間，除了同床共枕，還要實行夫婦的義務，同偕魚水之歡的。

索嬙艷冠當代，美絕天人，如果說冷瑤光不願與她眞個消魂，那實在是違心之論。

然而，冷瑤光就是這麼固執，在沒有禀告老母，及舉行正當儀式前，他不願草率從事。

但索嬙却嘆了一聲道：「我知道你是要你娘的命……」

冷瑤光一愕道：「甚麼？我要我娘的命？」

索嬙道：「你不是說過要父母之命麼？你沒有了爹，自然要你娘的命了，這有甚麼不對？」

冷瑤光如非顧慮驚動鄰室的旅客，幾乎縱聲狂笑起來，他終於忍住道：「妳說的對，男女結合，是人生的一件大事，我們是應該禀告我娘的。」

索嬙道：「你娘如果不答允呢？」

冷瑤光聞言一呆，半晌，才安慰索嬙道：「我娘十分慈祥，她不會不答允的，不要想的太多了，睡吧。」

索嬙嗯了一聲，果然柔順的重入夢鄉，但冷瑤光却思緒如潮，說甚麼也難以入夢。

因爲索嬙一句「你娘如果不答允呢？」實在大有可能。

冷瑤光的母親，是一個規行矩步，一絲不苟之人，個性之强，有時固執得令人難以想像，她如果知道冷瑤光與索嬙千里聯騎，同床相宿，他倆的婚事就非吹不可，單只停妻再娶，她老人家就未必答允，而索嬙還是一個雙目有着缺陷，又全然不明世故之人。

思緒太多，他乾脆坐起來運功調息，醒來之時

，已然紅日映窗了。

他們凌晨由高陵出發，經長安，過潼關。

冷瑤光的家，是在洛陽以南，背依香山，面臨伊水，是一個景物如畫，形勢天成的所在。

冷家莊聚族而居，老老少少不下三百餘人，但冷瑤光家中的人口却極爲簡單，除了七名男女僕人，就是他們母子兩個。

他們剛進村口，就被一羣小孩圍了起來……

「快來看囉，瑤光叔叔回來了……」

「嗨，還帶來一個嬸子呢，快告訴大娘去。」

有幾個小孩叫嚷着飛奔而去，片刻之後，老家人范玉庭興奮的迎了上來。

「恭喜你，公子！你終於將孟姑娘接回來了，老夫人昨日還在……」

范玉庭口沫橫飛，他對小主人能找回孟家姑娘，實在興奮已極。

但，當他奔到冷瑤光的身前，他那未竟之言，不得不嚥了回去，因爲他發覺眼前這位姑娘，並不是孟府千金，於是，他輕輕咳了一聲，道：「這位姑娘。……」

冷瑤光尷尬的一笑道：「孟大叔不要急，待會見到我娘咱們再談。」

范玉庭道：「是，老夫人正在堂上等待，公子請。」

冷府門庭廣大，在關洛一帶，是一個極具聲威的閥閱世家，冷瑤光帶着心情緊張的索嬙，一直奔向後堂。

後堂之上，立着一名頭挽宮髻，身着輕裘的中年美婦，她那一雙鳳目，正含着兩泡淚水，一張小巧的櫻唇之旁，堆集着一片慈祥的笑意，鳳目神光閃閃，緊盯着急馳而來的冷索二人。

「娘……」

冷瑤光奔前幾步，雙膝一屈便已跪了下來，星目之中，也湧出一片瑩晶的淚水。

母慈子孝，是人倫之常，這一動人的畫面，索嬙却是有生以來所僅見。

在一陣手足無措之後，她認爲只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她也跪拜下去，跟大哥學總不會錯的了，因此，她趨前兩步，叫了一聲「娘」，雙膝一屈，在冷瑤光的左側拜了下去。

她跪拜之時，正當冷瑤光起身之際，她的雙膝還未着地，柳腰微挺，呼的一聲就站了起來。

她這幾下動作，幾乎是一氣呵成，冷瑤光母子剛剛一怔，她已完成了一切動作。

冷夫人目光如電，先向她打量了一眼，才回頭對冷瑤光道：「這位就是孟家姑娘麼？」

冷夫人的語氣雖不嚴厲，但令人聽起來，却不怒而威，還有幾分冰冷的成份。

這自然是索嬙那一聲「娘」，以及她那彈身而起的動作所造成的。

在冷夫人之意，如果她是孟家的雙虹姑娘，也就是冷瑤光未過門的妻子，夫妻同體，是應該叫娘的，但必須成親之後，才能如此稱謂，現在叫娘確是早了一點，也顯有點輕佻。

最後冷夫人不滿的，是她那一蹦而起的粗野動作，孟家雖也厠身武林，總是簪纓世家，怎麼會一點教養也沒有！

冷夫人的不滿，冷瑤光當然明白，他十分不安的吶吶道：「娘！她不是雙虹妹……。」

冷夫人面色一變道：「那是說你沒有追上那輛馬車了！她是誰？」

冷瑤光道：「她叫索嬙，是天殘弟子……。」

冷夫人原已坐在椅中，此時呼的一聲站了起來，雙目炯炯，向索嬙重行打量一陣道：「姑娘是由天殘谷來的？」

索嬙恭順的答道：「是的，娘。」

冷夫人冷冷道：「咱們非親非故，姑娘不可對老身如此稱呼。」

語音一頓，接道：「聽說天殘門下，都是雙目皆盲之人，姑娘雙目仍然能够視物，必然別有隱情了？」

索嬙道：「是我娘暗中用藥物替我洗的，我娘說我能有六成視力。」

冷夫人啊了一聲道：「姑娘陪伴小兒回到冷家莊，老身十分感激，只是寒舍人丁單薄，無法屈留姑娘的芳駕，不情之處，倘請原諒。」

索嬙對冷夫人之言有些無法聽懂，但知道冷家莊不能留她是明白的。

一個背叛本派，私逃出谷的無知少女，冷瑤光就是她依持之人了，現在冷家莊不能留她，豈不如同高樓失足，絕崖殞身，連三魂七魄也嚇出軀體之外了，因而她無助的哀呼一聲道：「大哥……。」

冷瑤光急向冷夫人道：「娘……」

冷夫人叱喝一聲道：「不許你多言。」

身形一轉，對范玉庭道：「包三十两白銀送索姑娘出莊，未得我的允許，瑤光不得離開本莊半步。」話音一落，逕自率領兩名婢女轉身而去。

冷夫人斷然處置，不容許冷瑤光有置喙餘地，索嬙固然目瞪口呆，震駭萬狀，冷瑤光也驚愕得半晌說不出話來。

待范玉庭取來銀兩，冷瑤光才向他求助道：「范大叔！你能不能跟我娘說說……」

范玉庭虎目一垂道：「老夫人言出如山，老奴

……咳，實在沒有那份進言的胆量。縱然冒死進言，公子應該知道，那是與事無補的。」

冷瑤光道：「索姑娘母女對我有救命之恩，咱們怎能讓一個無知少女飄零江湖……」

范玉庭一嘆道：「公子說的是，但老奴却無力相助！」冷瑤光道：「這樣吧，請你將索姑娘帶到雪嬸嬸家暫住，待我求准娘再接她回來。」

范玉庭道：「遵命，索姑娘請跟我來。」

索嬙淚眼糢糊的執着瑤光的手道：「大哥：求你不要丟掉我……」

冷瑤光道：「放心吧，嬙兒，我不會丟掉妳，妳先住到雪嬸嬸家去，我求准娘就會接妳回來。」

索嬙道：「在你娘沒有准之前，你還能來看我麼？」

冷瑤光道：「會的，妳安心住在那兒好了。」

索嬙依依難捨，經范玉庭一再催請，才一步一回顧的隨着他離開冷府。

冷瑤光目送索嬙的背影，感到十分難過，對一個純潔的少女負心，豈是丈夫所當爲，但母命嚴厲，爲人子的又焉能令慈母傷心！

當然，他的苦衷，可以向老母解說，不過他知道在老母盛怒之下將難有進言的可能。

他像木雕泥塑般呆立着，良久，身後傳來一聲輕喚道：「吃飯了，公子。」聽聲音，他知道喚他的是老夫人的侍婢遏雲，但愁緒滿懷，那有容納飲食的空隙！因而淡淡道：「謝謝妳，我不餓。」

遏雲道：「千里奔波，那有不餓之理，不要跟肚皮過不去了，去吃吧，公子。」

對母親的兩名侍婢，冷瑤光實在開罪不起，她們不僅都有一身驚人的武功，而且心智靈慧，深獲乃母喜愛，因而强顏一笑道：「是肚皮跟我過不去，妳怎能寃枉好人？」

遏雲面色一正道：「是老夫人叫小婢給公子準備飲食的，公子如是不吃，那豈不是跟老夫人賭氣了！」

冷瑤光微微一愕道：「好厲害的丫頭，不過我一個人吃，實在沒有胃口，妳能陪我一會兒麼？」

遏雲道：「這是小婢的榮幸，請吧，公子。」

飯食擺在冷瑤光的書房，雖只四菜一湯，却是件件精緻，還是他平素喜愛的菜餚……

遏雲替他盛好了飯，就立在桌旁相陪，冷瑤光要她坐下，一面吃着飯，一面思考他的措詞，半晌，他目光一抬道：「遏雲，妳能幫我一個忙麼？」

遏雲微微一怔道：「要我幫忙？」

冷瑤光道：「是的。」

遏雲道：「公子不要忘了我只是一個婢女，只怕會辜負你的付託。」

冷瑤光道：「妳辦得到的。」

遏雲道：「那就請吩咐吧。」

冷瑤光嘆息一聲道：「冷家莊禍在眉睫，娘却不肯聽我解釋……」遏雲一驚，忙問道：「眞的麼？什麼人敢到冷家莊來撒野？」

冷瑤光道：「天殘派，可能還有九疑山主。」

遏雲道：「是那位索姑娘引來的？」

冷瑤光道：「不，她只是救了我，並協助我逃出天殘谷而已。」

遏雲道：「公子能不能將經過向小婢解說一二？使小婢增長一點見識。」

冷瑤光道：「當然可以。」於是，他將發現車跡，及進入天殘谷的經過對遏雲加以敘述，並將九疑山的部屬沿途挑釁之事，也一一告知遏雲。

遏雲大爲恐慌道：「天殘谷神秘怪誕，江湖之中任何一門派也不敢招惹，公子不僅與天殘谷結了難解之仇，連那狂妄自大，以天下第一人自居的九疑山主也結下了樑子，這個禍只怕惹太大的了！」

冷瑤光道：「所以我必須告訴娘，也好預作防範。」

遏雲道：「你慢慢吃，我去禀告老夫人去。」她轉身奔出書房，在門外身形一擰道：「公子要我幫忙的就是這個麼？」

冷瑤光道：「不錯。」

遏雲不再遲疑，立即奔進上房，將冷瑤光的遭遇，向冷夫人和盤托出。

冷夫人愕然道：「有這等事？快將士大爺傑大爺請來，咱們得趕緊研究一下。」

遏雲應聲奔出，立即請來兩名五旬左右的壯漢，一個面目清秀，身材頎長的名叫冷彥士，另一個身材較矮，但極爲健壯的是冷彥傑，他們是冷瑤光父親的堂弟，是冷家莊上出類拔萃的人物。

在後堂，他們雙拳一抱說道：「參見大嫂。」

冷夫人道：「叔叔請坐，遏雲叫公子來。」

冷瑤光應召至後堂，見過了母親及兩位叔叔，才在一側坐了下來。

冷夫人道：「你將到定遠營以迄回到洛陽的一切經過，詳細的禀告兩位叔叔。」

冷瑤光將所經的一切，再爲三位尊長敘述一遍，說完後，冷夫人道：「兩位叔叔有什麼高見？」

冷彥士道：「小弟有點淺見提供大嫂參考。」

冷夫人道：「四弟請說。」

冷彥士道：「定遠營孟氏父女，一身修爲極爲不凡，不可能未經打鬥就遭毒手的。」

冷夫人點點頭道：「實情確是如此。」

冷彥士道：「那咱們不妨暫作幾個假定，第一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

高庸·文
培新·圖

禍水雙侶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海雲獻計，在鐵門莊外，果然擒獲那率領二十名黃衣劍手的「金蚯蚓宮」門下聶開泰，但爲聶開泰施展出一門怪異玄功，負創脫身而去，二十名黃衣劍手也走得一個不賸，「神刀」海一帆遭此挫折，哀痛不已！龍元慶爲圖補救之道，揚言要暫返徐州，辦些私事，並僞說携同海雲到江湖上歷練，實行他別具用心，原因他以黃衣人的「追風快斬、連環九式」劍招，太以辛辣詭奇，自忖無法破解，乃决往訪「武林三大怪」；冀希海雲能與「劍絕詩狂」投緣，從而獲得絕藝，是以携海雲往訪「陰司秀才」，竟意外與盛彥生相遇——

沙洲遇險死還生

盛彥生雖然談笑自如，但這些話聽在海雲耳中，內心却如刀割一般，兩行熱淚登時奪眶而出。

龍元慶詫異的問道：「你們兩人原來早就認識了？」

海雲點點頭，哽聲道：「是的，盛大哥就是爲了援救蘋表妹，才被……」

盛彥生截口道：「適才不知龍大俠是海兄弟的盟叔，多有僈慢，尙祈勿怪。」

龍元慶目光一轉，心裏已恍然而悟。仰面打個哈哈，道：「看來我枉與令師相識，今天竟是沾了雲賢侄的光，總算討到一杯茶喝了。」

盛彥生欠身道：「龍大俠請。」

三人飛身掠登大石，沿着一道「天窗式」的石

，孟氏父女因需遠出，故將家人遣散。孟府一切變故，都是前來尋仇之人所設。第二，孟氏父女爲避仇家，才佈簡單機關，以掩人耳目；第三，孟大俠外出未歸，孟雙虹則遭到仇家的擄刦，孟府所設的機關及手指併成的殺字，是仇家留待孟大俠的，縱然無法傷到，也可以使他喪心奪志，受到心理上的打擊。」

冷彥傑道：「四哥這三項假定，似以第三項最爲可能。」

冷夫人也同意冷彥傑的看法，最佩服的還是冷瑤光，他這位四叔的見解，幾乎比他親身經歷的還要考慮週詳，毋怪人家都稱他爲冷氏門中智囊了。

對於天殘谷，冷彥士肯定的評語是「嫁禍」二字，證諸九疑雙無常所露的口風，此點似已無可置疑，但冷瑤光仍以懷疑的口吻道：「那谷口的輪跡，四叔如何看法？」

冷彥士道：「這太簡單了，抬走馬車，抹掉足跡，不正是你所見到的情形麼？」

冷瑤光咳了一聲道：「侄兒當時如能想到此點，就不會惹來天殘谷這個強敵了。」

冷彥士道：「你以爲那嫁禍之人就會放過你麼？你逃出了天殘谷，就碰到九疑山主的尋釁，這不是最好的說明？」

冷夫人眉峯一皺道：「四弟你看這幾件事端，是不是都有關連？」

冷彥士道：「依小弟推想，可能是這幾件事都是一項陰謀中的一個環節，只是這項陰謀及主持人，咱們無法明瞭而已。」

冷彥傑道：「四哥不懷疑那九疑山主？」

冷彥士道：「九疑山的屬下，旣與瑤光挑明尋釁，必非陰謀主持之人，姓水的只怕也是受到奸人的利用。」

冷夫人道：「單憑這兩處強敵，咱們也將窮於應付，那陰謀主持之人，實在太可怕了。」

冷彥傑道：「咱們不妨就冷姓仇家之中推測，可能會找出一點頭緒。」

冷彥傑的見解不爲無理，但經他們詳細研判，實在找不出具有如此份量之人，最後只好擺在一邊，先商定目前抵禦敵人來犯的戰守之策。（未完）

死亡天使

·本文承自第一〇六頁·

許耿、呂碧麗和呂劍光三人，一聽得吳傳玉那樣講，都大吃了一驚，可是吳傳玉的話一出口，王得榮已抬頭向他們望來。

吳傳玉喘着氣，道：「你們別吃驚，他叫王得榮，是浦東一個抗日游擊隊的首領。」

許耿揚了揚眉，吳傳玉那麼說，照說是應該可靠的，但是在未曾澈底明白他的底細之前，自然還是不說什麼的好。是以他忙道：「吳傳玉，你胡說什麼，昨天的事，你考慮過了沒有？」

吳傳玉忙道：「王得榮是愛國志士！」

許耿向呂劍光和呂碧麗兩人，使了一個眼色，三人就要轉身走開了，王得榮突然憤然道：「就是連自己人都不相信，所以我們昨天才一夜沒有結果，死亡天使不肯相信我們能救他出去！」

許耿吸了一口氣；道：「什麼意思？」

王得榮「哼」地一聲；道：「不說了！」

吳傳玉忙道：「告訴他們！」

王得榮還裝出一副老大不願意的神情來，將宮木要每隔半小時鎗斃十個人，逼「死亡天使」出面自首，吳傳玉挺身而出，遭了一身毒打，以及夜來營房中的活動，都說了一遍。

許耿並不是一個有經驗的特務，呂劍光和呂碧麗更不是，但是，就算他們是有經驗的特務，這時對王得榮的身份，也不能再懷疑了！如果他們知道王得榮是昨天才來的，那麼他們或者還會有不同的想法，但是他們却根本不知道這一點。

吳傳玉自然知道王得榮是新來的，然而人在困難之中，是特別需要匡扶的，王得榮又是第一流的特務，自然更容易將他瞞得過了！

許耿呆了半晌，才道：「這個辦法自然是行不通的；死亡天使是一個極重要的人物，連我是接收將他救出去的人，都無法獲知他的樣子，他又怎會在大衆之前，暴露他的身份？」

呂劍光忙道：「如果他們當衆宣佈我們的身份，那麼，死亡天使就可以和我們單獨接觸了！」

呂碧麗道：「這樣做，我們——」

呂劍光立時激昂地道：「那樣做，我們的身份就暴露了，但只是在難友中暴露，算得了什麼？只有這個辦法，才能使死亡天使和許耿接觸！」

許耿來回地踱着步，王得榮道：「晚上，我們可以毫無困難地宣佈這件事。」

許耿陡地站定了身子，他已經有了決定。呂劍光說得對，只有這一個辦法，可以使他和「死亡天使」有接觸，雖然這個方法十分危險，可能會有人去告密，但是除此之外，沒有別的法子了！

他站定了身子之後，點了點頭，道：「明天這個時候，我會再來！」

他和呂劍光、呂碧麗兩人，轉身就走了出去，才一出營房，他們就看到彭璐妖妖嬈嬈地走了過來，隔着老遠，就向他們招手！（未完待續）

門，拾級而下，進入「飛來居」中。

這眞是一棟別緻的石屋，一應隔牆和房間，甚至桌椅床凳等等陳設，莫不是由整塊巨石內部挖鑿而成，斧跡鑿痕，皆具匠心，而工程的艱鉅浩大，更不難想見。

海雲不禁聯想到琵琶島上的「螺屋」，兩者相較，「螺屋」是智慧的運用，「飛來居」却是實幹的成果。要將偌大巨石挖鑿成居室，絕非朝夕便能成功，那一斧一鑿，莫不是血汗的累積，以及恒心和毅力的最高表現。

他原本對「陰司秀才」這個名號，抱着幾分疑忌，總覺得這不像正人君子的名號，如今見了這座鬼斧神工的「飛來居」，更因爲盛彥生竟是冷朋門下，才漸漸感覺「陰司秀才」四個字，居然也有些親切可愛了。

龍元慶落座未久，便迫不及待的問道：「令師到什麼地方去了，多久才能回來？」

盛彥生道：「龍大俠來得太不巧，如果早來片刻，家師還沒有離去。」

龍元慶道：「這麼說，他是剛走不久了？」

盛彥生點頭道：「晚輩在玉田負傷，幸蒙家師援手，携回此地調養療傷，這段日子，家師一直沒有離開過，不久之前却被一位棋友邀去了。總得三數天才能回來。」

龍元慶道：「賢侄知道那位棋友是誰嗎？」

盛彥生道：「只知道那人自稱『殘局棋王』，也在湖中居住，却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殘局棋王？」龍元慶皺眉道：「這名號古怪得很，你見過他的面貌沒有？」

盛彥生搖頭道：「從未見過。」

龍元慶道：「那麼，他用什麼方法來邀令師去下棋呢？」

盛彥生道：「他每次邀約家師，自己從不露面，總是由一名書童駕舟送來一封信，家師看了信，皺眉指着那書童大罵一頓，然後怒冲冲趕去，回來以後，一定會追悔好幾天，但下次接到書信，仍舊又去了。」

海雲聽得大感詫異，忍不住問道：「那信裏究竟寫了些什麼？」

盛彥生指指牆角，道：「今天的來信被家師揉皺了，擲在牆下，大約還在那兒，你們可以自己找來看看。」

海雲起身尋覓，果然在牆角下找到一封揉皺了的信，忙與龍元慶展開細看。只見信內寫道——

「枰語有云：殘局會高士，全盤訪知音。閣下雖非吾知音，唯敗而不餒，輸而不賴，奕藝縱屬平凡，棋品尙稱可取。是誠下駟中之高士也。近獲妙諦，偶悟一譜，閣下倘果以高士自詡，當潔凳拭枰而待。賭注如前，局興乎來。殘局棋王頓首。」

兩人看完這封措辭傲慢的信，面面相覷，竟呆住了。

盛彥生笑問道：「信裏措辭，很是傲慢無禮，是嗎？」

海雲道：「豈止無禮，簡直狂妄之極。看來那位『殘局棋王』可能是令師的多年好友，彼此頑笑慣了，才這樣不拘形跡……」

盛彥生搖頭道：「錯了。若是家師的好友，我怎麼會連他的眞名實姓都不知道？何况他與家師交往奕棋，只是最近一年的事，從前我連他的外號也沒有聽到過。」

海雲望望龍元慶，交換了一瞥驚疑的目光，問道：「盛大哥，你說令師每接來信，都會氣憤怒罵，事後又無限追悔……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盛彥生道：「說來可笑，家師每次接到那位『殘局棋王』的挑戰信，總是怒不可遏的指着送信書童罵道：『他不過是個跑江湖擺棋攤子混飯的東西，算什麼狗屁棋王，你回去告訴他，老子壓箱底的功夫多得很，叫他把脖子洗乾淨，等着老子去宰他吧。』」

龍元慶駭然道：「宰他？」

海雲微笑解釋道：「冷老前輩是指在棋枰上『宰』他，並不是眞正動手殺人。」

龍元慶吐一口氣，笑道：「原來如此。」

盛彥生又接着說道：「但家師每次應約回來，却總要懊悔好幾天，整日垂頭喪氣，喃喃自語道：『又上那匹夫的當了，下次他就算用八人大轎來請，說什麼也不能再去了。那匹夫分明是做好的圈套，絕對不能再上他的當。』話雖如此，下次仍然忍不住又去上當。」

龍元慶嘆道：「這也難怪，令師爲人心高氣傲，最受不得激，明知上當也會去的。只不知這一去，要什麼時候才能回來？」

盛彥生道：「多則五日，最少也得三天。」

龍元慶失望的道：「這麼說，咱們竟無法等他了。」

盛彥生道：「龍大俠要見家師，有什麼事？」

龍元慶畧一沉吟，道：「實不相瞞，咱們專程而來，是想跟令師打聽一位風塵異人的居處，這件事，和海雲賢侄有極大關係。」

盛彥生訝道：「是嗎？海兄弟要打聽哪一位風塵異人？」他這句話是詢問海雲，然而，海雲却正望着那封「挑戰書」出神，怔怔忘了回答。

龍元慶便將鐵門莊血戰落敗，無法破解「追風快斬」劍法，意欲尋訪「劍絕詩狂」學劍的緣故，大畧說了一遍。

盛彥生聽了，似有些不信，凝容道：「劍術一道，家師亦曾涉獵，天下劍派雖多，論持重穩練，首推峨嵋降魔劍陣，若論奇正變化，應是武當『亂披風劍法』，此外，少林羅漢劍陣長於合擊，羅浮派的『流雲十三式』以快迅著稱，除了這四大劍派，還有什麼出類拔萃的劍道高手？」

龍元慶搖搖頭道：「在下雖未習過劍術，但武學一道，殊途而同歸；在下闖蕩半生，會過的劍術名家不下百位，從未見過如此快捷詭異的劍招，四大劍派與它相比，簡直成了江湖賣藝的花招虛式，不堪一擊。」

盛彥生默然良久，輕吁道：「可惜晚輩目力已失，竟無緣見識那『追風快斬』，快到什麼程度？」

龍元慶道：「在下决非過甚其詞，那的確是快擬閃電，捷逾驚鴻，稱它『追風快斬』，猶嫌太慢了些。」

盛彥生皺眉道：「但『劍絕詩狂』並無一定的住所，其人浪跡風塵，萍踪難測，就連家師也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何况，即使能找到他，他也未必肯將獨門劍法傳授給外人。依晚輩看，此事希望實在太渺茫了。」

龍元慶點點頭道：「這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既然無處可覓，只好作罷。」

於是，站起身子道：「雲賢侄，咱們也該告辭了。」

誰知道連叫了兩聲，海雲只顧捧着那封信發楞，好像根本沒有聽見。

龍元慶伸過頭去，却看不出信上有何奇異之處，舉手在海雲肩頭拍了一下，大聲道：「賢侄，你在想什麼？」

海雲一驚，霍地抬起頭來，迷惘的道：「二叔是叫我嗎？」

龍元慶道：「瞧你這孩子，竟這般神思不屬起來，信裏究竟有什麼古怪？把你的人都看呆了？」

海雲道：「沒有什麼。」

龍元慶道：「既沒有什麼，咱們該告辭啦。」

海雲望望盛彥生，遲疑道：「不等冷老前輩回來就走嗎？」

龍元慶搖搖頭道：「他坐上棋桌，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想到回來，何况，那『劍絕詩狂』居無定所，他們師徒也不知道何處可覓，咱們只得暫且回去，再想別的方法。」

海雲怔了怔，快快起身告辭，却把那封信順手塞進袖內。

盛彥生依依不捨的送到石屋外，拉着海雲的手道：「愚兄目傷未癒，無法招待你，等家師回來，定會爲你轉達來意，如有尋找『劍絕詩狂』的方法，愚兄就去鐵門莊相訪，即使我不能去，也會求家師去一趟。」

海雲愧疚的道：「大哥爲救蘋表妹受傷，厚情高誼，小弟永生難忘。」

盛彥生笑道：「快別說這種話，咱們雖是萍水相逢，難得一見投緣，也算共患難的朋友，『士爲知己者死』，這點小傷，算得了什麼。」

接着，又輕輕嘆了一口氣，道：「回去替我問候蘋姑娘，伯父前也代我叩安，只要傷勢畧好，我會儘快去鐵門莊看望你們。」

海雲含淚道：「小弟也會常來拜訪大哥。」

盛彥生仰着臉，屹立在「飛來居」大石邊緣，似乎在傾聽二人離去的步履聲，那一雙失去光芒的眸子中，也滿滿含着兩眶熱淚。

步履聲漸漸遠去，盛彥生突然想起一件事，急忙高叫道：「海兄弟慢走一步！」

海雲停止脚步，只見盛彥生展步如飛緊追上來，不禁說道：「大哥有什麼事？」

盛彥生興奮的道：「有句極重要的話忘了問你，那次在玉田城客棧中，記得有姊弟兩人跟你同來，是嗎？」

海雲道：「不錯。那時大哥已受傷了。」

盛彥生道：「我沒看見他們的面貌，但彷彿聽見你曾替蘋姑娘引介，說他們姓紀，姐姐名鳳姑，弟弟叫做小龍，可對？」

海雲道：「對！大哥忽提起他們，莫非——」

盛彥生道：「這眞是巧極了，海兄弟，你要尋『劍絕詩狂』，怎麼竟忘了他們姊弟倆個？」

海雲吃驚道：「難道他們姊弟和『劍絕詩狂』有什麼關係？」

盛彥生道：「原來你還不知道他們的來歷？」

海雲道：「小弟和他們僅只一面之識，並不知道他們的詳細情形。」

盛彥生道：「這就難怪了。我本來也不知道，後來才聽家師說起，那紀鳳姑姊弟乃是『酒母』金婆婆的外孫兒女。」

海雲道：「酒母金婆婆又是什麼人？」

盛彥生道：「你不善飲，自然不知道『酒母』的名字，那金婆婆最擅製酒麯，石樓山有一處泉水，品質醇冽，最宜於釀酒，若以金婆婆的酒麯，再加石樓山的泉水，釀出來的酒，不知要比汾陽出產的『汾酒』好上多少倍，所以號稱『石樓金露醉神仙』。」

海雲問道：「這些和『劍絕詩狂』，有何關係

呢？」

盛彥生笑道：「一個吟詩發狂的人，誰不是嗜酒如命？你要尋劍絕詩狂，除了這個所在，只怕再無更可能的地方了。」

海雲欠身道：「多謝大哥指點！」

盛彥生連連揮手道：「快去吧！石樓山金家名聞酒界，無人不知，金婆婆更是一位慈善的老婦人，若能得她幫助，大事必諧。愚兄靜候佳音，恕我不遠送了。」

海雲和龍元慶再度稱謝告辭。一路上，龍元慶對盛彥生讚不絕口，同時振奮的道：「要尋酒鬼，只在酒家。想不到居然會『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回到泊舟之處，那船孃果然還在原處等候，兩人登船啟碇，龍元慶豪興遄飛，連乾了三大杯。

但海雲似乎並無欣喜之色，緊皺着眉頭，神情竟十分憂悒。

龍元慶訝異道：「賢侄，你還有什麼不高興的？咱們立刻趕去石樓山，八成能尋到那位劍絕詩狂，然後——」

海雲忽然搖頭道：「石樓山之行，並不急在一時，咱們先在湖中遊覽半日，好麼？」

龍元慶一怔道：「你是說……現在想遊湖？」

海雲道：「是的。」

龍元慶道：「這湖裏荒涼得很，沒有什麼可遊覽的，如今急事在身，二叔盼不得插翅飛到石樓山去，你……你怎麼忽然動起遊湖的雄興來了？」

海雲道：「小侄並非眞為了遊湖，而是想尋找那位『殘局棋王』的住處？」

龍元慶驚道：「找他幹什麼？」

海雲道：「看看他和陰司秀才冷老前輩下棋的情形。」

龍元慶道：「你想跟他學棋譜？」

海雲道：「不是。」

龍元慶道：「那是為什麼？放着正要事情不辦，去看他們下棋？」

海雲從袖中取出那封挑戰信，雙手遞給龍元慶，凝重的道：「二叔，你再看看這封信，那位『殘局棋王』邀約冷老前輩下棋，只怕不是普通奕棋消遣，而是懷着可怕的陰謀。」

龍元慶心中一動，急忙展信細看，喃喃道：「下棋較量，又不是拚命，會有什麼陰謀呢？」

海雲道：「二叔請注意信內『賭注如前』四個字。」

龍元慶笑道：「啊！你說這個？下棋的朋友為了提高興緻，偶爾下點彩頭，這也是常見的事。」

海雲道：「但小侄懷疑這不是平常的小彩頭，輸贏之間，賭注可能很天。」

龍元慶道：「怎見得？」

海雲道：「若是平常彩頭，得失有限，冷老前輩決不會追悔好幾天，接信時，也不會發那麼大的脾氣。」

龍元慶輕「哦」了一聲，臉上笑容也漸漸消失了。

海雲又道：「再說，尋常朋友奕棋，總是互相往來，家人皆通聞問，那『殘局棋王』從未去過『飛來居』，甚至連個眞名實姓也沒有，其中豈不透着蹊蹺？」

龍元慶頷首道：「被你這一說，果然有些可疑了。」

海雲嘎聲道：「二叔，你老人家是冷老前輩的朋友，盛大哥待小侄又情誼深厚，咱們除非不知道就罷，既然知道了，為了兩代的交情，焉能夠袖手坐視。」

龍元慶一震，道：「你認為陰司秀才的處境很危險麼？」

海雲肯定的道：「每奕皆輸，決不是佳兆。但他已經勢成騎虎，天性又好強，明知是個陷阱圈套，也欲罷不能了。」

龍元慶悚然變色，道：「可是，咱們不知道他們約會的地方，這却如何是好？」

海雲道：「既然用小舟送信，必在附近，咱們化點時間，沿湖搜尋，或者能夠找到的。」

龍元慶點頭道：「好！就這麼辦。」於是，吩咐船孃轉舵掉頭，諉稱欲遊湖觀景，船隻傍岸而行，繼續向北方駛去。

兩人又自己動手，將酒菜搬到船首艙面上，一邊飲酒，一邊縱目眺望，以觀動靜。

約莫行駛了個多時辰，所經之處，不外荒草沙洲，毫無發現，時間已經過午，日影也漸漸地偏西了。

龍元慶不禁有些失望，輕嘆道：「這樣找下去，無異大海撈針，看來希望十分渺茫……」

海雲忽然低聲道：「二叔不要性急，就在這附近不遠了。」

他口裏說得很肯定，目光却並未向水面望過一眼，只顧低着頭，目不轉睛注視水裏的游魚。

龍元慶皺着眉道：「你發現了什麼？」

海雲一指水中，道：「喏！瞧這些魚羣。」

不錯，水中有許多魚，正成羣結隊向湖心游去，但這種情形本極平常，又有什麼值得奇怪的呢？

龍元慶正感納悶，忽見海雲抖手一揚，兩支竹筷電掣般射入水中，登時有兩條半斤重的魚被竹筷

貫穿，翻浮了上來。

附近魚羣立即圍聚爭食死魚，却被海雲一探手，將兩條死魚撈了起來，取刀剖開魚腹，反覆審視了一遍。

那兩條魚外表並無不同，但龍元慶注意到，其中一條，腸內塞滿了肉屑食物，另一條魚腸却是空的。

海雲微笑道：「魚羣空腹而去，飽啖而歸，這證明前面必有食物，而且必然是帶血腥味的肉食，才能吸引大批魚羣。」

龍元慶恍然省悟，嘎聲道：「你是指死屍？」

海雲道：「不錯，並且不止一具。」

龍元慶駭然抬頭，遙遙望見右前方湖心有一片沙洲，急忙吩咐船孃道：「向那片沙洲駛過去，要快！」

船隻將近沙洲，果然發現水中漂浮着四五具裸屍，正被魚羣爭食，水面一片殷紅，全是血水。

那些屍體混身裸無寸縷，長髮披散，已被魚羣啃食得面目全非，但仍可辨認得出來，個個都是年輕少女。

最奇怪的是，每一具屍體頸項上，各掛着一塊木牌，牌上還寫着字，有的是「兵」字，有的是「卒」字，也有紅「炮」和黑「炮」——敢情這些裸體少女，竟是棋盤上被「吃」掉的活棋子？

龍元慶驚出一身冷汗，忙喝道：「停船！」

其實，不等他吩咐，船已經停了，因為那船孃早就被這些血淋淋的屍體嚇得骨軟筋酥，攤倒在船舵傍了。

龍元慶揚目望着那片沙洲，切齒道：「好一個『殘局棋王』！好殘忍的『賭注』！」

海雲道：「這些只是『棋子』，還不是『賭注』呢。」

龍元慶頓足道：「冷朋這老東西也不是人，怎麼能用活生生的人作『棋子』？這那裏是下棋，簡直是殺人取樂，絕滅人性！」

海雲點了點頭，道：「話是不錯，但『棋具』必定是主人準備的，冷老前輩未予阻止，反而接受挑戰，可能是被激得氣昏了。二叔，咱們上岸去看看。」

那船孃驚駭過度，業已無法操舟，海雲便命她入艙裏休息，親自運槳，向沙洲緩緩駛去。

龍元慶盛怒下，仍未忘謹愼，低聲叮囑道：「動作輕一些，不要驚動了岸上的人，略近些，便下碇泊船，咱們寧可涉水上岸，別讓這位船孃受到連累。」

船距沙洲尚有三十餘丈，海雲放下了碇石，輕聲說道：「二叔請稍等片刻，待小侄泅水過去弄條小船來接你。」

龍元慶道：「不必了，這區區幾十丈水面還難不倒我。」

說着，翻身一躍，搶先下了水。

海雲見他泳技居然不差，才放了心，隨後也捨舟下水，伴着龍元慶朝岸邊泅去。

兩人順利的登上了沙洲，將濕衣略為擰乾，正想行動，突聞一個陰惻惻的聲音笑道：「這是你自己來送死，老子就不客氣了。」

海雲只當自己行藏已露，一驚之下，急忙探手抽刀……

龍元慶嘎聲道：「別慌，這是冷老兒的聲音，他不是在對咱們說話。」

話音未畢，果然又聽見另外一人尖聲叫道：「啊呀！我竟沒留意那是馬口。不行，不行！我得悔一步——」

冷朋的聲音哼道：「悔一步？舉手無悔大丈夫。老子不吃你對不起你！馬四進五，吃車！」

另一人尖叫道：「不行，明車暗馬偷吃炮，吃車怎能不打個招呼。」

冷朋笑道：「是你自己送到馬口裏，死活怨不得人，吃就吃了，快拿走。」

話落，只聽一聲慘叫，黑影從海雲和龍元慶頭頂上飛過，「蓬」的一聲墮入湖中。

水花四濺，赫然又是一名裸女，胸口已被利刃洞穿，頸上所繫木牌，正是黑「車」。

龍元慶眼睛裏快要噴出火來，挺身站起，便向沙洲內奔去。

海雲急忙跟在後面，嘎聲道：「二叔忍耐一些，千萬不要打草驚蛇。」

兩人迅速穿過蘆葦叢，當他們看淸棋局的情形，兩個人都倒吸了一口涼氣。

這眞是一局聞所未聞的棋賽，世上下棋的人，只怕連做夢都沒有夢見過這種下法。

沙洲上，有一塊正正方方的空地，地上縱橫間隔刻畫着一副象棋棋盤，七八名繫掛字牌的裸女「棋子」，疏落的站在棋盤內，盤外兩側，都排列着十餘名魁梧大漢，每人手裏握着明晃晃的利刃。

空地兩端，各有一塊大石，南端石上坐着一個文士打扮的老儒生，那是名列「武林三大怪」之一的陰司秀才冷朋。

北端石上坐着一個白面無鬚，像貌極其俊美的中年人，穿一件雪白長衫，手搖摺扇，身後侍立着四名絕色美女，都穿着鮮艷奪目的紅衣。

兩位對奕的人，相距十丈以上，彼此不用動手，只須以口指揮棋盤內的裸女移動位置，如果其中

一「粒」棋子被對方吃掉，那些執刀的大漢便將被吃的「棋子」當場殺死，屍體拋到湖水裏餵魚。

這別開生面的奕棋方法，看似香艷絕妙，實則極盡殘忍，是以那些充任「棋子」的裸女，莫不流露出驚怕恐懼的神色，頻頻回顧自己這一方的「棋士」，只盼他的棋藝高强，千萬別讓自己被對方「吃」掉。

棋賽的勝負和生死的攸關，使整個沙洲上充滿了恐怖殺氣，場中寂靜如死，令人不期然生出一種毛髮悚然的感覺，唯一例外的，只有那英俊瀟洒的白衣中年人，仍然摺扇輕搖，嘴角間掛着傲慢的微笑。

龍元慶一見那白衣中年人，不覺輕咦了一聲，喃喃道：「原來是他。」

海雲低聲問道：「二叔，你認識那個『殘局棋王』？」

龍元慶恨恨道：「這個無恥的東西，燒成灰我也認識，冷老兒眞沒有出息，居然跟這種下三濫對奕。」

海雲道：「他是誰？」

龍元慶道：「粉魔白玉香。」

海雲詫異道：「白玉香？這好像是女人的名字嘛！」

龍元慶道：「本來就是個不男不女的下流胚子，專在女人羣中逞風流，男人堆裏充相公。」

海雲不懂，又道：「充什麼『相公』？」

龍元慶道：「你還年輕，不知道這種骯髒男人，說得文雅點，就是『既甘雌伏而又雄飛』。」

海雲搖頭道：「小侄還是不懂。」

龍元慶輕輕嘆口氣，道：「再說得明白些吧，這傢伙在女人面前是男人，在男人面前却是女人，懂了嗎？」

海雲忽然領悟了，臉上却不禁一紅，低嘆道：「呸！世上居然眞有這麼不要臉的男人！」

忽聽粉魔白玉香大笑道：「冷大先生請留神了，卒五進一，將軍。」

冷朋哼道：「這有什麼了不起，帥四進一，可以向上坐。」

粉魔白玉香道：「卒八平七。將軍。」

冷朋道：「帥四平五。」

粉魔白玉香大聲道：「馬四進五。再將軍。哈哈！馬後炮，冷大先生認輸了吧？」

棋盤上，冷朋紅棋的老帥已經被逼到頂端，黑棋「馬」和「炮」前後相連成一直綫，果然是「馬後炮」的殺着，眼看紅帥無處可退，可不眞是輸定了。

冷朋臉上一陣青一陣紅，兩眼瞪着棋盤，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

龍元慶探頭向空場中望了一眼，惋惜的道：「冷老兒輸得不值，那粉魔白玉香捨車誘敵，故意引開紅馬，好讓自己的黑馬過河，這種顯而易見的企圖，冷老兒居然沒有看出來。」

海雲道：「這就叫『當局者迷』，不能說冷老前輩棋藝差，只能說他心氣太浮躁，沒有冷靜的考慮。」

龍元慶道：「棋已經輸了，倒要看看他們的賭注是什麼？」

兩人伏身蘆葦叢中，靜靜等待着演變發展，誰知等了足有頓炊之久，冷朋仍然瞬也不瞬瞪視着棋盤，彷彿已經氣呆了。

粉魔白玉香輕搖摺扇，微笑問道：「冷大先生，可曾想出破解的方法？」

冷朋哼了一聲，緩緩道：「取巧僥倖，何足為奇。」

粉魔白玉香笑道：「兵不厭詐，這也不是什麼丟臉的事，冷大先生怎不怨自己棋藝平凡，思慮不夠細密……」

冷朋喝道：「不要嚕嗦，把紙筆拿來吧！」

粉魔白玉香「刷」地收攏摺扇，含笑拱手道：「在下這裏先謝謝冷大先生。」

冷朋低聲咒罵道：「算老子倒霉，又上你這兔崽子一次當。」

那粉魔白玉香並不生氣，向後揮了揮手，一名紅衣侍女立即捧着紙筆墨硯，飄身飛落大石，向冷朋走去。

冷朋執筆在手，臉色忽然變得一片陰沉，冷聲道：「姓白的，我要問你一句話。」

粉魔白玉香欠身笑道：「冷大先生請問，在下洗耳恭聆。」

冷朋道：「你用這圈套誆我，究竟是你自己的主意，還是受人指使？」

粉魔白玉香道：「冷大先生何必說得這麼難聽呢？你我奕棋較量，勝負無從預料，這是咱們事先談妥的賭注，怎能稱為圈套？」

冷朋道：「事實上，你的棋力未必眞能勝過我，但你故意用無辜女子充作棋子，使我在重要關頭心生不忍，以致失誤，才被你所乘，這不是圈套是什麼？」

粉魔白玉香一陣哈哈大笑道：「在下還不知道冷大先生竟是憐香惜玉的君子，可是，適才這局棋，閣下縱馬吃車，連悔着也不許，似乎並不怎樣心軟嘛。」

冷朋道：「今天這局棋，我本已抱着破釜沉舟

的決心，無論如何不能再上你的當，誰知一時疏忽，仍然不免失誤。」

他目光掃了沙洲一瞥，接着又道：「棋輸了，賭注照付，這一點你儘可放心。但我老人家有件事不解，你必須據實回答——你贏了這些賭注，準備轉送給什麼人？」

白玉香道：「賭注是在下贏得的，當然歸在下享用，憑什麼要轉送別人？」

冷朋注目道：「這是實話？」

白玉香道：「自然是實話。」

冷朋陰惻惻一笑，道：「那就好。」振筆直書，迅速在紙上寫了幾行字，遞給守候在旁的那紅衣少女。

那紅衣少女雙手接過，欠身道：「多謝冷大先生。」

冷朋道：「不用講了。這紙上所寫的，乃是習練我獨門輕功最重要的關鍵，也是最高秘訣，除了這些，我已別無秘技可作賭注，從此以後，你家主人再也不會邀我下棋了。」

說着，忽然仰天大笑起來。

粉魔白玉香對那份賭注已顯得迫不及待，連連招手道：「紅兒，快回來。」

紅衣少女蠻腰微折，飄落石下，快步向白玉香奔去。

龍元慶一把拉住躍躍欲動的海雲，嗄聲道：「你要做什麼？」

海雲道：「那賭注，竟然是冷老前輩獨步天下的輕功秘訣，咱們不能夠眼睜睜讓它被粉魔白玉香得去。」

龍元慶道：「莫非你想出手截奪下來。」

海雲道：「事關重大，只好這樣了。」

龍元慶搖頭道：「不行。冷老兒脾氣很古怪，咱們是他的朋友，這樣做會掃了他的顏面，要動手也得等他離開以後——」

兩人密議未畢，那名叫「紅衣」的少女已經穿過空場，回到粉魔白玉香身邊。

白玉香喜孜孜接了紙條，急忙展視，神色忽然一呆。

原來紙上寫的是——

「輕身之術，『速』字甚易，『浮』字最難，『飛絮舞』心法秘訣，前已盡述，再無竅訣，唯習練之人必須童身，始能有成。如閣下者，眠花宿柳，好色成性，縱獲絕世心法，亦畫餅充飢耳。」

粉魔白玉香氣得面色蒼白，厲聲道：「這是眞的嗎？」

冷朋哂道：「信不信由你。」

白玉香道：「你為什麼不早說？」

冷朋道：「為什麼要早說？別忘了這是我輸給你的賭注，並不是傳授你功夫。」

白玉香怒道：「你把這最重要的關鍵留到最後才說，從前所輸的賭注，豈非都成了廢話？」

冷朋緩緩道：「那些心法秘訣，字字是眞，但我並沒有保證你贏得那些秘訣，就能夠練成絕世輕功。」

白玉香叱道：「簡直是强辭奪理。如果無法練成，我要那些秘訣有什麼用？」

冷朋聳肩笑道：「那是你自己的事，我如何知道。」

白玉香咬牙切齒道：「很好！我會讓你知道，白玉香不是那麼容易被人玩弄的。」

說着，舉手一揮，身後四名紅衣侍女同時飛落大石，宛如四隻彩蝶般撲向陰司秀才冷朋。

她們身邊並無兵刃，只是腰際懸着一隻綉金邊的錦囊，這時各自探囊取出一個火漆小葫蘆，將冷朋團團圍住。

冷朋高坐石上，巍然不動，冷冷掃了四女一眼，道：「姓白的，你這是惱羞成怒，要跟我老人家翻臉動手麼？」

白玉香道：「動手不敢，我只是想要你這條老命。」

冷朋陰惻惻一笑，道：「你的胆量很大，口氣也不小，但這世上能要去我冷朋這條老命的人，却不太多。」

白玉香道：「較量武功，我不是你的對手，現在你已在白某人座下『火鳥四姬』包圍圈中，那就是你壽限到了。」

話落，雙掌互擊，大喝一聲道：「燒了這個老混蛋！」

其中兩名紅衣侍女一揚火漆葫蘆，「轟」的一聲，兩道烈燄勢如噴泉，向大石上激射過去。

那火燄不知是何物製成？形狀好像是水液，實則是烈火，一噴之力可達丈餘，沾物即燒，又像是一股熾熱滾燙的火油。

冷朋坐在光禿禿的大石上，四週毫無掩遮，只要濺上一滴火液，縱或不被活活燒死，至少也得頭焦額爛，送掉半條老命，何況「火鳥四姬」中還有兩人尚未出手，還有兩支噴火葫蘆在等候着。

冷朋不愧是成名的人物，雖然身在險境，却臨危不亂，兩隻衣袖迎着火燄猛的一拂，整個身子立刻原姿不變的破空昇起七尺多高。

那兩道火燄被他衣袖上發出的罡氣一逼，頓時四散墮落，僅繞着大石燃燒，竟無一滴沾到他的衣襟。

烈火環繞着大石，冷朋却凌空虛浮，飄飄冉冉浮在半空中，就像一尊佛像趺坐在蓮台上。

這，正是躡空蹈虛，輕身術中「浮」字訣的最高運用。

粉魔白玉香看得又妬又恨，怒吼道：「紅兒，用『天火交綏』攻他，看他再往那裏躲。」

紅兒和三名火姬應聲發動，四條紅影破空飛起，同時射出大股烈燄。

耀眼的火光，在空中交織成一面火網，紅衫烈燄，交相掩映，數丈方圓，全在火網籠罩之下。

冷朋無處可避，突然一沉眞氣，身軀飛快的向下墮降，「蓬」的一聲巨响，整個人竟陷入大石之中。

「火鳥四姬」力盡落地，怔怔望着那塊大石，全都呆住了，粉魔白玉香却驚得跳了起來。

那塊大石足有七八尺厚，火燄雖烈，一時怎能燒透整塊石頭，何况冷朋身在石中，誰也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突然「冒」將出來，實在令人是防不勝防。

粉魔白玉香把心一橫，頓足道：「好一個老奸巨滑的老賊，你會鑽地洞，白大爺就能够把地皮翻過來。」

口裏說着，人已飛落地上，向一名大漢低聲吩咐了幾句，那大漢轉身而去，不片刻，捧來一隻紅漆木箱，小心翼翼遞給白玉香。

白玉香又道：「紅兒，你們四人輪流發射神火，封住石上出口，別讓冷老兒溜了。」

大石四週烈燄熊熊，石中却毫無動靜，火光照耀下，粉魔白玉香滿臉殺機畢露，正全神貫注在打開那隻木箱。

他舉動十分緩慢，也十分謹慎，好像那木箱是紙糊的，一碰就會破了。

箱蓋啓開，裏面還有兩層內襯，每一層內襯之間，又有厚厚的棉花，等棉花移去，才是另一隻油布封裹的小木盒。

白玉香小心的解開油布，從盒子裏取出一粒比核桃畧大的黑色小球，托在掌中。

龍元慶和海雲一直注視着那箱子裏的東西，這時見了那黑色小球，龍元慶不禁駭然變色，嗄聲道：「不好，冷老兒要吃大虧了——」

海雲忙問道：「那小球是什麼東西？」

龍元慶道：「那是『火藥王』鐵皮書生的成名暗器『霹靂珠』……」

「二叔，快！」

沒等他把話說完，海雲已經驚呼一聲，飛身撲了出去。原來就在這剎那間，海雲瞥見「火鳥四姬」和十餘名大漢正在四散掠退，各覓掩蔽之處，粉魔白玉香已將那粒威猛霸道的「霹靂珠」高舉過頭，正待出手。

兩人藏身的蘆葦，距離大石遠達六尺，距粉魔白玉香也有三丈多，海雲只顧着要阻止「霹靂珠」出手，竟忽畧了紅兒手中那支歹毒的火漆葫蘆。

紅兒就在白玉香身側，那支噴火葫蘆，本來對着大石，此時突然發覺有人撲到，急忙旋身，「轟」的一聲响，一大股烈燄迎着海雲射了過來。

海雲去勢迅急，手裏只有一柄軟刀，及待發現烈火近身，已經來不及閃避了，危忙中，左手本能的舉起掩住臉部，上身向後一仰，整個背脊貼着地面疾滾……

這辦法應付普通暗器固然很有效，無奈那葫蘆中噴出的火燄，却籠罩了方圓數丈範圍，沾物即燒，人的身法再快，總快不過火勢。

眼看火燄已燃着衣衫，忽聽龍元慶大喝一聲：「起！」長鞭一抖，竟將海雲攔腰捲住，離地飛起，遠遠摔了出去。

這一摔，無巧不巧，恰好落在那塊大石附近，石旁泥土剛被烈火燒過，奇熱猶未消退。

海雲衣襟上已沾着火星，也無暇顧及了，忙不迭挺身跳了起來。

剛站起來，又聽龍元慶急急喝道：「快臥倒，快！」

海雲目光疾掃，駭然瞥見粉魔白玉香正拉着紅兒飛快的掠退，那粒「霹靂珠」業已出手，向大石這邊擲來。

他心裏一急，索性不再躲避，一抖手，竟將軟刀當作飛刀使用，對準那粒「霹靂珠」射去。

軟刀破空直上，空際火花閃耀，緊接着便是一聲震耳巨响，恍如當頭爆起一個焦雷，天在崩塌，地在顫抖……

海雲只感到自己被一股奇熱無比的壓力震得踉蹌跌倒，接連翻了幾個觔斗，眼中金花亂閃，喉嚨一陣甜……其他的，便什麼都不知道了。

× × ×

當他再睜開眼，首先看見的是碧藍的夜空和滿天星斗，其次，就是感到身上壓着一堆沉重的東西，以致呼吸急促，幾乎快要窒息了。

他奮力想掙扎着坐起來，這才發覺自己竟被「埋葬」在湖岸邊一個沙坑之內。

那沙坑的形狀就像一座「墳墓」，齊頸以下全埋在堆裏，所幸頭部尙在「墓」外，口鼻還可以呼吸，但身體却無法轉動。

海雲駭然忖道：莫非我已經死了麼？是誰把我「葬」在這兒？爲什麼又將我的頭留在墳墓外面？

他急忙張大了口，大聲叫道：「龍二叔！龍二叔！」

才叫了兩聲，便不得不自動停止下來，因爲他雖然用盡全身所有力氣，發出的聲音却低弱得可憐，幾乎連自己都無法聽見，而且，只這麼呼叫兩聲，已感到喉嚨甜甜的，竟然湧流出血來。

他正想將血水再嚥回去，忽然由頭上伸過來一隻手，飛快捏住他的兩腮軟骨，說道：「那是淤血，快把它吐出來。」

海雲只覺腹部壓力陡增，喉嚨敞開，一股腥臭的污血，衝口而出。

「好了！」那人鬆了手，迅速將一粒藥丸塞進海雲喉中，輕吁道：「這股淤血吐完，你的小命總算檢回來了，閉上眼睛休息一會吧，別說話，也別亂動。」

海雲看不見那人的面貌，但聽他口音，決不是龍元慶，想張口詢問，眼皮却越來越重，不久竟睡熟了。

這一段熟睡的時間，無夢無鼾，甚至呼吸也微弱得渺不可聞，待淸醒過來，天上的星斗已經消失了，代之是一片朦朧曙色。

海雲抽一抽手，縮一縮脚，只覺身上那沉重的沙堆不見了，四肢百骸無比的舒泰，急忙一挺腰，翻身坐起。

他坐起身子，才發現「陰司秀才」冷朋，正坐在對面地上，而且正用一雙烱烱懾人的眼光注視着他。

海雲欣喜的道：「冷老前輩，他們沒有傷着你老人家吧！」

冷朋木然道：「誰？誰要傷我？」

海雲道：「粉魔白玉香！晚輩目睹他使用霹靂珠，想謀害你老人家……」

「哈！」冷朋倨傲的笑了笑，道：「區區一粒霹靂珠，就想弄死我冷某人？那是他在做夢了。」

語聲微頓，又接道：「不過，你和我毫無淵源，能這般奮不顧身出手相助，無論是不是眞對我有什麼幫助，這份人情，我冷某人心領就是了。說吧！你要什麼報酬？」

海雲一愣，說道：「晚輩並無索取報酬的企圖呀！」

冷朋道：「那你憑什麼要出手？」

海雲道：「援危拯困，這本來是應該的事，何况，晚輩和盛大哥是朋友——」

冷朋截口道：「你和他是朋友，並不等於和我也是朋友。」

海雲又是一愣，苦笑道：「但我龍二叔和老前輩總是朋友吧？」

冷朋道：「他和我是朋友，與你有何關係？」

海雲道：「這至少說明冷老前輩等於是我的尊長。」

「錯了！」冷朋臉上沒有一絲表情，淡淡說道：「我這個人平生最不願領受人情，更討厭攀龍附鳳亂扯關係，他是他，你是你，我是我，咱們各人的賬各人算，你爲我負傷，我還你的情，跟龍元慶和彥生無關。」

海雲想了想，道：「老前輩一定要這樣說，晚輩也不便爭執，那就算晚輩沒有出手如何？」

冷朋搖頭道：「事實上你已經出手，而且爲我受了傷，我冷朋決不白承你的情份。」

海雲道：「即使如此，老前輩已經替我療傷，賜我靈丹，情份也還過了，彼此兩不虧欠，這樣總行了吧。」

冷朋變色道：「你這意思是不要我還報了？」

海雲道：「晚輩本來就沒有望報之念。」

誰知冷朋却厲聲道：「你這是要我一輩子感激你？一輩子揹着包袱？在你面前，永遠抬不起頭來？是嗎？」

海雲忙道：「晚輩決無這意思……」

冷朋戟指喝道：「不然，你是什麼意思？你以爲有了這次的小恩小惠，就可以在人前誇耀，說你救過冷朋的命，說你是冷朋的大恩人？是嗎？」

海雲被他一頓叱駡，怔怔的再也說不出一句話來，他雖然聽說過武林成名人物大都有幾分怪癖，却做夢也想不到自己一番好意，竟變成「驢肝肺」了。

冷朋見他默然無語，越加怒不可遏，重重哼了兩聲，道：「小輩，你若想藉此招謠抬高自己的身價，那就打錯主意了，我冷某人平生不受誰的恩情，天下只有冷朋的仇人，沒有冷朋的恩人，你最好說出你要何種報酬，否則，休怪我恩將仇報。」

海雲無奈，只得順從道：「我說出的報酬條件，老前輩都能辦到麼？」

冷朋道：「就是要我這顆七斤半的腦袋，也辦得到。」

海雲又道：「條件無論輕易或苛刻，只要我說出來，老前輩辦到了，從此便互不虧欠了麼？」

冷朋道：「那是當然。」

「好。」海雲點了點頭，道：「晚輩別無所求，只希望快些見到龍二叔，老前輩如能帶我去，就算報酬了出手之情。」

冷朋聽了這話，臉色忽然變得陰沉起來，瞪着兩隻眼睛，竟許久沒有出聲。

海雲驚道：「二叔他怎麼了？」

冷朋不答，突然起身道：「隨我來。」

海雲心裏已有不祥的感覺，急忙躍身而起，緊隨着冷朋向沙洲內奔去。

穿過蘆葦叢，又回到那片「奕棋」的空場，觸目所及，只見場中遺屍遍地，全是粉魔白玉香手下大漢，屍堆中，盤膝坐着一個人。

不！那簡直不能算是一個「人」，只能說是一截焦具「人形」的焦木，他雖然盤膝坐在那兒，看上去就和一支燒焦的木樁揷在地上毫無分別。

冷朋走到兩丈外便停了脚步。緩緩擧手向那人指了指，立卽把頭扭開。這一刹那間，他眼中的冷峻和倨傲全都消失了，代之是一片晶瑩的淚光。

海雲茫然道：「這人是誰？」

冷朋仰頭望着天空，長長嘆了一口氣，道：「龍元慶。」

這三個字從他口裏吐出來，每字都似千斤般沉重，三字說完，彷彿已耗盡了他全部力量，聲落，頭也無力的低垂下來。

海雲機伶伶打個寒噤，脚下一動，又縮了回來，瞪着眼睛，目不轉瞬的望着那人。

他決不相信那人會是龍元慶，因爲龍元慶是個胖子，而且蓄着五綹長髯，那人却身裁枯槁，乾癟的顯得很瘦小，其次，龍元慶的髮髯都已花白，那人既無長髯，頭髮也是焦黑的。

那人混身衣衫已寸縷無存，五官面貌更不可辨認，由頂至踵，肌膚全都潰爛，顯然是被烈燄灼燒，傷得十分嚴重。

突然，海雲看見那人身側有一條彎曲的灰燼，竟是龍元慶的隨身兵器「幻影神鞭」。

他心頭一震，立卽拔步衝了過去。但身子剛動，却被冷朋一把拖住，嗄聲道：「他外傷很重，暫時不能移動，也不能說話，別過去了。」

海雲愕然道：「他眞是龍二叔麼？他怎會變成這般模樣了？」

冷朋道：「他被烈火灼燒，皮肉已經枯焦了，體內水份耗盡，形狀難免會改變，不過，你放心，他是不會死的。」

海雲哽咽道：「是我害了他，他爲了救我，才被燒成這樣，他……」

冷朋輕輕嘆了一口氣，道：「現在，不必再說這些話，重要的是急救療傷，我已經用藥護住他的內腑，却沒有塗治外傷的藥物，必須儘快進城去配藥。」

海雲道：「需用什麼藥物？晚輩立卽趕回徐州去配。」

冷朋道：「你不諳藥性，乘船往返也嫌太慢，還是由我去的好，但我又担心此地無人守護，萬一發生事故，你一個人不足應付。」

海雲道：「老前輩，你認爲白玉香還會捲土重來麼？」

冷朋道：「那倒不是，白玉香狼狽逃走，諒他不敢再來了，我是担心昨天的火光和爆炸聲，會引來其他凶邪。」

海雲道：「微山湖中還住着什麼凶邪人物？」

冷朋道：「深山大澤，總不免有邪魔匿藏，尋常宵小倒無足爲慮，距此東方不遠，却隱居着一個很難纏的武林高手。」

海雲道：「能被老前輩稱爲『高手』，想必不是無名之輩，不知他叫什麼名字？」

冷朋搖頭道：「我只遇見過他兩次，連他的面貌都沒看清楚，何況名字了。」

海雲詫道：「都是在微山湖遇見的麼？」

冷朋道：「一次在湖中，一次在東北方岸上一棟茅屋內。」

海雲道：「老前輩和他動過手？」

冷朋道：「沒有。」

海雲道：「那怎麼知道他是『高手』？怎麼知道他『很難纏』呢？」

冷朋道：「是不是高手？是否難纏？只須一眼就能看出來，何必要動手較量。」

海雲道：「哦？」

冷朋接着道：「第一次，咱們在湖中相遇，那人獨駕一隻小舟，似在遊湖賞月，兩舟不期而遇，彼此互望了一眼，並沒有交談半句話，我已看出他一身武功，竟達化境，堪稱爲武林中第一流的頂尖高手。」

海雲道：「爲什麼？」

冷朋道：「因爲小舟中只有他一個人倚舷而坐，既無櫓槳，也未見他操舟擧動，但小舟駛行的速度却十分迅捷，待我起疑想跟踪去看看，小舟已駛入蘆葦深處不見了。」

海雲駭然道：「這麼說，那人的武功修爲只怕不僅『高手』二字所能形容了。」

冷朋道：「藉內力催舟行駛，並不困難，但要像他那樣悠閑從容，行若無事，世上却沒有幾人能辦到，那人的內功修爲，至少不在我之下。」

說到這裏，微微停了片刻，又道：「過了幾天，有一次傍晚時候，我偶由東岸荒野間經過，忽然見到一股令人嘔心的腥臭氣味，一時好奇尋去，發現隣近湖濱，有一棟搭建的茅屋，那惡臭氣味就是由茅屋中透出來的，屋外正聚集着成千纍萬的蒼蠅，繞屋飛旋，挺翼之聲，宛如雷鳴，却不得其門而入。」

海雲訝道：「屋中莫非有腐屍之類穢物麼？」

冷朋道：「起初，我也是這樣猜想，總以爲茅屋中必有腐屍腥物，以致招引來許多逐臭的蒼蠅，正想入屋查看，那茅屋的門窗突然一齊打開了。」

海雲失聲道：「啊——」

冷朋接道：「門窗一開，成千纍萬的蒼蠅立卽飛進茅屋內，但過了沒多久，那『嗡嗡』的振翼聲音却越來越低微，最後終于完全消失了。這時，茅屋內却大步走出來一個人。」

海雲道：「就是老前輩在湖中遇見過的那個怪人？」

冷朋道：「不錯，就是他。可是當他剛從茅屋內走出來的時候，我並沒有認出是他。」

海雲道：「他已經改換裝束了？」

冷朋道：「不是改換裝束，而是根本沒有穿衣服。」

海雲張了張口，却沒有再岔嘴，他看得出來，冷朋這話，決非玩笑。

冷朋深吸一口氣，滿臉凝重的接道：「他赤身露體，混身一絲不掛，但身上塗滿了奇臭無比的髒物，移步之間，臭氣隨風飄散，中人欲嘔，我若非及時摒住呼吸，險些連隔夜飯都要吐出來。」

海雲忍不住了，詫問道：「他這樣滿身塗臭，是在弄什麼玄虛？」

冷朋沒有回答，却繼續說道：「我隱身暗處，見他一直走進湖水裏，一面洗滌身上髒物，一面口裏哼着小調，顯得十分愉快的樣子，待身體洗乾淨了，又回到茅屋，不久，穿好衣服，掩門而去。他穿上了衣服，我才認出他來就是前次在湖中遇見的人。」

海雲道：「老前輩可曾現身和他相見？」

冷朋搖頭道：「沒有。當時我並不急于知道他是誰？只迫不及待想知道他在茅屋裏幹些什麼。等他一走，便悄悄潛入茅屋查看——」

海雲脫口道：「看見了什麼？」

冷朋緩緩說道：「茅屋中別無陳設，只有一張草蓆和一隻瓦罐，瓦罐裏，盛着糞便和爛魚，臭不可聞，草蓆上都落滿了死蒼蠅，此外，什麼也沒有了。」

海雲愕然道：「他用髒物塗身，難道就爲了要弄死那些蒼蠅？這個人難道是個瘋子？」

冷朋道：「不！他一點也不瘋，而是在苦練一種詭異的武功。」

海雲一驚，道：「他用蒼蠅練武？」

冷朋道：「正是。我詳細查看過那些蒼蠅的屍體，每隻都被鋒刃由頭至尾劈成兩半，成千纍萬隻蒼蠅，無一例外。」

海雲駭然道：「這是一種劍法麼？」

冷朋道：「他或許不是用劍，或許是使用一柄極薄極銳的小刀……但無論用什麼兵刃，要在短短時間內，將千萬隻飛動的蒼蠅劈爲兩半，據我所知，天下只有一個人能做到。」

海雲忙問：「是誰？」

冷朋道：「劍絕詩狂杜老皃。」

海雲道：「他會是劍絕詩狂？」

冷朋道：「當然不是。但此人若也用劍，其劍術造詣決不比杜老皃遜色。所以我說他是個『難纏的高手』。」

海雲怔了怔，問道：「老前輩，你看見他佩劍沒有？」

冷朋道：「沒有。他胸前只有一條兩端尖細，形如細梭的鐵棍，用長鍊懸在頸脖子上，那東西不像是刀劍。」

海雲忽然興奮的道：「那棟茅屋可能就是他的家，老前輩是否還記得茅屋的位置？」

冷朋搖搖頭道：「我曾在茅屋附近守候了很長一段時間，從此沒有再見他回去過，可是，我總覺得他並未遠去，一定還在附近。」

海雲道：「老前輩放心去吧，咱們和他素昧平生，無怨無仇，卽使他來了，晚輩以禮相待，對他客客氣氣，諒必不致有什麼意外危險。」

冷朋沉吟了一下，說道：「大凡身懷絕技的人，性情都有些兒古怪。我最遲午夜之前就可趕回來，在這段時間內，無論發生什麼事，你千萬要忍耐鎭定。」

海雲道：「晚輩遵命。」

冷朋望望天色，又道：「受傷的人不能被日光曝晒，等一會兒，你可以砍些蘆草，搭一座涼棚，替他遮遮陽光，但切記不要移動他。」

海雲應道：「是的。」

冷朋又道：「你們乘來的那隻船，我已經打發她先走了，這兒有包炒麵粉，是我向船孃買的，足够你一天食用，晚上我再帶些食物回來。」

冷朋外號「陰司秀才」，平日行事冷酷寡情，這時却好像個嘮叨的老太婆，反覆叮嚀，一再囑咐，只差沒有親手替海雲安排一座拉屎的毛坑了。

等到冷朋離去，一輪紅日已湧出東山，海雲立卽開始搭蓋涼棚。

他隨身軟刀被烈火焚毀，業已不堪使用，好在那些大漢的遺屍傍都有刀刃，而且都很鋒利。

一座簡陋的涼棚匆匆搭成，海雲又在空場中挖了個大坑，將數十具屍體全部掩埋……（未完）

巨型俠義奇情長篇

孫玉鑫・文
董培新・圖

無毒丈夫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無毒丈夫從史劍豪處獲得了珍珠堡工奴名單，以及堡址方向、進出道路及建築圖，乃與屈老西、鵬燕雙俠、一條龍、滕老龍及其手下「海霸四怪」，潛往珍珠堡，各人潛進珍珠堡後，因內城戒備森嚴，輕功稍差的如滕老龍、屈老西及四怪，均不敢接近議事大廳，只由無毒丈夫與鵬燕雙俠潛近廳外一扇窗下，遙聞珍珠堡主在調遣人手，獲知珍珠堡適有強敵壓境，堡主乃僅命藍衣領隊率雙缺往應無毒丈夫之約，雙缺請命留堡應敵，堡主婉勸雙缺，說是未來之戰勝負難料，不願雙缺冒險：

萬方大陣天音鼓

珍珠堡主話未說完，左缺已震聲接話道：「老奴願領冒犯堡主之罪罰，亦願甘赴刑堂，受抗命之責，誓不離開堡主。」

雙姥適時躬身道：「老奴亦有進言，祈堡主恩准二缺及老奴姊妹留守本堡，以了昔日與火，土二老之約！」

堡主幽幽一嘆道：「好吧，其實當年僅是一句戲言，事隔已有十年，何必放在心上，再說此次假若本堡主不勝，你們就算格斃了火，土二老，又將如何？」

雙姥一字一字有力的說道：「老奴等懷必勝之心。」

堡主雖然心事重重，但也嫣然而笑道：「信心是不應該沒有的，好，你們仍然留在堡中。」

聲調一落即起，轉對珍珠宮主道：「妳親率藍隊及外堡的『飛甲營工奴』，出堡阻止無毒丈夫等一行，事到萬難，無妨與彼改訂一月之約，那時五行五老來犯之事已過，當可從容應付了！」

珍珠宮主恭應一聲道：「女兒本是不想去的，母親既然諭令已下，女兒遵從就是，不過臨行之前，女兒有話不說不快，恭請母親聽後不要生氣。」

堡主嗯了一聲，珍珠宮主接着說道：「女兒始終不解，為何不解散前城工營……」

「住口，妳好大的胆量，敢妄議此事？」

「女兒說過，請求母親不要動怒……」

「那妳就到此爲止，不可再說下去了！」

「女兒認爲職責所在，言若不盡心不能安。」

「哼！妳說，說，索興說個淸楚明白！」

「女兒知道，外城工營中，現在共有六百四十三名工奴，除十數名工奴爲武林正義之士外，餘皆十惡不赦之徒，因此女兒不解，這是何緣故？」

「妳怎知道此事？」

「女兒看過了工奴名册和外城的『奴誌』。」

「哦，妳竟敢私自窺探『秘室』珍册……」

雙姥躬身道：「宮主並非私自窺閱珍册。」

堡主寒着臉，道：「沒有我的諭令，不是窺探是……」

左姥接話道：「堡主日理萬畿，大概是忘記宮主在五天前，已滿十八足歲，以本堡祖制，自此宮主當親理一切，熟悉一切……」

堡主揮手，神色轉爲和藹道：「是我忘了。」然後笑對宮主道：「妳說下去。」

珍珠宮主道：「本堡工奴來由，女兒難解。」

堡主緩緩抬頭，仰望窗外天際，一聲長嘆道：「工奴來由遠了，遠在七十年前，那時本堡突有强敵來犯，幸當代堡主神功蓋世，以『萬方大陣』，一網打盡了近五十名强敵，當親自審問時，方始發現除有三名正道俠士，爲人所惑而不知內情外，餘皆淫惡之徒，旨在攻佔本堡後，姦擄堡女，於是堡主令那三名俠士，立下重誓，釋彼歸去，對其餘惡徒的處置，却爲了難。」

話鋒一頓，珍珠宮主接口道：「對方既是十惡之徒，殺了就是！」

堡主慈祥的看了宮主一眼，嘆息一聲道：「妳該知道，老天有好生之德，況惡人亦有知悔向善之一日，於是堡主苦思多日，才決定將彼等功力制住，着令建城爲奴，這城，就是現在的外城。」

珍珠宮主皺眉道：「女兒總覺得似乎還有什麼內情。」

堡主垂頭久久，再抬頭，有了決定，道：「在近百年前，武林中出了一位奇惡而功力蓋世的女魔頭，她被人稱爲『九鬼十魔天煞女』，生平淫惡無算，殺人難計，後來惡夢突醒，一心向善，創立巨堡，收容天下孤女殘兒，這堡，就是我們的珍珠堡，此人，就是七十年前本堡的堡主！」

珍珠宮主懂了，難怪彼時堡主她會爲一羣惡徒費心建城，然後禁絕彼等的自由，使彼輩再難出外爲惡。

堡主繼之又道：「自此，本堡留下了工奴的規例，七十年後的今天，工奴之數已到達六百四十三名之多。」

珍珠宮主說道：「女兒發現，內中有些任俠之士……」

堡主搖頭道：「妳還年輕，不知道人心險惡，別認爲正道中的俠士，就人人守正，有時他們更淫兇的怕人！」

珍珠宮主說道：「女兒還有一個恐懼，要請母親……」

話沒說完，堡主已含笑接口道：「妳想說的話我明白，妳大可放心，別看這些工奴表面上個個功力都在，但當他們起意要反抗本堡時，將首先遭到意想不到的慘報。」

珍珠宮主把頭一低，有些愧歉的說道：「女兒實在太不懂事。」

堡主慈祥的撫摸着宮主的秀髮道：「妳比當年的我，聰明懂事多了。」

珍珠宮主突然又想起一件事來，道：「母親，史劍豪究竟是怎生逃出外城的？他盜走的絹册，又是何物？」

堡主突然噗哧的笑了起來，道：「史劍豪是爲情而甘願身爲工奴，他並非逃走，而是我有心的放他出生本堡的，所盜絹册，是一本毫無用處的虛僞之物。」

這話，連雙姥都不由驚呼出聲，左姥不禁問道：「老奴不解，這爲了什麼？又爲何煞有介事千里追踪……」

堡主接說道：「這一切，都是爲了要引一個人前來堡中，此人是罕見的奇材，不如此，不足以使其信以爲眞。」

珍珠宮主道：「此人是誰？」

堡主搖頭道：「此人既然至今尙未來到，不是看破了玄虛，就是他業已不在世上，他的名姓，目下言非其時。」

珍珠宮主星眸一眨，突然問道：「母親，若此人來了的話呢？」

堡主雙眉一挑，道：「恐怕他將和外城的工奴，不能分離了！」

珍珠宮主道：「他也是個惡魔？」

堡主搖了搖頭，道：「不，他是位罕見的眞正好人。」

話鋒一停，苦笑一聲接着又道：「孩子妳該明白，外城的工奴，漸漸因惡濟惡，在所知方面，無不深過當年多倍，若一旦逃出堡去，武林必將大亂，本堡限於祖制，不能誅戮彼等，又不能監視，實苦不堪言，若有此人，則可一釋重責，自此本堡就會成爲另一局面。」

這些話，半通而不通，但是珍珠宮主並沒有再

詢什麼，她十分聰明，業已聽出堡主另有苦衷。

堡主話聲一停，目光掃向玉台下站立的翠衫女隊中，當看到恰正立於郭念蓉身後的兩名女子時，雙眉陡地挑起，冷冷地說道：「菁丫頭和芸丫頭妳們倆個近前來！」

菁，芸二女，恭應着出隊，緩步而前，站在玉台下面，堡主再次注目，道：「今天是妳們兩個人監工嗎？」

菁女躬身一禮道：「不是，菁兒和芸妹被派在昨天。」

堡主頷首道：「在那隊上監工的？」

菁女道：「是果園。」

堡主沉思刹那道：「按時令來說，桃子應該熟了。」

芸女答道：「熟了，好甜……」

話聲自動停下，小臉兒漲的赤紅。

堡主一笑道：「不嚐上一嚐，又怎知是否透熟，這算不了什麼，不過本堡主相信，妳倆不會親自去摘……」

菁女已接口道：「堡主聖明，是那陰陽魔和五色童子摘給我們吃的。」

堡主嗯了一聲道：「妳們兩個人上來。」

菁，芸二女登上玉台，堡主出手抓住了她們的腕脈，探試之下，雙眉挑處，臉上佈了一層寒霜，狂聲說道：「左，右二缺聽令！」

二缺拄杖作聲，道：「老奴在。」

堡主一字字如敲金玉般道：「前往奴營，鎖拿陰陽魔和五色童子前來，記住，佩上『天蜈珠』，違命重責！」

二缺恭應，雙姥已取出一對「天蜈珠」，親自代二缺佩好，二缺躬身爲禮，杖兒拄地聲中，人影已杳。

堡主這時出手封了菁，芸二女的穴道，對雙姥說道：「快扶她們到靜室中去，每人賜服一丸『天龍丹』！」

雙姥應命，扶二女退去。

堡主目光一回，掃向藍衣八麗，道：「琪丫頭聽命！」

藍衣八麗爲首者，乃珍珠堡「仁字堂」堂主卞琪，聞聲起立，堡主接着說道：「率領八麗，携『神犬』一隊，先以金鈴集衆，然後遍搜工奴營室，記住，先服下本堡避毒奇丹，若搜得任何丹丸藥物，即刻獻報。」

卞琪應令即行，率手下藍衣八麗去了。

堡主再傳令諭道：「英兒蓉兒，立即秘率手下，暗中監視工奴，若發現有抗命或乘機潛逃者，立即格殺！」

金衣八麗爲首者柯英，和郭念蓉應命，率衆而去。

堡主揮手處，金鈴輕動，侍立衆女魚貫出廳各歸己室，堡主這才轉對珍珠宮主道：「妳先陪妹妹回房，不奉召令不得擅自外出！」

珍珠宮主不禁心頭一動，說道：「母親，莫非有警？」

堡主冷冷地道：「回房，立即回房！」

珍珠宮主不敢抗命，立刻和她胞妹退出廳外。

她倆走後，整個大廳，祇剩下了珍珠宮主一人，堡主突然一笑，道：「莫非還要老身親自請你們進來？」

「你們」，自非少數，起碼是兩個人，不錯，無毒丈夫在窗口下，鵬燕雙俠在大廳的房脊上，他們是三個人。

不過說來可眞怪，如今房脊上，早已失去了雙俠的影子，而無毒丈夫，更早就離開了窗下。

當堡主突然指令菁、芸二女近前，問及摘食蜜桃之事的時候，無毒丈夫在由衷的佩服這位堡主下，已想到堡主不會放過陰陽老魔和五色童子，於是他悄然到達房脊，先一步和雙俠離開了原處。

既然如此，堡主突然開口，豈非成了無的放矢？不！不！就在堡主的話鋒乍落時，一聲如同霹靂般的震天狂笑傳到，笑聲後，有人說道：「堡主的功力越發深厚了，老朽兄弟剛剛踏進二十丈外，堡主却已知曉，看來今宵之戰，老夫五行五老恐怕仍將含恨而去。」

話聲中，廳門口倏忽出現了五名老者，好奇絕的模樣和怪異的穿着，他們的衣服，分作金、褐、綠、紅、灰，金衫老者，身高不足四尺，十足的一個矮冬瓜，胖膨膨，圓忽忽，若是微一縮頭屈足，活活的「人蛋」一個！

褐衫老者，高有八尺，其瘦無比，站在那裏一動不動，是一段枯了的死「杉木」柱兒！

綠色衣衫的老者，好淸秀，黑髯，神丰，頗有幾分仙氣，臉上含着微笑，看來此人是溫柔而又和氣。

紅衣老者，剛猛無倫，濃眉環眼，鋼髯如松，不怒而威，神態逼人，目射寒光，緊盯在堡主的身上。

灰衣老人，土裏土氣，土頭土臉，活脫脫地是個鄉巴佬，身量中等，不胖不瘦，笑嘻嘻地，怪有意思。

其實，他們正是近三十年來，隱居十萬大山苦修絕藝的「五行五老」，那金、木、水、火、土的「五行城」，早已成爲威震武林的地方了！

堡主開口肅客，並沒想到會是這五位强敵，不過如今五老業已現身，堡主祗有暫時放落心中所疑，來對付現實的問題，她一笑道：「老身不敢担當五老謬讚，請坐。」

五老人並沒動，那金老爲五行之首，開口道：「堡主適才還與貴門下各高手集於廳中，怎地這一眨眼間，祇剩堡主一人，難道堡主這般輕視老朽兄弟？」

堡主不答此問，道：「客來不速，又未經通報，恕老身不按規禮相迎，你兄弟既然來了，怎又猶豫不決呢？」

金老哈哈兩聲道：「好說好說，就算堡主廳中是龍潭虎穴，老朽兄弟既已至此，焉有不進之理，告進了！」

說着，他首先邁步而進，這一步，竟跨出十丈，人已到了那排現下無人的座位末端，當發覺足踏果係實地時，又哈哈地笑出聲來。

那木、水、火、土四老，在金老笑聲起時，方始各跨一步而進，仍與金老齊排一行，到了廳中。

就憑這身罕奇輕功，五老已足能震住天下武林中人。

可惜他們面對的是珍珠堡主，對他們有心現露的輕身功夫，竟似不屑一顧，祗冷冷地一笑道：「請坐下談。」

金老雙目一轉，搖頭道：「老朽知道這些座位，是貴屬下議事時的坐處。」

言下之意，似嫌珍珠堡主侮辱了他們。

堡主微微一笑，說道：「本堡主敬問你們的來意。」

金老哈哈兩聲道：「是舊調重彈！」

堡主突然面罩寒霜道：「你們的是無恥至極，十年前妄窺本堡，搏戰慘敗，老身饒爾等不死，今竟飛蛾撲火……」

話未說完，金老已接口道：「柯存卿，多言無益，老朽兄弟就因爲當年敗的不服，所以再次拜晤，想向堡主妳重新領教一番！」

堡主雙眉一挑，道：「好，不過這次爾兄弟却休想再能生出珍珠堡了。」

話聲中，堡主已緩緩離座而起。

這時五老突然開口說道：「實話告訴堡主妳，此次我五行城是傾城而出，其志就在將這奇妙的珍珠堡，改名爲『第一五行城』，根本就不準備再出此地！」

堡主聞言心頭一動，冷笑連聲道：「你們在作夢。」

這時，雙姥安置妥當了菁、芸二女，恰正回來，目睹五行五老竟已到達廳中，立卽怒髮直冲向堡主道：「老奴討令出戰！」

那土老嘿嘿一笑道：「好的很，老夫這十年來，新練了兩手絕活，名叫『土埋老潑婦』，就是專爲妳們兩個老乞婆子預備的，來來來，咱們到外面去！」

雙姥正欲怒罵，堡主亦將開口，突然金鐘連響，聲傳十里，一聲聲連接，竟一連響了十二聲，堡主神色不由一變，厲聲向金老喝問道：「可是爾等與外城工奴勾結，彼輩抗命，犯我禁城？」

金老笑道：「工奴中，有不少是老夫的好友及屬下，十年來忍辱爲奴，所爲就是今朝，柯存卿，妳該夢醒了！」

柯存卿，當年創建此堡的第一代堡主的直系後人，現在的珍珠堡主，聞言雙目陡射寒光，厲哼一聲，轉向雙姥道：「火速擊動『天音鼓』，這五個老兒由我對付！」

雙姥自金鐘突鳴，已知事態嚴重，聞令欲行，土、木二老已飄身阻住了她們的去路，金老揚聲道：「柯存卿，妳當老夫兄弟不識妳珍珠堡的玄秘，工奴已服神丸，『天音鼓』響，神丸力發，彼等眞力卽失，因此老夫兄弟早有成算，那『天音鼓』不會再響了！」

堡主沒有答話，身形突然一閃到了土、木二老之前，右手一拂，沉喝道：「接老身一掌！」

一拂中，狂飆陡起，隱隱雷鳴，木、土二老竟不敢硬接實格，四手齊出，連翻八次，擊出一片勁風，雙方眞力所發狂飆相觸，傳出嗚嗚牛鳴吼聲，土、木二老竟一連退了五步，方始勉强站住，堡主僅微退半步，已二次迅疾無倫攻上，出掌時，揚聲喝道：「雙姥速行！」

木、土二老已被震退，雙姥趁此飛射卽行，那知人影閃處，火、水二老已先一步阻於門口，一言不發雙雙攻上。

此時雙姥業已無法分身，急怒交加之下，竟提足一身眞力，貫於雙臂，生龍活虎般撲迎上去，四人立刻打做一堆！

金老身形欺前，與木、土二老以三敵一，將堡主圍於正中，堡主雖然神功蓋世，在三大絕頂高手的圍攻下，再想撤身而去已是無望。

這時，殺聲喊聲已震天傳來，前城中那六百四十三名工奴，無一不是極具奇功的惡徒，在「天音鼓」未響之前，功力仍在，今全力攻搏，又豈是金、藍、黃二十四位麗人及百餘名女侍所能敵擋，况「五行城」中，尙有百名高手隨五老而來，於是刹那之間，已攻破了內城城門，殺入禁城。

戰起則亂生，珍珠宮主雖經乃母一再嚴諭，不

得擅出，但殺聲逼近，難由自已，竟將乃妹安置於秘室後，悄然而出，馳奔大廳。

五名「五行城」中高手，和十數名工奴相合，正圍攻郭念蓉所率黃衣八麗，全仗郭念蓉一柄奇劍左截右攔勉强支持。

突然，兩聲雷鳴般怒吼傳到，兩條怪影挾着兩道奇如墨龍的青影，捲向圍攻黃衣八麗工奴及「五行城」高手隊中，慘號隨之而起，腥血繼之濺飛，來者是左、右二缺，他倆那兩條奇形長杖，當則死遇卽亡，解救了郭念蓉的危厄極困！

郭念蓉得此機會，揮劍斬去，率領八麗攻入大廳之中。

雙姥力敵水、火二老，本來不敵，全仗捨命狂撲，奮不顧身的打法，方始勉强打作平手，郭念蓉目光一掃，揮手示令黃衣七麗道：「速助雙姥，與敵拚死！」

示令下，她震劍破空的攻向金老，她不是搏戰，而是拚命，劍出後，空門大開，毫不顧念。

別看金老一身功力高過郭念蓉數倍，但在堡主全力應戰的神功掌風下，他雖有分身擊傷郭念蓉的時間，竟被郭念蓉猛攻的三劍，迫退丈外。

堡主得此良機，神威大發，一聲長嘯，一柄閃射着紫色奇光的寶劍撤鞘而出，玉腕抖甩，無與倫比的劍罡已射臨木、土二老胸前！

「是紫電神龍劍，速退！」

金老話聲雖快，奈何仍未能快過堡主的「追電劍法」，木、土二老在頓足猛退下，胸前仍被削傷兩道血痕。

此時珍珠宮主正闖進廳來，她目光一掃，已看清一切，星眸射威，短劍出鞘，飛身到了乃母的身畔。

堡主微一皺眉，並沒有所責難，却悄聲道：「孩子，妳火速趕到爲娘那間獨修神功的秘室，去，在爲娘趺坐的神木中，有一面奇鼓，取將出來，將秘室嚴閉，以眞力擊鼓作聲，必須盡百聲始能住手，妳作的到？」

珍珠宮主怔楞的正要詢問，堡主已嚴肅的又說道：「時間不多了，鼓聲可以阻止工奴們的進襲，祗剩『五行城』之强敵時，不難以『萬方大陣』將彼等困住，擊鼓之事，看似簡易，但它却是我珍珠堡存亡所繫，好孩子，這全仗妳了！」

珍珠宮主轉身就走，堡主重提眞力戰住金、木、土三老，多了個郭念蓉，雖無大用，却解了背腹受敵的危險！

戰亂中，無毒丈夫等一行，已難再避形跡，他們早已又回到了大廳的右側窗外，對堡主所說的一切言語，聽了個清楚，他們沒有參與雙方的搏戰，而奔馳前來越聚越多的工奴和「五行城」中高手，也沒人向他們動手，原因是他們都是男人，被錯認作工奴。

珍珠堡中的高手們，自然一望卽知他們並非工奴，祗因現在難以分出人手，所以也沒人來找他們的麻煩！

不過他們自己，却陷身在進退兩難的困境了。

他們前來的目的，是爲了六百四十三名工奴，無毒丈夫本來抱定決心，要親自一會珍珠堡主了，必要時不惜以一身功力，作求釋工奴之一搏。

但當他聽明白工奴來源及內情時，已十分爲難，堡主顧忌的很對，若將數百名兇名在外的惡人，釋歸江湖，未來武林必將大亂，無毒丈夫失去了自信，他不知道目下該如何來作才對。

他正與雙俠，老西及一條龍相商間，珍珠堡奇變已生，工奴羣反，攻殺進了內城，女侍業已死傷數十人，而工奴及「五行城」中高手，出手之狠心腸之毒，也有了事實證明。

於是他們很快的商得辦法，是先一步護守住堡主，使珍珠堡主能分身調齊手下，以「萬方大陣」阻敵。

這時，無毒丈夫恰好看到珍珠宮主進入大廳，接着宮主受命而出，無毒丈夫立刻明白了所以，他轉念自忖，認爲也祗有暫時震住工奴，才有逐退「五行城」的希望，他既有決定，立卽悄對老西等人道：「目下暫莫出手，當珍珠堡主眞力難濟，雙姥及郭堂主危急時，你們立刻出動，全力將她們護守一處，在聽到鼓聲時……」

他囑咐妥當，身形閃處，追上了珍珠宮主。

珍珠宮主現身卽去，怎能瞞過五行五老，祗因五老難以分身，空自焦急，正巧這時「五行城」中三名高手，攻入廳中，金老立刻傳令，着手下火速擊殺珍珠宮主，三名高手聞令卽行，飛身而去。

這三名高手，身法快捷，刹那追上珍珠宮主，一言不發就動上了手，他們小看了宮主，以三敵一竟沒能佔上風，羞怒之下，各自發出暗器，逼使珍珠宮主左閃右避手忙脚亂已現危急！

無毒丈夫本來還不想出手，最後聽到這三名「五行城」中高手，竟口出淫惡言語，不由大怒，身形閃處已欺近三人，雙掌翻飛下，以奇絕的「震天十二斬」，將三名高手震昏地上！

珍珠宮主乍見無毒丈夫含笑立於面前，竟神色一變，才待出劍動手，無毒丈夫已急促的低聲道：「宮主快請前往擊鼓，再遲珍珠堡就毀在那羣惡奴的手中了。」

珍珠宮主在時迫事逼之下，來不及多問，果然

轉身飛奔而走，無毒丈夫也怪，緊護其後，步起步隨。

轉向後室，又轉向了花園，在園中一處建有亭台的假山下，珍珠宮主停步不前，以奇特也有些懷疑的眼光，看着無毒丈夫。

無毒丈夫笑道：「宮主莫非心有所疑？」

珍珠宮主咬着下唇，含情脈脈的看着無毒丈夫，半晌才開口道：「你來的眞巧！」

無毒丈夫正色道：「在下今向宮主發誓，此行旨在相助宮主擊鼓退敵，決無二心，希望宮主莫再猶豫誤事。」

珍珠宮主猛一頓足道：「就依你，反正你若心懷二意，我祇有死路一條。」

說着，她飛身而起，在假山中間某處一按，身形飄落，假山下已裂分出一道門戶，二人一閃而進，洞門自閉。

下石階，過甬道，再進門戶，赫然有三間石室，其一門戶自啓，走出來了珍珠宮主的胞妹，小宮主。

小宮主大眼睛一閃，道：「姊姊，他是誰？」

宮主苦笑一聲道：「來不及和妳多說了，總之他是友非敵，妳快些回去，聽話，姊姊還有緊要的事待辦呢。」

話聲中，她開啓了乃母那間靜室，小宮主却閃身阻住門口，寒着一張小臉道：「娘有過諭令了，此室誰也不能進去！」

珍珠宮主急忙說道：「五行五老已和外城工奴，攻破了內城，娘正在大廳全力應戰，呼我來此擊鼓相助……」

怪，這句話出口，小宮主竟然信了，但是她當先一退而進，竟探手自乃母座下，取出一面嵌有八鈴九音的怪鼓，將鼓遞給了珍珠宮主道：「這個我懂，有一天我發了這面鼓，覺得好玩要敲，娘說此鼓一響，工奴遭殃，姊，妳就快些敲吧！」

無毒丈夫竟伸手接過，道：「以在下判斷，貴堡這時已難守，令堂及堡中高手，必將暫撤，請問若眞至此，將撤於何處？」

珍珠宮主道：「就是這個地方。」

無毒丈夫道：「食、水皆有？」

珍珠宮主頷首道：「數月不慮。」

無毒丈夫點點頭道：「既然如此，由在下擊鼓，宮主及令妹，請卽去門戶附近嚴守，以防再生不測的奇變。」

小宮主把眼一翻道：「你是誰，敢命令我們姊妹。」

珍珠宮主却一拉乃妹，轉對無毒丈夫道：「好，我相信你。」

說着，硬拖住乃妹，快步去了。

鼓聲適時而起，一聲又一聲，聲聲相接，在甬道中奔走着的珍珠宮主，俏臉上掠過一絲安慰的笑意。

×　×　×

殺聲震耳，慘號連天，腥血飛濺，烈焰騰空，金、藍十六麗人，人人負傷，但仍在拚盡全力的阻止工奴及「五行城」中高手越過大廳！

大廳，時已成了火廳，廳中人，不論敵我，皆到了廳後半箭外的內宅前那片花圃上，仍作生死之搏！

二缺雙姥，和金、藍、黃二十四位麗人聯手，柯英在搏鬥中，巧妙的佈妥了「萬方大陣」，恰將數百工奴及「五行城」中高手，阻於陣外，但陣中，却困住了她們的堡主，和突然現身拔刀相助的羣俠及五行五老。

如此一來，雖將強敵的猛烈攻擊阻住，但也將堡主的退路截斷，當然，堡主熟知陣法，隨時都能從容出陣，祇是她若出陣，五行五老亦勢必出陣，仍是有進難退，危急萬分，這是柯英在得失利害下，果斷的作爲。

堡主心中暗自欣慰，若非柯英浴血苦鬥趕到，佈下了大陣，此時恐怕珍珠堡中人，早已死傷殆盡中。

目下雖說她仍須和突如其來的羣俠，全力與五行五老搏戰，但是祇等「天音鼓」響了，一切自會改觀。

想到改觀，這位一向爲武林中人稱爲「冷面堡主」的柯存卿，竟悲由衷生洒下幾串晶淚！

遍地伏屍中，不少翠衫女子，她們何辜，她們又爲何如此不幸，若非自己十年前一時的「婦人之心」，釋放五行五老歸去，今朝她們豈不是還是活生生的美女，錯在自己！錯在自己！

她不止犯了這點錯，她妄改祖制，祇給工奴服下「天音神丸」，而摒棄了另一種迷失本性祇聽己令行事的奇藥，在自己，是爲了一點善念，但結果呢？結果呢？惡奴爲敵所用，殘殺自己那些心愛的門人！

她又悔又恨，下手再不留情，「萬方大陣」將敵暫時阻住，二缺已能分身，於是堡主獨戰金、木二老，羣俠共搏水、火二老，二缺雙戰土老，土老兒未足十合，已陷窘境，迫得固守難攻！

水、火二老也好不到那裏，屈老西刁鑽，雙俠輕靈，兩條龍掌力雄厚，海霸四怪更是有敵無我，以輕靈刁鑽之長，配雄厚猛勇之短，羣俠成了無懈可擊，任憑水、火二老功力多高，久戰也是保輸難

贏。

堡主獨鬥金老，別看金老在五行五老中，功力最高，那獨行的「金星掌」和罕奇的「金星劍」，當者必死，但在珍珠堡主手中，不論功力火候，都差了兩籌，未足十招，已有退難進，若非堡主顧忌到全力出掌，將誤傷守陣門下，更怕金老羞敗撲擊守陣之人時，金老不死也早已身受重傷了。

在彼此皆有顧忌下，五老和衆人，成了久戰之局，而守陣的二十四麗人和雙姥，却覺得壓力越來越重，這自難怪，攻陣一方，在五行城高手的調度下，化作了十隊，每隊猛攻二十招後，立卽退下休息，改由另一隊進攻，如此，敵方有無限的人力和時間，而守陣者，却無片刻歇息，壓力自是時重一時。

堡主冷眼旁觀，心中暗急，再有頓飯光景，守陣者勢將其力耗盡而難應戰，那時豈不皆成敵俘，生不如死？

她奇怪愛女怎地還不擊動那「天音鼓」，祇要鼓聲一響，工奴不戰自亂，鼓響二十之數，工奴眞力漸失，響足五十聲，則個個勢將頽臥地上，工奴之力一散，「五行城」僅百餘人，況已死傷數十，萬方大陣必能困之固守，那時斬金老如同探囊，強敵自無困厄，但……但是鼓聲偏偏不響，不響，莫非愛女出了問題？莫非業已再遇強敵時正血戰，天啊！你睜睜眼睛吧……

「咚」！「咚」！鼓聲響了！鼓聲響了！

喊殺連天，血肉横飛，金，藍，黃二十四麗人的萬方大陣外，業已屍堆作丘，但工奴在「五行城」中高手們指揮和催迫下，前仆後繼狂攻不已，內中尤以「陰陽魔」和「五色童子」及「川滇八兇」等一隊惡名久著的淫狂兇徒最最悍野，捨死忘生的進逼！

陰陽魔及五色童子，在業將被捕解內城的當兒，爲「五行城」高中手所救，並許以美色重利，自是有進無退。

狂號慘嚎暴喊之聲，使人耳鼓裂碎，但倏忽如同天外飛來了一聲奇妙鼓响，咚！竟穿破狂號清楚入耳！

接着，鼓聲如同天籟，聲聲可聞，其聲，如春雷直貫，若萬馬奔騰，殺聲！喊聲！狂號聲，皆爲鼓聲所掩蓋！

咚！咚！咚！咚！咚！咚……

萬方大陣中的二十四位佳麗，在這眼見運轉漸緩，眞力難濟的危急當頭，發覺壓力暴減，身外一輕！

定睛看時，怪事發生，自「陰陽魔」等極兇之徒爲始，那數百名工奴，竟個個如傻似痴般停手不攻，人人仰望雲空，似在尋覓這天音的來處！

天音鼓聲未歇，聲聲間隔有序，並且一聲響過一聲，轉瞬聲响二十，工奴們的神色變了，皆已無法站立，頽仆於地，慘哼出聲！

鼓聲乍起，壓力一輕，柯英一聲嬌叱，萬方大陣倏變，金衣飄飛，藍衫穿舞，黃鏤梭行，已將五行五老隔於陣外，敵我頓成相對眈眈虎視的局面！

鼓聲敲到三十六數，工奴們滾翻於地，哀號不已！

堡主揮手處，萬方大陣轉動，一行緩緩退守於花園假山之前，工奴們業難爲力，但五行城中高手數十，在五行五老率領下，弧形進逼將堡主之一行圍於正中。

五行五老的金老，這時獰笑出聲，向堡主揚喝道：「柯存卿，妳這『天音鼓』聲，祇能制住工奴的進撲，難奈我五行城何，況老夫已知擊鼓者乃妳親女，以彼此時修爲，百聲鼓下，非止是功力盡失，內臟亦將寸斷，妳何不看開一點，與老夫和平一談！」

不錯，金老說的很對，五行五老尙有殺手沒能施展，工奴們雖已受制，但敵我人力功力仍有差別，搏戰下去，是兩敗俱傷，最最使堡主心碎的，是愛女勉力擊鼓，百响之後，工奴們固然功力盡失，而愛女亦將眞力枯竭而亡，不過時至如今，除聽其自然外，已別無他法可想了！

金老的話，惹起了堡主的憤怒，不過她喜怒向不現於形色，尤其目下她惦念着愛女的安危，但對金老的話却不能不答，遂冷冷地說道：「本堡誓將與你五行一派，不併存於世，多言何益！」

話鋒一頓，轉向柯英道：「英兒聽令，緊縮陣勢，固守莫懈！」

柯英掌中劍一揮一舞，黃衣麗人倏忽自所立方位退向中圈，並立卽人人趺坐於地，調息起來！

柯英寶劍再揮，藍衣八麗亦退向中環，趺坐靜調，別看萬方大陣突然撤回了十六麗人，竟然仍無半絲破綻。

木老適時陰笑一聲道：「柯存卿，妳這珍珠堡，業已瓦解，摒此彈丸之地，尙有何作爲，若能識得時務，老夫兄弟願網開一面，放妳及所有門下平安撤離！」

堡主冷冷地答道：「老身寧爲玉碎。」

火老雙目圓睜，沉聲道：「妳若認爲憑此萬方一陣，能阻住老夫兄弟，那就錯了，再不見機，老夫施出『霹靂神火』，妳及門下，則將死無葬身之地！」

堡主冷嗤道：「你等巧使工奴，僥倖暫得上風

，老身祇爲不忍數百名工奴慘死，暫退以避，百聲鼓後爾等……」

土老大吼一聲道：「和這老賊婆那來這多的廢話可說，四哥速施『霹靂神火』，小弟也以『戊土陰雷』攻之！」

金老擺了擺手道：「且慢，容愚兄再與堡主一商。」

此時，鼓聲已過五十之數，地上翻滾號叫的工奴們，已然人人失力喘息不止，正是功力將散的象徵。

金老雙眉一皺，對堡主道：「柯堡主，妳當眞不爲這多門下想上一想，必欲死而後已嗎？」

堡主正要答話，老西在旁嘻嘻一笑，對堡主道：「柯堡主，事已燃眉，老西必須問個明白，可有暫避之處？」

堡主掃了老西一眼，冷冷地說道：「你們來的也巧！」

老西笑道：「堡主若把老西等人，也當作敵對來看，那就錯了，別的不說，至少我們有代堡主抗敵的情義！」

堡主冷哼一聲道：「有爾等不多！」

一條龍怒聲道：「柯堡主，妳把在下等朋友，當成了怎麼樣的人看？須知在下等若非明鑑是非，此時貴堡……」

堡主沉聲接口道：「此時，爾等亦無妨投於敵陣！」

一條龍猛一頓足，才待接話，老西對他搖一搖頭，道：「老土龍你就少說一句吧，柯堡主大好的一座銅牆鐵壁固若金湯的珍珠堡，如今殘毀至此，難免傷懷……」

「住口，你敢出言激諷老身？」

「不敢，我老西祇是在說實在話，並且已有保留。」

「若不保留，你還將說些什麼？」

「哈，若是老西當眞一點都不給堡主妳保留的話，祇怕堡主聽了必將目瞪口呆傻傻作聲不出！」

「狂言妄語，一派胡云！」

「嘻嘻……我說堡主，這可是妳自己找的，莫要怪我老西，堡主請看，老西一行人中，少了那一位？」

「是那一位？爾等少了那……咦？無毒丈夫何在？」

老西又一聲嘻嘻道：「堡主請聽，他就在妳耳邊！」

「耳邊？你這話是說……擊鼓者……」

「正是，擊動這『天音鼓』的人，正是無毒丈夫！」

堡主畧以沉思，並仔細在聽着聲聲鼓响，她信了，此時鼓聲過七十之數，但竟沒現絲毫眞力不濟的音韻！

她身爲一堡之主，功力超凡入聖，要說聽不出來，那等於「掩耳盜鈴」，她把頭一低，長嘆一聲道：「不錯，小女無此功力，而老身左右親近高手俱在此間，老身沒有想到，他竟會窺知本堡壼地，潛入其中擊鼓！」

「窺知」，「潛入」，這都不是好聽的話，尤其是堡主說了半天，言下竟然沒表示出半點感激之意！

老西豈是省油之燈，冷冷一哼道：「說的是，這個不知是非，不分敵我的東西，竟忘記了他的來意，却『窺人』之秘，『潛入』擊鼓，本末倒置，可惡可惡！」

話聲一頓，轉爲嚴肅，又道：「不過貴堡也多虧有這麼個莫名其妙的敵人，否則百聲天音，絕難擊出，至時非但令嫒必將血枯而死，而工奴功力未失，貴堡危矣！」

堡主老臉一紅，才待開口，無影燕適時恭敬而坦誠的接話道：「堡主曾經訓示貴屬，得知無毒丈夫及在下等一行，並非惡者，今大局極危，設剛愎而誤時勢，堡主忍乎？」

堡主微微垂下頭去，雙姥二缺深知堡主之心意，於是左姥開口道：「本堡祖規不容人犯，今當危厄極困之時，你們若以道義相助，本堡自是心感，其他此時談非其地！」

這話有了講究，也有了台階，老西嘻嘻一笑道：「左姥說的對，在下等人是爲道義相助而來，因此一切當以堡主之令爲從，五個老兒已將拚死，堡主就下令吧！」

堡主雙眉微微一揚，吁嘆一聲，接着轉對雙姥二缺道：「五行五雷十分厲害，秘城有寒磁眞鐵，不慮失守，速代傳諭着令陣中同門及友好，迅速退守秘城之中！」

二缺殘眉一緊，悄聲道：「堡主，神鼓天音，祇怕已將『死獄』中那兩個老魔驚醒過來，那時如何才好？」

堡主堅毅的說道：「顧不得許多了，當眞到那個地步的時候，老身祇有以先堡主所遺『珠雷』使其同歸於盡！」

二缺長嘆出聲，無奈之下，傳達了命令！

適時藍，黃十六麗人，恰正調息已畢，假山秘門洞開，陣中人包括老西等，迅捷隱入其中，門闔，敵我分隔爲二！

鼓聲仍在响着，一聲高昂過一聲！

地下，橫七豎八仆臥仰躺着的數百名工奴們，無不面色蒼煞，冷汗如雨，全身顫抖，已是難言難動！

五行五老，眼看着柯堡主撤退於秘城之中，而沒有撲攻或阻截，一因珍珠堡仍有一拚的實力，再者己方死傷不少，反正珍珠堡中人已成網中之魚，樂得有此暇時，整頓死傷門下，然後再作殲滅的打算。

× × ×

咚！整整百聲天音鼓鳴！

堡主身後緊隨着二宮主，雙姥，二缺，和二十四名麗人中，金，藍，黃三位堂主，再後則爲羣俠，到達擊鼓室外。

堡主推門之際，雙姥轉身阻住羣俠道：「此爲本堡主靜修之地，依規例，門下未奉召令亦不得擅入，所以祇好請諸位原宥，在外稍候！」

老西一笑道：「鼓聲已停，在下反而有些懸念無毒丈夫了，祇請准予一見，或扶其於室外調息，如何？」

左姥還待攔阻，堡主已低沉的說道：「堡規業已毀於老身之手，現在不必再攔阻他們了！」

話聲中，堡主推開了秘室的門戶，可巧，正看到珍珠宮主以她那貼身的汗巾，代無毒丈夫在臉頰上拭擦汗珠！

柯堡主雙目暴射威煞，直瞪着珍珠宮主，豈料珍珠宮主視若無睹，仍是自顧自的在爲無毒丈夫擦着汗水。

這情形看在羣俠眼中，不由互望一眼，會心領首。

柯堡主直等珍珠宮主收好汗巾，起身迎接之時，才冷冷地哼了一聲，移步而前，無毒丈夫此時臉色有些蒼白，但看來精神還好，也含笑而起，他首先向柯堡主一揖，不亢不卑的說道：「在下誤闖柯堡主秘城，適逢宮主以眞力擊鼓克敵，是在下冒失，代盡微力，尙望堡主莫要怪罪。」

柯堡主沒有答話，冷冷地走向她那趺坐的位子，緩緩坐下，才慢言慢語道：「眞力擊鼓百聲，難爲了公子，公子率衆潛入本堡，以規當罰，擊鼓爲助，恰正兩免！」

話聲一頓之後，聲調轉爲威凌的對二缺道：「二缺聽令，立卽恭送公子及羣俠一行，由下二『生門』出陣！」

二缺躬身應是，柯堡主這才又轉向無毒丈夫道：「老身相信，公子等一行必然有船停在外面，出得秘城，卽爲那『水中仙城』，回航甚易，恕老身不送了！」

「眞眞是豈有此理！」滕老龍火爆性子，忍不住說了話。

柯堡主冷冷地一掃滕老龍道：「你不認識老身，老身却認得你，今夜你是沾了人家的光，否則祇說你那門下大弟子的惡行，老身就非把你打入工奴城中不可！」

滕老龍哈哈大道：「好極了，老夫正是爲了妳們擄刦我那徒兒，問罪來的，用不着生氣，妳能算完，老夫還不算完呢！」

那知柯堡主冷冷一笑道：「那很好，現在妳可以離開本堡，若自命英雄了得，當足踏『水中仙域』岸地的時候，無妨再進本堡，彼時，老身恭候大駕！」

滕老龍還想開口，無毒丈夫已含笑相阻，接着無毒丈夫向柯堡主拱手道：「在下感激堡主恩怨分明不罪之德，告辭了，臨行別無所敬，祇有一件事情想請教堡主。」

柯堡主道：「老身知無不言！」

無毒丈夫道：「適才百聲天音鼓鳴，在下借鼓音之力，業已覺得另有感應，並聞得厲嘯不絕，這是何緣故？」

柯堡主神色微變，瞬卽復原，道：「本堡另一秘處，鎖禁着兩個極爲厲害的魔頭，『天音鼓』聲，恰好能震醒他們，厲嘯就是他們所發！」

無毒丈夫道：「在下聽說，這『天音神鼓』，爲昔日佛門三寶之一，傳自『佛化神僧』，能解『萬佛大咒』，那兩名魔頭，難道是爲『萬佛大咒』所禁？」

柯堡主抬頭，看着二缺，冷冷地道：「還不送客？」

二缺一楞，無毒丈夫哈哈笑道：「堡主何必逐客，在下不會久留的，祇因在下昔日曾蒙一位前輩奇僧指點，言說人在『萬佛大咒』所禁下，超過三十年，此人必已因禍得福，習成『千玄功力』，設若一朝脫禁，而兇性仍在時，恐無人能當，無人能敵……」

柯堡主接口道：「就算如此公子又能如何？」

無毒丈夫道：「在下曾蒙奇僧傳授一種功力，恰足尅制『千玄神功』，若眞被在下猜中時，在下或能効力……」

柯堡主接口道：「不勞費神！」

這四個字又乾又冷，羣俠無不勃然，但是無毒丈夫却能忍待，哈哈笑着說道：「堡主說的是，在下告辭。」

話聲中，他當先推門而出，羣俠繼之，二缺走在最後，珍珠宮主此時不由急聲說：「娘您……」

「住口！念在妳功力不敵對方份上，不以家法

相加，已是僥倖，再敢多言，立即禁入水宮！」

「娘您不知道，無毒公子懷有……」

話沒說完，柯堡主已變了臉，厲聲轉對雙姥道：「將她禁於水宮，快！」

雙姥竟然沒動，柯堡主雙目一瞪道：「沒有聽到？」

雙姥不敢再裝糊塗了，恭應一聲，珍珠宮主適時揚聲喊道：「娘您忘記曾經說過，祖規遺訓上說，若有朝一日，見到身懷『紫玉貝佛』之人，此人即大難之救星……」

柯堡主霍地站起急聲道：「誰？誰有此物？」

珍珠宮主道：「他，無毒公子！」

雙姥有多聰明，不容堡主接話，已催促宮主道：「哎呀，我說宮主，妳還不快去追他回來？」

柯堡主沒有攔阻，珍珠宮主閃身推門而去。

× × ×

轟！轟！轟！一連串巨震，幾乎是天崩地裂！

這是五行五老中，火老的「霹靂火彈」和土老的「戊土陰雷」，合擊之下的威凌，在轟轟巨震中，加雜着捲飛的火舌，和騰空的濃烟，一片大好美景，業已化作了火海，地陷為坑，小石散崩如粉！

假山上的涼亭，塌了，毀了，花園中的奇花珍木，枯了，斷了，祇是那假山，却依然高聳挺拔！

五行五老曾經從事搜遍開啓秘城門戶的機關，但無所得，於是退而求次，以狠毒的絕奇暗器，來炸平假山！

無奈依然無功，五行五老不由動了眞火！

金老目光一掃遍地橫臥業已痛失功力的工奴，殘眉一挑，沉聲向門下道：「爾等去取開山挖地的利器，快，找到之後，自假山根上四週挖起，不信無法找到門戶！」

利器找到了，近數十名五行城中高手，全部動員，開鑿假山，頓飯之後，利器損毀難計，而假山分毫未動！

五行五老傻了，摸不透這假山究竟是以何物堆成！

適時，嘿嘿呵呵傳來兩種不同的怪笑，五行五老尋聲注目，祇嚇得退步不迭，變顏變色！

不知何時，在五老身後，平添了兩位身材瘦長。祇以破布遮着下體，長髮垂地指甲近尺的怪人！

怪人的手，脚腕上，垂着半尺多長的精光巨鍊，那腿，那臂，枯黑絕瘦，簡直是骨頂着皮，皮包着骨！

金老示意兄弟們戒備，自己大着胆子喝道：「你們是什麼人，由何處而來？」

左邊怪人，嗨嗨一笑道：「你們是誰，由何處來？」

金老咬咬牙，答道：「老夫乃五行城中五行五老……」

話沒說完，右邊怪人道：「該打，打三下！」說着，左邊怪人一閃到了金老面前，揚掌摑下，金老聞言已然有防，但當怪人揚掌摑到的時候，雖連換數種身法，却依然沒有躲過，被硬生生的摑了三掌，他那臉，頓時腫得像吹脹了的「尿泡」！

金老大怒，厲喝道：「大胆醜賊！」

他祇說了這四個字，面前人影一幌，劈劈叭叭又挨上了三下，這次打他的是右邊怪人，打完之後，他木楞的定睛看時，右邊怪人竟似根本沒有挪動般，仍然站在原先所站的地方！

金老此時方知碰上武林奇客，不由心驚胆寒。

右邊老者打完人後，以冰冷地語氣說道：「在我兄弟面前，無人敢稱老夫，罵聲醜賊，本當立誅，但老夫兄弟誓言未解，不能殺人，因此暫寄你這顆狗頭在脖子上！」

左邊怪人接着道：「那怕你小子是我兄弟的子孫，也非死不可，你死定了，祇等老夫兄弟擒住紅臉老兒，嘿嘿……，那時就輪到你了！」

火老悄悄探手取出四粒「霹靂火彈」，道：「我五行五老，向不受人欺侮，報名受死！」

右邊怪人冷哂一聲，向左邊怪人道：「瞧，剛才那幾聲『乾鍋炒黃豆』的劈拍聲，十有八九是這小子弄的，現在他手掌心暗揑着四粒小丸，竟不知天高地厚向你叫狠，試試他！」

左邊怪人道：「那當然，要不這五個小娃兒，又怎會死心塌地的乖乖聽話，唉，沒想到天下還有這麼不開眼的東西，用老子看家的玩意兒對付老子，哼！」

他話鋒一停，轉對火老道：「小娃娃，老子給你個便宜，你儘管四粒火彈齊發，老子若是閃避，就算你贏了，你贏，你們全能活命，你輸，嘿嘿，怕要死的很慘！」

火老業已心怯胆怕，色厲內荏的喝道：「五行五老手中，不死無名之人，報名！」

右邊怪人呵呵啊啊的一陣大笑道：「老大，這小子怕了，想問出名姓之後，來套近乎，咱可不吃這一套！」

左邊怪人道：「當然，雷、火二神一向沒有朋友！」

這怪人似無心若有意的點出了昔日武林中人對他們的稱謂，五老不傻，聞言知人而面色齊變！

火老訥訥不能成句，人却直往後退！

金老一咬牙，他橫了心，反正是福不是禍，是禍現在也躲不過了，拱手道：「二位莫非就是昔日

武林中人，傳言的一佛二聖三仙五神中的雷、火雙神兩位老前輩嗎？」

左邊怪人嘿嘿一笑道：「老子正是雷神！」

不用再問，右邊怪人當然是那火神，傳言五神中，此二神是有名的「活煞神」，雷火到處，萬石俱碎！

有好幾十年了，先是一佛隱踪，傳言飛升，繼之二聖三仙俱隱，五神中，「瘟神」死於「不歸谷」，「毒神」已於「復仇谷」再傳高弟子雲氏的祖塋秘室中，「淫神」為二聖之一的「劍聖」所誅，祇有這雷、火二神下落不明，五老倒了霉，偏偏在攻入珍珠堡裏，眼見大功已成下，碰上了二神。

如今既已問明，金老下了决心，强顏為笑道：「我五行兄弟，與此間珍珠堡主仇深恨久，此次幸獲全勝，而兩位前輩俠駕突降，請問可是要代柯存卿出頭……」

火神厲聲道：「柯存卿是誰？」

金老一楞，道：「她是珍珠堡主！」

雷神怒叱道：「放屁，珍珠堡主明明是那『情聖』紅面老兒，他姓柯是不錯，名字却不叫什麼柯存卿，哼！」

金老聞言，畧以沉思已知經緯，笑道：「老前輩大概有許多年沒有再在武林中行走了吧？」

火神雙目一瞪道：「不錯，老子兄弟被禁絕域，直到剛才方始脫困而出，怎麼了，你小子敢揭老子兄弟的短？」

金老擺手道：「晚輩天胆也不敢的，祇因目下珍珠堡主，不但已非什麼紅臉老兒的情聖，並且是個女子……」

雷神不知怎麼一飄，已將金老手腕抓住，厲聲道：「你小子說什麼，紅臉老兒已非堡主，而是個娘兒們在主持一切了？」

金老手腕被捉，如同上了五道鋼銬般，奇痛澈骨，要掙，掙不脫，要動，動不得，冷汗頓即流了下來。

但他却不敢不答，立刻答道：「是的，這是事實！」

雷神一呆，接着又厲聲道：「講，那柯壽松現在何處？快講。」

金老苦着說道：「前輩先請鬆手，我腕子要斷了！」

詎料雷神獰哼一聲道：「那是你的事，和老子無關，講！快講！」

金老咬牙忍痛道：「晚輩出道太遲，根本沒聽說過柯壽松此人，不過前輩可將珍珠堡現任堡主擒獲，保証一問即知！」

雷神沉思未答，火神接話道：「老大，這小子說的有理，沒聽說現在這堡主也姓柯嗎，想必是紅臉老兒的子孫！」

雷神把頭一點，鬆了手！

金老暗中注目手腕被握處，竟已色呈灰黑，並腫脹起來。

他經多見廣，頓知業已中毒，苦笑着，向雷神說道：「老前輩，您瞧我這手腕，敢請慨賜我一丸解藥……」

那知雷、火二神聞言，竟哈哈呵呵嗨嗨嘿嘿地狂笑起來，笑聲乍止，雷神冷冷地說道：「解藥？小娃兒，你等着死吧，老子兄弟所習陰雷毒火，為先天奇毒，那來的解毒之藥？」說完，二神又狂笑起來。

金老傻了，他那四名兄弟也傻了，金老强忍着極怒和憤恨，道：「前輩，可有什麼辦法想嗎？」

火神怪邪的陰陰一笑道：「這個倒有！」

金老大喜，道：「請指示。」

火神道：「祇要老子兄弟，生喝了你這一身鮮血，此毒自解，而小娃兒你呢，却也一生一世再沒有痛苦了！」

金老就算是個泥人，也有土性，厲聲道：「老夫兄弟與你二神何仇，你當老夫兄弟眞的沒有還手之力嗎！」

話聲乍止，他揮手示令，五行五老各拚全力猛攻而上，五道巨氣，捲合作一，勁勢無倫撲下！

二神也走了背時運，沒想到五行五老眞力相合下的「五行眞氣」，業已到達無堅不摧的境界。

在目睹「五行眞氣」勁勢撲上時，那火神冷嗤一聲道：「螢火之光，也想與日月爭輝，去！」

一聲「去」！火神右掌一翻，一道赤霧粗若巨木中幹，挾奇熱的狂飆，抓向五老所發的「五行眞氣」！

以功力火候等來說，火神不知要比五老深厚多少，但以五敵一，火神本已落於下風，況火神自恃功力罕絕，天下莫敵，竟輕視了五老，再加上五老的五行眞氣，恰正各有所本也各有所尅，金自生火，而火尅木，木尅水而水生金，土生木而尅火，五行生尅不息，在合而為一下，竟發揮了奇特的威力，以雷、火二神來講，若早有防，雙雙全力出手，或可反敗為勝，如今一時狂傲，夜郎自大，當雙方所發的眞力擊出的勁勢相抵時，土、木二老狂呼出聲，先天尅制之力，使他眞氣逆行，受了震傷，可是火神却一聲厲嘯，整個的人被捲震起來，連翻三個跟斗，才摔臥在丈外地上，那張臉，越發醜怪，垂地長髮，竟斷落三尺，大嘴一張，噴出了一口腥血！

（未完待續）

新派武俠驚險長篇連載

紫鏢囊（大結局）

東方英・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妙妙夫人，甘人鶴，白雅環設下連環妙計，利用「風雨丈人」魯三春的假投誠，把玄玄帝君引入彀中，奸狡絕倫的玄玄帝君滿以為主動權在握，無往不利，不惜輕身犯險，化裝成甘人鶴所偽扮的張震寰的模樣，着白雅環引領他前往妙妙夫人住處，詎料在見到了妙妙夫人之後，身份立被妙妙夫人揭穿，心頭不禁大震，只好一面與妙妙夫人敷衍，一面運用神功，發出嘯聲，冀欲召來埋伏高手及魯三春，並同時慢慢向門口退去，妙妙夫人見狀，含笑向他挽留，說已擺下了盛宴，以盡地主之誼——

衛道除魔成救主　左宜右有慶昇平

玄玄帝君嘿嘿冷笑道：「夫人不必多禮，老夫無福消受你的盛宴，還是你留着自用吧。」

妙妙夫人一笑道：「帝君你是胆子越來越小了，你放心，老身是誠心請客，絕不會在酒菜之內做手脚，而且，你援兵來到之前，老身也决不欺你人單勢孤。」

玄玄帝君借着妙妙夫人說話之際，暗用傳音神功，吩咐白雅環道：「當魯國師進來時，你假裝責怪魯國師出賣我們，向他撲去，爲君就有辦法收拾那妙妙夫人了。」

他還在做春秋大夢，以爲白雅環還是他的心腹死士。

白雅環忽然嬌軀一閃，飛出丈遠之外，一笑道：「對不起，帝君，我這次……。」

一語未了，只見玄玄帝君沉聲一哼，道：「原來出賣本帝君的是你！」左手一揮，一股如狂勁力，已向白雅環捲去。

白雅環早就防着他這一手，所以飛身而遁，但玄玄帝君來勁又猛又快，她身形尚未立定，玄玄帝君的掌力，已當胸襲到。

白雅環驚叫一聲，那還來得及封架。

就是她來得及封架，又怎能承受得住玄玄帝君那雷霆萬鈞一擊。

妙妙夫人似也未料到玄玄帝君出手如此快捷，

雖近在咫尺，也出手不及。

就在白雅環命在頃刻之際，忽然，一聲喝聲道：「環妹休怕，我甘人鶴來也。」

一條人影，一幌而到，單掌一翻，迎住了玄玄帝君那威力絕倫的一掌。

兩股強勁的力道一接，兩人身子都是微微向後一仰，只見鬚髮袍帶，波動飄抹不已，但兩人脚下都紋風未動。

玄玄帝君目中神光一閃，望着甘人鶴道：「你眞是甘人鶴？」

甘人鶴一笑道：「你想不到是不是？」

玄玄帝君在那掌力一接之下，已驚於甘人鶴功力之深厚，竟不在他數十年苦修之下，心中暗凜，勉強把一臉惱怒，壓了下去，冷冷的道：「甘人鶴早已死在……。」

白雅環這時驚魂已定，一笑截口道：「不瞞帝君說，那人不是甘人鶴。」

玄玄帝君楞道：「那他是誰？」

白雅環秀眉一挑道：「帝君別忘了你現在的處境，你這種不客氣的口氣，誰會再賣你的帳。」

白雅環可說是他一手敎養出來的人才，他雖然自己對人無情無義，但輪到自己身受此報，不由得氣得老眼翻白，頓脚吼道：「忘恩負義的丫頭，老夫不斃了你，難消心頭之恨。」倏地一矮身形射向白雅環，右手食指微伸，向她「丹田」大穴點去。

甘人鶴冷笑一聲，道：「有本公子在此，豈容任你行兇傷人。」倏地左手一沉，一招「金絲纏腕」，疾向玄玄帝君來指腕脈扣去。

甘人鶴這一招「金絲纏腕」，不過是一招普通手法，這時被他隨手使出，居然威力無窮，而且用得恰到好處，眞有化腐朽爲神奇之妙。

玄玄帝君看他擧手之間，指尖已快觸上自己的腕脈，𤳵然一驚之下，急忙撤招收勢，斜斜飄出數尺。

甘人鶴也不乘虛搶攻，只冷笑一聲道：「我看你還是留點氣力，準備突圍逃命的好。」

玄玄帝君暗道一聲：「對呀，我今天爲什麼這樣沉不住氣，要收拾那丫頭，何必急在一時，只要過得今天這一關，怕沒有取她狗命的機會。」

他陰毒深沉，此念一生，竟能伸能屈的仰天哈哈一笑道：「你們自號俠義道中人，也爲忘恩負義之徒張目撑腰，這『俠義』兩字，可就一文不值的了。」

白雅環「哼！」聲指着自己小鼻子道：「誰是忘恩負義之人，你可知本姑娘的眞正來歷？」

那是說玄玄帝君過去所知道的完全不確，玄玄帝君一楞道：「難道你自小就有計算老夫之心？」

白雅環點頭道：「本姑娘眞人不說假話，自小就有心謀你，只怪你有眼無珠，謬托心腹，如今你總明白了吧！」

玄玄帝君愕然道：「你小小年紀時，與老夫有何仇恨，爲什麼要計算老夫？」

白雅環道：「本姑娘來淸去白，念在你這些年來對我尙稱不惡，我也給你一個明白，好叫你知道『天網恢恢』，終有『惡貫滿盈』之一日。」

頓了一頓，吸了一口長氣，接道：「本姑娘就是你那死鬼師父『無腸毒狼』梁歪設計送到你身邊的。」

玄玄帝君不禁悚然而驚，發了半天呆，一嘆道：「原來是那惡鬼在暗中作祟，這就難怪的了。」

接着一揚頭，望着白雅環道：「這樣老夫倒不能怪你忘恩負義了……但，老夫看你本性極爲純厚，不知怎樣又爲那老鬼所利用？」

白雅環恨恨的道：「你們都是一丘之貉，此話何須問得，還不是被他控制了家人。」

玄玄帝君道：「你有這種困難，爲什麼不早對老夫說。」

白雅環冷然一笑道：「對你說，那何異與虎謀皮。」

玄玄帝君訕訕一笑道：「事已至此，多說無益，老夫不願傷害你，你退過一邊去吧。」

白雅環想起過去與玄玄帝君相處的那段日子，玄玄帝君對人的手段，雖是毒惡已極，但對自己總算是另眼相待，不由生起一種相感之情，一咬銀牙，邁前一步，道：「帝君，環兒感念帝君相待之情，最後還有兩句話，請帝君三思。」

玄玄帝君雙目精光一閃，望着白雅環道：「什麼話？」

白雅環道：「帝君大事已去，何不放下屠刀，革心向善，環兒願替帝君請求妙妙夫人與甘大哥放你安全歸隱。」

白雅環有心如此，已是情至義盡，算是對得起玄玄帝君了，妙妙夫人與甘人鶴兩人聽了，亦暗暗點頭稱許。

玄玄帝君呵呵一笑道：「環兒，有你這一句話，老夫私心甚慰，不過目前鹿死誰手，未免言之過早，看在你的面上，老夫得勝之後，也破例饒他們二人一命就是。」

接着，大袖一揮道：「現在沒有你的事，你退過一邊去吧！」又是一股袖風發出，湧向白雅環。

妙妙夫人與甘人鶴竟未出手救助，只淡淡的笑了一笑。

玄玄帝君倒無傷害白雅環之意，不過却不無相

試妙妙夫人與甘人鶴修爲功夫之意。

妙妙夫人與甘人鶴的神色不動鎭定如常，足見他們兩人修爲深絕不在自己之下，不由暗中生凜。

他掌力一推，從白雅環送出大廳一角，不但分毫未傷，而且白雅環的身形，還是平穩的落了下去，他這一手，也露得相當漂亮。

要知，白雅環可不知他並無傷人之意，勢必運功相抗，白雅環功力不弱，他一方面要消除白雅環的抗力，又要護住白雅環身形的平穩，那非有功參造化之能不可。

就在這時，竹樓外面，傳來陣陣衣袂飄風之聲，同時，只聽脚步移動，分散在竹樓四週，把竹樓團團圍住了。

玄玄帝君掠目向妙妙夫人與甘人鶴臉一掃，陰陰的一笑道：「夫人誘敵之計，固然高妙，只是本身實力未免單薄了一點，反而成了作法自斃。」

妙妙夫人這方面確實人力單薄了一點，現在大廳上的只有春，夏，秋，冬四女與甘人鶴白雅環等人。

但妙妙夫人却微微一笑，道：「那豈不正如尊意。」

這時，廳外傳來風雨丈人魯三春的聲音，道：「有禀帝君，一切準備皆已妥善，請下令毀了他們這座竹樓吧！」

玄玄帝君望着妙妙夫人說道：「兩位聽到了沒有。」

妙妙夫人笑笑道：「只要你們有毀這竹樓的本事，那就請動手，老身决不可惜它就是。」

玄玄帝君一笑道：「你捨得這竹樓，老夫却捨不得把夫人葬身火海哩！」援手已到，他可以毫無顧忌了。

妙妙夫人柳眉一挑，星目含煞，臉上頓時掛上一層嚴霜，喝道：「漆英，你死在眼前尙不知悔改，眞枉費了環兒一片至性，老身已是饒你不得。」

欺身上前，一掌「冷月飛星」，向玄玄帝君當胸拍去。

玄玄帝君殘眉略一聳動，脚下飄然而起，向竹樓之外飛了出去，口中却冷嘲熱諷的道：「夫人既然如此無情，老夫樓外候敎就是。」

妙妙夫人冷笑一聲，閃身追出樓外。

甘人鶴等人緊隨在妙妙夫人身後，走出竹樓。

這時，玄玄帝君已是搶好位置，面對竹樓而立，風雨丈人魯三春立於他身後丈遠之處。

那八個大漢，也身形移動，分立在玄玄帝君後面左右，成一個半月形，虎視眈眈的對着竹樓。

妙妙夫人因玄玄帝君出語，暗含淫邪之念，心中實是氣惱，出得竹樓，飄身落在玄玄帝君對面，冷竣的道：「老身讓你三招，你出手吧！」

玄玄帝君何等高傲之人，聽了妙妙夫人這等輕視的話，其氣惱的程度，比妙妙夫人更甚，只見他一張老臉頓時氣得通紅。

甘人鶴目中神光一閃，飄身落在妙妙夫人身旁，欠身一禮道：「老魔與晚輩有殺父之仇，如果夫人出手，晚輩豈不失報仇的機會，尙望夫人把這老魔留給晚輩，晚輩感激不盡。」

妙妙夫人沉吟了一下，點頭道：「公子孝思可嘉，老身只有成全你了。」

他們一言一語，全沒把玄玄帝君放在眼中，好像對付他，誰都用不着花氣力似的。

玄玄帝君眞不愧是絕世梟雄，立時明白過來，暗暗忖道：「他們莫非故意一吹一唱，以激怒老夫，從中取巧。」

要知，像玄玄帝君與甘人鶴他們這等功參造化的絕頂高手過招，勝負之機極微，一個不愼，便可能種下敗因。

而這時，妄種無明之火，以致心浮氣躁，更是武家大忌，玄玄帝君這一明白過來，立時把一腔怒火壓了下去，冷冷的道：「老夫是來者不拒，你們誰先上，老夫一樣歡迎。」

甘人鶴神情肅穆地道：「先父之死，罪在你一人，已是不容置疑，但本公子還要親口問你一聲，你可敢點頭承認？」

玄玄帝君沉聲一哼，道：「你既然知道，何必多此一問。」

甘人鶴肅然向天，高聲呼道：「父親，孩兒要手刃此獠，以慰你老人家在天之靈了。」

呼聲一落，面色轉厲，接着喝聲道：「老魔納命來吧！」欺身而上，雙掌一切，推出一掌。

玄玄帝君剛才與甘人鶴對了一掌，雖然未盡全力，測知甘人鶴年紀雖輕，但確有過人的成就，不敢稍爲輕視，左手一揮，迎住甘人鶴來掌，右臂一舒，倏地一指點了過去。

他這一指藏在左掌之後發出，詭異萬端，令人防不勝防，指風銳嘯一起，指力業已攻到甘人鶴胸前。

甘人鶴冷冷一笑，道：「你這種偸襲手法，今天只怕難以施其伎倆了。」迅快絕倫的使出一式「弱柳飄風」，脚下凝步如樁，從腰以上一擺三折，讓開了那突如其來的一指，身形未住，倏地反腕一掌，橫切而出。

兩人一搭上手，轉眼工夫，各各以迅捷奇奧的身法，搶攻了八九招之多，攻拒之間，快如閃電，瞧得一旁觀看之人眼花撩亂，目不暇接。

甘人鶴身兼各家之長，武學層出不窮，出招收勢，處處出人意表，兼以服過「九節青空」，功力精純，已達爐火純青，掌指上的威力，蘊含不吐，吐必傷人，達到了武學上的極致。

玄玄帝君深心無比，暗中用功，一身成就，遠在一般人想像之上，這時生死成敗關頭，放開手來，不但功力深厚，手法竟也奇奧之極。

兩人一輪猛攻之後，倏地同時緩慢了下來，接着二人一分而開，鬥鷄眼凝眸互注，作勢對峙，靜立不動。

忽然，甘人鶴口中發出一聲淸嘯，一道銀虹繞體而起，手中多了一把銀芒閃耀的軟劍，抖腕泛起滿天劍花，向玄玄帝君當頭捲去。

玄玄帝君也發出一陣刺耳驚心的大笑之聲，道：「這才像話，你也看看老夫的手段。」一甩袖，手中多了一把血紅色，形如鷹爪的奇形兵刃，相迎而上。

兩人這一用上兵刃，頓時又把大家的呼吸逼住了，視綫凍結了。

暗中只見風雨丈人魯三春揮了一下手，四個大漢幌身向妙妙夫人等人衝了過去，那四人發動極快，妙妙夫人他們又全神在甘人鶴與玄玄帝君捨死忘生的惡鬥之上，待得發覺，那四人已逼近了她們身前。

那四人每人手中握着一隻黑色鐵筒，指着她們厲聲喝道：「不准動……。」

白雅環驚叫一聲，道：「動不得，他們手中的，是『無情毒火』，毒火一發，溶金化鐵，萬無倖理。」

妙妙夫人一笑道：「環兒不要驚慌，他們那『無情毒火』，豈能眞的傷人。」

說着一挺胸，舉步向前，擋在大家前面。

風雨丈人魯三春飄身而到，向着妙妙夫人嘻嘻一笑道：「無情毒火，現可要委屈夫人的了。」

接着，大步上前，一指向妙妙夫人胸前點去。

妙妙夫人淸叱一聲，道：「大胆狂徒，你也配在本夫人面前張牙舞爪。」

玉腕一翻，快得令風雨丈人魯三春念頭都來不及轉，一隻手腕，已被妙妙夫人扣個正着。

這就是棋高一着，縛手縛脚，風雨丈人魯三春在妙妙夫人面前還差得遠哩！

風雨丈人魯三春以爲恃仗着「無情毒火」的厲害，妙妙夫人除了束手被擒之外，絕不敢妄動反抗，那知，妙妙夫人根本不理他這一套，先扣住了他再說。

風雨丈人魯三春腕脈被扣，只覺全身一軟，勁力盡洩，被妙妙夫人拉得身子一旋，把他當成了擋箭牌。

妙妙夫人沉聲道：「魯三春，你叫他們放『無情毒火』呀！」

風雨丈人魯三春腕脈被扣，心機武功都施展不上，這時已是嚇得頭頂上汗出如漿，楞住了，那還有應變之能。

妙妙夫人哈哈一笑道：「你這種貪生怕死之徒，殺了你，徒自污了老身的手，去你的吧！」

玉腕一抖，把風雨丈人魯三春，凌空掄出三丈多遠，撞在一棵楓樹之上，跌得昏頭轉向，雙眼發黑。

那四個漢子却也怔住了，未敢動手。

風雨丈人魯三春爬起身來，羞怒交加，一聲獰笑道：「老夫原無取你性命之意，你如此不識好歹，留下你來終是禍水，我們非取你之命不可了。」

話聲頓了一頓，接着，厲聲喝道：「放！」

那四個大漢聞令之下，應聲一按那圓鐵筒卡簧，卡簧是輕輕的响了一聲，妙妙夫人與身後諸女也疾飄而退。

風雨丈人魯三春一怔，喝道：「還不快放！」他還以那些人沒聽淸他所下的命令呢！

其中一個漢子高聲應答道：「我們已經放了，這……。」

一語未了，這時那圓鐵筒忽然意想不到的發出一聲轟然巨响，只見一陣黑烟冒起，隨之四條人影帶着連聲的慘號，疾射而逃。

敢情，那圓鐵筒忽然炸了開來，當場把那四個人的八條手臂齊腕以下的八隻手掌炸得稀爛，只痛得那四人跳號不已。

另外四個漢子紛紛出手點了那四個受傷人的穴道，才止住了他們的哀號。

打得正激烈的甘人鶴與玄玄帝君，微一分神之後，立又打得更是猛烈。

那四個漢子安置好四個受傷同伴之後，不待風雨丈人魯三春吩咐，已各自取出自己的圓鐵筒，拆卸藥倉一察看，不由同聲驚叫道：「不好，『無情毒火』被人掉了包，改裝了猛烈炸藥。」

風雨丈人魯三春臉色一變，怒喝道：「你們是死人麼？怎會被人弄了手脚都一點不知道？」

「無情毒火」一直就帶在他們身邊，寸步未離，爲防潮濕失效，他們還每天取出來拭擦一次，就沒發現被人掉了包，眞是奇怪。

那四個漢子被罵得目瞪口呆，一腦子糊塗。

突然，一聲冷笑，發自他們身後道：「魯三春，你也不要只顧罵別人，也該看看你自己的『百寶囊』！」

風雨丈人魯三春悚然一驚，轉身回頭望去，就在他們身後不遠之處，不知什麼時候多出了十幾個人。

其中有武林三仙，百靈公公夫婦，宋巧姣，大頭老人鍾瑾，丐帮帮主黃震宇，無影神劍任九峯，另外還有三個人，其中兩人風雨丈人魯三春都沒見過（那是雲夢孤雁林天壽和張子和），還有一人，却叫他一見之下，三魂七魄都離竅而去，雙眼一直傻了！

原來，那人的像貌長得和他完全一樣，只是看來比他蒼老一點，沒有他那樣紅潤白胖。

只見那十幾個人，一字排開，都是寒着一張臉，也看不出剛才發話的是誰，其實風雨丈人魯三春這時已無心找那發話的人了，見了那面貌與他相同的人，他的頭皮已是在發炸了。

那與他面貌相同的人，望着他咧齒一笑，舉步向他走了過來……。

這時，風雨丈人魯三春神情木然，望着迎面而來的那人竟沒有任何反應，直到那人走到他身前，他才似是恢復了神智，幌身疾退了五步。

那人止步一笑道：「范一山！老夫一生以排難解紛爲志，你雖對我不仁不義，暗中加害於我，並盜我之名欺世行騙，我一本素志，也懶再與你計較，你也不用怕我，老夫只想你說兩句話。」

敢情，那人才是眞的風雨丈人魯三春，這玄玄帝君的手下，竟是一個冒名頂替之徒。

范一山經風雨丈人魯三春這樣一說，慢慢定下神來，道：「你是怎樣逃出那人跡罕至的深山絕谷的？」

風雨丈人魯三春笑笑道：「本來老夫萬無生理，但天不絕人，正好毛老前輩爲搜尋一種奇珍，巧救了老夫……唉！往事已矣，都不必再提了。」

話聲頓了一頓，接道：「甘少俠仁性天生，不願多事殺戮，所以才設計把你們引來，只誅首惡，你如立卽悔改，當不難獲得甘少俠寬恕，重新做人，老夫話短意長，你自己想一想吧！」

接着，又向那些漢子一點頭道：「各位的本來面目，我們都已調查淸楚，以各位平生作爲，葬身此間，一點不算寃枉，不過上天本有好生之德，各位的機會和范一山一樣，由你們自己把握。」

話一說完，留下他們自己去考慮，他却轉身退了回去。

他們五人面面相覷，臉上神色陰晴不定，似有着難以抉擇的痛苦……。

這時，除了甘人鶴與玄玄帝君打得慘烈無比，勁氣排空，發出陣陣狂飈，撼天震地外，其他的人，都顯得份外的沉靜。

目光都集中在那五個生死邊緣之人身上。

忽然，其中一個漢子，慨嘆了一聲，道：「現在回頭雖然是遲了一點，但總比至死不悟的好，老夫任憑各位發落。」

毅然把腰中百寶囊肩上所揷兵刃以及「無情毒火」投擲地上，接着，又自動撥開本來面目，現出一張六十多歲的老臉，走向一邊，垂手而立。

他這一領頭，另外三人跟着也默默的解下兵刃暗器，現出本來面目，退過一邊。

假風雨丈人范一山長聲一嘆，反而最後才下決心，走向一邊。

風雨丈人魯三春一笑道：「難得各位從善如流，也不枉甘少俠上體天心，一片苦心了。」

大家一哄而上，把他們圍在當中。

張子和更是忙得不可開交，爲那四個受傷的人裹傷治療。

這些情形，自亦被玄玄帝君一一看在眼中，急轉的情勢，使他如夢方醒，眞正瞭解自己的處境，暗忖道：「看來今日之事，已成畫餠，如再不見機，只恐悔之晚矣！」

轉念之下，一聲暴喝，奇招迭出，奮起餘勇，一輪搶攻，把甘人鶴逼得一連退了八步。

他自己便在此際，颼然折身暴退，一射二三丈，向楓樹林中投去。

他動念極快，立決卽行，待大家想到他準備圖逃時，他已閃身到了楓林邊緣，他不由心中暗喜，口中發出一陣震天大笑，狂言道：「今日你們留不住老夫，明日老夫就要全面發動，血洗江湖，以消今日之恨。」

洋洋得意中，身形疾射隱入楓林之內……

二十年前，玄玄帝君曾被妙妙夫人「天一大陣」所困，吃了大虧，倖逃一死之後，他對奇門陣法，下了一番苦功，目下他已不把妙妙夫人的「天一大陣」放在眼中，所以，明知楓林之內暗藏「天一大陣」，而毫不在意的投身而入。

這時，甘人鶴竟然未舉步追入陣內，只見他雙目神光朗朗，凝注於楓林之內，氣納丹田，凝功以待。

未幾，只聽楓林之內發出陣怒吼，玄玄帝君身形如箭，從楓林之內又倒射而回。

這時，他已是衣衫凌亂，狼狽之至。

敢情那楓林中「天一大陣」之內，又經百靈公公毛百昌配置了不知多少毒虫毒物，一窩數以萬計的毒螯黃蜂，就逼得他手忙脚亂，顏面被刺傷了好幾處。

雖說他本人就是用毒的大家，那些毒虫毒物不

見得就能把他置於死地，但配合着「天一大陣」却有意想不到的威力，他就不被毒死，也會被一點一滴的吮光。

他被擾得頭昏眼花，莫辨東西，自認研究有素的「天一大陣」，通行起來，竟又發生了困苦，一連走錯了二三次門戶，這一次可錯得大，衝出來才看出又回到了重圍之中。

玄玄帝君爲人毒如蛇蝎，兇如惡獸，又復機詐百出，那會就此認命，微一定神，眼睛一翻，忽然長嘆了一聲。

看他的樣子，像已是心灰意懶，放棄了困獸之鬥。

不過他兇名素著，大家可不敢立時相信他就此認命，因此，大家的目光，雖已集中在他身上，却沒有人立時向他接近，靜以觀變。

玄玄帝君似也知道大家對他深具戒心，又長嘆了一口氣，輕輕叫了一聲：「環兒！」

那叫聲，充滿了人與人之間的感情，令人心弦顫動，不忍聽聞。

白雅環心情一陣激動，也叫了一聲：「帝君！」一垂螓首，不顧一切的移步向玄玄帝君走去。

甘人鶴口齒欲動，但終於未發話喝止，任由白雅環走了過去，不過暗提功勁，嚴密注視着玄玄帝君的舉動。

白雅環走到玄玄帝君丈遠附近，停下了身形，顯然，她的理智並未完全被感情所淹沒，心中不無戒心。

玄玄帝君舉起無神的目光，望了白雅環一眼，强顏一笑道：「此時此地，不知你還願不願意答應替我辦兩件事？」

白雅環點了一點頭，接着道：「只要不是再害人，環兒都願意全力以赴……其實，只要你……」

話的意思，又是想勸他猛醒回頭，但玄玄帝君不讓她說下去，搖首一笑，截口說道：「其他的話，我們慢慢再談吧！且讓我先把那二件事情告訴了你。」

白雅環道：「環兒洗耳恭聽。」

玄玄帝君也不囉嗦，直接了當的道：「第一件事，我有一道密令，現在專爲我準備飯食的鄧厨子手中，你要在明日正午之前，從他手中取了回來，最好立時把他除去，以絕後患。」

白雅環道：「如果取不回那密令呢？」

玄玄帝君道：「你一定要把它取回來，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白雅環何等聰明之人，立時明白玄玄帝君的用心，敢情，他是要用行動表示他的新生，此一瞭解之後，不由肅然起敬，恭聲說道：「環兒領命。」

這時，站得更遠的甘人鶴與妙妙夫人，也聽得大感意外，眼中掠過一道異彩。

接着，只聽玄玄帝君又道：「第二件事，在勾漏山中，老夫另有一處爲人不知的寶庫，其中藏有老夫一生搜集而來的天下奇珍異寶，你去取來，替我消弭一些罪孽吧，藏寶詳圖，就在老夫那本『玄經夾頁』之內。」

話聲剛一落，只見他的臉色陡變，變得其紅如血。

甘人鶴大喝一聲，道：「他要自斷心脈而死，快點他『氣門穴』。」

喝聲中，自己也射身飛了過來。

同時，玄玄帝君張口吐出一口鮮血，仰身向後倒去。

但當甘人鶴與白雅環搶到他身前時，忽見他雙手齊揚，兩袖之中，飛出兩道藍燄，直射甘人鶴與白雅環……

白雅環驚叫一聲，大家臉上都變了顏色。

× × ×

玄玄帝君一副連神仙都騙得過的虔誠懺悔之像，甘人鶴不是神仙，自然大受感動，不但恨意全消，而且還好心好意想救他一命，那知，他完全不是那回事，目的乃是想先殺死甘人鶴，餘者人數雖多，却沒有一人放在他眼中了。

甘人鶴只氣得劍眉高挑，怒發如狂，先右掌一甩，把白雅環震得斜飛出去，自己卽一式「金剛墜地」，化體成鋼，大吼一聲，全身向下一伏，硬把全身陷入地面之下一尺多深。

只聽嗖！嗖！兩聲，兩道毒火，堪堪從甘人鶴身上與白雅環身後，掠了過去，倖免於難。

這都是完成於眨眼之間，大家驚叫之聲才落，甘人鶴又已一式「潛龍飛天」，從土坑之中拔身而起，退出二丈開外，臉上亦是驚容猶在。

這時玄玄帝君發出的那二道毒火，已熊熊燃燒起來，化成一片碧綠火光，方圓盈丈，威勢駭人。

玄玄帝君似也未料到甘人鶴能在如此必死之地，安然無恙，心神大是震驚，失神地楞了一楞。

距離既近，手法又快，任是神仙也躲不過的一招，却沒想到甘人鶴如此急智，使出一着更絕的趨避之法，其心智之高人一等，簡直令人不可仰望。

妙妙夫人飛身過去挽起白雅環，白雅環一笑拍了拍身上泥塵，道：「這樣也好，我也心安理得，無虧於他了。」

玄玄帝君楞了一陣，忽然面色一厲，發出一陣刺耳驚心的獰笑道：「好！好！你再看看老夫的腐屍銀芒如何？」說話之間，雙手齊揚，洒出滿天銀

芒，直對甘人鶴頭頂罩落。

甘人鶴這時也緩過一口氣來，一片耀眼生花的銀芒又至，立時提起一口眞氣，欲從火燄與銀芒縫隙間閃出去。

甘人鶴已看出玄玄帝君這種暗器極其厲害，他是以毒餵火以火助毒，只要稍一沾染便非死不可，簡直無藥可解。驚魂甫定之下，更不敢疏神大意。

忽聽嗤嗤之聲，响自當空，那片銀芒霍地縱横交錯，凌空一陣亂撞，四散一分，罩了三四丈一個方圓，紛紛下墜，同時，銀芒也一變，化作了點點藍燄。

甘人鶴看那銀芒藍燄下落之勢，幾乎封住了自己一切退路，驚怒交集之下，不由長嘯一聲，施展出壓箱本事，不顧輕用的絕世神功，雙掌齊揚，望空托去。

他雙掌上托，玄玄帝君正中下懷，狂笑一聲，道：「你是痴人妄想……」

一語未了，突見自己花了數十年心血煉成的腐屍銀芒，落到甘人鶴當頭三尺之處，倏地停頓下來，既不下降，亦未見向上反彈震飛。

忽聽妙妙夫人一旁朗笑一聲道：「漆英，我看你是死了心吧，原來甘少俠已練成了『太清眞氣』，你那能奈何得了他。」

妙妙夫人話聲中，只見那成千的銀芒業已完全變成藍焰，熊熊的在甘人鶴頭頂上凌空燃燒起來。

這太清眞氣，乃是玄門中至高無上的功夫，練至化境，可以念動卽發，將體內眞氣逼出體外，護身傷人，如同有形之物。

這原是道家至高絕藝，目前僅武當畧窺門徑，但武當派近百年來，從未有人練成，等於成了江湖絕响。

妙妙夫人這一喝破，人人面上，自是佈滿了驚喜之色，玄玄帝君的面色却是一片慘厲。

只見他一咬鋼牙，厲聲喝道：「甘人鶴，老夫倒要看看你的『太清眞氣』究竟到了甚麼火候。」

喝聲中，雙手連揮，兩團酒杯大小的彈丸，向甘人鶴頭頂之上打到。

忽聽白雅環急叫道：「霹靂神彈，開天裂地，鶴哥哥……。」

一聲未了，那霹靂神彈已是「轟」然一聲暴震，火光一閃，照澈了整個的林空。

這驚天一震，宛如平地一個焦雷，在場之人，全都被震得眼花耳鳴，似覺天搖地動一般。

誰也想不到一震之威，如此之甚，人人都心中一悸，伏地而避，忘了身在烈火中心的甘人鶴。

其實甘人鶴此時已脫身站在十多丈外一棵大樹之下，面色蒼白，衣衫之上，千瘡百孔，身上好幾處滲了血漬。

原來，甘人鶴一見「霹靂神彈」出手，不待白雅環呼叫，他自己便已看出那是甚麼東西，知道那「霹靂神彈」乃是以極好的玄鐵青鋼合製而成，中藏强烈的火藥，一炸之威，已非人力所能抵拒。

此物乃是天山赤眞子之物，曾被江湖上列爲禁用暗器之一，不知怎樣又被玄玄帝君弄到了手。

甘人鶴早已全神戒備，玄玄帝君霹靂神彈一到頂，他卽雙足猛蹬，貼着地面以奇快無比的身法射了開去。

但却依然被霹靂神彈震破護身的「太清眞氣」，被彈屑襲到身上，因爲經過太清眞氣一擋其勢已竭，故僅只刺破了身上衣服，只有少數幾片較爲强勁的碎片，傷了皮肉。

但見玄玄帝君震聲狂笑道：「甘人鶴，你的太清眞氣不過爾爾，還是難逃裂體之傷，你休看傷勢不重，毒性一發，依然要你命喪黃泉。」

甘人鶴氣得面色鐵青，抓了一把藥丸吞下，一步一頓，向着玄玄帝君逼去，口中冷冷的道：「你如此陰毒，死有餘辜，我不能留你在世，再害別人了。」

妙妙夫人見甘人鶴已然受傷，帶毒再戰，必然催動毒性發得更快，立時縱聲道：「甘少俠請退，待老身也見識見識這老魔頭還有甚麼花樣。」雙肩微晃，倏地閃身過去。

玄玄帝君哈哈一笑，道：「老夫可捨不得殺你啊！」

大頭老人鍾鏈暴喝一聲，道：「夫人，除惡第一，老夫助你一臂之力。」雙掌一領，人未到，掌力已向玄玄帝君襲去。

三人又動上了手，打得昏天黑地。

玄玄帝君也着實了得，面對二個這種絕世高手，竟依然毫無懼色，打得不慌不忙。

這時，張子和跑過來檢視了甘人鶴的傷勢一下，道：「好得他還沒有煉出特殊的毒，這種你剛才服的解藥，足以化解了，沒有關係。」

甘人鶴所練「太清眞氣」，時日尙短，功力未純，剛才是不得已而發，因此所耗眞力甚巨，正好利用這喘息機會，就地閉目調息起來。

他調息了一陣，自覺所耗眞力都已恢復，睜目向激戰中的妙妙夫人，大頭老人與玄玄帝君望去。

只見玄玄帝君力敵兩人，毫無破綻，這種魔頭眞是可怕極了。

他劍眉一軒，閃身而上，道：「兩位請後退，讓晚輩再和這老魔頭決一死戰，今日我不除此惡，誓不爲人。」語氣說得堅決之至，不容他們不抽身

退下。

妙妙夫人與大頭老人鍾鏈雙戰玄玄帝君，他們心裏都有數，眞拿他無可奈何，至多打個平分秋色而已。

兩人緊緊攻了玄玄帝君一招，把他逼退一步，雙雙閃身脫離戰鬥。

甘人鶴一步揷上，手中銀虹一捲，不再與他囉嗦接手就是一劍，這種人，他也懶得和他說話了。

玄玄帝君也知道這是生死存亡之戰，再使不上鬼域技倆，遂也不再多費唇舌，默默迎戰。

他這一戰，如勝得了甘人鶴，他仍有脫身之望，是以他自己也不能分神，非全力以赴不可。

兩人這一戰，比剛才又是不同，大家都沒有心機可用，憑眞功夫，眞才學，爭取勝利，打得奇招迭出，妙着連連，只看得大家眼睛都直了，驚嘆不已。

尤其宋巧姣與白雅環及丐帮帮主黃震宇正在登堂入室途中，心領神會之下，對自己的進修，不知得了多大的好處。

當大家正看得神遊物外之際，忽然，甘人鶴大喝一聲，手中玉虹虬銀光大盛，逼得玄玄帝君一連退了七八步之多，大家以爲這一下玄玄帝君一定完了，身心俱是一暢。

那知玄玄帝君退了八步之後，忽然使出一招奇學，搶回機先，又把甘人鶴逼回原處。

大家的心情，就因他們一進一退的變化，而起伏，驚悸，歡呼……。

忽然，玄玄帝君搶到一刻先機，雙手連揮，將所有暗器傾囊擊出。

甘人鶴仰天發出一聲長嘯，形同瘋虎，雙掌猛地一揮，一股倒海狂瀾般的猛烈勁力，飛身猛撲過去。

這時，玄玄帝君內力似已用盡，腕力甚弱，所擊出之暗器，頓被甘人鶴孤注一擲的眞力，悉數反震回去。

只見銀芒與藍滔暴閃中，玄玄帝君一聲悽厲慘號，已被自己所發暗器所包沒，頓時成了一個火人，倒地亂滾了一陣，也是枉然。

接着，只見他帶着全身火光，反身投入楓林之內。

甘人鶴這時也是力盡筋疲，脚下踉蹌了幾步，竟仍穩不住身形，一交跌倒在地上。

一聲驚叫，宋巧姣與白雅環當先向甘人鶴撲了過去，一探甘人鶴脉息，不由吁了一口長氣，兩人同時動手，把甘人鶴抬回竹樓前面一方青草地上放下，讓他好好休息。

這時，楓林之中，「天一大陣」之內，一股濃烟冲天而起，妙妙夫人霍然一震，還未來得及開口說話，百靈公公毛百昌已揮手對二位夫人道：「快！快！快把所有的靈物收回來，否則火勢一大，就控制不住牠們了。」

二位夫人一聲「知道」，急急飛身而起，向楓林之中投去。

楓林之中，濃烟暴張，火舌隱現，分明正在擴展蔓延，玄玄帝君臨死都沒安着好心，還想引起楓林大火，燒一個同歸於盡。

楓林火勢蔓延極快，片刻之間，只見火舌吞吐，整個的楓林天一大陣都燃燒起來了，立時把大家陷於三面包圍之中。

原來那竹樓乃是靠着一道山壁而建，一面憑山，三面都是楓林，楓林大火一起，竹樓便沒有了出路。

竹樓與楓林之間，正前面雖有二十多丈距離，但在二側却不過二三丈遠近，濃烟已充滿了整個的山谷，大家也覺得有一種窒息之感。

這時，甘人鶴正在運功調息頭上，大家既不能離他而去，也不能驚擾於他，都守在他四週，等候他復原。

甘人鶴經過一陣調息，人已好了不少，睜眼見大家陪他困在一片濃烟大火之中，不禁心頭大駭，當下强行一提眞氣，站起身來。

白雅環急口道：「鶴哥哥，你沒事了麼？」

甘人鶴微點頭道：「我很好了，」掠目打量了一下四週形勢，鎭靜的向妙妙夫人道：「此處只怕不能存身了，請夫人指示方向，晚輩當先開道。」

話聲方落，只見黑白二夫人衣衫凌亂，披頭散髮的從一方跑了出來，氣急敗壞的道：「賤妾等盡了所有的力量，那些靈物被烟火所逼之下，已不再聽控制，四散奔逃了。四週火勢極大，只怕難以保全了。」

妙妙夫人道：「你們既已願意隨老身歸隱，那些毒物再無用處，能一把火燒了倒好，以免流害人間。……大家準備，隨老身脫離這火場吧。」

話聲一落，長嘯一聲，施展絕世輕功，一式「潛龍升天」，拔起兩丈多高，雙袖齊揮，從熊熊空烈焰之上，以排空勁氣，分開一條火巷，人如天馬行空，橫渡四丈多寬一排楓樹樹梢，落在一處山崖之上。

甘人鶴也大叫一聲，雙掌齊掄，隨身而起，拔樹裂枝，打得火苗兩分，合不攏來。

接着，大頭老人鍾鏈，也是如法泡製，一路掌力掃了過去，一條四丈多長的縫隙便已形成。

於是，人影翻飛，循着他們開出來的縫隙，向

外直衝，不過瞬間工夫，所有之人一一衝過火縫，安全躍上外面山崖之上。

大家一通過火縫，排空勁力一消，火勢一合，燒得更是猛烈，一道如虹火舌，伸出一捲，竹樓一角，青烟一冒，燃了起來。

片刻之間，整個風景如畫的山谷，只見火龍飛舞，成了一片火海。

驀地，一陣嗡嗡之聲，掠天而來，一羣大黃蜂，紛紛向他們頭上罩落下來。

百靈公公毛百昌大喝一聲道：「各位不用怕，那是百昌的馴蜂。」

喝聲中袍袖一捲，向來蜂兜去，他甩袖揮動之際，順手打出一把藥粉，那藥粉原是那些大毒蜂尅制之物，往常那些大毒蜂一聞那藥粉氣味，無不兇威立歛，馴服下來。

但現在那些藥粉似乎完全失了效，那些大毒蜂也不認得他這老主人了，一湧而下，先就刺了百靈公公好幾處。

甘人鶴雙掌一托，捲起一陣罡風，把那些大毒蜂掃向半空之中，張了一口氣道：「那股大毒蜂，已受烟火之傷，五官失靈，已非人力所能控制，大家只有用掌風對付牠們。」

話聲方了，那股大毒蜂又已當頭罩來，大家各出掌，擋得那羣大毒蜂附不了身。

但，那大毒蜂爲數甚多，又經過百靈公公特別訓練，頗知趨避掌風要領，被他們掌力所逼，雖無力接近他們，但那掌力，對牠們也無甚傷害，於是成了對峙之局，困得手忙脚亂。

也許此時那些大毒蜂在清新空氣之下恢復了靈智，羣湧而下只是想回來歸附老主人，並無惡意，是以糾纏不退。

但這時，百靈公公也沒想到這問題，只以爲那羣毒蜂已失去控制，不能再容牠們近身了。

忽然幾聲劃空長鳴傳來，天邊一角現出幾點黑點，那黑點來勢極速，眨眼就到了他們頭頂之上。

白雅環歡呼一聲道：「那是邢爺爺的『火眼金鷹』，正是這些大毒蜂的尅星……。」

一語未了，只見那些「火眼金鷹」飛入蜂羣之中，一陣啄食，片刻之間，羣蜂被啄食得七零八落，四散飛逃。

接着一聲，呼叫之聲傳來，轉頭望去，只見白雅菱一路狂呼，急奔而來，她身後緊跟着白老夫人，霹靂火邢駝子，鐵筆書生秦奇人，八方劍客宋公民。

白雅菱奔到近前，只見甘人鶴身前站着二個一樣花容絕色的少女，急切間也分不出那一位是她姐姐，不由瞪目一楞。

但那二個少女，却是同時縱身，一個撲向了白老夫人，一個撲向了八方劍客宋公民。

白雅菱只好向着甘人鶴一頓脚道：「鶴哥哥，你眞差勁，甚麼事都瞞着我！」

另一邊，霹靂火邢駝子與百靈公公毛百昌也對上了眼。

霹靂火邢駝子鼓着火眼金睛，先發制人道：「咱們的賬，又怎樣一個算法？」

百靈公公一翻眼，黑夫人忽然扯了他一下衣襟，他轉面向妙妙夫人望去，只見妙妙夫人向他微微而笑。

百靈公公含笑而吼道：「回頭老夫要灌你三十斤燒刀子！」

哈！哈！哈哈！……。

這一場大火，它燒得眞好，燒盡了人與人間的鴻溝。

（全書完）

·名著預名·

東方英先生繼「紫鏢囊」後又一精心撰著

「風塵怒俠」

本故事採取新作風，新風格，是寫一個少年，隨母寄居父執堡中。其後堡主二子一女外遊歸來，被堡中總管所害，逐出堡外，並將之重傷，其後爲少年發覺堡中出現了他的替身，並替他奉母而去，顯然大有文章，爲追查眞象，於是他一怒之下，引起了一場武林風波……

中原第一劍故事之六

玉女恨

宇文瑤璣・文
董培新・圖

君山尋仇

岳陽城中的「望陽酒樓」。

八月十六午間未到，這座酒樓突然陸陸續續的來了大批的勁裝疾服漢子，形成罕見的滿座。

這些武林健者，絕大多數是抱着湊熱鬧的心理來看看。

但有些却不同，他們是興師問罪而來。

目的地自然是岳陽對岸的君山！

要找的人則是君山「芸香寨」的女寨主「痴情香妃」婁芸芸。

這一批問罪之師，實力之強，陣容之大，却屬罕見！幾乎網盡了化外八奇！

像「天山三老」，「靈山四叟」，「霧谷四怪」，「湖海三仙」等等！

只惜羣龍無首，各自爲戰，這一股強大的力量也就被削弱了不少！

這時，只聽天山三老的「奪魂幡」龍在天大吹其牛地道：「婁芸芸是個什麼東西？連咱們老一輩的也要起來了，今天夜晚，咱三人非得蕩平她那座水寨不可！」

「寒冰公主」孫玄嫦妙目一瞪，一把奪過龍在天手中的酒杯，輕叱道：「龍二哥，酒少喝點！話也少說點！行不行？」

龍在天舌頭打捲地一疊連聲道：「行！行！行！女軍師的話焉能不聽！」

孫玄嫦斜睇一眼，也不再說話。

驀在此時，樓梯間响起了一陣急劇的步履聲！

隨聲上來七人，都是一色地背揷長劍。

有識之人，已然看出，首先一人乃辰州排敎敎主「三才五行劍」李金順。相隨之六人，則是敎內的六大劍客！

傳聞這六大劍客劍術都非常了得，而且六人聯手的「六合劍陣」更是威力驚人。

顯然，這一支勁旅如果眞要找上婁芸芸，婁芸芸恐怕眞對付不了！

李金順一落座驀然看見隔桌的「寒山神翁」石三公，冷哼一聲道：「石老兒，咱們又遇上了！」

石三公笑吟吟地道：「敎主可是記得那晚之仇嗎？其實你得感謝老朽，高天弘中毒，適巧神醫在旁，要是敎主你中了毒，恐怕只有坐以待斃了！」

李金順冷笑道：「你以爲本敎主懼毒嗎？告訴你，本敎主萬毒不侵！」

石三公呵呵笑道：「可惜這酒樓不是黑店，不

然叫老闆在你酒內放點砒霜，看看你是吹牛，還是眞有本領？」

李金順冷哼一聲，不再答話，與屬下六大劍客頻頻舉杯。

突然靈山四叟的老大——「雷音鬼劍」宇文朮雙掌相互一擊，發出一聲暴响，見酒樓上羣嘩漸止，方緩聲發話道：「婁芸芸這妖女心狠手辣，殘酷已極，此人不除武林難以太平，衆位以爲如何？」

一時，羣相响應，聲震屋宇。

宇文朮雙手連搖，制住嘩聲，朗朗然說道：「國有君，軍有帥，所謂『蛇無頭不行』，老朽以爲，大家推舉一個能人來担任我等這問罪之師的總提調，方能有條不紊，不致臨陣以亂方寸。」

宇文朮話未說完，天山三老的龍在天已然站起，高聲喝道：「咱們天山三老中的老大『天山神叟』白放翁，武功超羣機謀蓋世，足可堪當斯位！」

酒樓上立刻有了「噓」聲回應！

又是一聲暴喝，「湖海三仙」的書呆子「天窮學士」司馬鸞也起立推介道：「論智謀，當今武林沒有人能够比得上咱們老大『江城商隱』慕容楓，除了他，誰也當不了這提調之責。」

「江城商隱」慕容楓在武林中頗富機智，倒是實話，是以沒有噓聲，可是……

「咱們敎主才够資格……」

「神駝翁九智慧無雙，足堪……」

「………」

推薦之聲，此起彼落，簡直要將酒樓吵翻！

「好了！好了！」

創議之人「雷音鬼劍」宇文朮，壓住嗓聲，沉靜地道：「此事關係武林大計，各位不可不愼，請各位多加思考，再作决定吧！」

很明顯的，這是下台階的話，宇文朮非常明白，要想在這種各懷門戶之見，衆議紛紛的此刻，推舉一個人出來提調各門各派的高手，似乎是不可能的。

一番毫無意義的喧嚷漸漸過去。驀然……

梯間又有了步履之聲！

衆人不約而同地掉頭注目梯口！

瞬間，梯口出現了一個身材纖小，胸脯厚實，膚色白皙而面孔奇醜無比的青衣人。

這青衣人並未注意樓上食客均在看着他，神情冷漠地在暗隅處一個四座頭上坐下。

然後，向店家要了幾色小菜，一壺燒酒，自酌自飲，頗爲怡然自得。

從這青衣人步履之間，有識之士，均已看出此人功力絕佳。

但是，這副尊容，却使人面生，更令人見之噁心。

惟獨嵌在如蛤蟆皮面孔上的兩隻漆黑眼珠，却是澄清如水，灼人如火。

這青衣人的出現，曾引起一陣竊竊私語。

但青衣人却視若無睹，置如罔聞。

於是，衆人也就見怪不怪了！

青衣人三杯未落，樓下突地來了兩匹駿馬！

馬上人是一男一女！

男的約莫四旬上下，兩道濃眉，面如重棗，頷下蓄鬚，顯得道貌岸然！

女的也是一個中年美婦，蛾眉淡掃美中透雅。

兩人均是錦衣輕裘，駿馬玉帶，毫無疑問的，這兩人是一對頗爲富有的夫婦。

店家牽過坐騎，兩人正待進店……

驀然，斜刺裏竄出來一個蓬首垢面，邋裏邋遢的叫化子，當路一攔，隨手一伸道：「大爺，賞點散銀子吧！老叫化子三天沒吃飯了！」

中年儒士微微一怔，抬頭一看，心道：「這目中的神光可眞少見啊！」

中年儒士淺淺一笑，從懷中摸出一些散銀子，放進那隻髒兮兮的手心。

突然，那老叫化子低着頭，嘴唇翕動無聲地說了幾句話。

這對中年夫婦聽後微微一凛，眉頭緊皺，相顧一瞥，然後一定心神，舒眉展顏，笑吟吟地踏進店中。在店家的引導下，又緩步上了酒樓。

兩人一出現，無異於在鷄羣中出現一對鳳凰。

中年儒士環目掃視良久，才選了一副小座頭倚壁靠窗，烟波浩瀚的八百里洞庭，可一覽無遺。

可是也巧得很，這對中年夫婦，正坐在那醜面青衣人的隣桌。

這三個受人注意的人物，竟然湊到一起去了。

那醜面青衣人對這兩位錦衣華服的中年男女，連心眼都沒看上一下。

而那中年儒士却有意無意地對那醜面青衣人瞄了幾眼，像是一種好奇心所使然。

樓梯又傳來了响聲，上來的正是那位攔路要錢的老叫化子，八成是有了幾分銀子，也要來灌兩杯黃湯。

化子一上樓，店家立卽橫身相攔，叱道：「臭要飯的，要找飯吃，上後面灶口上要，你莫非想挨打？」

化子兩眼一翻，怪聲道：「喲！叫化子難道一輩子注定吃殘菜剩飯，就不能高桌子，矮板櫈，大盤小碗的來上個夾把？」

店家冷哼道：「看不出你化子生就個小爺命，

還想坐個高桌子矮板櫈，拿來！」

店家板着臉孔，手往前一伸。

化子茫然地問道：「拿什麽來？」

店家輕蔑地道：「銀子！」

化子假傻裝愣地又問道：「沒吃酒菜，先要銀子，難道這是你們『望陽酒樓』的規矩？」

店家惡聲道：「先拿來看看！」

化子喲了一聲，揶揄地道：「瞧你們這些只重衣冠不重人的勢利眼，老叫化子穿得破爛一點，你就要先看看銀子，唉！人在矮簷下，誰敢不低頭，看就看吧！」

說着，掏出方才要來的那把白花花的散銀子，在手中一抖，眉開眼笑地道：「店家，這該够老叫化子喝十罈老酒了吧！」

店家一見銀子，可再沒有說話，連忙讓坐。

眞是巧極，老叫化子也坐到了醜面青衣人的旁邊，整個酒樓最顯眼的四個人竟然坐到了一處。

這樣也好，免得讓他們好奇之人東張西望，只要向這邊角裏瞟一眼，四個人都看到了。

一直神情冷漠，毫無表情的醜面青衣人，在老叫化子於隔桌坐下後，也不由自主的瞄了一眼，更像是嫌髒似的，皺了皺眉頭。

老叫化子酒菜一來，立時抓腮挖耳，饞相十足，既不用酒壺，也不用酒盞，抱罈痛飲。

一口氣喝下兩罈，這才停口吃菜。

委實稱得上海量，有識者，多多少少已然看出這老叫化子頗有一些來頭。

更敏感的人，已經預料到這酒樓上可能要發生點什麽事情了！

於是，飲酒者已不再狂飲，只是淺淺地，細細地飲，全神在注意着局面的變化。

那對中年男女似乎渾然不覺，兩人淺笑着喁喁細語。

叫化子更是如三年不知酒味，抱罈痛飲，大有不醉不休之勢！

那醜面青衣人仍然冷漠如故，獨自沉靜地淺嘗低酌。

驀然，一陣湖風刮來，也帶來了一片灰沙。

各人的杯盤碗筷內也就落了一些。

突然，那老叫化子大叫道：「掌櫃的，我這酒裏面有毒！」

這一聲叫喊，滿樓食客大驚，就連那神情冷漠的醜面青衣人也是聞聲一駭，兩眼圓睜，面上驚色密佈。

掌櫃已然快步過來，叱喝道：「要飯的，你想白吃白喝不要緊，你只管講，你這樣耍賴，害得我酒樓上的客人一個個心驚肉跳，無心下嚥，我可要你拿出賍證來。」

化子正色道：「說有毒就有毒，不信你喝喝看！」

掌櫃的冷哼道：「臭要飯的，你以爲這樣會嚇倒我嗎？我來喝給你看！」說着，用一空盞在罈中滿滿地舀了一杯，就要接唇飲下。

化子一聲暴喝：「掌櫃的你想死嗎？快些放下！」

掌櫃的冷笑道：「怕我喝是不是？」

化子一把將酒奪下叱道：「我是不忍看你慘死，快去牽一條狗來！」

掌櫃一看這化子口氣嚴重，不似兒戲，遂吩咐店家去牽狗。

不旋踵間店家自厨下牽來一頭肥大的黃犬來。

叫化子舀起一杯酒，對準黃犬頭上潑去。

那黃犬只是唇鼻之間沾了一星一點，立卽一聲慘吠，四腿一伸，七孔流血而亡。

掌櫃可傻眼了！

衆食客也駭然了，誰也不知自己杯裏是否有毒，一個個停杯不舉。

叫化子沉聲道：「掌櫃的還有什麽話說？」

掌櫃的立時打躬作揖，迭賠小心，吩咐店家換酒。

醜面青衣人暗哼一聲，霍然起立似欲離去。

老叫化子笑呵呵地用手攔道：「朋友，掌櫃的已吩咐換酒，這不化錢的酒何不多吃幾杯？」

醜面青衣人輕聲笑道：「在下不勝酒力，要回去安歇一下。」

聲音尖尖細細，宛若女子。

叫化子聲音一沉道：「朋友說話未免太不老實了，你朋友淺吟低酌，一杯酒都未曾飲盡，這不勝酒力之說，似是誑語！」

醜面青衣人怫然不悅道：「你莫非喝醉了？」

叫化子沉聲道：「酒醉心明白，朋友心裏難道不明白嗎？」

醜面青衣人搖頭道：「在下不懂你的意思。」

叫化子頷首道：「坐下就會懂了！」

醜面青衣人愕然道：「你是不讓在下離去了嗎？」

叫化子點頭道：「不單是你，所有在場之人，在下毒之人未查出之前，一概不准離開。」

那醜面青衣人似是極爲不快，正待發作？

坐於身後的中年儒士走過去向青衣人施禮道：「朋友，可能你我都是下毒的元兇，要想洗刷清白，只有坐待眞像大白後離去，我看，朋友還是忍耐一會吧！」

醜面青衣人冷哼道：「坐待眞像大白？眞像會自白嗎？」

叫化子接口道：「老叫化子當然要查出來！」

醜面青衣人以不信任的語氣道：「你查？何人推派你？你自信查得出嗎？」

叫化子呵呵大笑道：「老叫化子首先發現酒中有毒，當然就有權調查其事，老叫化子雖然年邁，自認尚未到耳目昏饋的地步，不勞朋友費心。」

在場之人，早已看出這叫化子來頭不簡單，此時尤見不虛！

老叫化子義正辭嚴地發話以後，醜面青衣人萬般無奈地悻悻然坐下。

老叫化子神態十足地挨桌一一舉杯在鼻中嗅上一嗅，偌大座酒樓，約莫盞茶光景，才一一嗅完。

老叫化子寒臉沉聲道：「所有杯中之酒，均皆有毒，而滿座却無一人有中毒的現象，顯而易見，這毒藥是隨適才那陣湖風散發的！」

衆人默然，老叫化子復又沉聲道：「做生意買賣人，唯恐客人不上門，絕不至於下毒設陷，而今天滿座十有八九，均是武林中朋友，非常明顯，下毒之人，是每位武林朋友的敵人。」

老叫化子一番分析，頗有道理，滿座之人，無不深深欽佩。

老叫化子兩隻漆黑的眼珠，環視一掃，仍然沉聲道：「散毒之人手法高妙，毫無破綻，但此人却未離開現場，老叫化子深信不難查出！」

立卽有人提議：「每個人身上都搜上一搜！」

老叫化子搖頭道：「不要如此廝煩，各位朋友的敵人是誰？是誰想把各位一舉毒斃，各位心裏有數，現在老叫化子要盤查門戶，請各位據實以告，以利澄淸。」

說着朗目神芒暴射，如電閃般向滿座一掃。

然後，老叫化子選了個面生可疑之人，盤問一下。

最後，停步在醜面青衣人面前，沉聲問道：「朋友屬於那一門派？」

醜面青衣人冷漫地答道：「無帮無派！」

老叫化子緩緩領首道：「獨來獨往，無拘無束，倒也自在，請問朋友投師何人？」

醜面青衣人仍是極爲冷漠，冷冷地答道：「無可奉告！」

老叫化子寒聲道：「朋友似是不願今日這件下毒疑案眞相大白！」

醜面青衣人冷冷然道：「大白與否，與在下無關！」

老叫化子目中厲芒暴射，冷哼道：「老叫化子却以爲與朋友有莫大關係！」

醜面青衣人冷漠如故，陰笑道：「你如硬說這毒藥是在下放的也未嘗不可。」

老叫化子冷笑道：「朋友，你的嫌疑不少！」

醜面青衣人冷然道：「你要怎麼樣？」

老叫化子厲聲道：「我要揭穿你的眞面目！」

語音未落，掌勢倏揚，疾如游龍盤穴，飛快一探，一把扯下了醜面青衣人的頭巾。

頭巾一落，一蓬青絲順勢瀉下。

原來這醜面青衣人是易釵而弁的假鬚眉。

老叫化子叱道：「婁芸芸，妳想不到吧！」

「婁芸芸？」

「婁芸芸是這個模樣？」

衆人無不疑問叢生。

事實上，婁芸芸自被高天弘以毒酒傷面後，就變成了這個樣子。

婁芸芸形同厲鬼，聲如狼嚎般陰笑道：「好眼力！可否亮亮你的萬兒？」

老叫化子呵呵一陣大笑，用手在臉上一抹，立刻露出一張紫堂臉，洋洋得意地道：「婁芸芸，妳被毒酒傷面，一副嬌容，變成這副怪模樣，而我因火傷面，反而將我一副怪模樣變好了，這叫做各有造化不同，婁芸芸妳想不到吧！我是石飛揚！」

婁芸芸渾身一顫，驚道：「你是石飛揚？」

原來坐在婁芸芸隔坐的中年儒士，笑吟吟走到婁芸芸面前，用手在臉上一抹，抹下了假鬚假眉，沉聲問道：「婁芸芸，妳可認識高天弘？」

中年婦人也自面上抹下一張人皮，沉聲問道：「婁芸芸，千面仙子在此，那晚那一場咱倆還沒有完哩！」

石飛揚，高天弘，林竹君三面環伺，將婁芸芸圍在核心！

婁芸芸似是毫不在乎，長聲陰笑後，方沉聲道：「你們以爲已然困住我婁芸芸了嗎？」

林竹君輕叱道：「賤人！這樓上幾十名高手在座，妳還想倖存嗎？挑吧！一對一個，咱們絕不聯手。」

婁芸芸一甩披髮，怒目而覗道：「你們都是我婁芸芸手下敗將，我不屑與你們過招！」

林竹君沉喝道：「賤人，妳少賣狂！」

婁芸芸叱道：「妳婁姑娘沒空陪你玩，下次再教訓妳！」

此語一出，分明有脫走之意，三人不由各進一步，近身相逼。

所謂「智者千慮，必有一失」，高天弘與石飛揚均有把握擒此妖女，誰想到百密也有一疏。

三人甫一揉身前撲，婁芸芸身形往下一沉下墮之勢，竟將樓板擊穿一穴，身形也就穿隙而去了。

婁芸芸如此脫身，委實大大出人意外。

高天弘暴喝一聲，身形電轉，疾如攫食鷹隼，

飛閃穿窗而出。

緊跟着高天弘身後竄出十條身影。

可是，婁芸芸已如一縷青烟般向西南逸去了。

高天弘的「飛天遁影」術施展到極限，緊緊相隨。但兩人始終隔着一箭之遙！

約莫盞茶光景，其餘諸人，已然被甩得遠遠的連影子都難以看見。

婁芸芸並不是逕奔湖邊，而是朝城陵磯方向逃竄。

又過盞茶光景，兩人一口氣的奔了百里之遙。

此時，高天弘已然形單影隻，所謂「窮寇莫追」，應該及時停身回頭。

可是，高天弘個性倔強，鍥而不捨，硬要窮追到底。

婁芸芸突然身形一停，回身停待。

一眨眼之間，兩人已是面面相對！

婁芸芸目中冒火，厲芒暴射，沉叱道：「高天弘，毀容之恨，今天就算一算了。」

高天弘冷哼道：「腐心之創，妳忘記了嗎？」

婁芸芸陰笑道：「很好！誰死誰活，咱們今天拚一拚吧！」

高天弘沉聲道：「婁芸芸，妳今天已被武林中人所共棄，四處有妳的敵人，妳如不及早悔悟，妳將死無葬身之地！」

婁芸芸沉怒道：「高天弘，少說廢話，你的『巽離七掌』亮出來吧！」

高天弘一聲暴喝道：「婁芸芸，妳是逼我大開殺戒！」

話聲中，右手食指一屈一彈，「嘶」地一聲，佛門「天罡指」應手而出，一縷勁風，直襲婁芸芸眉宇。

婁芸芸皓腕輕抬，虛空一按，一股勁風應手而出，不但將高天弘所發指力削弱，勁風反撲高天弘胸懷。

高天弘身形猛旋，「巽」「離」兩訣幷用，雙掌於身形飛旋中，左三右四，凌厲無比的「巽離七掌」立卽應手而出。

狂風平地湧起，直向婁芸芸捲去。

婁芸芸並未放在心上，輕舒粉臂，揮出一片罡風。誰知，高天弘巨創復原，火候又憑添幾分。

兩股掌力一接，「砰」地一聲巨震，高天弘身形只是加速旋轉，而婁芸芸却被震退八步，口噴血箭。

高天弘也不知自己內力精進，只是暗暗奇怪婁芸芸如何會傷得這樣重？

機在意先，高天弘毫不考慮，一連攻出七掌三指。

只攻得婁芸芸節節敗退。

高天弘叱喝道：「婁芸芸，妳還不快快束手就縛？」

婁芸芸嘿嘿冷笑：「高天弘，你不要得意！」語罷，一聲厲嘯，毛髮箕張，森森可怖，雙掌當胸一併，合力推出。

高天弘不敢大意，雙掌連揮，暗運「元陽神力」，推出一片「巽離罡風」。

高天弘滿以爲可以大挫婁芸芸。孰料，掌力一接，宛如晴天霹靂，高天弘猛然暴退丈餘，喉間一甜，一道血柱奪口而出。

高天弘被婁芸芸一掌震得氣血翻騰。

婁芸芸獰笑不已，狂聲道：「高天弘，你三次應死未死，今天你可跑不掉了吧！」

粉腕連揚，一口氣又發出三掌。

高天弘不敢硬接，飛身暴退。

婁芸芸狂笑不已，譏諂道：「高天弘，堂堂『中原第一劍』，你也怕了，哈哈——」

高天弘狂怒攻心，暗道：來個一拚兩亡吧！

繼念：不可！高天弘，你不能死啊！你還有許多事待你完成哩！

心念一空，朗目遽睜，鋼牙一咬，返身飛步狂奔。

婁芸芸並未追趕，獰笑道：「堂堂『中原第一劍』！竟也怕了，高天弘，你是敗兵之將，再不要來找我婁芸芸啊！」

高天弘充耳不聞，狂奔不已！

迎面兩條黑影一閃而至！

來人是石飛揚與林竹君。

兩人一見高天弘滿面血污，不由大駭！一齊上前，將高天弘扶住，同聲問道：「傷得怎麼樣？」

高天弘喟然道：「婁芸芸那妖女的掌力似乎精進不少，不過，傷得並不太重，只是眞氣有些浮動，稍事療養就好了！」

石飛揚喟嘆道：「那邊可嚴重了！」

高天弘驚問道：「那邊？」

石飛揚點首答道：「在岳陽城外，阮青虛夫婦二人，攔住了追擊之人，天山三老之一的白放翁及靈山四叟的『雷音鬼劍』宇文朮都受傷極重，辰州排教教主李金順手下六大劍客，命喪三人，二人斷臂！」

高天弘大爲駭異，悚然變色道：「阮青虛如此厲害嗎？」

石飛揚道：「其實，眞正厲害的，還是他夫人金芸娘的一把斷魂劍，我石某人自問對劍法已窺堂

奧，但是與金芸娘的那套劍法一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了！」

高天弘暗自低迴，忽又問道：「那你二人是如何脫身的哩？」

石飛揚笑指林竹君道：「多虧林姑娘洒起漫天花雨，我倆才能脫身！」

高天弘道：「仙子一套洒花手法，不但新穎，而且威勁十足，眞是令人欽佩！」

林竹君被人一讚，頓覺一陣忸怩，微笑道：「竹君自幼愛花，想不到竟會以花作爲兵刃。」

高天弘也不答話，閉目調息，運氣十二週天，不但傷勢全愈，而且氣血益顯旺盛。

三人取道回城。

爲了避免與阮青虛等遭遇三人盡量落荒而走。

三人緩步而行，直到天黑，才折返岳陽。

三人甫到東門，忽然迎面走來一人。

此人是「鐵口神算」李少風！

李少風一頂遮陽帽齊眉蓋住，似在躲避旁人注意，一見三人前來，連忙趕前低聲說道：「城內去不得！」

三人一見李少風神色凛重，情知不妙，立即回身。一行四人，一陣疾走，直到離城二十里外，方才停步。

高天弘輕聲問道：「事情如此嚴重嗎？」

李少風低聲答道：「化外八奇的人全被阮青虛圍困在客棧之中，進退不得。」

石飛揚問道：「阮青虛有何企圖？」

李少風搖搖頭道：「目前動向不明，看樣子是想逼迫化外八奇諸人就範歸順。」

「千面仙子」林竹君道：「走！我們上城裏去看看！」

李少風道：「使不得，這一去，無異送羊入虎口！」

林竹君道：「那金芸娘一把斷魂劍也不過如此，竹君到想與她較量一番！」

李少風神色凝重地道：「只怕妳還沒有見着金芸娘，妳就魂歸幽冥了！」

林竹君頗爲不信地道：「一座岳陽城被你說成枉死城了！」

李少風道：「此時的岳陽城，已然星羅密佈，從光明島調來的黑衣劍士，就有五百名之多！」

石飛揚驚問道：「光明島聲勢如此浩大，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李少風搖頭幌腦地道：「不僅此也，毒弩手也有三四百名之多，不要說阮青虛金芸娘了，單是這將近千員的劍手弩手，就够人傷腦筋的了。」

高天弘沉思半晌，問道：「阮青虛莫非想稱霸中原？」

李少風笑道：「不錯，你說對了！」

石飛揚又問道：「化外八奇，也不是好惹的角色，他們既知被圍，而竟沒有突圍的意圖，豈不奇怪！」

李少風道：「這事並不奇怪，化外八奇中幾個頂尖高手，均已重傷，突圍已然多了一層累贅，另方面，可能阮青虛的壓力太大，所以，他們暫時不敢作突圍之想。」

石飛揚吟哦半晌，方才問道：「我們將何去何從？」

李少風極爲肯定地道：「首先和『忘我』聖僧取得聯繫。」

高天弘猜想道：「家師目前可能在追踪監視谷中柔與蒼虛老人二魔的行踪！」

石飛揚道：「那短期內將無法連絡！」

「千面仙子」插口道：「說實話，被圍之人，並無洛河三雄之人在，與林竹君並無關係，不過，若要依竹君的意思，今晚我們應該潛進城去，爲被困的化外八奇解一解圍。」

李少風搖頭道：「我們的實力太單薄了！」

高天弘附合道：「不錯，我們勢單力孤，岳陽城的確去不得。」

驀然……

暗處响起一聲暴喝道：「娃兒，你不用去了！老夫親自來了！」

情根難拔

聞聲知人一聲沉喝後，高天弘僅是微微一楞！而「鐵口神算」李少風與「千面仙子」林竹君却是心頭狂震不已！

因爲他們已然知道來人已是將中原武林攪得天翻地覆的「光明島主」阮青虛！

阮青虛暴喝以後，及時現身！

李少風與林竹君已然狂震的心弦，再加震動。

高天弘也是心頭一凛！

因爲，阮青虛的身後站立了二十名黑衣武士，其中十人各執寒光閃閃長劍，另十人則多持一黑色圓筒，狀似弩箭之物。

但是，阮青虛的夫人沒有來，最爲令人奇怪的，是少島主阮玉陵最近也一直未曾露面。

阮青虛現身以後，目視高天弘冷冷說道：「中原武林一些所謂化外八奇的人物，老夫已然一一會過，不過爾爾，現在剩下你這『中原第一劍』了，娃兒，但願你能爲中原武林爭一口氣！」

指名挑戰，高天弘豈能畏縮，當即以牙還牙地冷哼一聲道：「『光明島主』在武林中素負盛名，高某人有機緣能在島主手下討教兩招，那是高某的榮幸。」

阮青虛聞音微微一怔，隨即陰笑道：「娃兒，不但劍法高絕，這舌劍也够利啊！」

高天弘鎭定如山嶽般沉靜地道：「不過，高某在向阮島主討敎以前，有一事不明，盼島主能以明示！」阮青虛極爲傲慢的沉應一聲：「說吧！」

高天弘仍然沉靜如故，問道：「中原武林，何事開罪了島主？」

阮青虛狂妄地說：「開罪老夫！哼！誰敢？」

高天弘冷然笑道：「也許，不過中原武林既無得罪『光明島主』之處，島主何必不遠千里而來，攪得中原天翻地覆？」

阮青虛一聲長笑，然後沉聲道：「老夫看不慣一羣膿包在武林中，耀武揚威，自詡自尊，故而要敎訓敎訓你們！」

高天弘目中透射厲芒，冷冷然哼道：「這就是島主要殺人的理由嗎？」

阮青虛勃然動怒，厲聲道：「老夫殺人不需要任何理由！」

高天弘笑道：「世人最可恨的就是假貌僞善的人，島主能坦白自認惡行，倒是非常可人！」

阮青虛也是一隻老狐狸，聽出了話中之意，叱道：「娃兒說話明白些，老夫有何惡行？」

高天弘冷哼一聲，淡淡答道：「無故殺人，難道不算惡行？」

阮青虛陰惻惻怪笑道：「武林中搏殺之事，在所難免，藝精者殺人，藝弱者被殺，娃兒，你有本領，照樣可以殺我！」

高天弘淡笑搖頭道：「不！我卽使能勝你，我也不殺你，因爲我高某是個有理性，有血氣的人，不是活在弱肉强食環境中的一頭獅子，或是一頭老虎！」

拐彎抹角地把阮青虛罵得够慘了！

阮青虛老臉立時有些掛不住，厲叱道：「娃兒，不要施展你的伶牙俐齒，老夫不會上你的當，今晚絕對放不過你，我勸你多在劍術上下些功夫。」

高天弘以驕對驕，也傲然道：「高某一向以指代劍，自問當今武林尙無人能逼高某拔劍相向！」

阮青虛嘿嘿一聲怪笑，冷然如冰地道：「好啊！娃兒你太狂了，不趁你未成氣候以前，將你除去，來日武林之中，除你之外，恐怕無第二人可以活下去！」

高天弘略一沉臉，寒聲道：「方才島主已然說過，殺人不需要理由，何必此時又揑造一個理由來掩飾你殺人的罪行？」

阮青虛在門口上已然輸了一着，乃命令衆黑衣劍士將三人圍在核心！

高天弘雖然心底生寒，但仍神定氣閒，沉靜地道：「原來島主是想仗多取勝！」

阮青虛另有算計，陰笑答道：「拿你這狂妄的娃兒，不須老夫親自動手！」

顯然，阮青虛已存下歹毒之心！

李少風心念急轉，揚聲道：「『光明島主』名重武林，高天弘又是在各大門派監督下膺選的『中原第一劍』，兩下孰高孰低，孰强孰弱，李某人願意看到一場公平的搏鬥，以島主罕見的功力，制勝當無問題，到時，不但高天弘緘口折服，武林羣雄也當震服！」

李少風這一番話，可說針對阮青虛躊躇志滿，狂妄得意的心理所發。

果然，阮青虛心機被動，叱喝了一聲：「衆武士退下！」

二十名黑衣武士又紛紛閃身而退。

黑衣武士退後，阮青虛沉聲喝道：「好！老夫一定要使你們中原武林口服心服！」語罷，虎視眈眈地向高天弘身前移去。

高天弘雖知對方功力絕佳，但却毫無懼色，淵停嶽峙，昂然而立，並暗運眞炁，嚴陣以待。

阮青虛右掌平胸，左臂抬圈，沉聲道：「娃兒，你若能在老夫掌下走過三招，老夫將畢生不與你爲敵！」

高天弘冷漠的答道：「高某不在乎三招五招，盡心盡力而爲之。」

「好！」阮青虛一聲沉叱後，左臂一放，右掌順勢推出。

掌勢緩慢平淡，毫不爲奇！

但却有一股勁濤隨勢而出，破空一片銳嘯，尖厲刺耳。

高天弘身形畧伸，雙足不丁不八，一振穴脈，暗運「無相神功」護體，同時，雙掌向前一推！

兩股掌力一接，雄渾厚實，堪稱半斤八兩，勢均力敵！

論穩健當數阮青虛，但勁勢凌厲高天弘却稍見長。砰然聲中，氣流急旋，勁風橫生，兩人各退三步。

高天弘掌力如此厚勢有力，實出阮青虛意料之外，對掌退身後，大大楞住。

其實，高天弘自己也大大驚異何以目下眞氣如此充沛？

阮青虛一楞未已，高天弘已冷冷笑道：「島主

好掌力，高某領教了！」

阮青虛暴喝道：「娃兒，休要賣狂，再接老夫一掌試試！」

話聲一落，身形暴展，雙掌當胸一併，緩緩推出。這一掌乍看去更見緩慢，但掌力却更見雄厚，狂飈三尺，平地湧起。

蓋掌勢愈見沉緩，則掌力愈見雄渾。

高天弘是行家，一見阮青虛掌勢極慢前推，幾乎不見移動，立時生警，情知這一掌就要定勝負，分生死！

當下，神情凝重，將「元陽神功」運聚十成，全力一揮。

兩股掌力一接，竟然無聲。

高天弘正感駭異，突然自己所發掌力竟然反彈回來。

敵對之時，並不畏懼對方掌力所傷，但却怕自己掌力反彈震傷，所以，高天弘一時駭異不已！

一駭之餘，身形暴退！

可是，已然畧有不支。

只見高天弘身形拔起後，半空中突然一旋，摔飛三丈以外。

阮青虛一陣震天狂笑，狀至得意。

高天弘身形雖被震飛，但並未一蹶不振，摔落地面後，立即一躍而起。

林竹君與李少風看得非常明白，此時，高天弘面如淡金，口角隱現一絲殷紅血漬。

顯然，高天弘內腑受傷極重！

阮青虛獰色滿面，陰笑道：「娃兒，忘我和尚傳授你的『元陽神功』雖然厲害，可惜你尚未到運用自如的境界，所以老夫輕而易舉地借你之力，將你震傷，娃兒你知道老夫的厲害了吧！」

高天弘默然無語，暗自運氣療傷。

阮青虛驀然想起了自己誇下的海口，心中頓起惡念，暴喝道：「娃兒，第三掌來了！」話音未落，掌風已動。

這一掌與前兩招顯然不同，掌勢輕巧靈快，與身形同起，閃電般向垂目運息的高天弘「天靈」穴上拍下。

「千面仙子」林竹君飛快地右手扣起五朶紫色玫瑰，左手扣起五朶嫣紅芙蓉正待揚手而出……。

驀然，一道俏麗的身影凌空而至，半空中輕叱一聲道：「夫君暫退！」

阮青虛似是對發話之人極爲聽從，撲擊中，凝肩沉腕，煞住身形，一個倒翻，彈回丈餘。

原來及時喝阻，使高天弘倖免於難之人，乃是阮青虛的夫人金芸娘。

阮青虛似對金芸娘的及時攔阻，感到意外，因而問道：「夫人因何攔阻？」

金芸娘輕聲道：「這娃兒系出南海，與我們『光明島』雖非一派，但却沾上一點水土之誼，島主何苦迫殺太甚？」

阮青虛目中仍是怒意盈然，寒聲道：「這娃兒太過目中無人，老夫要讓他吃點苦頭！」

金芸娘雖屬望六之年，但看上去仍然如三十許人，聞言蛾眉一蹙，平和地道：「假如島主只是想教訓一下這個娃兒，交給妾身辦理如何？」

阮青虛目中突射精芒，疾聲問道：「夫人莫非另有用意？」

金芸娘緩緩點頭道：「不錯，妾身確是另有用意，島主可知你那兒子爲何近來鬱鬱寡歡麼？」

阮青虛微一怔神，答道：「不是爲了周白塵那寶貝女……」

金芸娘輕搖柔荑，止住了阮青虛的話，附在阮青虛耳邊低聲道：「你不知毛病出在那裏？」

阮青虛搖搖頭，金芸娘一指高天弘道：「毛病就出在這娃兒身上！」

阮青虛似是滿面迷惑之色，似是不解金芸娘的話意。

金芸娘附耳輕聲道：「小娟那丫頭愛上這娃兒了！」

阮青虛目中頓射厲芒，沉聲道：「宰了這個娃兒！」

金芸娘緩緩搖頭道：「不行，這樣做只有徒增小娟那丫頭的憎恨，反會弄巧成拙。」

阮青虛似是不善處理兒女之事，茫然問道：「依夫人之見呢？」

金芸娘笑吟吟答道：「妾身有萬全之策！」

阮青虛畧一沉思，頷首道：「好！夫人發落吧！不過，妳千萬小心遭蛇反噬啊！」

金芸娘說了聲：放心吧，掉頭緩步向高天弘身前行去。

高天弘仍然在閉目運息療傷，不知何時，已然盤坐在地上了。

阮青虛夫婦二人竊竊私語一陣，林竹君與李少風二人業已動疑，猜臆他二人可能要以更爲陰毒的手段對付高天弘。

此時一見金芸娘緩步行去二人不由心頭大急。

急切裏，「千面仙子」林竹君不容考慮，雙手連揚，十朶玫瑰芙蓉應手而出，如十縷彩烟，又似滿天花雨。

花雨洒出林竹君沉聲喝道：「妳與我站住！」

喝聲後發，花雨先至，金芸娘羅袖雙揮，如凌波仙子翩翩起舞，舞起漫天彩雲，幾拂幾揮，將凌

厲無匹的一陣花雨急拂而落。

金芸娘雙袖將五朶玫瑰五朶芙蓉連連揮落後，盈盈轉身，笑吟吟地對林竹君道：「這位想必就是人稱『千面仙子』的林姑娘了，方才姑娘可是叫我停步嗎？」

金芸娘態度如此和藹可親，不管是眞是假，林竹君也不便緊繃着臉，只得一緩神色，簡短答了聲：「不錯，是我叫妳停步的。」

金芸娘仍是極爲謙遜地道：「姑娘莫非有意教我？」

林竹君也是見過世面的人物，塲面上的話也會說上幾句，於是蛾眉連豎，櫻唇輕啓，道：「言教不敢，不過有一句話，却欲正告夫人。高公子已然被貴島主震傷，目下正在運息療傷，夫人如想藉機而殲之，那夫人就大錯而特錯了，這種乘人之危的劣行，非但爲武林中人所不許，即令我二人也不能坐視不救！」

金芸娘和顏注聽，待林竹君說完後，方輕笑道：「林姑娘倒是個心直口快的人，令我心折，請姑娘安心，我此時並無傷害那高公子的想頭。」

「鐵口神算」李少風也接口道：「如此甚好，就請夫人與島主率領武士離去吧！」

金芸娘滿口承應道：「可以，可以，我們馬上離去，不過，在離去前我想與高公子說幾句話。」

李，林二人相顧一瞥，盤算一番，認爲金芸娘自現身到現在，並未表露一絲惡意，而且目下阮青虛面上狂妄獰獰之色也已消失，對他二人攔阻金芸娘之事，視若無睹。

林竹君權衡一番，覺得憑這對夫婦的功力，似不必假意曲全，於是頷首道：「我信得過夫人，夫人該不會弄假使奸的吧！」

金芸娘柳眉微蹙，道：「說句話，姑娘不要見怪，憑我一把斷魂劍，在岳陽城中鎭住了名噪武林的化外八奇，此時如眞想殺高天弘，二位也怕攔阻不了吧！」

林竹君雖明知這是事實，却不甘示弱地道：「身在武林之中，對生死二字早已置之度外，寸磔寸剜在所不懼，唯不能束手就縛，我二人雖明知難當夫人絕藝，但如夫人果有殺害高公子之心，也少不得要冒死一拚。」

義正詞嚴，金芸娘也不由暗生欽敬之心，含笑頷首說：「林姑娘豪氣干雲，實在令人很欽佩！」

林竹君仍極爲正色地道：「這是夫人謬讚！」

金芸娘問道：「二位可確實信得過了我嗎？」

二人同聲應道：「夫人過去令名俱在，我等信得過。」

金芸娘笑吟吟地點頭道：「好！這是承二位看得起我，另外還有小事一點請求，不知二位是否見允？」

二人相顧一瞥，同聲問道：「不知夫人所言何事？」

金芸娘吟哦道：「少時我要與高公子所談之事，是我們之間的一點私事，不想見洩於外人，可否請二位遠退半箭之地！」

李少風默然，林竹君畧一思忖，慨然答道：「我等當遵命遠離。」說着，一拉李少風，二人飛身掉頭閃退，遠遠隔離。

這時，金芸娘才緩步向高天弘面前走去。

高天弘垂目內視，默然趺坐，似對金芸娘的前來，渾然不覺。

實際上，高天弘正運用佛門絕學「無相神功」療傷，一股至大的勁流在任督二脈中循環不已。

一週天，二週天……

十週天，二十週天……

一直要運轉三十六週天，方算功德圓滿。

目前，高天弘已進入「忘我」的境界，只要金芸娘稍存惡念，用掌輕輕在他「天靈」穴上一按，心弦將立被震斷而亡。

金芸娘只是默默地怔神注視着。

很久……

高天弘的面色漸轉紅潤，一種罕見的艷光，在面上逐漸加濃。

金芸娘不由心頭暗驚，因爲這種艷光是功力突增的象徵。

金芸娘暗忖：此子受傷極重，經此從容療治後，功力不知增强多少，來日角逐武林……

驀然，一絲惡念在金芸娘心頭閃過。

但，僅僅是一瞬間，一種女人本能的母性光輝，又將這絲惡念壓制下去。

金芸娘不由沉重地吁了一口長氣。

約莫又過了盞茶光景，高天弘面上紅潮漸退，神色漸漸恢復正常，顯然，高天弘業已運功療傷完畢了。

此刻，高天弘朗目緩緩睜開，頓見一股勝過烈日的精光暴射出來。

金芸娘心頭不由一驚！

高天弘也是心頭一怔，因爲睜目遽然看見眼前站立了一個女人，這個女人已然站立了好久。

高天弘一瞥之後，冷然的問：「妳是何人？」

金芸娘笑吟吟答道：「我是阮玉陵的母親。」

高天弘微微一怔，復聲調冷漠地問道：「妳站了多久了！」

金芸娘極爲溫和答道：「約莫兩盞熱茶光景，

因見你運氣療傷，恐你走火入魔，未敢呼喚你。」

高天弘朗目一翻，聲冷如冰地道：「怕我走火入魔？這話出自『光明島主』夫人口裏，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金芸娘淡淡答道：「信不信由你，說句實話，若要存心殺你，方才可說是易如反掌。」

高天弘冷哼道：「那妳爲何不殺？莫非要表現妳的仁慈和寬大，在武林之中提高妳的聲譽？」

金芸娘神情木然地搖頭道：「並沒有這種存心，我只是不願落井下石乘人之危。」

高天弘怫然不悅地道：「這樣說來，妳是在可憐我！」

金芸娘眼看着面前這個倔强好勝的孩子，雖不願意傷害他，但那樣做又會傷害自己的孩子。思忖再三，還是自己的兒子親，心念一橫，微微頷首道：「也可以那樣說！」

這句話顯然分外地傷了高天弘的心，聞言霍然自地上躍起，怒極而吼道：「妳說什麼？妳在可憐我！」

金芸娘神情淡漠地緩緩點頭道：「不錯，我是在可憐你！」

高天弘原本希望聽得到的不是這句答案，可是貫耳而來的仍是可憐這兩個，極爲刺人的字眼！

只見高天弘神情激動，渾身簌簌而抖，沉聲道：「妳爲什麼要可憐我？說！妳爲什麼可憐我？」

金芸娘一見自己的謀畧已然奏效，更加重語氣激道：「你自幼父遁母喪，形同孤兒，出道以來，形單影隻，像你這種遭遇的人，難道不值得同情與可憐嗎？」

高天弘狂怒道：「妳胡說！」

金芸娘淡淡笑道：「這是憑心而言，怎麼是胡說？」

高天弘咬牙格格有聲，非常激動地道：「家父因求藝業，方浪跡江湖，家母亦盡了養育之責，及至慈母見背以後，又有恩師栽培，我怎麼算是孤兒！行道武林雖爲時未久，却已贏得無數前輩的愛戴和同輩中的扶持，我那一點是形單影隻？」

金芸娘語氣肯定地道：「我看你歷經滄桑，飽經憂患，這世上恐怕只有你最爲可憐了！」

高天弘斷然答道：「我不承認！」

金芸娘毫不放鬆，仍發話激道：「愈是不承認自己可憐的人，愈是需要別人來可憐他！」

高天弘咬牙切齒，大搖其頭道：「就算我是個可憐的人吧！可是我並不稀罕妳來可憐我！」

金芸娘嘴上露浮一絲不屑的笑意，回道：「可是，我已經可憐過你了！」

高天弘至爲憤怒，沉聲道：「高某人現在告訴妳，不領妳的情，妳現在可以殺我！」

金芸娘粉面一寒，語氣微慍道：「你可是因爲傷勢已愈，故而胆子壯了？」

高天弘剛猛有餘，陰柔不足，容易激動，聞言慨然道：「笑話！我高天弘豈是這等樣人？要殺要剮，悉聽尊便，我絕不還手，譬如方才受妳暗算一樣。」

金芸娘語音一沉道：「我闖蕩武林四十年來，雖曾殺過不少人，却也放過不少人，不管任何人，只要一旦被我放過他將終生不會死在我的手下。」

高天弘雖然狂怒不已，可也無計可施。

金芸娘掌握時機，正色道：「說句實在話，雖然在我手下放過不少人，但我却一個也沒有白放過！」高天弘朗目一亮，疾聲問道：「難道有交換條件？」

金芸娘淡淡地說道：「如果你認爲被人可憐是可恥的事，你不妨爲我做一件事，咱們互爲抵銷，算是交換。」

高天弘劍眉一揚，沉聲問道：「妳是想利用我在武林之中爲非作歹？」

金芸娘答道：「你高公子是輕易可以利用之人嗎？所爲之事，實在與武林毫無關係。」

高天弘毫不考慮地道：「只要與武林無關，我高天弘答應妳了！」

金芸娘單刀直入地道：「此事很簡單，離開周小娟，告訴她，你並不愛她，辦得到嗎？」

高天弘啞然了，周小娟的倩影，深情的目光，至誠的愛心，捨命的衞護，一切的一切，頓時湧塞了高天弘的心頭。

高天弘沉重地搖了搖頭，暗啞地道：「不行，我不能負情於周姑娘！」

金芸娘一陣長笑，笑中含着譏誚的語氣道：「負情？實在令人可笑，在武林中闖蕩的漢子，陷在女人的情網裏拔不出來，你委實太可憐了，算了吧！我也不要逼你了！」

說完，掉頭欲去。

顯然，這「可憐」兩字又像一把鋼刀在高天弘的心房上扎了一下。

當即一聲沉喝道：「慢走！妳說什麼？」

金芸娘加重語氣地道：「我說你可憐得連女人的懷裏都掙脫不出來！」

高天弘寒臉沉聲道：「我不像妳那位寶貝兒子般地見色即貪，我與周姑娘只是發乎情止乎禮的相近，不過，我不明白妳爲什麼要使我們要分開？」

金芸娘語氣鄭重地道：「分開對你，對周姑娘雙方都有好處！」

高天弘茫然地問：「難道不分開會有害處？」

金芸娘冷笑一聲道：「高公子，你不會不知道吧！周姑娘與小兒玉陵曾有文定之約。」

高天弘委實楞住了，半晌方錯愕問道：「是眞的嗎？」

金芸娘神色凝重地道：「他二人不但訂有婚約，而且感情極佳，相愛不渝。」

高天弘緩緩搖頭道：「未必吧！周姑娘對令郎似乎毫無好感！」

金芸娘頷首道：「此點不容否認，但這是由於你插入其間的原故！」

高天弘聞言心頭一凜，疾聲問道：「與我有什麼關係？」

金芸娘侃侃而言道：「古語道，女人心猶如海底針，撈摸不着，可是，我却最爲瞭解女孩兒家的心理，可能是你有些地方深深吸引了她，也可能是嵩山論劍大會上，她敗在你的手裏，有些不服，所以想要在情場上戰勝你，使你俯首稱臣，總之一句話，自你出現後，周姑娘變心了，完完全全地變了！」高天弘本不善調理情弦，經金芸娘如此一說，更加默然了！

金芸娘又相機進言道：「而且長此下去，小兒身受痛苦尙在其次，而周姑娘却要背上一個『背約負情』的臭名，而你也將落得一個『橫刀奪愛』之嫌！」

高天弘聞言仰天一聲狂笑喃喃自語道：「橫刀奪愛？我幾曾橫過刀，幾曾奪過愛？哈哈哈……」

又是一陣狂笑，良久方停，目注金芸娘道：「我自與令郎在旅邸相遇後，對他深具好感，雖然令郎有許多作爲令人齒冷，但我並沒有改變初衷，見恨於他，只盼能待以至誠，藉收潛移默化之效，我如何再能『橫刀奪愛』？不知者不怪，我今日已既知內中情形，似不容許高某人長此下去，夫人，妳放心，我保證會與周姑娘冷淡遠離。」

金芸娘頗爲欣喜地道：「高公子眞可說是一個明大義曉事理的人！」

高天弘突然面色一寒，其聲冷若冰霜的道：「士可殺不可辱，但今天高某人已被夫人奚落够，也被侮辱够，今天不談，下次若再與夫人相遇，少不得要在夫人名聞遐邇的『斷魂劍』下討個僥倖，領教兩手絕招！」

金芸娘極爲歉然道：「以往之事盼不再提。」

高天弘一聲暴喝道：「敵我不兩立，高某人這『中原第一劍』也不是假的，自不能眼看你們在中原武林之中，剝削蠶食，任所欲爲，從今日起，退出中原，萬事甘休，否則，哼……」

金芸娘神色一正道：「高公子行事不可太爲過份，你我之間，能保持一個互不侵犯的局面也就可以了！」

高天弘沉聲道：「正邪不兩立，敵我不併存，下次再見，盼夫人拔劍盡展所學，讓高某人開開眼界！」

金芸娘沉聲應道：「既是高公子執意如此，隨時奉陪！」

「好！一言爲定！」高天弘應畢復又對阮青虛揚聲喝道：「島主，一掌之仇，高某人記下了！」語罷，掉頭飛奔而去。

遠遠站立的李少風，林竹君等也緊緊舉步相隨，三人如一縷輕烟般向岳陽城奔去。

阮青虛見高天弘走後，即問道：「夫人！那娃兒可曾答應？」

金芸娘神情黯然道：「答是答應了，不過，也太傷這孩子的心了！」

× × ×

這一天日間已然發生了驚天動地的戰亂，是以入夜以後，居民們紛紛關門閉戶，深居簡出，街道鮮有行人！

於是，一座偌大的岳陽城，變得意外的蕭條，謐靜。

偶而在街口，屋角，或暗隅處，可以發現一兩個黑衣蒙面人。

有的在逡巡，有的在暗伏——而他們都是「光明島」的黑衣武士。

尤以城東的「望陽酒樓」外，更是人影幢幢，週圍一圈約莫有數百名黑衣武士層層圍住，各持利劍毒弩。

客棧裏面正住着昨夜自幕阜山前來的化外八奇及一羣武林健者。

初更方起，自北門如電閃般進來三條暗影。

這三條暗影，身法極爲靈巧靈活，掩掩藏藏，貼壁而行，即令眼力極佳的人，也難於發現他們的行踪。

這三條身影來至一處高樓牆脚下，稍事停步。但一眨眼，這三條人影突失踪跡。

片刻……

一個年約二十幾歲，身着翠裙綠襖，風姿綽約的女郎，手挽花籃自牆脚下轉出。

一步一搖，蓮步姍姍的向街心走去！

誰家女子竟敢濃裝深夜獨行？

即使承平時節，這也是驚世駭俗之事，更何況魔徒四伏的今夜？

果然，行不數步，暗隅處傳來一聲暴喝：「站住！」

這挽花女郎聞聲一驚，戰巍巍的站在街心直打抖。

暗隅處暴喝又起：「要想活命趕快的過來！」

這女郎顯然知道遇到了强人。誰不想活命？就是閻羅殿也得撞一撞！

於是，抖抖戰戰地向牆角行去。

暗影處，站着三個黑衣武士，中間一個手執長劍，旁邊兩名各執弩筒。

執劍者，可能是個小頭目，一見這挽花女郎走近，沉聲發話道：「妳是幹什麼的？」

挽花女郎哆哆嗦嗦的操着當地濃重的土音答道：「小女子……是……東街嫣紅……花店的！」

執劍武士又問道：「深更半夜跑來跑去幹什麼？八成不是好人！」

急得挽花女郎疾聲辯道：「不！不！不！小女子是道道……地地的……良民。」

執劍武士用長劍一挑花籃，厲聲問道：「這籃子裏裝的是什麼？」

挽花女郎連忙應道：「花！花！花！東大街萬盛粮號的梁老闆五十……大慶，向小女子花店要……要五十朵……玫瑰，五十朵芙蓉，明……明天一清早就要……所以，連夜到城外花圃去採來的。」

顯然，這三個黑衣武士都對這頗具風姿的女郎起了興趣，三人相顧一瞥，執劍武士聲音和緩地問道：「姑娘，妳今年多大了？」

挽花女郎一見問話已不似先前那樣凌厲，遂也大胆得多，半帶含羞地答道：「小女子二十一歲了！」站立兩旁一直未發話的兩名執弩武士齊聲道：「嗯！正是時候！」

天曉得他們說的什麼東西正是時候？

執劍武士帶着威脅性的口吻道：「姑娘！妳知道今天城裏是誰的世界，那是大爺我們，妳今天運氣眞不錯，要是遇上了別的同伴，妳恐怕早已魂歸地府了，幸虧是咱們三個！」

挽花女郎屈膝一福，謝道：「小女子多謝三位大爺！」

執劍武士言外有意地道：「空口言謝，姑娘妳也太小氣了！」

挽花女郎嗔道：「小女子有何物可謝哩！這樣吧！我送三位大爺一人一朵紫色玫瑰可好？」

執劍武士笑道：「我們正要妳以花相謝，但我們可不要那朵玫瑰花？」

挽花女郎粉面一揚，問道：「那麼，大爺們要什麼花呢？芙蓉可好？」

執劍武士笑着搖頭道：「我們也不要什麼芙蓉花！」

挽花女郎皺眉道：「小女子再沒有別的花了，籃子裏只有這兩種。」

執劍武士低低一聲沉笑，意味深長地道：「有啊！大爺們要的是妳那朵活生生的鮮花！」

挽花女郎二十出頭，情竇早開，聞言已知其意，不由霞飛雙頰，螓首低垂，嬌羞道：「大爺們眞會說笑話！」

執劍武士聲音一沉，正色道：「姑娘，大爺們可沒空閒陪妳說笑，來！到牆邊上來！」

挽花女郎狀似無奈地登步走到牆邊上去！

執劍武士語氣極爲輕佻地道：「姑娘！爺們要妳身上的那朵鮮花，怎麼樣？給採不給採？」

看樣子，挽花女郎屈服於淫威之下了，美目四下一回顧，呑呑吐吐地道：「大爺們就是要，也不能在這……」

執劍武士低聲笑道：「當然不能在這裏，這院子後面有一空的牛欄，打掃得乾乾淨淨，還鋪了厚厚的乾草，咱們走！」

一個執弩武士低聲道：「十四號，萬一總頭來查怎麼辦？」

被稱作十四號的執劍武士傲然道：「總頭？總頭早就抱着娘們到溫柔鄉去了！咱們到在這裏喝秋風，有樂不樂才是傻子，五十一，你要怕，你就別去，在這兒就着好了！」

說着，又轉身向另一執弩武士問道：「怎麼樣？六十一號，你去不去？」

六十一號點點頭。

五十一號見兩人都要去，也不覺心動，低聲道：「十四號，不是我怕事，你是咱們的小頭目，出了岔是你的事，我是爲着你着想啊！」

十四號執劍武士拍拍五十一號武士肩頭，低聲笑道：「走吧！得樂且樂，好兄弟別爲我着想，咱們還不知道什麼時候死呢？」

三名武士不再說話，簇擁着挽花女郎進入了牛欄。那牛欄眞是乾乾淨淨的，嗅不到一絲異味，地上還鋪着茸茸的乾草。

一進牛欄，挽花女郎嬌笑道：「大爺，將你們的傢伙收起來可好，教人看見心裏怪嚇人的！」

十四號武士笑着將長劍還入鞘內，並向另外兩名武士吩咐道：「兄弟們！將弩筒收起來，別嚇壞了咱們這朵鮮花啊！」

二名執弩武士依言將弩筒放入懷中。

同時，挽花女郎也將手中花籃直放地上。

十四號武士笑道：「咱們輪着樂一樂，二位先到欄外稍候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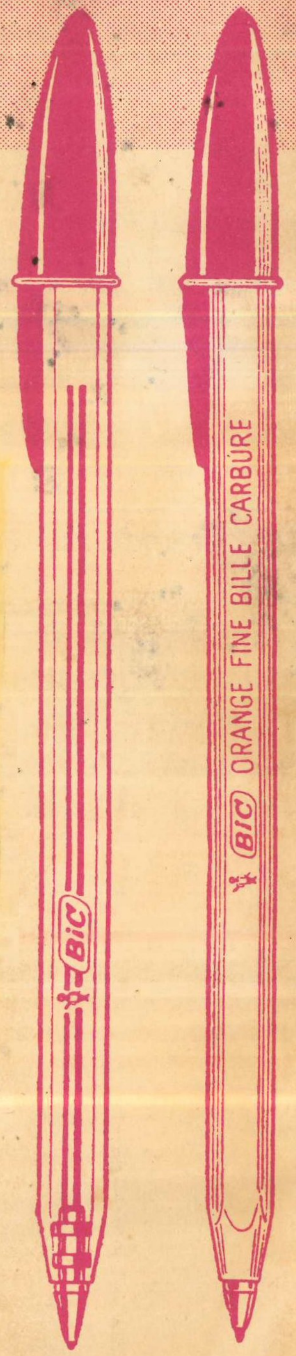
五十一號六十一號同聲低笑道：「頭兒！你先吧！咱兩外面候着。」

（未完待續）

BiC

MARQUE DÉPOSÉE

Made in France



透明桿粗嘴　黃桿幼嘴

法國碧牌原子筆
全球銷量日逾四百
萬枝，其波珠以最
新之炭鎢合金製成
，
墨
汚，出類拔萃，與
衆不同。

各大書局及文具行均有出售

總代理：飛達有限公司
香港怡和大厦十二樓　電話：229171-2

黃飛鴻的大名——
每個人都耳熟能詳。
黃飛鴻的電影
前後拍了八十多部！
黃飛鴻的故事——
請問閣下知道多少？
如果你知得並不多
請看——

馬雲新著：黃飛鴻傳奇故事

全書分上下兩冊
經已出版！

全書306頁・定價港幣三元六角

全書273頁・定價港幣三元二角

黃飛鴻的徒弟是——林世榮
林世榮的[redacted]是——朱愚齋
朱愚齋的[redacted]是——馬　雲
本書就是[redacted]愚齋師傅口述
並由名小[redacted]雲執筆寫成的
眞人[redacted]與別不同
眞正的黃飛鴻故事[redacted]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出版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四五六一二一（四線）